

傾軋

著 今 疑 林



行 印 社 務 服 化 文 國 中

二十人自選集

執筆人

歐陽子信	雲 彬	郭 沫若	胡 明樹	辛 勞	韓 北屏	司馬文森	王 魯彥	巴 金	胡 鳳
周銅鳴	秦 似	田 漢	茅 盾	麥 青	紺 弩	孟 超	賈 濱基	艾 蕪	李 文釗
	宣 閱	柳亞子	夏 衍	伍 禾	洪 適	葛 琴	空 麟	張 天翼	胡 繩

中日戰事以科不報

遠方書店刊印

目次

論詩的諸問題.....	胡風 (七一)
詩的時代.....	李文劍 (一九)
鄧馮友蘭著「新世廟」.....	胡繩 (二五)
某夫婦.....	巴金 (六九)
梁城記事.....	艾蕪 (九一)
新生.....	張天翼 (一〇一)
千家村.....	王魯彥 (一二七)
少年之文章.....	蕭賓遜 (一五二)

客人..... 琴麟（一六九）

磨..... 司馬文森（一九一）

在伊環與奧六奇..... 孟頫（一九九）

客地..... 葛琴（二二五）

花繁琴..... 韓北屏（二四五）

夜戲..... 紺弩（二六五）

給卡特魯娜..... 洪道（二七九）

「轉車者」序詩..... 辛勞（三〇七）

奔騰的小河..... 麥育（三一三）

嚴寒..... 伍禾（三一九）

兩棲類..... 胡明樹（三二五）

寒嶺之夜..... 茅盾（三三三）

走險記.....夏荷(三三七)

我的學生時代.....郭沫若(三五五)

「慈城記」序.....田漢(三六九)

季明四帝謚法考.....柳詒(三八五)

談讀書.....張彬(三九一)

不能轉歐.....秦似(三九七)

一件紀念品.....宜閑(四〇三)



後記.....編者(四〇九)

論詩的諸問題

胡風

關於人與詩，關於第二義的詩人

XX先生：

信收到了。它給我寫真。這與其說是因為我底一點誠懇得到了你的信任，還不如說是因為你底對於藝術態度。『對於詩，這個莊嚴的命名，我從來沒有輕佻地去走近她。』你底這聲響，對於近來喧鬧蓬鬆似的我底心情，有如一道陽光底訪問。我想，只有對於詩真正抱有莊嚴之感者才能發得這種平易而又靈敏真誠的。

像自有新文藝運動以來的經常現象一樣，近來詩之多，是使得許多人只好搖頭。『對這類不發青紅皂白的將頭頰我會經一再地表示過抗議，因為他們不懂得或者不重視變革時代的青年人底感情與靈魂的狀態，而詩或恰好是發自作者對於現實人生的感受或追求。在這樣的時代，在這樣的

轉生在而新生在望的時代，純真的青年人而不富有動於衷的悲哀，人世實不會有這種反常的現象罷。悲喜動於衷而際若寒蟬，不復面為聲，這就是希勃特及其信徒們也不能够使人真正運命的。

青年人天真地或者說本能的走向了詩，這正是人生戰鬥和藝術創造底發端，不足為病，可怕的是，當事者忘記了他所走近的原只是這樣的發端，更可怕的是，許多人真如你所說的一種傀儡地走近了她甚至污辱了她。既然詩是作者被客觀世界所觸發的主觀情操底表現，那就無論怎樣悲觀，投機失利或拍馬無門，凡有所感的喜怒哀怨不說都可以發而為詩麼？何況詩人這頭銜是起稿的算帳，有生命的語言和像詩而其實是殭死的語言又不過差之毫厘，那又何樂而不為呢？

但實際上真的詩何嘗如此。我不記得說「人生短促而藝術長生」這句話的是不是魔鬼，但即使是他，我們也能够把那話翻過來做成和字面相反的解釋：人生雖然是短促的，但如果是靈魂的人生，却是能在藝術里面長生的。當然，只有這樣的人生才能够創造藝術，也只有這樣的藝術才能够長生。

所以，一個為人類底自由幸福的戰鬥者，一個為億萬生靈底災難的苦行者，一個善良的心靈底所有者，即令他自己沒有寫過一行字，我們也能够毫不躊躇地稱他為詩人。有人說，魯迅底一生就是一首詩，我們決不能用修辭學上的一種什麼法來解釋這句話底意義。我以為，在真實含義

上的舞者，在真實會議上的戰士，即使是在真實會議上的詩人也應該爲之低頭的。

但我們現在說的是詩，自然得限定在把人生寫成字的場合。那麼，在現實人生里面不能沒有從歷史真理發源的愛憎，不能爲歷史真理也就爲德意志靈魂底悲喜而悲喜，不能經驗到向未來奮身的感傷，那你在人生里面能够汲取什麼，在詩里寫些什麼，又何從寫起呢？那些文字匠雖然把文字玩弄得像遊戲者底運用手中，那些說大話者雖然能把光明偉大的字眼連綴成像和箭們底經過，但心里向着真理底光而感覺沒有經濟的讀者，是莫把他們當「詩」當作國音士或過片期的。

有志於做詩人者須得同時有志於做一個真正的人。無愧於是一個人的人，才有可能在文字上增加上「詩」這一個形容性的字。一個真正的詩人決不能有一種「佛境」走近詩的事情。

然而，世上儘有不少在實生活上不免拖泥帶水但却能寫出感人的詩的詩人，有一個朋友，也許是看這種詩人看得太多了，因而把詩人比做戲子。傑出的戲子，雖然大多做過的是不道德的賤賤生涯，但在舞台上却能够入情入理地把善良的人物或忠勇的人物表演得淋漓盡致，他們是把賤賤當作人生而把實生活當作偶然的遊戲了。而詩人，儘管在實生活上不免趨於利慾，但在詩里却能够寫出亦真亦善的人生。但我看，即使果真如此，這也只能是片面性的真理。這樣的詩人，雖然

當走進創作過程的時候，能受一番洗禮，把在實生活裏面被壓伏的或被擾亂的德性昇發出來，但他們底心亦真亦善的人生，亦真亦善，一定要受着自實生活里面來的限制，頂多也只能算是第二級的詩人。世上最強之物莫過於人生，這並不是看輕「藝術」而是把藝術提高到了極致，因為它原是以人生作靈魂的肉體，而它底存在所以是神聖的。那麼，一個詩人在人生祭壇上所保有的弱點或污點，即使他主觀上有志於藝術的心，但那些弱點或污點也要變形為一種力量附着他底藝術的路上面。這樣的詩人，無力上進者其命運可哀，無志上進者其居心可慮，但無謂屬於那一面，他們雖然有時不免「輕佻地」對待生活，但幸而還不肯「輕佻地」走近詩，他們也還能寫出在某一程度上感人的作品者，那原因就在這里。那麼，依這一解釋，藝術能夠和人生分離雖然可悲，但在現實含義上的藝術却正是堅決地否定這個分離，絕對地要求和人生道路的高度合致，這豈不但不會替這第二級的詩人作辯護，反而更加能夠給我們勇氣的。我們不願意隨便使用「詩人」這個稱呼，那原因就在這里。

但這樣說，我並不以為會把詩人看成了觀念上的存在。我們所要求者並不是一個具體歷史真理的詩人，這樣就無異於把天生當作了一個靜止境界，而是在生活道路上的荆棘和罪惡里面有時生開藥草有時染菌，有時勃發，有時萎縮，有時為歷史真理戰戰的心願再接再厲地向

前突進的精神戰士。這樣的精神戰士，即使不免有時被敵對力量所侵蝕而腐蝕，但不，正因為他必然地有時被敵對力量所侵蝕而腐蝕，但在這里面更能顯示他底作為詩人的光輝的生命。因此，這和無刀或無心作決死的鬥爭的，隨遇而安的第二義的詩人有着本質上的區別了。

至於不但有時「輕佻」地對待人生，而且經常「輕佻」地走向毀譽的詩人，以在藝術上「輕佻」來獲取人生詩「輕佻」的詩人，那就更是第二義的以下又以下了。

毀譽第一呢，人生第一呢？這應該是早已不成問題了的問題，只有人生至上主義者才敢斷言毀譽至上主義者；但不幸的是，對於許多詩人，這還有一個常常被遺忘了的致命問題，他們常常忘記了丟掉了人生就等於丟掉了毀譽自己。

當然，如果以為這些詩是為你而寫的，我只好算是狂妄，但因為是被你底真誠的心靈所引起，所以願用你底名字寫在稿上，接受你以及其他友人們的指正。敬禮！。

一九四二，十月十七夜，於桂林之臨詩齋。

關於題材，關於「技巧」，關於接受遺產

XX兄：

月前會獲短信，既對你底詩稿寫一點感想。今夜秋雨連綿，窗外滴浙有聲，一些緊迫的工作都無心着手，那麼，就信筆所之地和你談談閒天罷。

但我的話毫無「捧」的意思。同時也嚴想到了那些文壇名流們所下的「捧得高也跌得慘」的罪案實在使我莫明其妙。我不知道你現在「跌」得怎樣「慘」法，但清清楚楚地記得我從來沒有把你「捧得高」過，而且根本「捧」都沒有「捧」。我不否認，四年前我發表過你底一首詩，但詩一句也沒有說的。難道這嚴算「捧」麼？這嚴算「捧得高」麼？因而「XX」給胡風管了「的判夾書也說下得有點魯莽。發表了一首詩就管管了那寫詩的人，這無異把我說成了一個惡詩。

是的，我曾托過音樂家們替那首詩作曲，聽說流星池先生就作成了幾節。就是現在，如果音樂家願意，我是還敢提出這個願望的。但那並不是爲了「捧」你；我有我底微意，不過說來話

長，暫時擱下譯，其次，我和你通過一些信，內容雖然完全忘記了，但照我多年的習慣，自信決沒有「捧」你，或把你「捧得高」的事情的；對於名流們底意見，只有「備備譯」；他們不稱情在實際鬥爭里面的青年，有時會唱出一支真誠的歌，也許他們還將有這種哲學學識；一首詩被發表了麼？於決定，那作者底終身地位，不是麼，世界上不是有人以為有了一次「光榮」就可以終身享受？

但看你底詩稿，也並不能證實「你可以從地看到我和從前不同了」的虛虛情。我還記得，那首詩以後，你陸續地寄來了不少，有的且是訂成了一厚本的，但我都沒有檢索，那理由，在於你的信裏不會沒有提到罷。那些都是敘事詩，我相信題材都是多在戰地耳聞目見的，小兵小兵的底英勇的故事。不過，儘管題材怎樣好，怎樣具有其藝，像你有時來信所說的，但如果它沒有和作者底情緒融合，沒有在作者底情緒世界里面溶解，滾融，那你就不能夠把握它，也不能够表現它的，因為，在實生活上，對於客觀事物，理智和發現需要主觀精神的突擊；在詩的創造過程上，客觀事物只有通過主觀精神的燃點才能夠使體質成灰，使質美更亮，而產生燦然的藝術生命。敘事詩基本上也是抒情的，那原因就在這里。這是藝術創造和社會主義的分歧點，這是真詩和假詩的分歧點，詩就往往死在這個分歧點底被人漠視里面。

你底那些敘事詩，就是由於主觀情緒底貧乏而成了非詩的東西。當然，你是誠懇地肯定那藝

故事的，所以能够提起筆來，但你底肯定只是止於理念上的肯定，並沒有達到和對象本身的情緒的交融，因而你底詩還是止於義務的敘述出來的故事。你太相信題材本身了，以為既然題材本身那麼好，作者只要盡敘述（！）的任務就盡够，但你忽略了，題材本身的真實生命不通過詩人底精神化合就無從把握也無從表現，更何況詩底生命還需要從對象（題材）和詩人主觀的結合而來的更高的昇華呢。

在詩人底態度上，沒有比「找題材」這句話更能表白詩人自己底非詩人的氣質，而在詩論上，以「題材」論詩的觀點，常會弄得級家忘記了老聃的笑話。

因而在你主觀上的必然結果是只顧竭力注意文字上的雕琢，但同時在客觀上的必然結果是你底文字沒有感覺，沒有生命。理念（對於題材的止於客觀分析的認識），如果沒有在詩人底精神世界裏面發酵，萎凋，那就無論在認識上或表現上都不能夠走進藝術的境界的。

看現在的這一首，依然沒有脫出這個界限，所以說不能證實你所說的「和從前不同」的確信。這也許是我底偏見，但我希望你回憶一下你創作時候的心境，也印證一下你底作品。——你提到羅曼羅蘭的另一首我也看到了，幾位看到了它的詩人非真賞識，且那文字上的匠心安然更不痛快，顯然在這里作者底情緒隱隱地透出了一派生機。

而你說到學院里來是爲了「向世界名著學習技巧的提高工作」，就更加堅定了我的偏見。從這里，第一，你至少是不知不覺地把詩的創造過程歸到所謂「技巧」底適用上面；其次，你想從世界名著學習的是「技巧」，也就是肯定了有離開內容，離開詩人底主觀，說來好像是可以捉住的具體的（但其實是成了抽象的）「技巧」底存在。「技巧」，我討厭這個用語，從來不願意採用，但如果指的是和內容相應相成的活的表現能力而要借用這個字，那也就只好聽便。然而，表現能力是依據什麼呢？依據內容底活的特質的性格。依據詩人底主觀向某一對象的，活的特質的適合狀態。平日積蓄起來的對於語言的感覺力和鑑別力，平日積蓄起來的對於形式的控制力和組織能力，到走進了某一創作過程的時候，就溶進了詩人底主觀特定對象的，活的特質的適合方法里面，成了一種只有在這一場合才有的，新的表現能力而湧現出來。這是創造和模仿的分歧點，還是詩人底克利斯多夫所說的音韻匠的分歧點，詩就常常死在這分歧點底被人抹煞里面。

那麼，對於一個特定時代，特定社會立場的詩人，一個特定詩人底特定作品，孤立地去論論底「技巧」，甚至孤立地去學習他底「技巧」，這只有走江湖的形式主義者才會想得到的事情。至於要從應該包括各個時代，各種社會立場的詩人，各種詩人底各種作品的「世界名著」里面學習「技巧」——一種毫無具體的「一般性的」技巧——那更是想來都該想壞的了。

這樣說，好像我不贊成世界名畫。不，要讚的，而且要好好讚，多多讚的。但這並不是爲了學習「技巧」，而是爲了瞭解解到汲取人類史底精神領域（藝術領域）以及對於社會領域經過了怎樣相生相殺的流衍過程。特定時代，特定社會立場的特定詩人，怎樣從生活實際形成了他底特有的精神狀態，他底特有的精神狀態又採取了怎樣特有的射擊姿勢，朝向了怎樣的射擊方向，不用說他底這一切同時又是繼往而且開來的。然而，更重要的是，我們理解以至汲取這一切，本質上是爲了培養，甚至建築自生活實際發生又轉向生活實際的我們自己底精神世界，並不是直接朝向文藝創作。如果肯定了詩是來自人生而又爲了人生，那麼，接受精神遺產（讀世界名畫）就正是爲了豐富我們底向生活搏鬥的精神力量。第一是人生上尚戰士其次才是藝術上的詩人。當然，這兒的精神遺產（詩）自有一種不斷新生的特有的能力，但只有當它首先潛進我們爲人生的我們底精神世界這一盞聖火里面，經過了化合過程以後，才能够轉變成我們所要求的藝術能力底養料，猶如那鸚鵡迨飛翔迨的，完成了生的使命的鳳凰，不經迎火的洗禮就不能夠得到脫胎換骨的更生。無條件地爲人生上的戰士者，才能够有條件地爲藝術上的詩人。要不然，我們底精神世界名著就等於和負底誦讀經呪，只是爲了欺騙愚夫愚婦甚至欺騙自己而膜拜木偶；藝術詩人而無意中變成了藝術和尚，這不能不算滑稽的事體罷。從這里引出了一個平凡的結論：普通話說

的戰鬥與學習，即使從詩人本位說來，也並不是以創作爲本體而伸出的兩個觸手，而是以創作爲可能結果的兩個源頭，而這兩個源頭又是流匯在爲人生的精神世界里面。從這里面激起的浪花才是詩。

因而，詩的表現能力必然地是人生的戰鬥能力（思想力，感覺力，追求力……）底一個表現，只有首先成了人生的戰鬥能力的東西才能够被提昇爲詩的表現能力而取得藝術生命。把現實主義歸結到選取題材的問題者，他底最大的罪過就在這里。

因而，我詛咒「技巧」這個用語，我害怕「學習技巧」這一類說法，甚至我覺得一些「技巧論」的詩論家勢非毒害了詩以及誕生詩、擁抱詩的人生不止的。

但當然，我還是高興你得到了學習的機會的，因爲我知道這連貫着你底戰鬥的過去，而且我相信這更連貫着你底戰鬥的現在和戰鬥的將來，因而你也就會本能地不至受到「技巧」論底毒害。

由你引起的這許多大胆的感想，就寫給你做參考，當然也希望給無意做藝術和尙的友人們做參

詩底時代

李文鏡

猶如戲曲不能被小說替代一樣，詩也不能被散文替代的。「如果用詩的方式表現的用散文也可以表現，甚至於表現得更好。那麼，詩就失去它的「生存理由了」，這是不正確的。

詩比其它文學部門都產生得早，西洋最古的文學作品是荷馬的敘事詩，中國最古的文學作品是詩三百篇。它有它的特質和它的歷史，它的生存不能由其它文學部門來決定是非常顯然的。詩的特質之一，是在於以精練的語言表現深永的情感；假如我們承認語言的兩種本質：感覺的和思維的，即藝術的和哲學的，則詩的精練的語言將是最富有形象性的藝術語，詩的另一特質，是本身之自然的韻律；以音樂化了的聲音節奏來表現字面上所難於表現的情調，藝術的感象的語言，音樂化的韻律，都是最能使人感受的，所以好的詩，不僅容易使人理解，而且容易使人激動和共鳴。埃塞那夫 (N. Asenav) 給了我們一個很好的例子，一篇強烈的文章，他祇用下面幾句詩的句子把它充分地表現：「我們雖不經言戰鬥，但我們應該記住：像那巴別古音一樣，最後決定的

詩人，這是多麼驚愕而令人深思呵！這些，證明了詩不僅能表現其他文學形式所能表現的，而且能表現得更好，詩是更有強度的表現力的。

因此，我們不同意「詩被任何文學形式所代替而失其生存理由」；也不同意「在發展的時代，文學的真正的表現方式，似乎是散文小說而不是詩。」

詩和其他文學形式一樣，隨着時代的發展而發展的。歷史上總是偉大的動盪的顛覆的時代，證明了它發展的條件，而真實的偉大的詩人也都在這些時代裏生長。在古希臘與特羅伊（Troy）的戰爭裏，在希臘人的小亞細亞殖民的行程裏，產生了荷馬的描寫戰爭的詩。在中國春秋戰國的時期，列國爭霸，齊秦崛起，魯國由盛而衰落，魯亡之勢已不可挽回，兩國的變遷，使代表封建階級的悲傷、悲怨、中國另一個偉大詩人杜甫的產生，是在盛唐的黃金時代已轉為灰燼，確鑿而混亂淪難的時期，杜詩的沉鬱、憂傷，更表現了他的時代。此外，十七世紀歐皇封建制度受到新興階層所動搖的時代，產生了但丁（Dante）；十八世紀所謂「狂風與猛進」的時代（Storm and Drift）產生了德國兩個偉大的詩人，哥德與席勒爾（Schiller）；十九世紀由於工業的發展改變了世界的關係，在垂死的封建莊園文化與新興的資本主義文化的鬥爭中，文學上產生了所謂「世界悲哀」的傾向，這一傾向之偉大的代表是詩人拜倫（Lord Byron）。

然而，我們的時代不再是舊馬的時代，不是屈原的時代，不是楚辭詩人的時代，也不是《離騷》的時代。但是，我們的時代，是苦草惡的反抗時代，是抗日的時代，是不再有離騷於內，離騷伊爾離騷的時代。四年來我們的國家在危亡中掙扎，民族在死亡線上求生，豈不比靈柩的時代更難得詩人詠歌麼？滿路真的民衆之流離慘苦，與發念救鄉之悲切，豈不更甚於「秣火連三月，家盡猶言盡」的時期，而令我們的詩人與「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之感嗎？抗戰以來，軍事政治經濟和全國的勞動動員，資金的轉移，國防工業及交通網的起立，中國社會的激烈變動，革命與反革命（漢奸）的鬥爭，不其於任何商業資本主義或工業資本主義與封建之動盪不寧嗎？難道我們不能產生革命前浪的詩人，如但丁似的爲沒餘勢力安插了地獄的詩人？難道我們不能產生革命前浪的詩人，如拜倫似的同情悲慘的國民嗎？

我們的詩人說：「在我們的時代，文藝的發達常的表現方式不是詩。」我們不知道這是什麼意思，但據詩人說：「亞瑟斯托夫斯基用在古代包許不寫小說，而替馬路說今昔，世諍和心悲願。」則楚辭對我們的時代是否適於寫詩？是否能有偉大的詩人？這問題了否？若果爲什麼？我們的時代的特徵是什麼呢？是戰爭，是烽火，是反抗，是風暴，是呼號，是悲憤，是熱誠，是死，是流離，是動亂，是光明，是激刺，是民族，是危難，是痛苦，是血肉，是爭，是自由，是

一個時代到另一個時代的過渡。這不適宜於詩人們創作，也不能產生詩人嗎？這裏，我們可以再看一個歷史的例證：蘇聯在革命時期也是一個大動亂時期；他們經過革命前的黑暗與恐怖，經過歐戰和國內戰爭時期的饑餓與死亡，他們也曾火一般在國內進行革命的戰鬥，也曾火一般抗抵着列強的包圍。他們也是以千萬人的血肉才從沙皇和國際帝國主義者的鎮壓中解放出來的。然而「十月」之前，他們產生了偉大的詩人普希金和萊蒙托夫；「十月」中和「十月」後，他們產生了革命詩人馬耶可夫斯基，勞動詩人白德內和倍茲朗斯基。這些詩人們不僅產生於一個偉大的動亂的時代，而且克服了，推進了這個時代；因為他們不僅是革命的謳歌者，而且是革命的編者，和畫加者。今天，我們與日本強盜和漢奸親苦搏鬥的時代，是與蘇聯當時革命的困難有多少相似呢？所以，我們的荷馬假如生在今天，不僅不至於「也許不會寫詩」，而且要成爲普希金，成爲馬耶可夫斯基，成爲白德內。

所以，我們不能把「詩」看爲是與其它的文學形式對立而不能並存的東西。更不能說寫詩的人，算定了最適於詩人出生的生辰八字才出世，才算詩的。詩人祇有把握每一個自己的時代。

這不錯，我們的時代是勵蕩的。但，這正如蘇聯十月前後一樣，並不妨礙詩人寫詩，而且正適於孕育偉大的革命詩人，使詩獲得空前的發展。不是嗎？在我們的時代裏，屠殺和反抗，轟炸和

建設，據奪和生產，追逐和流亡，幻滅和希望，死和生，火和血，在前線，在後方，在每一個角落都矛盾着，激動着；但這些每一個激動的事變交織成的我們的現代的鬥爭的生活，不正給予我們的這時期的詩以更豐富的內容，更活躍的生命嗎？什麼時代蘊育過這多的矛盾！什麼時代變動得這麼劇烈？假如我們承認詩原是產生於大眾的，其後才由民間走進課堂，則真正能「詩回窠」大眾來的當是這個時代。因為這劇烈的民族解放的鬥爭裏，大眾已經起來創造他們自己的時代了。

朋友們，我們勇敢地，積極地，精密地努力創作吧，在這偉大的「詩底時代」！

22

評馮友蘭著「新世訓」

胡繩

馮友蘭先生在抗戰以來，有「貞元三書」之作，「新世訓」是其中的最後一本。本文就以這一本書做討論的對象。但是如馮先生在本書自序中所說「書雖三分，義實一貫」，在「新世訓」中所論的「生活方法」是在「新理學」中有其形上學的根據而又是和「新專論」中所論的「文化社會問題」有着密切聯繫的。所以單獨評論這一本書也許是不妥當的。不過因為它是直接接觸着在這樣一個大變動的時代中擺在個個中國人面前的嚴重而新鮮生動的問題：我們應該如何生活？因此我們就對這一本書特別感到興趣，而覺得有首先加以討論的必要。我們在討論中也就只能把範圍縮小一點，有些問題，本當聯帶談到，但因按照馮氏原著的體系，是屬於「新理學」「新專論」的範圍的，我們也留到以後另有機會時再提出。

「新世訓」的內容，除了緒論外，有十篇，這十篇的題目是著者所提出的生活方法的十個項目，它們是：一、尊理性；二、行忠恕；三、為無為；四、道中庸；五、守沖謙；六、講禮讓。

七、致中和；八、勵勤儉；九、存誠敬；十、應帝王。但我們以下都不打算按照原書的項目逐一討論下去，因為枝枝節節的討論是沒有意義的，我們將提出原書中的幾個根本觀點來加以分析。

一 「人的生活方法」

上文說，「新世訓」這本書是直接接觸着在此時此地每個人應該如何生活的問題，這話也許不能算是恰當的。因為照本書著者自己的意思，本書並不是講在現在中國社會中的人的生活方法。而是講「人」的生活方法，這就是：在任何時代，任何社會中的共通的生活方法。所以馮先生說：

「我們……所說底生活方法是『生活』方法，凡生活底人都必須多少依照之，想求完全生活的人，都必須完全依照之，不管他是個老年人或少年人，中國人或外國人，古人或今人，猶之邏輯學上所講底思想方法，凡思想底人都必須多少依照之，想有正確底思想底人都必須完全依照之，不管他是個老年人或少年人，中國人或外國人，古人或今人。」（一二）

馮先生對於生活方法的這種基本了解，我們不須首先要問，這樣的生方法是否可能，是否足以指導現實的生活，實現「完全的生活」？

馮先生回答我們這疑問說：「人的生活有其本然底規律，任何人總必多少依照它，方能够生活。例如在人的生活物質方面，無論古今中外，人都必須於相當時間內吃飯，相當時間內睡覺。在這一方面，有本然底規律，人都必多少依照這些規律……（頁二）。但關於「這一方面」人的生活有其本然的規律，那是誰也不會來打身否認的。在說到這一方面的人的生活時，是把人當做「生理的人」，「自然的人」來看待的。而關於這一方面，生方法也是屬於生理學，生物學所處理的範圍的。所以馮先生自己接著說：「人的生活的一方面，並不是我們討論所及。我們於此所謂生活或人的生活，是就人的生活的精神或社會的方面說」（頁二）。那麼這是很清楚的，馮先生所討論以及我們在這裏準備來討論的是當做「社會的人」來看待人的生活，也就是人的生活的社會的方面。而所謂人的生活的精神的方面，在我們看來，是可以包括在「社會的人」的概念中的，因人的精神生活是在其社會生活中發展起來的。「人的生活物質方面」雖可有「本然的規律」，但我們不能進而推論到「人的生活社會底方面」也同樣有着本然的規律。

那也是非常顯明的。

第一，馮先生把「人的生活的物質方面」和「人的生活的社會底方面」對比着看，其實是不對的，因為社會生活也是一種物質生活，不過所對付的不是自然的物質，而是社會的物質。但社會的環境和自然的環境不同，是經常有巨大的變動中的。馮先生以爲無論社會怎樣變動，總是一個社會，由此他所了解的社會是抽象的社會，而不是具體的社會，譬如他以爲道德是社會組織中必要的規律，其實並不是說，某一種社會的組織規律，而是說，社會無論怎樣變化，都有共通的社會組織規律。把這種社會觀用在生活方法上來，假若是更難用得通的。因爲生活方法就是如何應付社會環境，如何應付社會中的一切人與事的關係的問題。假如把他所應付的對象着做是抽象的社會，那麼這種生活方法怎樣能幫助我們來應付現實的社會環境呢？所以馮先生在說明他所談的生活方法與宋明道學所談的之問的不同時，所說的一段話是很好玩味的：

「……一種社會內底人的生活方法與別種社會內底人的，不盡相同。不過這些分別，前人沒有看出，所以他們所談的生活方法，有些是在某種社會內底人的生活方法，而不是人的生活方法，現在我們打算講人的生活方法，所以和他們所談的，不盡相同。」（頁五）

假如馮先生所講與別人所講的不同正是如此，那麼馮先生能看出前人所講的生活方法中有些

只是當時的人的生活方法，這確是一個比前人進步的地方（簡直到今日許多復古論者還遺憾也死不承認），但同時却也退了一步，就是假如前人——用馮先生自己的話說——除了「人的生活方法」以外，還談及了適應當時社會的特異的生活方法，而馮先生則只是講了抽象的人的生活方法，而沒有一個字講到在現代中國社會內的人的生活方法。關於這一點在馮先生自己所用的文字上也表現出了矛盾。一而馮先生說：「生活至照著生活方法（這顯然只是指「人的生活方法」——）生活下去的人，即是聖人。」（頁八）這無異於說，只要按「人的生活方法」，而無須按實際在現代中國社會內的生活的人的生活方法，就能成爲現代中國社會內的聖人，但道怎麼講得通呢？而另一方面，馮先生又說：「在某種社會內盡某種人倫即是聖人。」（頁二二）這句話豈不是對前一句話的否定？正因爲在某種社會內要盡「某種」人倫，那麼人在某種社會生活內也必須按照某種生活方法，抽象地講人倫，講人的生活方法，對於人的社會生活的實踐就只是一句空話。——個空洞的公式了。

第二，既然如上所述，人在社會生活中還要發展其精神的生活，那麼人就是有意識的，自覺的生物，那就更不能等同於無自覺的自然物。人的主觀與自覺的最高表現就是人對世界的看法。

——世界是實界觀——而只就生活本身的範圍說，就是人生觀。一個人對世界保持某種看法，他

就用某種方法來對待世界，他對人生保持某種的看法，他就用某種方法來對待人生。所以我們與一般的方法論不能脫離世界觀，生活的方法論也不能脫離人生觀。不確定對人生採取什麼態度，也就不能產生什麼生活的方法。但馮先生不承認這說法的，他要我們注意生活方法與修養方法的不同。

「如把修養方法當成一種手段看，則在不同底人生觀中，人所要求得底目的不同，因此其修養方法自然亦異。……所謂修養方法，可隨人的人生觀而異。但我們於此所講底生活方法，則不隨人的人生觀而異。因為我們所講的生活方法是「生活」方法，凡是生活底人，都須用之。……」（頁一六）

總人生觀，修養方法與生活方法，這樣分割開來的說法其實是說不通的。馮先生的論證方法是人無論抱怎樣的人生觀，都同樣是生活着，既在生活着，就都同樣用「生活方法」。但這只是一種形式上的論證。其實，抱着不同的人生觀就不能不在不同地生活着，用不同的態度和方法來對待一切人與事，其生活方法也就是不同樣的。修養方法，在我們看來正是生活方法的具體表現。譬如馮先生說：「佛家以人生爲苦而欲解脫」，那「以人生爲苦」是佛家的人生觀，「欲解脫」就是他們的生活方法的基本內容，而「出家吃齋，打坐念佛等」，就是他們的修養方法了。

• 但若生活方法和人生觀相連繫着，那就談不到「本然」的規律了，因為所謂「本然」正表示不容主觀意識掉足其間的意思。既說是討論人的生活的精神的方面，而又肯定了主觀意識在人生中的作用，將如何解釋呢？既然承認有久種不同的入生觀，而又主張不同的入生觀不妨礙共同的生活方法——就是以爲，一個以入生爲苦而欲解脫的人會和一個以入生爲樂而欲執着的入生觀的人是用共同的生活方法的，那麼這種生活方法的內容，除了生理的自然意義以外，還能有多少呢？

所以，很明白的，脫離了具體的社會實踐，脫離了基本的人生觀，而討論人的一般的生方法，這就只能觸到在生活中抽象的形式問題。在前兩引過的馮先生的話中，他把「邏輯學所講的思想方法」來做他的生活方法的譬喻，可說是很恰當的：因為這所謂邏輯正是指形式邏輯而言。形式邏輯所討論的本是思想所表現在語言上的形式的正確與否，而毫不牽涉到思想的內容的真實與否。形式邏輯的思想方法正是脫離了思想的內容（思想所處理的客觀現實）而講思想的形式，是脫離了世界觀而講思想方法。形式邏輯的思想方法是非問題我們不在此地討論，但縱然我們承認思想的形式問題可以和思想的內容問題分別開來處理，然而生活的形式問題和生活的內容問題無論如何也分割不開來的。誰也不能說，我在生活中只要在形式上做到正確，在內容上如何則可以不問。但是馮先生在「新世訓」中所提出的生活方法，都極有可能成爲生活的空同形式，真

爲構成生活的內容的就是具體的社會實踐和人生觀，而這些都被他從生活方法中抽象掉了，所以馮先生自己也說：「能盡乎人的形式者，即是聖人」（頁二十一）。

舊的道德規律之所以爲人不滿就是因爲他只是些空洞的形式。人們可以把好的內容裝進去，也可以把壞的內容裝進去。「莊子」的「盜跖篇」中就有個故事說：

「跖之徒問於跖曰：『盜亦有道乎？』跖曰：『何適而無道耶？夫妄意室中之藏，聖也；入先，勇也；出后，義也；知可否，知也；分均，仁也。五者不備而能成大盜者，未之有也。』」

而在「新世訓」中幾乎用同樣的口吻說：「所謂盜亦有道者，其『道』正是生活方法也……一個綁票的主匪擄人勒贖，亦必『言而有信』。不然，以後即沒有人去贖票了。」（頁二十）但是「世範篇」的作者是因爲看不到在抽象的道德教條下即使可以爲賢，但也可以爲惡。所謂「爲之仁義以矯之」，則並與仁義而竊之」，所以主張「義與仁義」還是混混沌沌的生活。什麼生活方法也不要。他的主張雖不對，但在「邏輯」上卻還能講得通，但是「新世訓」的作者却據此而以爲可以證明這些教條正是人在生活中「所都多少依賸底」，「本然的規條」，而依從這些規條，就可得到「完全底生活」，或者完全的「聖人」。——這是何等的奇怪的邏輯呢？

正因為馮先生對於生活方法的基本看法是這樣的，所以雖然他確定了他的生活方法論是討論的社會生活，而且努力把「人的生活方法」；與我們眼前所見的生活中底事聯繫起來」（頁七）以之指導現在中國人的生活，但是在他的生活方法論中，我們却常常遇到人的社會性與自然性的矛盾，糾結着成爲解決不了的死結——而這些正是我們在認真研究馮先生的理論時所不能不指出來的。

二、何謂「理性」

在「新世紀」中所提出的生活方法的第二個項目就是「非理性」。這的確是一個莊嚴的詞彙。但是我們今日所處的時代中，正是理性和反理性鬥爭的時期。有人鼓勵着反理性的熱情，來造成迷信式的崇拜，有人誘惑着獸性的物慾，來造成盲目的追隨。在這時候，我們更應該給與理性以高度的尊重。我們也以爲，生活決不能受非理性主義的支配，在總產的生活中必須放逐非理性，反理性的成份。

但是什麼叫做理性呢？馮友蘭先生告訴我們說：

「所謂理性有二義：就其一義說，是理性底者是道德的；就其另一義說，是理性底者是有

（頁二十二）

理智底……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在其有道德底理性，有理智底理性。有道德底理性，即他能有道德底活動，有理智的理性，所以他能有理智底活動及理智的活動。」（頁二十二）

（註三）

假如理性的內容可區分成兩種部分，那麼此種哲學之具注重人的道德底理性者，其新理學的作者就同時注重理智的理性。這是一個進步，但是倘若把道德與理智看做是理性中並存的兩個不同部分，問題是沒有解決的。我們必須進一步問：理智與道德之間的關係是怎樣的呢？

我們並不是主張取消道德，並不以為在生命中不應有任何道德觀念。但我們認為：任何道德律令都須經理智的審查，才能進入理性的境地。在經過這種審查之後，道德的理性自然同時就是理智的理性。於是理性內部才能構成完整的統一體，而與其敵人——反理性主義——壁壘森嚴地對立着。而假如不經過這種審查，事實上就會容忍僵死的道德律令混雜到理性的領域以內來，也就是容忍反理性的威脅存於於理論之中，而不能不向反理性的敵人妥協。因此，新理學一書者自己也不能不覺得他所尊的理性並不是一個完整的統一體，其中可能發生衝突。他向自己提出了這個問題，但其答案是難以令人滿意的：

「……我們所講的生活方法雖重大的道德的活動，亦在重其理智底活動。或可問：如此二者

有衝突時，則將如何解決？於此我們說，專就人的道德底活動及其理智底活動說，此二者有無衝突，雖是問題，但即令其可有衝突，但在我們所講底生活方法中，則不會有問題。因爲我們所講底生活是不與道德的規律衝突底。」（頁二七）

由此可見，馮先生解決道德與理智之間的可能衝突的方法其實就是：把道德規律看做是不變的定在物，而認爲「生活方法」必須是不違反道德規律的，既然按照生活方法而生活就是理智的活動，於是理智的活動就不致於違背道德規律。——在此，很明顯的，道德與理智不僅是平等對待的，而且前者高出於後者，對於後者有着約束的力量了。道德規律完全在理智的審察能力以外！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在「新世訓」全書中，雖然開宗明義是「尊理性」，但在所有應該提到理智的地方，却只是提到道德。

其道理我們必須指出：問題的發生是由於我們和馮先生對於道德的看法不同。馮先生以爲，所謂生活方法不與道德規律衝突並不是後者的約束者的意思，而是天然的互相適合。因爲馮先生是把其常常許社會組織中是強制力量，且隨着社會而不改變更其形式與內容的道德。這做是社會組織的本然的規律的。對於這種道德問題，我們將在以後討論「新事論」時詳細討論，但從前談德性底道德規律也仍承認除了「與社會之存續有底道德」，「就其本質社會變動而變動的本質

的界道德」以外，還有「因某種社會之有而有底道德」。不過也似乎以為某一種社會死亡而代以「社會時」，「因某一社會之有而有」的特殊的道德也就自然地死亡了。因此一切問題都不會發生。其實文化的發展決不如是簡單。人類意識的產物之適應決不會像生物界的新陳代謝那樣地自然。舊時代的道德縱然已不適合於新時代的生活，但它在新時代中仍常保有一定的強制能力。在前一時代也許它可以說是合於理性的，但在這一時代却可能因不能適合於現實的社會生活，所以不能不被認為是非理性，甚至反理性的了。那麼便要根據現實的社會生活來判斷某種道德規律之是否合於理性，那就只能靠理智的審查。縱然某些舊道德規律，在新時代中，可以因新的內容來充實之，因而能符合於新的現實，仍可被認為是理性的，但這也只有通過理智力量才能夠做到。所以倘若放棄了理智對於道德的審查力量，甚至使理智服從於道德規律，其結果，將只是以謀非理性的道德規律猖獗！

所以我們以為，不但要「尊理性」，而且要尊理智。而這所謂尊理智又必然同時包含着「借用馮先生的話——「重客觀」（頁一一三）的意思。正是社會環境經常會發生巨大的變化，所以理性的生活，就必須經常顧及週圍環境的變化。雖然馮先生講「重客觀」，是用以說明「守神聖」的道理，和我們這里所講，微有不同。但要「重客觀」就必然要尊理智，因為只有理智才能

擇繁繁的現實的現象，而要尊理智也必須「重客觀」，因為否則理智就為懸空的東西，沒有憑了。必須是重客觀而尊理智！然後我們才能真正做到「尊理性」。因為不惟道德須經過理智的審查，而且對於一切主觀的產物——感情、慾望、意志、信仰等都應該承認理智加以審查的權力。因此，所謂理性，在我們看來，正確的解釋就是理智的綜合。只有這樣地了解理性，才能夠克服理性內部的道德與理智的二元論，或任何形態的二元論或多元論，以及由之而產生的理性和非理性的二元論。

雖然我們認為馮先生的「尊理性」說有如上所述的缺點，但是在這裏我們也應該指出，正因馮先生的生活是以尊理性為前提的，而對於理性的內容，雖然把理智與道德作了不合理的顛倒，但在他的主觀的了解中，道德只是指社會生活中的一些「本然的規律」，所以馮先生在這裏所着重的仍舊是人的社會方面或社會的人，這是人文主義的觀點，而這正是馮先生的生活方法論中合理的核心。所以他說：「一個人若照着人之所以為人，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去做，即是『做人』。」（頁十九）他也反對舊道學家的看法，以為「聖賢」並不是「社會特別的一個人」（頁八）而只是最能「照着人之所以為人」「去做」的「人」。一切反理性主義者則必然都是反人文主義的，他們或者以僵死的道德規律（被看為是超於社會上的先天律令）來統制人生，或者鼓動

單純的感情與欲望來造成盲目的意志和信仰，而其爲壓制理性之壓制人性，作爲社會的人的人性，則是一樣的。所以他們是只承認一面有超於人上的聖賢，一面有下於人的奴隸，而人之所以爲人是被否定了的。把這被否定了的人再建起來正是馮先生的光輝企圖。

但是馮先生的尊理性論，雖然因爲有着如上所述的缺點，而不免打開了向反理性主義妥協的後門，所以馮先生的人文主義也很難立得定腳跟。馮先生所謂「人之所以爲人」其所指的「人」是抽象的社會一般的人，而不是具體的某一社會中的某種人；這樣的「人」是無從令人索賄的，而用這樣的抽象的「人性論」無緣能戰敗反理性主義的人性論呢？於是馮先生就回過頭去向「天人合一論」找援兵了。

二 情與理

現在我們來研究「新世訓」中「關情理」的主張。

我們是主張在生活中重客觀而尊理智的。但是重客觀並不包含着絕滅主觀的意思，尊理性也不包含着以理智來取消感情、意志、信仰與道德觀念的意思。我們以爲，在健全而完善的生活

人是以重客觀爲前提，而在理智的光下使感情、意志、信仰、道德觀念這一切都互相和融而像春雨下的百草一樣一致地欣欣向榮。但是馮友蘭先生則一面，如我們所已看到的，在「合理性」論中，以道德來凌駕於理智之上；一面，如我們所將看到的，在「調情理」論中，以理智來取消感情——這就是根據了道德學說而來的「以理化情」說。

道家之主張「無情」是可以理解的。道家主張人的生活應該回到天然狀態，因此主張一切人為的東西都可不要，人與天可以合而爲一，他們所主張的生活方法正是出發於這種天人合一，所以他們可以主張無情。他們描寫他們所理想的境界——「至人說」

「聖人不謀，惡用知，不斲，惡用膠，無聚，惡用德，不貨，惡用商，四者天籟也。天籟也者，天食也，既受食於天，又惡用人；有人之形，無人之情。有人之形，故繫於人；無人之情，故是非不得於身。」（莊子：「德充符」）

由此可見，道家所主張的無情理論上是一定要和「無爲」、「絕聖」、「棄知」這些主張相聯繫着的。他們不憚因爲「多情爲累」而主張無情，亦且因爲「多知爲蔽」而主張無知，所以按照古典道家的說法，「以理北情」是應該解釋澈底入之情消泯於自然之理中，而並不是猶知自然之理以達到無情。因爲爲人的生活完全化入於自然界中的時候，所謂知之有無，情之有無，都是不

成簡陋的了。但倘若不主張絕滅一切人爲，而獨主張無情，則在理論上是講不通的，在實際上，則更無從實行。馮友蘭先生當然並不主張絕滅一切人爲，但是他主張：

「對於宇宙及其間底事物，有完全了解者，則即可完全底無情」。（頁一二二）「對於事了解者，則對於事不起情感。對於事不爲事所累」。（頁一二四）「不爲事所累者，並不是不作事，只是作事而不引起情感。……道家的聖人，完全無情，所以無入而不自得」。（頁一二六）

實在是很可令人驚異的。而且馮先生對於「聖人」的解釋本來是說「如人照着人所應該底去作，即是人。人之至者是聖人」。（頁二一）這可說是人文主義的「聖人觀」，其實比道家所論合理得多。而道家所說的「聖人不死，大盜不止」，正是指的這種「聖人」。但是馮先生爲什麼不能堅持人文主義的精神，一轉而對於道家所理想的聖人表示心嚮往之呢？人文主義的「聖人」和「天人合一論」的「聖人」是併不起家來的，難道還需要細論麼？

了解了事物的道理，就不會對事物有感情，這說法對於自然現象是用得通的。對於社會現象却是用不通的。社會現象因爲有自覺的人參加在其中，所以我們對於任何社會現象，都可以有是非的判斷。我們對於一個人的行爲，一次戰爭，一種社會制度，都可以判斷其是對的還是錯的。

但是對於一朵花，一片雲，一次暴風雨，却不能判斷其是對的還是錯的。對於自然現象，我們運用我們的努力，目的只能是爲了充分了解其真象。其來臨去跡，而冷靜地去對付它，在這方面，以理化情是可行的，因爲對自然現象動感情是不必要的，是因不理解自然現象而發生的（詩的感懷自然是另一件事）。但對於人事——社會現象，我們既然可以有是非的判斷，自然就會有愛憎的情感。對於社會現象，我們的理解越深，越了解其真象，其來臨去跡之後，則我們的是非觀念也越分明，而愛憎也就越深刻了。倘在這方面也主張以理化情，則不僅取消愛憎的情感，而且取消了是非的判斷，是把社會現象和自然現象等量齊觀了。

人們對於真理不僅是在理智上相信，而且因爲有堅信，所以說愛真理；對於真理的敵人也同樣是在理智上反對，而且因爲反對，所以就憎恨敵人。孔子說：「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又說：「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這正是說人們對於德應該有熱愛。光是「知」是不夠的，還要用「好之」「樂之」的感情來加以充實。所以「以理化情」縱然做到，也不是值得嚮往的。我們只是要在理智流率下去除瑣碎，狹小，無意義和虛偽的感情，而發展博大深厚真實的感情。這種感情不但會妨害理智，而且使理智格外充實；不但不會妨害做事，而且使做事格外有力，不但不是人生的累，而且使人生的內容豐富而充實。

羅素先生又以為可以用唯物史觀來做以理化情說的根據。他認為：照「真正了解物質史觀或經濟學的人」的看法，「人的行為是為他的經濟的環境所決定的」（頁一三九）所以我們對於任何人的行為好壞不必有愛憎的感觸，因為任何人都未必為自己的行為負責；甚至對於敵人應該「無抵抗之而不抵抗」正「如修路工人的對於大石，雖必打碎之，但不必恨之」（頁一三〇）。但這只是從機械的經濟決定論中可能推得的結論，而不是歷史的唯物論所負責任的。因為該書極端的影響表顯到人的行為中，中間仍是通過了人的主觀意識的；我們深刻地理解了日本帝國主義為什麼侵佔中國？那正幫助了我們判斷這種侵佔行為是錯誤的，是非正義的，於是我們才更痛惡惡棍；我們固態不懼擱蹄的大石，正因為那是自然的物質，但不能再加以抵抗的敵人，所以他又對用棍子的人「雖有恨心不怨擊」的說法，以為可以把人的行為看成交互的偶然飄落。——「昨天打碎了我的頭，我不必怨天，我打破了人的頭，人也不該怨我。」但這種自然主義的說法把人的生活從社會的精神的方面來看的基本觀點是相衝突的。所以以理化情說表面上看來似乎是無業理智，但實際上並不無業理智，而是在自然主義的精神下消滅感情，也消滅理智。因為雖然在生理學自然法則所決定，則用理智來指導行為也是無意義的了。

羅素先生說我不是在根本上否定自然主義的觀點上，所以他在主張完全無情時已不能不承認。

許多破綻。他說：「一個人若沒有無益的感情，可少受許多累，多作許多事。」（頁一二六）又以謝安爲例稱贊他說：「謝安處理大事，沒有無益底喜懼（頁一二七）所謂「無益的感情」，其所學生活中的實例也只是找到對登報的懼怕」，而這只是一種最瑣碎，無意義的感情罷了。——懼怕本來就是低級的自然性的感情，但是爲什麼不能學像「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孤臣危涕，孽子墮心」那樣的博大深厚的感情呢？有着這種感情的人，固然也可說是背負着重累，但歷史上許多偉大的人物所以是偉大的，豈不就是因爲他們有着負起這種重累的真氣的厥故麼？並且縱然不是這樣深廣的感情，也並不一定就可因其爲無益而加以輕視。論語上說：「顏淵死，子哭之慟。」從者曰：「子獨矣。」曰：「有獨乎？非夫人之爲慟而誰爲！」這種感情的真與素，其實之比之莊子「鼓盆而歌」更爲人性的，也更爲合理的。在這點上也正表現了孔子的人文主義與莊子的自然主義的對立。

並且，倘真是「無益的感情」，要加以去除，僅以「以理化羣」的辦法也還是不夠的。我們還須注意到把低級的感情提升到更高的感情的可能與必要。因爲感情愈益提升，越能和理智的內容愈益接近，這樣才能真正解決理智與感情間的矛盾，而使人生成爲真正的完全的人生。歷史上的殉難者之所以能視死如歸，不爲一般人的貪生怕死的感情所牽累，難道僅因爲他們「看破」了

坐死的道理，而無所用情的原故麼？他們固然沒有了貪生怕死的感情，但却代替之以「愛人間最深厚博大的感情，而這種感情才使他們能够無留戀地爲真理而死。但假如是用自然主義的觀點來化除一切人間的感情，他們又怎樣能爲人類而死，爲真理而死——從道家的學說中是產生不出殉道者的。因爲照道家的全身保性論的看法，爲愛真理而殉道，正是受了感情的累。但對這樣的看法，不僅我們不能同意，恐馮友韜先生也不會同意的吧？

所以馮先生也不能不覺得完全採取道家的「以理化情」說是不可能的，於是他進一步採取了宋明道學家之「有情而不爲情所累」說，（頁一三六以下）但一切問題仍然沒有解決。因爲，如前所說，即使情對人生是一種累，但也不一定無益的累。假如感情是「累」，知識又何嘗不是「累」？那麼我們也同樣可以說：「有知而不爲知所累」，這樣，我們就可以主張，對外物總可有知，但不必對於任何外物有所堅持，對事情縱可有情，但不必對於任何事情有所執着。而事實上馮先生正是這樣主張的，他說，感情縱然可有，也只應該片刻存在，既過之後，便當「冰消霧釋」，而主張對於一切事情抱着「事不于己」的態度，以達到「有情而無我」的境界——從這裏發展出來的生活是怎樣一種超凡脫俗的生活呢！在下一節里我們將繼續討論下去。

但到這裏，馮先生的人文主義的立場却已經開始「冰消霧釋」了。固然這種「以理化情」

說對於官目的意志與信仰的鼓吹似乎是一服清涼劑，爲了避免以先天的道德律令來束縛人的一切行爲，這也似乎可以是一個安全的遁逃處。但因為他其實都是走入了非人文主義的另一極端。己身不正，怎樣能正人？馮先生既以道德爲非理智，使理智不能指導人生而在那一端開了走向反理性主義的後門，又因主張以理化槽而使人生遺之爲自然，使理智無從指導人生，而在那一端開了走向反理性主義的另一個後門，這正是因爲不能在重客觀含理智的原則下確立極顯激易的理性主義與人文主義而在生活方法論上有所必然陷入矛盾。

四 「無爲」與「無我」

道家既然主張無知，無情，以爲是非是沒有標準的，愛憎只是斷髮性命的「累」，所以他們當然認爲在生活中，是沒有什麼值得爭取與追求的。他們所主張的生活方法就是儘可能使己不去干涉外界的事物，同時也使外界的事物不來干涉自己的生活，所謂「聖人處物不傷物，不傷物者，物亦不能傷也」。(莊子「知北海」篇)那麼這正是對一切事物採取旁觀者的態度，正如熱鬧的大街上的閒人，對於過路的一切是無所用心的一樣。這就是所謂「虛己以游世」，道家以爲「人雖處己以游世，其孰能害之？」(莊子「山木篇」)此之謂「逍遙游」。

「新世訓」中的生活方法雖然並不和道家主張完全一致，但上述的道家的生活方法論中的基本精神在「新世訓」中是可以找到的，所以在「新世訓」中也列着「爲無爲」一項作爲生活方法中的一個重要項目。所謂「無爲」，照馮先生解釋，就是「無所爲」的意思，實際上道家也並不主張絕對無爲，其所謂「無爲」也正意味着「無所爲」。但何以「無所爲」可以叫做「無爲」呢？馮先生所給的解釋還不充分。我們以爲把「無所爲」叫做「無爲」是可以的，因爲「無所爲」就是一「無目的」的意思，而人的行爲和自然界的運動之間的差別就在於後者是本然的運動，是非目的性的，前者則因爲人是主觀意識的原故，是有目的性的。倘在人的行爲中取消了目的性，則和自然界的運動沒有什麼不同。所以「無所爲」就可以說是「無爲」。但是在人的生活，除了極度的自癡以外，只有嬰兒時期是近乎自然的，所以這家和馮先生對嬰兒生活都表示羨慕，馮先生說：「小孩子的遊戲最有所爲而爲的精神……他作某種事，皆是順其自然，沒有矯矯造作。」所以牠作某種事，是無所爲而爲，亦即是無爲。」（頁六三）這正是說，小孩子在遊戲時是最無目的性的。但成人，既已成爲社會和自覺的人，怎樣能回到這種天然的生活呢？而且縱然還是可能的，難道這種生活就是好的生活麼？

馮先生根據道家「率性而爲」之說主張人隨着他的興趣所在而作事，就是「爲所爲」，「

「才是天生底，所以亦可謂之爲性。人之興趣之所在即其才之所在，亦即普通所謂性之所近。入隨着他的興趣去作，即是發展其才，亦即是道家所謂率性而行。若一個人對於某方面底事，本不感覺興趣，或甚感覺興趣，但因別的原因，而偏要作此方面底事，此即不是率性而行，是矯揉造作。」（頁六九）

在此，馮先生把一切方面的「才」都歸於天授，而這却是並無充分根據的假定。但這假定在這裏又是必要的。因爲道家的主張「爲無爲」，完全不計及「爲」的結果如何，而馮先生則還不能完全脫離人文主義，因而要做到從「爲」中所達到的成就。所以他不能不假定天授的才，而認爲有了某方面的才，則作某方面的事，就自然而然的會達到一定的成就；反之，假如沒有某方面的才，則雖在某方面努力去作，也達不到任何成就，——這樣，他的興趣本位的爲無爲論才就得通。因此，才由天賦的假定既然是未必站得住，馮先生的全部理論也就極難站穩。並且縱然這假定可以成立，馮先生也沒有敢斷言每一個人都一定有某一方面的先天的才，假如有人在任何方面都沒有「才」，或所有的只是像聖酒那樣的無意義的才，那麼依照馮先生的主張，這些人做任何事都不免於「矯揉造作」，就不配做任何事。或只能做一些社會所強迫他的義務工作了。馮先生會

說，社會中「有些事顯然不容易使人感覺興趣底，如在礦井里作工等。」（頁六五）那麼這類「作倒正好讓這些什麼「才」也沒有的人作，——世間當然沒有天生「在礦井里作工」的才的人。社會的分工雖因此可以確定，但是馮先生的「率性而為說」，只能專為「得天獨厚」的人說法，不是任何人都能依照着做的了。既然不是任何人都能依照着做的，這就和馮先生對生活方法的「本觀念相違背了。這樣看來，所謂「場無為」，就馮先生的理論體系本身說，也就是站不住的，不能算是一種「生活方法」。

更進一步看，馮先生雖不認為「行為之有否成就是無關重要的事，但他以為人們在行為中更先對於其所將達到的成就及其效果有所存心是不必要的，而且是對行為的進行有害的。」（從這里產生一種絕對的「反功利主義。原著以作詩為例：有詩才的人之作詩只是「勒的詩才的自然之發展」，即是「無所為而為」，而沒有詩才的人「因羨慕詩人之可得名譽或富貴而作詩，所以他作詩是有為和為，他作詩是矯揉造作，所以他作詩是有為」（頁七〇）。但是為名譽或富貴而作詩，這只是目的不正確，不能據以認為目的在行為中是不必要的，我們也反對個人的功利主義，但是人既是社會的人，則可以而且我們以為應該是一個社會的功利主義者。也以作詩來為例，我們以為既然這人是「天生」的詩人，因「性之所近」而作詩，但他作詩仍可以是因某種社會的目的

而作詩，這種目的之存在不會妨礙他的詩才，而且或者正因執着於這種目的，他的詩是更有價值的。我們可以用馮友蘭先生之寫他的「貞元三書」來做例子，我們當然可以承認馮先生在寫這些書的方面是有「天才」的，但他也說：「我國家民族高建震古鑠今之大業，譬之築室，此三書者，或能爲其壁間之一磚一石歟？」（本書「自序」）——這正表明了他在寫這些書時是有目的的，是有所爲的。這目的的存在沒有損害馮先生的工作，反而因爲這種目的，我們對他的工作更多一分尊重。假如他寫這些書只是「無所爲而爲」，我們也不會尊重他們而來仔細地討論了。這種在坐落活動中社會的目的之存在正因爲人是社會的動物的原故。道家只從自然意義來看人生，而自然的運動是無目的的，所以人生活動當然被認爲是本應有的目的了。我們既然要從社會方面來看人生，我們當然可以主張應當在生流中貫徹着社會的目的。所以從現實的觀點來看，爲無爲論也是站不住的，不能算是合理的生流方法。

馮先生自己也覺得道家在這方面的說法不能完全符得道，於是他又用儒家的「處道德方面說」的「無所爲而爲」來補充前說。這雖是說人們在生活中還有一部分事情是「道德上應該做的」，做其所應該做的事，也不必計較功利。這所有應該做的事，照馮先生的意思，似乎可以分做兩部分：一部分就是「顯然不容易使人感覺興趣的，如在隨巷里作工等」（頁七五）。對於後一類

發險事，並不計功利」誠然是可說的，但也是說不計較此事對個人的利害，並非不計較此事對社會的利害；只是說不計較其事在自己手裏的成敗，並非不計較其事在社會的範圍內的成敗。所以就這一部分的事情說，「爲無爲」是說不通的，因爲這並不是「無所爲而爲」。就前一部分的事情說，那就連「不計功利」也說不通了。難道馮先生以爲在礦井里工作，只要每分鐘緊張地出力工作，不必顧到工作的效果麼？而且也不應該計較工作時間是否損害自己的健康，工資是否能使自己一家人吃飽這一類個人的利害問題麼？（前面我們在論「尊理性」時，曾說到馮先生在全書中許多地方應該說到理性時，只提及道德，此地就是一例。在這里所謂應該做的事，只是用道德來判定，而不是用理性來判定的。）

最後，我們還應該指出：縱然我們能實行了馮先生的適合道家思想與儒家思想而成的「爲無爲」的生活方法，結果還是如馮先生所說的：「一個人一生中所作的事大概可以分爲兩部分。一部分是他所願意作者，一部分是他所應該作者。合乎他的興趣者，是他所願意作者；由於他的義務者，是他所應該作者」。「願意作」與「應該作」與「興趣」與「義務」的矛盾並未因「爲無爲」而解決。這種矛盾就是道德和情欲間的矛盾。既然馮先生既未能解決情欲與理智的關係問題，並且又把道德看是超越理智的，則道德和情欲在生活中就不免發生強烈衝突。宋明多數理學家對

這種何來是主張以「應該」的標準壓倒「願意」的標準，道家的主張則相反。馮先生在這裏是偏向道家路線的，他之承認在生活中的「應該作者」這一部分似乎不過是爲了遷就現實社會的不得已辦法。所以他說：「在道家所說底理想生活中，一個人只作他所感覺有興趣底事，在道家所說底理想底社會裏，所有的人都只作他所感覺有興趣底事。如果這種生活，這種社會事實上可以得到，這纔然是『理想底』」（頁二三）。這實際上向矛盾就從「理想」中得到了解決！

於是馮先生的生活方法，在這裏也成爲教人怎樣從生活中超越出來的方法，怎樣從此岸渡到彼岸去的方法，怎樣使社會超越到自然界去的方法。在「守冲謙」篇中，馮先生說：

「宇宙是無窮，把自己的眼界推到與宇宙同大，亦是一種『游心於無窮』。在這樣大底眼界中，無論怎樣大底事業學問都成爲渺小無足道底東西了。這些渺小無足道底東西；自然不足介於胸中」。（頁一一八）

若說，人的眼界應該放寬以祛除自驕自滿的心理，這是我們所同意的；但人的眼界無論怎樣放寬，他仍只能用「人間世」的眼界看人事。馮先生所說的這種守冲謙的修養方法的最高點其實已經不是「生活」的方法，而是超越生活的方法，乃至是取消生活的方法了。再和前面已討論過「完全無情」與「有情而不爲情所累」的主張聯繫起來看，我們就更可以明白按照馮先生的生活方

據，我們所得到的方法，不是別的，正是道家的「逍遙游」。

前一節我們只論到「無情說」在馮先生的理論上的矛盾和在事實上的不可能，現在我們可以再進一步看，馮先生的無情有二方面意義：第一是「對事物有了解底人，應付事物，可以自己無情」；第二是「個人若能循理而動，則別人對之，亦可無情」（頁二三二）。這就是說，人與人之間，未必有什麼感情，不必有任何愛憎，人對於事，也不必有什麼感情，不必有什麼喜怒。完全無情的狀態，謂之「恬愉」。其解釋是：「聖人無情，其心中如無波濤底水。莊子說：『聖人心如止水』，正是說此狀態，此狀態是歸底，可以說恬恬，此狀態使人有一種歸底樂。此歸底樂前所謂恬」（頁二三四）。你若不能理解這種恬愉的樂，那麼可以在嬰兒生活中得到實例，「當小孩子時候的遊戲，——馮先生說，——是人的生活中底最快樂底一部分」（頁六四）。這所謂快樂就是指恬愉之樂，其實用小孩子做例尚不妥當，因為十幾歲的小孩子已經對人對事會愛憎喜怒了，古典的道家是用嬰兒來例解的。老子說：「我獨泊兮其未兆，如嬰兒之未孩」。你從吃奶的孩子身上，或睡之時，的確似乎可以發見一歸底樂。但是人的生活進入了嬰兒狀態，那是一種什麼生活呢？

真正的現實生活是恐怕應該愛人，憎人，也讓人愛，讓人憎的。子貢問孔子說：「鄉人皆好

去，何如？」孔子說：「未可也。」「想入非非之，何如？」「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嗜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論語：子路篇）愛樂，聖人也爲這一些人所愛，憎某一些人也爲這一些人所憎，這求是眞實的也是爲快樂的生活。

。生怕有情即爲情所累，因而纔不能絕對無情，也努力要做到「有情而不爲情所累」這種主張實在是要自己生活之累，害怕因對人對事有一定的態度，即有所堅持與執着，害怕旁人對自己有「定的態度，即可能發生衝突。所以馮先生認爲要做到有情而無累，就必須「有情而無『我』，亦即說是『無有情而情非『我』有』」（頁一三六）而這樣的情就能在心印片刻解釋，「如太空中雖一時有浮雲，但浮雲一過，太空仍是空空洞洞底」（頁一三七）一個人倘能在生活中間取消了「我」的自覺成分，就自然對一切事情無所執着，也就自然能從生活的此岸跳躍到彼岸去了。所謂「忘乎物，忘乎天，其名爲忘己，忘己之人，是之謂入於天」。（莊子：天地篇）就正是

這種境界。

。但此這跳躍畢竟只能是心理上的，因爲實際的生活總是在此岸的。這個矛盾是無論道家，無論以儒家來修正道家的馮先生所解決不了的。實際上生活在此岸，却在心理上跳躍到彼岸，對生活採取觀照態度；實際上是社會的人，却想用自然的眼觀來看人世，對一切人事採取不關心

的態度；實際上是自覺的人，却以無我的態度來應付人事，在另一切行為中採取一無所爲而爲的態度。這種道就是馮先生向生活在這一個激烈的天時代的中國人所指示的生活方法麼？難道在這時代中，我們爲了得到合理的生活，首先應該學會對於環繞着我們的一切事變，儘量地採取不關心的態度麼？

五 理想與現實

我們已經知道，馮先生在論「爲無爲」時，曾經把「理想的生活」和「理想的社會」聯帶着談，那就是說：只有在道家的理想社會中，才能完全實現道家的理想生活。這是不錯的。道家對社會的理想對不對，那是另一問題，我們現在無須來討論人類所可能建立的完善社會到底是怎樣的，但是我們也承認：只有在理想的完善社會中，人才可能過一種理想的完善生活。那麼也就很明白：假如想把只有於理想的完善社會中才可能的理想的完善生活，實施於並非理想完善的社會中，那就不能不處處遇到障礙。或說，在並非理想完善的社會中，人縱不能完全實現理想的完善生活，但也可以採取用以達到理想的完善生活的那種生活方法，來使自己的逐漸漸進於理想的完

善，並使社會漸漸進於理想的完善。假如把馮友蘭先生的許多主張都從這樣的意義上來解釋，我們不能不表示更多一點敬意，但我們也仍不能不指出他理想的完善社會中的生活方法實行於並非理想完善的社會中，不僅是不可能的，而且也不可能發生改善不完善的社會的作用。事實上，爲了把不完善的社會改進到完善的社會，那就不能不需要另一套生活的辦法。依據這種生活方法的生活比起在理想的完善社會中生活來，也許只能說是較不完善的，但却不能不說是在不完善的社會中的最完善的生活；——這是現實的完善生活。人到底不可能按照理想的完善生活的方法，而只能按照現實的完善生活的方法來生活；只有在理想的完善社會已經變成了現實的社會時，理想的完善生活的方法也就變成了現實的生活的方法了。

譬如說，我們也可以相信，在遙遠的將來的人類社會中，可能是所有底人都根據自己的興趣而做事，許多在現在社會中被認爲無興趣的事——如在礦洞里工作——也因科學技術和社會組織的改進之故而成爲是興趣的。所有的人都可以完全不必爲自己的個人利害打算，因爲社會自然能使人人滿足，而且甚至可以不必太計較社會的功利，因爲社會組織的完善已能使一切人的工作都共趨於一定的社會目的。那麼，馮先生的「爲無爲」的生活的理想只有那種社會里才能成爲生活的現象。由此可見，馮先生的「爲無爲」的生活方法從理想的意義上看，縱然是值得尊敬的，但

從現實的意義上看，却仍無異於叫人的生活超越現實，逃避現實。然這種生活方法之並不能幫助非理想的社會進入理想的社會是更不待說了。

馮先生所主張的「行忠恕」的生活方法也可以這樣來看。照馮先生的解釋：「己之所欲，亦施於人，是忠。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是恕。」（頁三五）假如在一個社會中，所有的人都能以這種方法待人，這社會的確是一個好的社會。但這樣的好社會在現存還是理想的而不是現實的。馮先生自己指出執行忠恕之道的一種困難說：「或可說：講忠恕之道者，都以爲人的欲理是相同底。如人的欲理是不相同底，則此人之所欲或爲別人之所惡。如此人推其所欲，施於別人，則別人適得其惡，豈不大糟？」（頁四六）是的，這是一個困難。馮先生自己對這困難的解釋却不能令人滿意。他說：「凡關於人底學問，都是以人的大致相同爲出發點。生理學及醫學以爲人的生理是大致相同底。心理學以爲人的心理是大致相同底。若在這些方面，每人各絕不相同，則即不能有生理學，醫學及心理學」（頁四六）。但是生理學，醫學及心理學都是把其實做一個自然的動物來處理的，而關於生活方法的學問却不能不把當做一個社會的動物來處理。前者與後者，不屬於同一類的學問，不能相提並論。倘以「口之於味，有同嗜也；目之於色，有同美也」，來證明又在社會的行動中欲惡也是相同的，那就是「不知類」。人在生理的行動中的欲理即德也。

滿地互羨慕，比如馮先生所說的是「大同小異」，好比人人都好吃美味是「大同」，有人好吃魚，有人好吃雞掌是「小異」。但是在社會的行動中的欲求，以全社會的範圍來說，現在都還不徹底有「大同」，而且有大異。

正因現實的社會還不是在大同世界中，所以在人與人之間還有着許多不理想的關係。有侵略者，也有被侵略者；有以搶劫為業的土匪，也有哀哀無告的小民；有重利盤剝的高利貸者，也有「還不可償的窮人」；以忠恕之道勸告侵略者，土匪，高利貸者固然出發於善良的心地，但其奈於事實無補何？而且壞人未始不可以在某些行為上利用馮先生的「忠恕之道」。人們可以說：我自己喜歡人逢迎，所以我也逢迎人；我自己喜歡金錢，所以我也用金錢收買人；而假如向被壓迫被激發的人講忠恕之道，難道是教他們用忠恕之道對待敵人麼？馮先生曾說，在某種社會中要處某種人論，所謂人論本來只指父子兄弟朋友這一類的，但「四海之內，皆兄弟也」畢竟只是個理想。在這個戰鬥的時代中，不能不公開承認敵人也是人論中的一種，而且是重要的一種，因為生存在現代社會中，人是不能不除了學會怎樣對待朋友外，更要學會怎樣對待敵人的方法。馮先生解釋忠恕之道說：「——個人於待朋友的時候，對於每一事他只須想，他希望於朋友者是若何，則當下即可得一行為標準。」（頁四一）這正是說明忠恕之道是只能實行於朋友之間的。而

便顯然的，在敵對的關係中，我們却絕不可能從我所希望於敵人者是若何得到對待敵人的行爲標準。我們是希望敵人投降，而我們自己則永遠堅持立場；我們是要一面消滅敵人，一面要保存和發展自己。這正是在現實社會中所必要的非忠恕之道。或說，對待敵人也仍是可以實行忠恕之道的。真理與正義倘若其就是在敵人方面，我們就願意放棄自己立場，投降敵人；真理與正義是在我們方面，我們也就可以要求敵人放棄立場，投降我們。這樣說，固然可以講得通。但是在這裏決定行爲標準的，顯然並不是忠恕之道，而是真理與正義了。但是馮先生所說，「忠恕之道的好處，即行忠恕之道者，其行爲的標準，即在一個人自己的心中，不必外求。」（頁四〇）「己之所欲，亦施於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此欲或不欲，正是一般人日常所有底欲或不欲」，（頁四二）就說不通，而馮先生所主張的作爲生活方法的忠恕之道也就行不通。

人與人之間除了相親的關係外，還有對敵的關係。有對敵關係，不能不有鬥爭。不過馮先生以爲「提倡人與人鬥爭者是講不通的」，「可以提倡者，只能是團體與團體間底鬥爭，不能是一團體內底人與人底鬥爭」。（頁一〇四）但是既承認有團體與團體間底鬥爭，也就不能不承認這團體內的人與另一團體里的人之間的鬥爭。對漢奸的鬥爭固可以說是愛國者的團體與漢奸的團體間的鬥爭，但，譬如說在上海那樣的地方，過去幾年內於直接地露骨表現着愛國者與漢奸之間的

人的鬥爭。在現實的社會中，團體與團體間的鬥爭，真理與偽理間的鬥爭，正義與非正義的鬥爭，理性與反理性的鬥爭都不能不具體表現爲人與人間的鬥爭，這是人在生活中所迴避不了的。

在社會中還有反理性，有非正義，有偽理，這自然表示這社會還未至理想的完善了；在人的社會生活還不得不包含着鬥爭，還不得不一面以忠恕之道對待朋友，一面以堅決的鬥爭對付敵人，這種生活確也不能說是理想的完善。但假如理想的生活是沒有在人與人之間的鬥爭的，那麼爲了得到這種理想的生活和作爲這種理想的生活之想像的理想的社會，人們却不能不採取鬥爭的手段。這正像用戰爭的手段來達到世界和平的目的一樣，在表面上看去似乎是自相矛盾，然而却是現實的、合理的。

理想與現實的矛盾是存在在現實社會中，人們就不能不用這種表面上看去是矛盾的方法來處理生活。這種矛盾的方法的基本出發點就是：一面承認現實，一面追求理想。承認現實就是要使生活適應於現實，追求理想就是使生活向理想推進。但是這又並不是說，把生活劃分爲二部分，一部分是承認現實，一部分是追求理想（馮先生的劃分「應該做」與「願意做」就是這樣的）而是說：這二者是同一生活中的兩方面，在每一生活行動中，同時是承認現實，同時是追求理想。

我們可以看到這樣的兩種人。一種是所謂空想家的。他們只知道追求理想，從來不打算承認

現實，但因為他們昧於現實而追求理想，却無能力認真改革現狀，在實際上就只得同現實投降。第二種人是潔淨承認現實而不敢追求理想，因為他們無理想，所以他們把現實中的一切有疑難素就看做是不可觸犯的理想，那就更直接為其保持保了。道家思想屬於前一類型，儒家思想屬於後一類型。儒家思想在其人文主義基礎上建立了身分等級制辯護的道德規律理論，所以「子孫來成爲封建社會的保護神，那是不待細說的，像「新世訓」中從「大學」上來說明忠恕之道節「所理於上，毋以慢下，所學於下，毋以事上」等語正是等級制的合理化的證明。至於道家思想則雖然像是極高超的理想主義，但是向其反對方向的移行也是非常明白的。因為道家生活方法的出發點是「絕聖棄知」「反璞歸真」，所以主張要「毋以人違天」，要「率性而爲」，所以要「從水之道不爲私」，「以鳥養養鳥」，但是生活到底不是專對「水」「鳥」這種自然物，還要對付人。理論上說「天人不合一」，實際上還要過「人間世」的生活，也就不得不討論如何應付人間世的問題根據其一貫的邏輯，就自然只能主張：「形莫若就，心莫若和……彼且爲嬰兒，亦與之爲嬰兒，彼且爲無町畦，亦與之爲無町畦；彼且無虛，亦與之爲無虛。達之人於無疵，一人之與之爲嬰兒，彼且爲無町畦，亦與之爲無町畦；彼且無虛，亦與之爲無虛。達之人於無疵。」

莊子：人間世篇。這就是說，在外形上一切隨和旁人，旁入怎樣，你就怎樣應付他，但求無過，使人無疵可尋。雖然這是一心裝着和一的求和，但在事實上它和從粉世世的人並無不同，是向

醜惡的現實投降，並且加以支配了。

這就是儒道可以攜手的原因。所以在千餘年來的封建社會中，在主要生產手段的担当者實際生活裏面，二者常常是可以兼而有之的。我們現在在馮友蘭先生的書中看到儒家思想與道家思想的合作，也不算新奇的事。不過從儒家借來了其道德觀念，從道家借來了其對生活的自然主義的看法或理想，拚在一起，雖然加上了新的意義，對二者的本質是改變不了多少的。而若以為從這里面可以產生現代中國人的理性的生活方法亦何異於緣木求魚呢？

我們要承認現實，但並不是承認現實就是不變的真理，而是在承認現實中追求理想，也就是深入到現實中，改革現實，而達到理想。我們要追求理想，但並不是把理想來當做渡過苦難的現實生活時用以自慰的密鑰，也不是要一步跨過現實去捉捕不可觸的青鳥。我們要認真地，切切實實地生活在現實中間，承認現實中的苦難和從現實達到理想的艱苦的距離，因此就要一面忍受這一切苦難，一面用合於現實的武器來擊退這一切苦難。只有採取這樣的態度才真能解決現實與理想的矛盾，也才能够建立可能的合理的生活方法，——這種生活方法是可能的，因為牠是不脫離現實的社會的，這種生活方法是合理的，因為牠是從現實向理想前進的鬥爭武器。假如「彼岸」**纔**是好的理想，那麼我們也只有以「此岸」的物質條件做基礎來製造舟楫，橫渡過去，才能真正

總到彼岸。倘若只是在心理上跳躍到了彼岸，而對此岸採取旁觀態度，結果不過是讓我們的現實生活永遠留在此岸，而永遠保留着現實與理想之間的距離和矛盾。

六 餘論

到以上為止，本文可算是結束了，但是還有一個問題也還值得提一下，所以再拖一條小尾巴。

這問題是關於「應帝王」這一篇的。「新世朝」全書十篇中，末尾一篇「應帝王」在性質上是特殊的，因為這不是講一般人的生活方法，而是講「當首領，尤其是當大首領的方法」。（頁一八五）所以我們也不妨特別來談一下。

馮先生是贊成民主主義的。在論「致中和」的經濟方法時，他曾說：

「致中和應用在政治社會哲學方面，即是民主主義。中庸說：『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在一個民主主義社會裏，人的生活，即有這種情形。我們可以說：『此民主主義之所以為大也』。（頁一四）

而在這裏，馮先生所提出來的「和」的概念也的確是一個很美好的概念。所謂「和」是指不同的許多成分可以合成一起，另成一物，正如不同的聲音，合爲一段音樂。馮先生以爲這「和」可以說是有現在所謂辯證法的意思」（一四五）這却不然，因爲辯證法思想不僅止於此；但是這確是民主義的極好描寫。因爲民主主義精神正是要承認不同甚至相反的許多要素的並存，承認「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

既然這樣，那麼，馮先生對於「作領袖的方法」，也就應該是根據民主主義的精神來討論的。在民主主義社會中和在專制主義社會中，作「首領」的方法當然不可能相同的。但是在這裏馮先生也和討論人的生活方法的一樣，把具體的社會環境撇開了提出其抽象的「首領」觀念。抽象的人還可以從其自然中去找，但「首領」却決沒有自然性的「首領」。所以表面上是談一般的抽象的，實際上却是把封建專制時代的東西搬運了來，這在「應帝王」一篇中表現得特別顯著。

這不僅因爲馮先生借用了「帝王」這名詞，而且因爲在內容上，他承認「大致是法家及一部分道家的意思」。而法家這家所討論的當然只能是封建專制時代的領袖。我們知道，在專制主義的制度下，人們對於一個好帝王的最高希望，只能是「無爲而無不爲」，希望他自己無爲，一掃使臣下爲之，因爲他自己儉有爲，則必爲所欲爲，而成爲胡作亂爲了。而「率土之濱，莫不王

臣」，在下者的一切所爲都是爲了帝王而爲的，所以帝王就能「無爲而無不爲」。但這種看法是和民治主義制度完全不能符合的。因爲在民治主義社會中，並沒有「御天下」的帝王，而只有上下之間的精密的分工。在上者非無爲，只是其所担負的一部分工作和在下者不同；也不可能「無不爲」，因爲人民才是國家主權的所有者。

像這樣的張冠李戴，就使得馮先生對於孫中山先生的主張，也作了很奇怪的解釋。他說：

「孫中山先生說，在政治里，權能要分開。有權者用有能者，命其作事。譬如坐汽車者是有權者，開汽車者是有能者。……中山先生所說，正是以上所說底意思。作首領底人是有權者，他的下屬是有能者。作首領底人如坐汽車底，他的下屬如開汽車底。……」（頁一八九）

九）

還是很明白的事，孫中山先生的權能分開說是在民治主義的精神上，而在這里却被用專制主義社會中的法西主義來加以「修正」了；在中山先生的原著中是很明白地說權能分開是民衆有權，政府有能，而在這里，却被修正爲在上者有權而在下者有能了。中山先生確也用過坐汽車的例子，但他是把民衆當做坐汽車的，政府當做開汽車的，而馮先生却恰恰拿來翻了一個身。——這一個顛倒大概不能被看做是一件小事情吧？

既然馮先生是一個民主主義的贊成者，而且也發表了關於民主主義的很好的意見，我們在這里拖上這一條尾巴大概也不能算是多餘的吧？

一九四二，七，二十五寫完

小

説

某夫婦

巴金

三年前和我同路去漢口，而且在那裏遇見溫的朋友，忽然寄信來向我打聽溫和他太太的消息。這封意外的信使我放下工作想了一個整天。我想的是我回到四川以後總算着見的和那對夫婦有關的事。

我是去年十月底到重慶的，那時我住在西郊某友人的家。我到重慶後的第二天，溫和他太太便來看我，他們不是一道來。溫太太來得較晚，大約有半點鐘光景，卻是一路回去的。

在重慶看見溫，在我的確是一個意外。我離貴陽前就聽見朋友說溫到甘肅去。他和幾個熟人一起到那邊做事，說是換了非過完五年十年不回來的決心去的，還帶了太太孩子同去。直到和溫見面，我才知道前些時在貴陽聽見的大半是朋友間的推測或誤傳。

「明方不同我去，她還要回江津教書，」溫說，他的稍長而略現蒼白魚的臉上上帶着他常有的溫和的微笑。

這笑容和我在漢口看見的沒有兩樣。但是臉頰却較那時的略瘦，臉上也比較黯淡一點，而且一團黑硬的短髮使他顯得老了好幾歲，只有那隻手和我的相握時還算十分有力。

「你要當心身體呀，說不定你過不慣西北的氣候，」我忽然就心地坦率地說。

「不要緊，我身體相當結實，」他毫不在意地甚至自負地答道。

我不相信他這句話，他的身體一點也不結實。近一兩年來朋友們常說「談起他的『神經衰弱』」，現在我又見到他的缺少血色的臉。這不是單單用一點勇氣便可以抹煞的。但我也不能在動身的前一天囑咐不休地向他談擔憂的話，使他承認自己身體的不行，所以我口是心非地再叮囑一句：

「不過無論如何當心一點，總沒有害處。」

「還糊我也曉得，」他點點頭，他笑笑。他又說：「一個人多吃點鹽也好，我以前太沒有吃苦了，其實到那邊也不見得就吃苦。」

於是他興奮地向我談起他的抱負來。我這時才知道他和朋友們同去甘肅，他的目的地却是另一個縣分，他們到一個軍校的政治部做事，他則去幫忙一個做縣長的朋友。那個縣分離軍校政治部的所在地不遠，縣長年紀不大，是一個願意苦苦的熱誠的人，我和他也一會見過一兩面。這友人做縣長有半年多了，據說還得著當地百姓的愛戴。溫可以同這友人合作，而且我相信他可以幫忙

這友人做出一點成績來。

「說不定會有人罵我做蛋了！」漲漲然自語似地說。他把眉頭略為一皺，但馬上一個微笑又使他的雙眉開展了。

我不注意這句話，便也沒有答他，我却問道：「聽說你抱了非過完五十年不回來的心，真的嗎？」

他笑笑，稍微帶點不好意思的樣子說：「那是他們在同我開玩笑。不過我的意思是這樣：既然到了那邊，總得住個三五半年才走自跑一轉。說實話，我年紀也不小了，也應該做出一點事情才姓。」極說得慢，但語詞相當有力，態度也誠懇，這證明他的確是抱了決心，而且他對這事情多少有點把握。

我爲他高興。一個人找到做事的機會是應該高興的。

「這很好，這很好。」我表示贊成，他也笑笑。

我這話似乎使他很高興，他站起來，在房裏踱了幾步，忽然含笑望着我，疑難地說：「要是我做得有成績，你將來可以來看我嗎？」

「一定的，一定的，」我不加思索地答道。

他的臉上顯着滿意的表情，他又說：「明明明年暑假要帶孩子來，你真是能和她一道走，那是好極了。」

就在這時候明方來了。幾年前我叫她做明方，現在我開玩笑地稱她做「温太太」。胖胖的，高高個，眼珠黑黑的，眼睛圓圓的永遠穿着布衣服。

「你到底來了，就好像你和他被安排着要在重慶見一面似的，」她和我握了手，望着我笑道「他聽說你來了，真是高興得很。」她的眼光轉到温的臉上。「我們都這樣想，恐怕今年不能夠在重慶等到你了。」

「但是我來了，我當初也料不到還會在這里看見你們的。」我感動地說。

「不過他明天就要走了。」她放低聲音感觸似地說了這一句，忽然轉過頭去。

房裏甯靜片刻。還是我開口：「孩子呢？怎麼不把孩子帶來？」

她已經掉回頭來，臉上仍還留着微笑，好像她並不會有過什麼憂戚似的。她答道：「孩子在拖外祖母那裏，我們今天走了幾個地方，怕他吵，便沒有帶出來。」

孩子只有八個月，我沒有見過，聽說很可愛，平時不愛哭。

「其實我們應該把小明帶出來給你看才對，」温接下去說，「我們起先原有這個意思，後

來因爲明方要去看兩個同學，怕在路上不方便，才把他留下來的。」小明便是孩子的名字。

「不要緊，橫豎你太太還要下重慶來，下次我們還可以碰見。」我說。他已經告訴我，他太太把他送老後第二早晨便搭船上江津去。他們兩個都不會有功夫再到我這里來。

我們不再提這件事，卻夾七雜八地談了不少別的話，談到我，談到他們夫婦，談到許多我們共同的朋友。我們三個人談得非常高興。

天色開始陰暗。他們說是有着別的約會，必須告辭走了。我的挽留使他們留戀多耽擱十分鐘。

「現在一剎又不知道要到什麼時候才能再見了。」他緊緊捏着我的手戀戀不捨地說。

「你怎麼就忘記了，他剛才還答應明年同我一一道去西北的，那時我們一定要他至少住一年。

」他太太好像故意說這話來安慰他，同時也像安慰她自己似的。她仍在微笑，眼光溫柔地愛撫着他的臉，不過我看見她一雙細眉略略一皺，鼻樑上現出一點紋路，但馬上又成爲平坦了。

「是的，你一定要來，我希望有一點成績給你看。」他說着臉上現出一點喜色，從他的眼裏射出來的是帶着自信的眼光。

「那時孩子開始講話了，你們家裏一定很熱鬧的。」我順口說道。

「是呵，那時小明會亂亂亂，吵得人本安的，」明方壓着清朗地笑道，她的眼睛帶着喜悅發光了。

做了父親的溫的臉上也帶着同樣的表情。他溫柔地說：「小明完全像我。脾氣就同我一箇，而且恐怕比我的還太。」

「這都是你嬌養出來的。」明方含笑地抱怨一句。

溫笑了，他解嘲似地對我說：「這是沒有辦法的。看見一個小生命慢慢地長起來，他會笑，會動，會看你，不由得不心疼他。其實不只我一個人，還有你，」他掉向他太太，「你和你母親也是一樣嬌養他。」

明方沒有話講了。他們走的時候還懇切地囑咐我不要丟給他們送行，因為我向他們打聽汽車和輪船出發的時刻與地點。溫坐車走，明方搭船去。她遲一天走，我至少來得及送她。

但是兩個人我都沒有送，這天晚上我就因為鐵途聲頓的關係病倒了。發燒，頭痛，胃口不好，四肢無力——我連下樓也覺得麻煩，更不敢想到去汽車站和江邊了。

不過我的思想還能跟隨他們，躺在床上我睡夢模糊中彷彿望見了汽車開動，輪船起碇；清隱時我暗暗禱祝他們旅途平安。

兩個月以後，寄來一封短信，說他在那邊過得很好，但也很忙，因此沒有時間給我寫信，希望我暑假時去看他。又說他本也許會提早行期，甚至最近班勤身也說不定。

聽到這信，我不覺微笑了。溫從來就不喜歡寫信，即使有時間，即使朋友們寫了長信給他，他也不高興拿起筆寫幾句回答的話。這是一個出名的怕寫信的人。朋友們知道他的這脾氣，朋友們也原諒他的脾氣。

信到後第六天的傍晚，明方忽然來了。她第一句便說：「我來向你告別。」

「怎麼，你真的要回那裏去？」我驚問道，我想起溫的信。

「當然真的，」她笑着點點頭，「我親戚替我買到一張飛機票，剛才來通知，說明早晨起飛。她臉紅紅的，精神煥發，帶着很興奮的樣子。」

「爲什麼這樣快？」

「我也想不到，我還是昨天上午到重慶的，所以我現在很匆忙，也不能和你多談談。」她匆匆忙忙地說，剛在一把椅子上坐下，又站起來。

「那麼你明天便可以看見他了。」我鼓舞地說一句。

她立刻了解我指的是誰，便答道：「明天還不可以，至早也要後天，還要坐一段汽車。」

「後天也是很快的，」我說，又問一句：「小明也帶去嗎？」

「帶去的，」她答道，過後又笑着解釋道：「他掛念小明掛念得不得了，每封信都開到小明這樣小明那樣。要是不把小明帶去，他一定不依我的。」我從她的笑容裏看出了一個母親的慈愛。

「其實我看你也捨不得離開小明，」我笑道。她也笑笑。這應該是一種滿意的笑。過後她問我道：「你要給他帶什麼信嗎？」

我想了一想。我有許多話要對溫說，我應該寫信的，可是來不及了，而且我不想在這時候拿筆，一時恐怕也寫不出什麼。我便放棄地回答她：「沒有，請你替我問他好。」我又加一句：「我希望他在努力做事之外，還要好好地保養身體。」

過後一句話在她聽來應該是多餘的。然而她却帶着誠懇，感謝接受了牠。她伸出手來和我握手告別，她感動地說：「我一定把你的話轉達的。」她又叮囑道：「你暑假一定要來呵，我們等着你。」

我爽快地答應着，一面把她送下樓去。我看着她進了黃包車，又望着車夫飛跑地把車子拉走了。

她最後一直沒有信來。過了一個月我到了成都，某一天聽見一個朋友說起，溫太太也上這地。我聽起來很奇怪，靜細之間，纔知道那班飛機機件發生了障礙，在成都停下來總沒有再飛。乘客們有的帶下一班的人和以後的飛機走了，有的則被留在成都等候空位；明方便是被留下來的客人中的一個。

一天我第二次去看明方。她住在一個舊同學的家裏，（那同學夫婦都是某銀行的行員），正抱了孩子在穿褲褲。她熱誠地歡迎我，我的來使她感到驚喜。

「想不到我還會在這里看見你。」我笑着說。

「連我自己也想不到，會在這里等這麼久的。」她笑着道。

「他常有信來嗎？」

「常有信來。他很着急呢。」

「他身體還好罷，工作怎樣？」

「身體不大好，工作倒還不怎麼困難。」

我們繼續談了幾句關於溫的話。白白的圓臉的小明睜大眼睛對滾滾圓圓的墨眼睛望着我，

忽然「嘿」地笑起來。

「這是『機機笑射』這本明，你認得黎伯伯嗎？你喊黎伯伯，喊呀！」明方逗弄小明道，她把自己的臉頰擡起來朝前，兩個人駒蹄蹄地逗紅紅的。

「我還是第一次看見小明，他長得真可愛！」我指着小明問道。

「總算苦盡，不過會城爸爸送媽媽了，」她答道，又對小明講：「小明喊聲爸爸呀，喊爸爸！」

……

孩子用勁兒哭了一聲，相當清楚。

「她爸爸要是聽見，一定很高興的，」她得意地說，「張檢因笑容顯得十分明亮。」呵，小明，喊伯伯，黎伯伯。」

「是的，這孩子真乖。他爸爸看見他去，一定很高興。」我接下去說，我想起溫去甘肅的前一天對我說的關於孩子的一段話。

她問起一些關於我的事情。然後我問她：

「那裏你什麼時候可以再飛？」

「大約就在這兩三天，航空公司的人說下一班飛機一定有空，他們會來通知的，我昨天纔去問道。」她聲音平靜地說，沒有一點焦急，顯然她對搭下一班飛機去蘭州的事情很有把握。

我答應過一兩天再來看她。隔了一天早晨我再到她那里，她出乎我意料之外地告訴我，她已經回去了。……他昨天來了信叫我不要去，他說他自己也預備回來。」

「爲什麼要回來？他在那邊不是工作，很順利嗎？」我驚訝地問道。我又加上一句：「我這打算今年暑假去他那里呢！」

「據說那個做縣長的朋友也要離開，還有兩個朋友也要走，已經有了一些意外的障礙……」她說着，一對細眉緊緊皺在一起。

「那麼他什麼時候回來？」我關心地問，我也感到一點失望。

「恐怕還要等兩三個月，我打算先回江津去教書，等他回來再決定下半年的計劃。」她低聲答道。

「也好。」我順口吐出這兩個字，心裏却在想別的事情，我的確預備暑假中到那裏去看他，我從沒有去過西北，很想趁今年比較閒空的時候走一趟。現在聽說溫要回來，那麼我去西北的計劃恐怕只好打消了。『小味呢？』我忽然問道。

「在樓上睡着，」她答道，眼光掉向樓上，眉毛開展了，嘴邊浮出一個微笑。過後她好像回答我的「也好」兩個字似的，接着說：「他回來也好。他最近來信說身體不好，神經衰弱相當。」

害。那過事情多又……感付。回來稍爲休息一下也是好的。不過——」

「對，我很贊成，我就放心他身體吃不消。」我獲得到跟在她的「不過」後面的是些什麼話，而且我也想過來的：這應該是一他又白跑了一趟」之類，我和她有着同感，我們都不盼望他這時能夠地回到重慶。我不願意讓她再說下去，便打斷她的話頭。

「我總還是勸他養息一年，或者在一個中學裏稍爲擔任一點功課，等他身體養好了再出去做事。你看這樣好不好？你也可以幫我勸勸他，你的話他倒肯聽，就是你們兩個平常都不愛寫信。」說到這裏，她微笑了，在這笑容中閃爍着一線希望之光。我看出來她還是這樣深切地愛她的丈夫，我替這感到幸福。

這時她同軍家的女傭從外面進來，報告說：「有預行了。」又聽見隔壁有人在嚷：「拿出來了。」

「那麼你等一下，我去把小明喊起來。」她匆匆說着就站起來，往樓梯邊走去。

在這個城市裏，預行警報是用一面旗來表示，旗子上寫明白「注意預報」，揮在十字路口有警報崗位的地方。因此有人看見旗子就說：「拿出來了。」意思就是：發了預行警報。

朋友抱了孩子下樓，小明帶着藍藍的褲子，藍着眼睛，沒有笑，也不笑，頭上戴一頂白毛線

褲子，身上穿一件白毛織衣服，臉紅紅的。

「我們小明臉圍還沒有醒，這媽媽也不肯喊，連翠伯伯也不肯喊。」她笑着逗弄孩子道，一雙手還提着一個皮箱。

「你把箱子給我，我替你拿。」我伸手指着箱子接過去。

「去幹你的孩子，別鬧事情！」

「我這多麼賠你去，你怎麼又去我着道。」

「那麼謝謝你。」明方揚微一笑，過後又扶同小明講話。她搖動他的身子，把臉壓着他的臉頰，他的眼睛漸漸睜大，他終於「嘻嘻」地笑起來。

裏面裝着幾樣東西，提了一個布包出來，我們看着她鎖了大門。她走得很快，我同明方慢慢地走在後面，明方抱着孩子，我提皮箱。

出幾天空堆着好幾灰白雲片，但是陽光還不時穿雲堆射在街上。我看不見一線藍天，便隨聲道：「今天不會有敵機來的。」我這句話還沒有說完，敵機空襲警報的汽笛便會得糊糊的響了。

「你怎麼嚇人，警報響起來。」一部分人加快腳步往前走。明方對我笑道：「你說敵機不會來？」

子在池頭顛簸着，眼睛凝着我，我……

了。「現在只是「空襲」怕什麼？」我笑着答道。我們已經走近城牆邊，望見那缺口了，人們接連不斷地爬上城牆，我們也由這地方出了城。我看明方的鼻頭上沁出幾顆汗珠，她大衣沉重地在她身後擺動，便問道：「你累嗎？」

「我不累。」他搖搖頭答道，過後又把鼻尖觸小明的臉頰，愛憐地說：「你小眼睛東張西望，究竟在看些什麼？」

「這孩子快樂地」輕飄飄地笑起來。他對我說：「人家跑警隊，他倒在看熱鬧。你看他兩隻眼睛睜得滾圓滾圓的，多半以為這麼多的人都在趕會，所以他很高興。」

「這孩子倒很可愛，他一天老是笑。」我接口說，我們一面講話，一面走，路窄人多，我們走得慢，後來我們跨過一條乾溝，走到一塊種着幾棵柏樹的墓地上去。

「士雅似的鑽掉草葉生，墓碑全倒下來，有的埋了一半在土裏，不肯讓人看見一個字。明方披着手錶殼光滑的銅牌坐下，寬慰地噓了一口氣，我看見她臉的四周冒着熱氣。孩子活潑地在她的膝上跳躍着。」

「這孩子真聰明，他一天一天地重起來了。」她抱怨似地說，但是看她的臉色，我知道

她對這孩子是極滿意的，果然她馬上添加一句：「不過幸好他還不愛哭。」

「小明的確是一個可愛的孩子，我曉得你們兩個都愛他。」我接著說。

「這是呵，他父親才真是愛他，每封信都要問起他，問他身體加重沒有，問他會不會喊爸爸，問他是不是常常笑……問得太多，連我也都忘記了。」她笑着說。

「做父親的大概都是這樣。」我順口回答一句。我這時期剛在一個快要被踏平了的墳頭上坐下，就聽見炮聲一聲，知道是每除警報了。我們便動身走到城裏。

下午我陪她到航空公司把去蘭州的票子退了。那天以後她搭了某銀行的車子回到重慶去。

那天早晨我去送行，那是行員眷屬坐的車子，送行的人不少。明方坐的是左邊靠窗的坐位。開車的時候，她同孩子都伸出頭來望我，我對她招手，孩子睜着那對烏黑的眼睛黑黑地笑着，引起好幾盞燈的注意。我看看孩子又看看母親，我覺得她們太相像了。

三星期以後，我回到重慶，仍舊住在西部友人的家裏，還沒有來信。明方早到江津去了。我去過一封短信問起溫的消息，她回信說，溫大約兩個月內可以動身，她在江津教書，鐘點不太多，生活還好，暑假中要回到重慶來。

但還不等到着假她便回來了。她沒有來找我，我也無法見到她。等我到她來重慶時，她已

經動身去廣元了。她給我寄來一信：

「X X：我是得到他在廣元病重的電報，才趕到重慶來的，現在找到了直達廣元的車子，明天便動身。臨行匆忙，沒有能來看你，請你原諒，心裏亂得很，只求他病勢無變化，我在那邊好好地看護他，把他安全地送回重慶……明方。」

字跡相當潦草，不像她平日寫的信。

我等着她帶來好消息。我向各處打聽溫的病情，始終得不到一個確實的答覆。

期方一法就沒有信來，但是有一天意外地她自己來了，她回來了，她站在我的面前，她還是高高的，圓珠黑黑，眼睛圓圓的。然而她瘦了，她的笑容消失了，兩頰的健康紅也褪去了，她不會開口，我便知道她要向我報告什麼樣的消息。

「你看見他了嗎？」我顫抖地低聲問道。我低下頭不敢看她。

「我去過了。」她聲音嘶啞地答道。我忍不住抬起眼睛來，她徬徨似地微微搖著頭，眼睛是乾燥的，裏面卻有幾根紅絲。

「怎麼這樣快？我簡直想不到。」我苦痛地說。

她不容許，她下頰，坐在桌前對面，一隻手撐著右邊臉頰，眼裏是一陣陣的淚痕。忽然要

下隨子裏種他一個小柄的清脆的笑語聲，接着有兩三個年青的聲音唱起一首歌。

「小明呢？」爲了打破這沉默，我發問道。

她抬起頭看我一眼，眼睛亮了一下，好像暗灰色天空裏閃起一股陽光。她仍選用蒼白的聲音回答我：「他還在他外祖母那裏。」歇了一下她又說：「他一點也不曉得。」她似乎想笑，却又不能笑，代替笑容那臉上現出一下拘羈。

「他不曉得倒好。」我點著頭說，我這時想說幾句安慰她的話，但是我找不到適當的句子，我心裏苦痛着，怎麼能夠裝出平靜的笑容？我接下去再說：「他會慢慢長大起來的，他一定是好孩子。」

「是啊，他會慢慢長大起來的，」她似乎得到一點安慰地說，過後她又加上一句：「沒有父親的孩子嘛，長得很快。」

這句話使我打了三個冷噤，她拘羈又閉上了口，我避意地看她的臉，臉上失去了從前的那種紅暈，眉毛深鎖，眼睛是乾的，眼白上泛著淺紅色，眼皮彷彿腫起來，她一定哭得太多了，現在才顯得這麼冷靜。

「他沒有留下什麼話？」我不想再拿這種話問她，但是話語自己衝出我的嘴來。

「沒有。」她搖搖頭答道。

「那麼他會的什麼病？爲什麼這樣快？爲什麼他們不早些打電報給你？」我不應，說這些瑣碎無用的話，但我的苦惱逼着我把唾沫吐出來，用唾沫來衝刷她，也衝刷我自己。

「我不知道。」這短短的一句回答是她遲疑了片刻才說出來的。這使我感到驚愕，使我發覺出下面一句問話：

「他葬在什麼地方？」

「我不知道。」她臉上的陰雲堆得更厚了。

我本能了解她爲什麼要這樣冷淡地回答我，我有點不滿意，便遠遠地轉開一詢：

「你真的到了廣元？」

對我這問話她似乎並不感到驚訝，她仍用她的苦澀的聲音回答我：

「汽車過了河，駛進那座古城，我還看見那寬闊的波濤，我還得披裏一切都很撲索，安靜。

那裏決不是一個可怕的地方。我下車時，還疑心我在做夢，她嘆了一口氣又說：「我現在裏正在做夢了。」

是的，那是廣元，我記得那個地方。她講得不錯，那古城的景象也留存留在我的眼睛。

「我在那裏住了三天，不，四天。我到這兒馬上就逃走了，我跟那個地方，我怕那個地方，我永遠不要再見那個地方！」她忽然換了語調，提著聲音，啞啞地說。

「但是他的遺體不是葬在那裏嗎？你既然到了廣元，怎麼又說不知道他埋葬的地方？」我驚奇地問道。我想，難道她受了太刺激以致弄精神失常了嗎？不然她為什麼對我說這些不可理解的話？」

她靜沈眼睛望著我，好像我說了什麼傷害她的話似的。仍舊是那兩顆漆黑的眼珠，但是她們現在顯得那麼不靈活。忽然她把眼珠大大地動了一下，把頭往後一仰，然後猛烈地搖著頭。這時我注意到她有著那麼長那麼長的頭髮！她感奮奔放地用相當高的聲音說：「他沒有病，也沒有人埋葬他，幾顆炸彈打得他沒有一點痕跡，真是一點東西也沒有留下來！」

「這不可能，不會是真的！」我彷彿受到迎頭一個炸彈似的，我忍耐不住，突然站起來，把手在桌上一拍，響徹似地大聲說道：「你不是說接到他病危的電報嗎？」

「那是他們騙我的，他們想不到我會馬上趕到廣元去，他們還給我打了一個他病危的電報，可是我自己到了廣元了，我親眼睛看見那個地方，城牆邊有一個小小的缺口，這就是那天轟炸的痕跡，死的人不是一個，就足足幾千了。」她停了半刻，又說：「我住了四天，每天都在那個地

「方得個許久，我遇到一次驚報，我不走，我就站在那個缺口旁邊，我想這應該是他站過的地方，我希望一個炸彈把我打得粉碎，讓我和他埋在一處，讓我的血肉同他的混在一起。我真想就這樣死去。但是那天敵機卻偏偏不來。說起來你也許不相信，我從沒有像那天那樣失望過的。」她疲倦似地嘆了一口氣，「以後，我就走了，永遠離開廣元了。」

「我沒有話講，只得強硬地坐下來，現在除了安定的話以外我似乎不應該對她說別的話。但是我將用怎樣的話安慰她呢？」

「我要走了。」她站起來用無可如何的低沉的聲音說。

「你再坐坐罷。」我慌張地挽留道，我想不到她會走得這麼快。我希望她多留一些時候，我覺得有許多話要對她說。」

「我不想坐了。我本來不想對你說這話的，現在終於說了，其實說了這麼多，也覺得心裏鬆快一點。」仍是用低沉的聲音慢條斯理出來的。她的眼光無力地看四周，右手伸上去按著頭髮。

「那麼你……」

她不等我把話說完，就答道：「我回到江津去教書，我自然還應該活下去。」

「小明顯了他還存着，他會成爲你的安定的，你應該……」以後的話沒有說出來，但聽已

經明白我的意思了。

她的眼睛突然明亮起來，新近消瘦的臉龐又顯得有了生氣，我看見一絲笑意從愁雲堆中擠出來，但馬上又被另一些陰雲蓋上了。她同意地點點頭，說：「是的，單是爲了小明，我也應該好好地活下去，我應該好好地敬養他，所以我要把他帶到江津去。他在我身邊，就像他父親也在我身邊一樣。他將來一定可以做他父親未做了的事。」她停頓一下又加上一句：「不知道會不會給他帶來給他父親報仇。」

這後三句話我當時不大了解，但她走了以後，我忽然想明白了。她說得對。要是該小明出來替父親報仇，那未免太遲了。至少也還要等七幾年。爲這龐大的中國土地上不是還有着無數的許多朋友麼？不是還有着無數的像我這樣的和溫同運命的留學分子麼？若說報仇，那應該是我們的事，無論如何不該輪到小明。

我把明方送上進城去的公共汽車。她臨走時答應寫江津後便寫信給我。她果然不失信，但是那封信以後就再沒有消息來。我去過兩次信，都沒有得到回覆。在這中間，三個月又過去了。最近我忍痛不出，便到她的母親那裏去打聽消息，據說她和孩子都活得很好。我想，我以後也不用着爲這年青的母子耽心了。

我把以上的這些事情都寫在回答那朋友的信裏。最後我用下面的話來結束這封信：

「你應該記得約翰·克利斯多夫的話：『能修補破爛是多麼好！』一個人的臉龐而能修補是多麼好！……」我寫完明方的事，克利斯多夫向有方的語言又在我的頭頂邊響了。應該做你所能做的，是的，根據羅曼，羅蘭的一個主人公的理想，一個英雄便是竭盡自己所能的人。那麼，我們的朋友明方的確是一個竭盡着自己所能的人了。我們並沒有理由爲她嘆息……

我接到約翰·克利斯多夫，因爲我這時正在寫羅曼·羅蘭的遺言小說，而且我還盡他托信給明方寄去。

十二月二十七日

某城紀事

艾蕪

這裏人說散到外縣來，小小的城市，一到晚上，便應在添許多手電筒光。其次，又新開了一個戲院，先前一打更就灌了子的衙子，現在到了深更半夜，儘聽見鑼鼓像司本勤勤空空地響，弄得習慣早睡的居民，一時閉不上眼睛。

一向偶爾演來把戲，總是在廟宇裏面，演給泥菩薩看的，人們就沾泥菩薩的光，白看戲，落得一個錢也不出，如今是將一窰私人祠堂，臨時搭起戲台，讓神主牌位跟菱花鏡粉盒子，以及搽花臉用的顏料瓶，亂亂糟糟，擠在一邊。前看戲的人，從此就非驗過紅綠飛子，不能進去。但另有一種好處，就是無須再再齋戒了，可以坐着舒服服喝一杯茶。時不時借有噴香的熱帕子，打肩頭，惟惟地遞上手來。

一天下午，寫着王堂春陳州放蕩的掛牌上，貼上一張縣商會會長兼抗敵後援會會長演講的紙條，於是生靈人走過去的時候，就再沒有人往門口伸手阻攔了。一些嚴肅太來的小孩子，僥倖上

戲台去，拉開房門上的鐵金線簾子，朝後台觀看。大些則坐台下，對進進出出的戲子打量頭上。

「喂，那個就是唱小生的。」

「哪裏？」

「看，剛剛爬下戲台的哪。」

或者對着戲台柱子，喃喃唔唔，驗那新貼的紅紙對聯。

「梳，發，不，忘，梳，髮。」

「鏡，樂，不，忘，梳，髮。」

「來了，來了。」

雖然有聲音滿道騷亂，卻沒什麼人注意，直到會長和一位鎮長在廳戲台了，大家才暫時迴避下去。

會長穿破舊呢絨袍子，提著司體尺，就在擺有公案的椅上坐着。沒有望台下哪個人，單露出左手顫子，看了一看手錶。穿黃制服的鎮長，光着淺淺的平頭，走到台口正中，雙足排在一塊，做出立正的姿勢，大聲地說：

「今天會長來觀你們表演，你們各位務必留心聽聽，仔細地聽。因爲會長，他老人家的好

，都是惹這幾天驚夜來的。」

在這時候，戲班子的老板，親手端一盤點心，蛋糕酒其馬之類，從馬門出來了。後面借跟一個人捧養蓋碗茶。戲班子老板，微胖的臉上堆着笑，恭恭敬敬把點心放在會長面前，接着又轉身讓過茶碗，親自遞上，然後笑迷迷地退回去。

台下的人看見他出來，就悄悄興奮地說：

「唔，你瞧，昨夜演包公的就是他！」

穿黃補服的皺一皺眉頭，向台下揮一下手，大聲地說：

「不要交頭接耳地講話，還比打渴睡，打哈欠，借要不得！你打渴睡，打哈欠，只算你精神萎靡，這就妨害了別人！」

皺先便略微退開一點，一面向會長那面側一側身子，伸出手，做下邀請的姿勢，似乎嘴裏借說一句什麼話，但因太小聲，台下的人，都沒有聽見了。

會長沒有喝茶，也沒有吃點心，只拿眼睛鋒利的向台下掃了一轉。跟着便站起身來，挺一挺胸脯，然後從容不迫地，走到台口，樣子甚是威嚴。

黃補服就攔場上喊口令似的，突然喊：「起立！」

舞廳戲院，都爲這一聲震動了。大家連忙跑進舞廳。其間借鑒有板凳碰倒的聲音。因爲戲院是臨時改設的，椅子板凳，都是雜七雜八，隨便放一屋子。在這時候，站在戲台口的會長，就把威嚴的臉子，喀喀仰高一頓。

「一鞠躬！戲台下撒謊着，對每一個人彎起腰去扶板凳的人，狠狠地看了一下，等那人站直之後，才去聲喝喊：『』」

「戲台下的人憤憤地說：『』」

「這傢伙，簡直可以唱霸王別姬，他比花臉的吼聲還本！」

會長把兩隻發光的頭，微微點了一下，算是答禮。

黃面臉羞下小聲說了，不願意說的喊：『』」

「坐下！」

大家坐下去的時候，滿戲院的看椅子板凳，便發出一些叮叮的叮聲。

會長伸出右手，像按摩大家的腦袋似的，點了一下，然後說：『』」

「今天，機會，很難得，我來，同你們，演說，我不，同你們，講這個，什麼，大道理，只

談，一點，日常的，這個小事情——」

戲台上兩邊馬門口，都有人撐開金紅綵門簾，捧出頭來聽演講。

戲台下有些人，便馬上去把眼光，從會長那裏移射在他們臉上。並有人情不自禁地，悄悄告訴

知人：

「看見沒有？左邊那個就是小白菜。」

「呵，小黃鶯也出來了。」

會長講了好一陣，講得流利起來了，但却現出惱怒的神情說：

「……我們這裏的人，都不大節儉，這是頂要不得的！」

皺着眉角的眼光些，又都折回到會長的臉上。會長怒容滿面的說：

「第一，就是吃得虧！真要打街上過，總看見飯館酒館的生意很熱鬧。再瞧瞧，早上買小菜的人，只定幾錢有一斤半斤肉，就是頂少，也有三四兩。每天三餐的時候，又定規看得見，有人端起杯子喝酒，這是，要不得的！饑寒期間，事事，都要節儉，飲食方面，不能這樣奢侈！你們，試想想看。」

說到這裏，便略停一下，像要讓人思索一會兒似的。學者又厲聲講下去：

「試想想看，前線的將士多苦呢！有時候，飯都沒有吃，我們在後方，天天吃肉，這是頂要不得的。」

戲台下，一個開豬肉店的老板，聽見會長這番演說，簡直是在拆他的台，打他的飯碗似的，就深深感到不平起來，向旁邊一位開綢緞店的老板，小聲氣狠狠地說：

「好的，我們都學他會長一樣，見天殺個鷄吃。這就是省儉！」

綢緞店老板帶着深憤世故的樣子，嘲弄似的問：

「你怎麼曉得的呢？」

豬肉店老板看了他一眼，越着反感地說：

「怎麼不曉得？他那廚房大師傅，就每天搗個鷄，順便到我隔壁醬園打香料。」

這時會長已經講到第二件應該節省的事了。

「衣衫，不要再添，最好，將就穿點舊的。老實說，只要，乾淨，就是穿起補疤的，有什麼關係！難道人家就不聽你大老板了。」

豬肉店老板向綢緞店老板，忍不住笑似的看了一眼，彷彿在說：

「選下也要輪到你倒楣了！」

綢緞店老板一點也沒改變臉色，仍帶着嘲弄的神情，小聲地說：

「只要他把他的太太勸得住些，我就說他退了！」

隨即更小聲地笑着說：

「昨天太太才買了一件華大呢回去，今天二姨太就賭氣似的，跑來買了兩件，說不定今天下午三姨太偕要來呢！」

會長演說完了，黃制服走到台口上，大聲地說：

「會長剛才向我們演講，句句都是金言，非常寶貴的，我們聽得聽他老人家說這麼久的話，我們應該好好地感謝他！」

他一面就先做出拍手的姿勢，隨即帶頭拍了起來。台下的人，也照樣拍着。

猪肉店老板却把雙手抱在肚子上，賭氣地翹着嘴巴。綢緞店老板也沒有拍，他急忙着拿火柴點香煙，他的煙癮已經發着了。

黃制服一面拍手，一面踐着戲台底下，凡是沒有拍手的人，經他這麼一看，便連忙揮動兩手。最後，大約拍得相當響了，黃制服就朝戲台底下揮一下手，意思叫大家休息，然後吼了一聲：

「總立！」

聲響，又有一大陣板兒敲碗的聲音。

散了禮後，會長穿着黃綢緞的鑲景，打人錢中走了出去。他滿懷有餘的嚴厲看這人，絕不迷地送着。

會長走過的時候，人們就自自然然一望他那嶄新的駝絨袍子。有人推測地說：

「還怕在省裏縫的吧？感覺那有這樣好的功夫？」

會長只做米飯，餅，茶葉，以及皮棉紗這類批發生意的，隔不兩月總要到省裏去走一轉。因此這種推測的話，並不是毫無根據的。

但一個中年的裁縫老，立即表示抗議，口水潑潑地說：

「笑話！縣裏沒有這樣的好功夫！你帶四兩棉花去紡紡看，是不是前兩天我打發夥計送去的？」

另一個開車衣舖的老板，就拍打一下他的肩膀，笑着罵：

「好狗入的，你虛騰發尖，連會長那裏都鑽去了！」

被打的嚇嚇地笑着說：

「哪裏？是他管家自己送上門的！」

那個打人的又打了一巴掌。

「那麼，快招來，你請他管家吃過幾次酒？」

被打的仍然笑着說：

「吃次把酒，算什麼回事！他原是我們村上的人。」

打人的却沒有再使用巴掌了，只是現出鄙夷的樣子，譏諷地笑着說：

「你最好說是你的姐夫哪！」

豬肉店老板聽見會長前兩天僧新做了衣服，便鬮怒地搖一搖頭，看見綢緞老板坐在旁邊吸煙也在聽他們裁縫談天，就忿忿地說：

「如今世上，就是缺少一個公公！」

戲班子老板恰好送了會長回來，從綢緞老板身邊走過。

綢緞老板看戲班主人一眼，摘下香煙，用勁吐了一口痰，現着諷刺的神情，冷笑道：

「公公有什麼用；公公見了他，也只趕緊送上點心！」

戲班子主人奇異地看他一眼，隨即大搖大擺地走上戲台，將公案上擺的一盤點心，端了進去，一面拿一個酒其馬塞在嘴裏。

新 生

張天翼

那位李先生剛到這中學校來找潘校長的時候，許多教員和學生都吃了一驚：怎麼，這就是那位作家錢蕪家的李逸漢先生麼？

他那件軍甸的中裝大衣，他那兩口軍甸的小皮箱，都灰撲撲的襪子。他身子又高又瘦，臉子有點黑。他大概有兩個星期沒有修臉：下巴上豎出了一根根的鬍梗子，一個四十來歲的人竟看得上有五十的年紀。連他那付近視眼鏡——都顯得給風塵沾黃了，好像那些整年不搽的波瀾鏡一樣。

「你要去讀過他幾篇零碎的小品文，你要是知道有一個刊物上稱他做『最純粹的藝術家』，那你一定會覺得——他這付外貌跟他那些作品是怎麼也調和不起來的。」

然而李逸漢先生用很感傷的口氣告訴了潘校長：

「以前種種譬如昨日死。若潘，我做了一個南柯大夢。如今可醒來了。我真要感謝日本鬼子

，要沒有他的藏身處，我還在那裏做隱士哩。」

談到他家鄉將陷的時候的情形，談到他逃亡出來的情形，他就說得很快，突出的額骨上有點發紅。有時候他忽然打住，好像一下配不起來的。撲着身子不安地動了一下，又性急地說了下去。潘濤知道潘濤有潘陸子的憤怒。可老潘覺得他這老朋友平常總談得太和平，太平會硬柱子。現在要發脾氣都不知道怎麼發法，看來他祇是表現了急躁。

季逸漢在敵人隱蔽鄉祇有六七十里時候，帶着韓太太和女兒跑了預備。他平素每年能收七百担租穀，今年可完了。他把她們兩母女安頓在岳家——在浙江南部一個什麼鄉。他一個人跑到這裏來找老朋友。

「韓太太隱在鄉下有什麼意思呢？我是決定了的：我要到這後方來做新工作。我要開始我的——新的新生活！」

他知道這裏高中部出了四小時圖畫課的缺，就答允擔任了這一門課；他認為他應當附帶製造一個職業。

「啊呀，」老潘一半開玩笑一半認真地微笑着，「你居然肯在我們這學校裏代課，我真覺得有點惶恐的樣子。……」

可是逸漢先生莊嚴地站了起來：

「笑話……現在的逸漢不是過去的逸漢。過去的逸漢在那裏學陶器，而現在的逸漢呢——是墨齋。我要工作，我要吃苦。千千萬萬的人都在那裏受苦受難，而我——而我——事實上當中學教員也受不了苦。我連小學教員都肯當。」

於是老潘把校園裏那間廢棄室搬出來——請逸漢先生住進去。於是逸漢先生開始了他的新的生活。他參加這學校裏的一個文藝團體做指導，並且替他辦的一個小週刊寫了點文章。他還打算多畫些畫，有宣傳意義的畫。

「我們應當向所有的人宣傳，」他極性急地對學生們說，手指莫明其妙地亂動着。「我們要告訴全世界——我們中間怎樣的正確，寬大，和平。而教人呢——獸性，殘忍。我們不單是爲我們國家的存亡而奮鬥，並且是爲人類的莊嚴而奮鬥。」

他不安地在圖書室裏走來走去，好像要尋什麼東西似的。他全身的力氣全都聚在他那隻右手。一把抓著筆頭一會兒又放開。他臉正有點發熱。鼻尖上那裏有種很奇怪的感覺，彷彿預示他要出眼淚的樣子。

幾個學生都聚聽着他。他掃了他們一眼：他視線上碰到他們的每一雙眼睛——他覺得似乎

撞出了種種聲。於是他躲避似地走到窗子跟前，對外面看了四五分鐘。

這道真節天氣總是這麼惡劣：黑雲凝成了一塊鉛板似的壓在你頭上。校園裏的枯樹枝上綴着些烏鴉，在冷風裏面搖晃着。還在道不到五點鐘，屋子裏已經很黑了。可是天空裏還透出了一線昏灰色的冷光，瞧着叫人忍不住要打寒噤。

忽然他想到他的家鄉：他每逢工作得疲倦了，總得在他書齋邊站這麼一會，看看那個精緻的小園子。他記得那個金魚池裏的青苔——就是到了冬天都也碧綠的。

「那棵臘梅總已經開了花吧？」他對自己說。

他怕人家會看穿他的心事似的——向旁邊一個學生瞟了一眼，馬上又着手來按正自己的思想。他很冷靜地告訴自己：在這麼一個苦難的大時代裏，誰也不能夠再貪圖他過去那種舒服的生活，誰也不能關起門過他的清幽日子了。

而這裏呢，完全是一種新環境。

可是他沒聲沒息地噓了一口長氣。連他自己都不知道怎麼回事——他總感到這新環境彷彿缺少了一點兒什麼東西。他覺得他受到了一種什麼壓迫，叫他的身心都活潑不起來。連他現在這滿肚子人類的憤怒——也不是那種火熱的憤怒，而變成了一種陰森森的東西，變成了一種跟憂鬱

和起來的東西。……

爲了要避開這些不快的感覺，他故意去想些別的事。

「真的，爲什麼一定要把四點鐘課全都排在星期三下午呢？」

後面有哪個學生「嘶！」的一聲：不知道是發笑還是握鼻涕。他吃了一驚，慢慢地轉過身來，臉上帶着一種不好意思的表情，好像一個自愛的孩子剛剛哭過，又在生客面前羞了臉似的。

他拚命苦問：

「你們對於——呃，你們在課外畫不畫圖畫的？」

幾個學生互相看看，笑了一笑。

「你們二三年級的畫圖是選修，」逸漢先生有點不大高興地說。「你們既然選了這門課，當然你們對於藝術是有點興味的。不過我總希望你們多去畫點宣傳畫貼到外面去，喚醒一般民衆。祇要畫得大家看得懂就行，即使技術很幼稚也不要緊：橫豎現在是——現在不是我們談藝術的時候。現在藝術是沒有用的。」

那幾個學生又互相看看，大概在那裏交換眼色。隨後一個身和尙頭的學生把屁股稍爲掀一掀，來代替了起立。

「李先生，那麼那些宣傳畫呢？——是不是藝術？」

「這不是藝術！」李先生帶着分激動地答。

「是不是一切宣傳畫都不是藝術？」

做先生的有點可憐那個學生。唉，連這也要問！不過他還是耐心耐意解釋了一回。宣傳品就是宣傳品，絕不是藝術。他還再三再四地說明：目前我們所需要的——祇是鼓勵國人的東西，喚醒國人的東西。他用右手在空中揮着，漸漸的越說越快起來。

「突然以眼還眼，以牙還牙！敵人用大礮來轟我們，我們也用大礮去回答他們！現在頂偉大的就是前線抗戰軍人，而頂沒有用的就是我們這些所謂藝術家。我們應當趕快暫時拋棄藝術，來做點每個軍國大驍將的工作……」

「李先生！」——這回那個和尚頭索性連身子都欠一欠了：祇坐在靈架前而乾叫。「那麼柯勒裏斯的那些連環圖畫，蘇聯的許多木刻——都是有宣傳意義的，那些東西算不算藝術呢？」

「這又是魯迅的信徒！」李逸漠想。

他們師生互相盯着。一陣難堪的沈默。屋頂上有烏鴉飛過，「哇！」的一聲，好像怕老早就在旁偵聽，現在可忍不住爆出了這麼一聲喊似的。

他管的事情很雜：又是什麼座談會，又是什麼讀書會，每星期六晚上還要到民衆教育館去聽一小時戰時常識。他發表的那些文章也是多方面——一會兒是談遠東之類的通俗文字，一會兒又來一篇敵國的經濟危機。他看見了逸漢先生，總是很恭敬地點點頭。

老潘有好幾次對逸漢先生談起他：

「教員裏面精神最好的是陳先生。人又熱心，又虛心。他於社會科學很有修養，……你願意跟他談談麼？」

「我想那位陳先生大概很苦的：他生活枯燥得很。」他停了會兒，嘴角上浮起了一抹微笑。「你大概很喜歡那種人吧：你們在生活上正是同調哩。」

真的，老潘在這張校長椅子上——一坐就是十幾年。近來他乾脆把家眷送到鄉下，成天到晚都窩在學校裏，過着他的刻板日子。彷彿也祇有這麼一種生活才配得上這些灰色的校舍。才配得上有灰色的天似的，住在教職員宿舍裏的七八位同事——全部是這麼一付勁兒。

自有一個星期六傍晚，逸漢先生到底忍不住了。他像夢遊病樣的走進校長室。

「老潘，你們這裏簡直有種古怪病。已經傳染到我身上來了。這就是單調症。再不然就叫『灰色症』……我裏頭轉院……我們出去吃點酒罷。」

「好吧，」那伊靜靜地點一點頭。「不，我不會喝酒的：我有心臟病。……要不要再找個人陪你呢？——呃，我隨先生來好不好？」

「他會吃酒嗎？」

校長先生笑着搖搖頭，然後帶着幾分抱歉的臉色說：

「我們這裏這裏——唔，恐怕祇有章老先生會喝幾杯。……」

「談談他來罷，如何？他這個人有沒有一點風趣？」

「風趣？」老潘笑了起來。「八個大字：語言無味，面目可憎。」

老潘又用一種極度的口氣談到那位章老先生。那位老先生也許是個飽學之士，一筆字也寫得極好，可是絕對不是一個好國文教員。他嚴厲禁止學生用白話作文，有一次一個學生作文上有「目的」兩個字，他老先生就大發陣氣，在那兩個字上打了一個大叉。

「……」老潘開兩隻手在膝頭上敲着：

「請你看！——給我的校長，但是他在這裏教了十六年！每星期假你都不能解他的聘：這裏有一位大紳士替他撐腰。這就是我們的神聖教育界！老實說，這裏教育界的情形還算是好的哩。你有什麼辦法呢？——除非你根本不打算在社會上做事，你就得遷就，低頭，忍」

「……」

那個打了個呵欠，拿一根煙來點着，那種昏悶的眼也看了老潘一眼。

「那位老先生够得上說百分之百的腐朽，」老潘可還要補充一句。「一跟他談到時事，談到抗戰呢——哼，他簡直就是沒好理論！」

這晚這一對朋友在一個館子裏坐了兩個多鐘頭，逸漢先生一個人喝了一斤黃酒，不斷地端起那把錫壺對自己杯子裏餉着，不斷地咬着，他那張瘦臉越來越蒼白了。

那一個賊心他怕喝得太多的時候，他一把抓住了酒壺。

「老潘，告訴你一個故事。有一個酒徒對人說：『熱酒傷我的肺，冷酒傷我的肝，而不吃酒呢——傷我的心。我寧願傷肺傷肝，而不願傷我的心。』這個人真是最會生活的。……你們不會喝酒——我真替你們悲哀。」

於是他大膽嘔了一口，邊嘔了兩聲，很舒暢地讓身子往椅背一靠。一雙眼睛很幸福地睜着，不過眼睛有些發紅，叫人疑心他剛才哭過了。

「我先去淘有打算要吃還剩的老酒，」他指指地下，「我想這裏的老酒一定很糟糕。但是——而且還可以，……老潘你倒管一口着，你應當品一品這個味道，……」

那個給逼着喝了一點，很慚愧似地說：

「我從前還喝一點。不過也辨不出好不好。」

「這個——要比到我們家裡走不上。我家裏有光陰酒，據說是釀了六十年。六十年雖然不見得，三四十年大概差不多。我常常邀幾個朋友到我們那個鎮上來小住幾天，隨便談談，吃點酒……我酒量是吃不多的，我祇愛那吃酒時候的興趣……呢，你在杭州也住過幾天的，你進過酒店沒有？」

「沒有。」

「唉！你應當去坐一坐的。」逸園先生興奮地把手一揚。「那些酒客——那種那種——唔。那才真會吃酒。一塊腐蔴豆腐乾，兩碗蓮年，他慢慢地品兩個多鐘頭。……你不該不去了解了解那個趣味。」

他閉了眼睛，眯了似的噓一口氣。他想起他這裏那套尊貴他喝用各種精緻的磁器。又想起他那盒圖章，他那些精緻眼字畫。忽然他又記起他鎮上那幾位怪有風趣的畫家，金石家——如今可不知他們流亡到哪裏去了。

他又噓了一口氣。他忍不住與說話，談起他的家庭生活，談起他那十三歲的女兒——她這

他喝過酒，就倒在桌邊俯下身去，把她的胸脯到他手心上呷了幾口，而他的太太就在旁邊微笑地罵：

「看這小鬼！」

老潘好像一個用功學生在教室裏一樣，兩心靜意凝著。邊漢先生雖然帶到這些話對別人未必有什麼興味，可是他覺得身子裏面積壓着許多東西，不排出來就不舒服。

可是他一陣頭暈。他把膝膀放在桌沿上，額頭伏了上去。

「醉了罷？」那個問。「我們該回去好不好？」

他搖搖頭。

別的顧客都走掉了，留得不像是一個館子。街上顯然也不大有人走路，祇有時候聽見外頭呼

喇喇響——打什麼地方掃過去：叫人摸不清這到底是風還是汽車。

邊漢先生忽然抬起頭來：

「啊，老潘，你的太太是住在岳家還是住在你自己家？」

「自己家裏。怎麼？」

「那麼好，那麼好，」他喃喃地說。「世界上祇有岳家是最討厭的一類人。我不反對結婚。」

還是岳家……岳家……唉，我真怕他！」這裏他把眼睛張大了些。「我要不是家鄉失陷，就是討飯也不把太太送回岳家去。我的岳家，岳家——從岳丈起，直到小內孫為止，——沒有一個不卑鄙齷齪，自私自利！全是些庸俗的傢伙！沒有一個像人的！……她——她——一封信……發牢騷……訴苦……娘家住不慣……要來……我怎麼辦呢？我，她們來了生活怎麼辦呢？她們做什麼工作呢？不做工作——到這裏來有什麼意思呢？……我要不是爲得想做點工作，鬼才跑到這地方來！這裏——這裏——這裏一個死城！一點沒有生氣！灰色！……」

他們是九點多鐘回移的。街上的店家早已把排門關得緊緊的，好像要拒人於千里之外的樣子。路燈怪可憐地發着幽幽的亮光，叫人覺得比沒有燈還要黑暗些。

逸漢先生一想到他自己住的那間屋子——他的心就往下沉。

一個孤零零的屋子。好像除去了他逸漢先生而外，這世界上就簡直沒有一個生物似的。四壁都扮成檸檬色，乾乾淨淨的顯得更加單調。沒有什麼陳設，也沒有什麼裝飾，祇有簡簡單單一點家具，一點必要文具，其餘就該算到他那兩口小皮箱。雪亮的電燈照在這麼一間屋子裏，叫人特別感到寒冷，感到寂寞。

就在這般一個環境裏——他得開始他的「新生！」

這真地忽然轉心回來。他覺得自己是個孤獨者，沒有親人，也沒有朋友。誰都不來關切他，誰都不來照顧他。這真是他有生以來頭一次感到怪境遇。他小時候有母親，有姊姊，後來有太太；都是一看見他的臉色就知曉他要什麼。他的些許朋友也都聚集在他周圍，把他當做一個中心。而現在呢？——

「我恐怕是在做夢……」他糊里糊塗地自言自語着。

他希望這一切都是一個夢。一醒來——還是在家裏，在自己那張暖綿綿的暖烘烘的牀上。牀邊茶几上，已經放着一壺太太替他早就泡得濃濃的紅茶，還有一聽老磁台，一部梅村家藏稿。他女兒就得拿一支烟送到他嘴邊，替他點了火，並且孩子氣地笑着：

「爸爸這一覺睡得好長久呀！」

仍舊照每天早晨一樣——齊腰子打開了一大半，給外面的陽光照進來，稀稀疎疎的竹葉影子就斜在地板上，叫滿屋子都帶着一種清幽的綠意。他仍舊照例要讀在那裏抽完一支煙，看了吳梅村詩首時，這才慢慢爬起來。

原來這個世界還跟他本人一樣，照舊那麼和平，一點火氣都沒有。

「那樣恬靜的世界，說是有戰事發生，這真太不可想像……」他想，「這個夢真長……」

不過南河距裏那個遺生——唔，夢裏有幾十年……而其實，兩其實——一下子……」

他打了一個瞌睡，打個子裏掏出一塊手帕來擦了抹臉。他還坐在校長室裏那張舊沙發上，不肯回屋子裏去。校役們都已經睡了覺，老潘獨自替他到廚房裏去開水去了。

於是他壽命去顧定他那昏亂了的腦筋？要把他弄得清醒些。他打算仔細去記一記——現在他深個夢是什麼時候做的。

這夢裏事件一定是一個夢境。……這就更加沒有這回事……

那麼九一八呢？——這個他可要想想。還有二二八呢？我們中國就丟了這四省，一點也不給那些暴行著一點打擊麼？……這裏他堅決地站起來，用手絹使勁抹抹嘴，拿十分果斷的精神告訴自己：

「不行！不行！九一八他實無其事，二二八也實無其事。現在總還是——這是一九三一年九月以前……」

「替你泡了一壺綠茶，逸漢。」老潘很高興的走了進來，「你先吃一點八卦丹囉，怎麼樣？」

逸漢先生吸了一口氣，從那個手裏接過一小片八卦丹來，不經意地放到了嘴裏。他重新站了

下去。手指摸著右邊太陽穴——正在那裏一跳一動的。他帶著一種懺悔的神情告訴那位老朋友：

「剛才我竟不知道想了些什麼！我太敏感，太多幻想：近來我神經上似乎有點病態了。」

「你這是早點去睡罷。我看你喝得太多了。」

「那不相干，」他有點不耐煩地答。「你不覺得我——我的那個……」

看了看校長先生的臉，他收回了他的話鋒。他補還是五四時期在北京的時候做起朋友的，以後可就各有各的生活，各有各的發展。如今——逸漢先生認為他一眼就把老潘認個徹頭徹尾，而老潘對他逸漢先生呢——根本就一點也不了解。

然而這全校，這全城——就祇有老潘這陪他談幾句。他永遠談到老潘那張長長的老實的臉子，永遠聽聽見老潘那付高亢的嗓音。這就好像叫你饕餮叫這一色菜，天天叫這一色菜，不許你換一換口味。他盼望有個把別的同事來找找他，哪怕那位小鬍子師先生也好，甚至於那位掌老先生的那歡迎。要不然——

「要不然我真會生胃病了。」

從這個星期以後，逸漢先生每天都喝一點老酒，不是上館子就是叫校役去打。酒總是我老潘陪他。有一次他竟幾乎發脾氣地大聲問老潘：

「這裏就留個直談不出半個吃酒的人麼，除開那個章君先生？連學生裏面也尋不出一個人來呀？連在校後裏面也尋不出一個人來呀？」

跟那位小個子陳先生纔算是認識了。那完全是個沒有趣味的傢伙，祇知道忙著一些事務，祇跟他談起怎麼改進那個小週刊，祇是要求他多給一點作品。一談了正經事就恭恭敬敬點頭走掉，好像生怕人家抓着他喝酒似的！

「講究說也是工作，」他告訴自己。

雖然他不大愉快，可到底也三酒後畫了一幅漫畫：一個軍人跟老百姓牽著手在那走路。他寫好了標題——「軍民合作」，忽然又覺得有點簡陋的樣子。他躊躇了一會，決計就這幅不署名的交了出去。

「糟糕糟糕！」——他一看見那刊物在他漫畫下面印出了他的名字，就突然有種被人打了一個嘴巴似的感覺。「竟登出了我真名字，那些混蛋！從此『逸漢』這兩個字就不能見人……這漫畫出這樣的畫來！……噯，真混蛋！真混蛋！……」

他記得陳先生他們在故意破壞他。而那個剪和尙頭的學生顯然跟他對是一夥的。這次星期三在圖書館裏——那個學生公然還要求李先生再給一點稿子哩。

「沒有！」李先生冷冷地答：「我近來心境不好，什麼也弄不出！」

一下了課——他就帶着一種受了委屈的心情回到屋子裏，在老煙台煙櫃子裏拿出一支白金龍牌，輪在牀上抽着。一份當天的報紙被他掉到了地上，他也沒有去檢。這是他自己壓包定的一份報。學校裏雖然有七八份報紙，可是全都陳列在閱報室裏，總是好幾十個人攢在一起看。這個他可弄不慣。

學校裏什麼習慣都這麼跟他合不來，好像故意跟他作對似的。廚子實在應當叫他幾年徒刑才對：老是那幾樣菜，老是那麼淡而無味。逸漢先生不願意在飯櫃裏跟大家一塊兒吃，吩咐他們單開到他屋子裏，他們就更加尊敬他，叫他一看見那份飯菜就生氣。早起想要吃點茶呢，總得費很大的勁才能夠把校役喊到。而茶錢——他親自去買來的糖餅是頂好的那門，泡出來祇是一味的苦澀，沒有一點香味。

「真奇怪！」他把手裏的煙一捏。「他們在這裏居然生活得那樣起勁，那樣快活！」

他伸一個懶腰，總算呷了口冷茶，把茶杯生氣地往桌子上一頓。

唉，喝幾杯去罷。於是鎖了房門走出來。

找誰同去呢？又是老潘——逸漢先生躊躇着。一提到那位校長先生，他就有一種很奇怪的感覺。

帶，彷彿剛剛吃過什麼太葷了的東西，從食道一直到胃裏膩巴巴的很難受。

他這就放慢了腳步，裝做散步的樣子，裝做無意中碰到校長室裏去的樣子。

校園裏的一排柳樹開始在那裏抽芽，給暗紅色的雲彩照著，整去就好像是一塊弄
紗布。灰色校舍也彷彿給紫色的水沖洗了一遍似的，顯出了一種怪不調和的顏色。

可是籃球場裏發出了歡天喜地的叫聲。還有些學生在那裏起勁地唱大刀進行曲。女職員宿舍裏也露出了幾個人的笑聲，隨後就顯出了一句話——

「一般老百姓怎麼會道你這些抽象理論呢……」

這大概又是那位小個子陳先生！這大概又是在那裏談什麼事務！

逸漢先生故意走近那熱熱鬧鬧的窗口，向裏面瞟了一眼。也許陳先生會發見他，會請他進去坐坐。他步子放得更加慢，低著了頭，好像在量這條小路的尺寸。有一刹那——他竟想要打破他的慣例，竟想要溜進陳先生屋子裏去。

不過他可沒有停腳。

「爲什麼他們不來找我，倒要我去找他們！」

就這樣，這天晚上吃酒的時候，仍舊是一位老秦——那個老秦。

「我這真真注不慣，真無聊！」他埋怨地眯老潘一眼，彷彿這都是老潘害的。「我實在想走走……但是走到哪裏去？——別處又沒有朋友，生活又成問題……」活活把我卡在這裏！……

他一直沒有寫文章，也沒有評卷。他心緒不好。自從認識了那位章老先生，他向那位老先生借來一冊石印本的石鼓文，每天就隨隨貼。

章老先生是個紅光滿面的老頭兒，背有點駝，腿有點癩。照逸漢先生看來，那個國文教員並不像老潘說的那麼可憎。而且有些嗜好還跟他逸漢先生相同：也是既喜買碑帖，也是歡喜玩弄圖章。他們在教員辦公室彼此談到各人對泰山金剛經的愛好，簡直非常投契了。

「這種石刻我已搜羅到一千零五個字，」逸漢先生說：「易培基也沒有我藏得這樣多。但是——」他深深地歛了一口氣，「現在不曉得是誰掉了還是被日本人拖走了。」

「所以囉！」章老先生很快地接上來，輕蔑地瞞着一雙眼睛。「我也灰心了，近來也懶得去弄這些東西了：當這個亂世有什麼好談的？這真是個惡夢！有些人是唯恐天下不亂，硬要鬧出這樣一個戰爭來。唉！」

逸漢先生很有禮貌地微笑着，試着提出他的反駁來。

「這而人家來接哈我們，我們如果不抵抗……」

「這，抵抗！」那團團嘴角往下一彎，「豈得人家處麼？抗得人家處麼？……徒然自討苦吃。」

「那得我們難辨讓日本人來佔領中國啊？」

「到也不造什麼謊，……總之——總之——唔，你打人家不贏，何必又自討苦吃呢。你一樣犧牲反而大。……」

「怪不得老潘說他是漢奸理論！」逸漢先生想。

那位老先生一個嘴角上綴着一泡白沫，他用小姆指的長指甲把牠掏掉，又憤激地說：

「譬如——日本鬼子到的一些地方，先倒也好好的。然而後來來了游擊隊，又有了反日份子，了，這樣一來，日本鬼子自然就去搜捕，殺人，弄得老百姓不得安素。……游擊隊有什麼用處呢？打又打人家不贏，這裏倒一下，那裏闖一下，等人家大隊人馬來，他就一走了事，日本鬼子一搜索，這地方到個辜民吳海弄得個玉石俱焚。……」

「……這消息，老百姓是很歡迎游擊隊的，」逸漢先生還是微笑着。他覺得這消息很滑稽，覺得自己這白費唇舌，可是他忍不住要說幾句。「有許多地方的游擊隊，就是老百姓

自己的自衛隊：他們不甘心袖手看自己家遭受糟蹋。」

「哼，自衛！哼！有大炮沒有？你槍械比不比得上人家？……自衛！自衛！——倒把地方弄得亂糟糟的！」

——照你這樣說法，那麼我們老百姓應該在敵人統治之下當順民，雷漢好了！——不過逸漢先生沒把這些話說出來，於是他念得忽然轉到那個週刊上的一篇論某種漢奸，這一定是針對這位老先生的。現在他一聽耳聽見對方那些論調，這才感到了那篇文章的有方，而且非常痛快。

逸漢先生性急地點了一支煙，性急地坐在一張椅上。他覺得他自己的手指因憤懣而發抖，腮巴上也發起熱來。總是站在爲人類的立場上，他也該給這個姓章的一種反攻。他想要告訴對方一點普通常識，一點真正的事實，想要說明我們的游擊戰給了敵人一種怎樣的打擊，把敵人的後方變成前方，說明敵人佔領了我們幾個大城市的沒有用處。他覺得就有措詞不容緩一擊也不要緊。他甚至於不嫌羅厲地還嚴駁訓那個老章：你應當曉得這是個苦難的時代，祇要是個中國人，祇要是個够得上稱做人類的人，祇要不是畜生——就該咬緊牙關去奮鬥。……

然而他沒有開口。他不贊於眼人在這類題目上爭論。況且這些話並不是他獨創的見解，真別入聽了會冷笑——

「章先生總會捨人牙慧！」

他還聯想到服爾泰那句話：「頭一個拿花比女人的是天才，第二個拿花比女人的是白痴。」而他這漢先生的這套理論呢——正是論某種漢奸那篇文章發揮過的，並且說得十分詳盡，十分精到。

「那個週刊——章先生看不看的？」他問。

「白話文我看不慣！」

隨後兩個人都不言語了。逸漢先生想要走開去，可又覺得不大禮貌似的。他不時對門口看一眼，希望在第三個人走進來——把這裏的舊扇打開一下。他聽見別人正緊蹙着他坐墊的墊，叫他意識到了什麼就抽出煙盒來敬了對方一支。

那位老先生點了火抽一口，又把這支煙伸得遠遠的，眯着眼睛看着上面的牌子。那張鋼得緊緊的紅臉也微微發脹了來，祇是傷寒的手指這頭緊緊夾住了紙煙，生怕牠逃走似的。一抽起來就狠狠地吸一口氣。

彷彿爲了享用着別人的東西就不得不客氣幾句，章老先生就問到他一天抽幾支，接着又擡頭了。

「聽說李先生也喜歡吃幾杯？……」

「是呀，」逸漢先生趕緊回答，「祇是我找不到一個酒友。」他用種期待什麼的臉色釘着對

方。

「唔，哪一天要請李先生到舍下去小酌一下。」

逸漢先生揮手今晚且去上一下館子，章老先生可很爽快地又說：

「今天我身上不便……本是應該由我來做個小小的東，然而家裏沒有預備。」

然而還是給送到了一家天津館子裏。李先生帶了錢，在一起喝酒的朋友原不必講什麼客氣

的。

他們做了酒友。他們常常去吃那些小店。章老先生總是「身上不便」，並且也從來不邀請別

人上他家裏去。逸漢先生第一次到他酒友府裏去，還是爲了送還那冊石鼓文。從下午五點鐘談到

七點半鐘。女眷們在隔壁不安地噁哩咕嚕，有時候在門窗縫裏張一張。臨了還是客人把主人帶了

出去，一到館子門口——章老先生又忽而要打回頭，因爲他忘記了帶皮夾子。

「噫，真荒唐！」這位老先生給遺着一拐一拐地走進這家館子，一面埋怨自己。一本是應該

與逸漢做個小小的東的。

這種老先生酒量很好，不顧聲色地把一杯一杯叫下去。同時酒對文地給逸漢先生放在桌上的那個煙盒裏拿烟抽。三杯了，就馬上喊茶房去買。說起話來還是那麼有條有理，而且口齒伶俐，字體醜陋越發，越是鼻子發紫就是了。有時候還用他那長指甲剔牙齒，然後往旁邊擱劍一彈，在桌邊玉珠盞撲。

這章去學野本，林逸漢先生竟跟權結交上手，這可叫老酒吃了一驚：

頭，竟怎樣地你跟着老先生還談得來麼？」

兩人無所不談。他說：「他聽聽老朋友那張長臉，覺得對方似乎是用個較長身份來干涉他個人生活，挺有點不高興。他眉額很自信的神色說明了他的態度：

「你對朋友見解不同並不要緊，各大彼此不同，生活倒會豐富一點。要是有許多許多朋友，而意見都差不多，這單調不單調呀，我問你……我眼章老先生呢？」除開時事儘有得談的：談詩，

談金瓶書畫……

「那可差幾天逸漢先生自己也感覺得到——他跟他那位酒友已經漸漸談不出什麼勁兒來了。章老先生總是遊歷他家族的東西，與吳碩可過一付圖章送他，他還發了一種似雲霧的山水圖，上面有張畫家的題款。這是這三卷。」

「他做什麼？」逸漢先生想。「怎麼我到他家去幾次都沒有看見呢？」

他不肯說，祇把臉子埋到杯子上呷一口酒。他一下記起了他那個孩子氣的女兒，悶悶地嘆了

一口長氣

「那位章老先生呢——似乎因為老是別人請他，他爲了要避答別人，爲了要避他這個做酒友的義務，就不得意想出一些謊來替與內解解圍。這就揭到了學校裏的事。他用謊話欺騙自己，欺騙的

那付機靈臉相，告訴了逸漢先生許多秘密。

原來那位副良主任有一副福壽相，而那個體面款員竟跟一個校役的老婆勾搭。這些事沒一個人知道，祇是隔空聽他姓章的。他計劃的人很會辦事，從辦的時候扣除所得稅捐，還替章副良舉頭，就叫他個得許多好處。

「章先生，我告訴你——他這把臉子還挺靈。聽別處開開眼，他嘴裏說說臭味兒，「拿薪水呀！——頭好是撥所得稅的數目先交給他們，你這就可以拿到一筆淨的錢。我就是這個辦法。我不要他們的郵票。」

「說話的人停止嘴想了一會，臉子更發近些，這得逸漢先生把身子往後一仰，「聽開一點兒。——潘校長很相信我。但是近來——他爲那一點宵小所包圍了。陳先生就是個。章先生說不

認得那個陳先生？李先生我告訴你，你最好是小心些。他是一個反動分子，那個陳先生。

接着緊張地，點了點頭，又重復了一句：

「反動分子！」

這些秘密，小德漢先生認爲是關於私人道德的事。他反對誰提過。

「你，真調！」他祇是顯露着遺憾，其餘他朋友這麼少呢？爲什麼他不帶不去找那個老先生呢？像以前養老精一樣老是吃這綠一味菜呢？

他的經濟窘迫，他的體那位酒友賄送——現在好像祇是一種不得已的難處，對自己非履行不可的一種義務了。

並且這種義務還增加了他的經濟負擔。回回是他請客。他出來的時候祇帶四百來塊錢，如今已經花去了一百多。祇有跟老潘一塊吃嗎才可以調劑一下！總是老潘搶着會鈔。

「讓我來罷，」老潘常常說這句話，「你手頭比較困難。」

於是到了這個星期六晚上——他竟誰都不找，一個人上小館子喝了一斤半酒。一回來疲累到自已渾身發冷，把門上了門。

那裏是包子的窩窩發着青光，跟檸檬黃的粉牆混成一種綠綠色。什麼地方在那裏打更，二下

一下的腳步聲傳到了他心坎上。他翻身坐起，看見那滿紙決的鴻溝，像針似在那條被卷又卷的卷子裏，敲出了寂寞的回聲。

沈逸寒光着腳穿素那雙鞋在牀上，抽着煙。他近來每天喝兩酒之後，總是很易感冒，喉痛，再也沒有從前在家裏酒後那熱氣顯然的快感了。他此時不特有什麼東西在輕輕的着似的，一路刺到耳邊裏去。他恨不的跳起來在地下打滾，隨便抱着一個什麼來痛痛快快的踢。

從前他總是跟幾個趣味相同的人徹朋談話，他沒有幫助過誰人，他沒有對誰尋求助於助的。他在來連想都不想不到的孤獨的痛苦，現在可打得他好苦。

「除開老潘是個忠厚人，」邊有照應之外，簡直就沒有一個朋友了。他很難受與痛痛楚楚的「我」家不好。」

想起他當「純粹的藝術家」時候的那種孤高勁兒，他竟有點後悔起來。可是事已至此，以前怎麼料得到會有這樣的戰事發生呢？如今可連那家至親。那個丈人來跟他家的關係都弄不好。

「他起來把小皮箱開了鎖，拿出今早寄到的他太太的一封信。老是那麼一些話，老是訴苦。

她甚至於警告他，在娘家這麼住下去她準會吐血。

他丈夫的校着下唇，紅腫眼對着窗子釘了一會兒。他把那封信揉成一個紙團，用力往地板上

不錯，他應當拿出一點力氣來。他應當去參加這一場苦鬥，叫中國快一點得到解放。於是想
 到了阿拉子的神燈，這神燈裏面，就出現一個聽他吩咐的無所不能的魔鬼。……一會兒又想
 起那些美麗的童話；一個天使會光他一個願望，他這就犯惡魔整理一下，打算具體地提出這三個
 願望，這三個帶強性的願望……

一學生醒來他覺得頭暈，腦裏有點發苦。他記起晚上的那些幻想逗得他好久睡不着，覺得很無
 聊，他伸了個懶腰，走下榻，一盞日曆。

他又到了星期日，唉！

那個小獅子陳先生早就出去了，留了個條子叫校役送給他；關於那個週刊要討論一下。希

望他下午三點鐘來出席。

他嘆了口氣，他把紙條往桌上一扔。「又是事務，又是……」

陽光打南窗外射進來，影子在那裏發抖。校園裏麻雀啾啾地吵着，好像要跟那些學生的憂鬱
 唱聲此賽一聲，真不知道他們怎麼這樣高興的！

逸侯先生一個人在那裏看着報，喝喝並不好吃的那靈部門。他似乎寫了一件什麼事在那裏
 一個村裏人賠款，他誰都不願意見面。

「失去羣裏的那些老百姓到底怎樣生活呢？」他問自己。

也許有人照樣做買賣；有人照樣耕地。要是他沒有離開家鄉的話，也許還照樣收得到租，照樣賣他的麥，割他的鬮草；這些跟軍事政治都不相干。假要不在小品文裏面反日，大概不會受到什麼干涉。

然而他失望地歎了一口氣。他想起了關於敵人暴行的那些事實。

望祿有北平口口彷彿沒這些事，他想。平津是和和平平失陷的，那裏就能和平平廢下去。不是有些學者在內地住不慣，又回到北平去了？

逸漢先生發了口氣，皺了皺眉。他把昨晚寫的信抽出來看一看，然後往箱子裏一鎖，他決計不要出去。

「何必再演備呢？她這樣可憐。」

圓木椅子坐得他屁股發酸，他往床上一躺。枕頭邊那隻鏡在滴滴地響着，他頭袋給一下下地震動着。料他疑心這響聲是他自己的衣襟夾在那裏，他常常的離開太太的時候就專門去想太太的好處。現在他正在肥起她的能幹，她對他的體貼，要是她看見他如今這種生活——唉！他的老家變成怎麼個樣子了呢？

「所講敵人的飛行，大概都是局部的。」他對自己說。

可是他自己也沒法亂，不知道剛才這句話是什麼用意。他想像他太太和他小姐要是還在家寫裏的話，他全發了一陣冷。

他希望那些失地的被蹂躪——不如所傳之甚。可是他又校正自己：他知道敵人如果很有紀律，老百姓也許不會這麼堅決地起來自衛。

「而我們家呢？」游擊戰打得很起勁，他常常對老潘說的。

他又點了一支煙，叫校役來煎泡一壺茶。而他總好仔細地整理他的思想，不再聽給別的岔開去。他腦子裏像電影閃了一下。很快地劃了一個奇怪的念頭。

「這商人家手裏看罷……」

據說敵人佔領的地方，起先很平靜，河邊種着游擊隊，因為要保護游擊隊，這就有軍隊。他一下忘記不起這是誰說的。這些話似乎很有根據……

等他醒起這是章老先生的理論之後，他總覺得酒都雖然給人吃了，再就醒來了。一種空虛，一種失望。他真明其妙地憤怒起來。彷彿一人上了當之後的發脾氣，並且還帶幾成辯解的樣子。

「真好！真好！」他拿煙的手用力曲着，好像要抓個拳頭而又被一個什麼阻住了似的。「這倒非請清不可！下午開會一定要提出，叫他們大家寫文章來攻擊他！……」

他這種很仔細的姿勢弄熄了煙蒂，然後把陳先生那張條子對摺了又對摺，弄成很小的一方，用手指拿紙面上擦着。

不知道從什麼時候起的一——天上又有一朵茱白雲，怕人聽見他似的偷偷地流着。雲子裏的太陽影子就一會兒顯，一會兒顯。逸漠先生同險子也一會兒黯下去，一會兒亮起來。

他搓了搓手，打算寫一稿短文，要把章老先生那種思想結結實實攻擊一下。可是他沒有拿起筆來的意思，也沒有動手去構思。不知道是怎麼會事，他總隱隱地覺得他寫這類文字是很不合式的，也許因為好久沒有動筆就生疎了，也許是因為他心境不好，不過也許是因為——因為寫出來怕入家會發現出他的一點什麼，會發覺他所攻擊的那種東西——正是他不知不覺有了點兒的東西。

這使他從袖口裏掏出手絹來抹抹嘴，悶悶地噓了一口氣。

「真的，一個太冷靜的人，太會分析的人——往往是悲哀的。」

真的，他對他自己的分析未免太過火了點兒。於是他拚命去說服自己：他的不動手寫那篇文章。

章並不是別的，完全祇是爲了心坎不好。

「嗨，心境真惡劣！」他堅信地反復了一句。「要回家鄉去呢，除非是回去打游擊，而遊！我又辦不到，藝術家是沒有用的，沒有辦法。」

他放心地噓了一口氣。他反正解決不了那苦悶，就索性走到校長室去。他得想法子排遣排遣，好好消騰這一天。他不能讓自己的心境老這麼惡劣下去。

可是老潘正在那裏陪着一個客人。他們坐得很規矩，顯然是十分熟習。並且一定又是有什么事務，他們似乎正在談着什麼戰時教育問題。

這位逸漢先生帶付酒精勁兒隨隨便便一跨進房門，這裏的嚴肅空氣一下子可把他壓住了，彷彿他全身都凍固得成了掃巴巴的。接着他就到了一種失望。

「我來做什麼呢！」他埋怨地想。「人家正在計劃天下大事，你闖進來做什麼——你難道還我老潘去陪你吃酒麼？……」

他對老潘打了一個莫明其妙的手勢，一轉身又走出了房門。他走得很快，不過連自己都不知溜要往哪裏去。腳步在小石子上性地沙沙響着，他的影子在地下輕輕顫動着，好像爲了要撈命趕着他面有點吃力似的。

命導的。我老覺得酒有醉意思。人家一滴不肯進口，並且時時刻刻怕他逸漢先生喝多了。

逸漢先生走過了校門。他想起昨晚一個人喝悶酒，他倒抽了一口冷氣。他任聽他那雙腳往裏

走，任聽他那雙腳拖他往那種酒友家裏去。

有些學生——三三五五的迎面走來，大概是回學校吃中飯的。逸漢先生低着腦袋裝做沒有看見。他總有點不大自然，總覺得有個什麼東西拖住了他，絆住了他：他下午有一頓會。

聽見後面有誰咕咕咕咕的，接着哄出了一聲笑。他吃了一驚，回頭瞟一眼——那兩個學生可已經進了校門。

「哼，星期日都不讓我自由！」他在肚子裏恨恨地說，「我偌不到會！我爲什麼要聽那個姓陳的命令呢？我不怕人家講閒話；老實不客氣，事務上的事我是弄不來。各人有各人的生活法

！就這樣！難道我老先生吃酒就算犯罪呀？哼！」

於是他把步子加快起來。

「噯，心裏真痛快！」他心裏歡喜地想，「我偌不到會，我爲什麼要聽那個姓陳的命令呢？我不怕人家講閒話；老實不客氣，事務上的事我是弄不來。各人有各人的生活法！就這樣！難道我老先生吃酒就算犯罪呀？哼！」

味和刺痛了。距離我那出生前故居越近，我的故鄉範圍就愈加縮小起來，好像所謂故鄉就是我那屋門口的一片水田，一個池塘，一蔭樹木，一所屋子，一堵磚牆似的。不，他甚於縮小劃界是指的一個院子，一條水溝，一塊石版，一根柱子，一個窗戶，一道門限了。不，不，我說在浙想的故鄉，還只是母親房裏的那一張方桌子，右邊一個抽屜裏的我的筆墨和書本，以及桌子旁的那一口大衣櫃——打開櫃的門，在最低下的一格裏，放着母親的一袋麻線，那就——故風筆的好材料。還有那一張古舊的朱紅色的太木床，叮叮地發聲的銅帳鉤，印着藍色的雲夢絲綢被的裏布紋樣，在這裏，會張着母親的胸襟輪着輪着。不知道經過多少黑夜，做過多少的夢的……

夢，也許這就是我的故鄉了吧？

這一本被包上去了，一海又一海，我渴念着故鄉，渴念着故鄉的一切。而現在，他果真又夢似的一幕一幕地揭露在我的眼前了。

我可真要懷疑。我已經有了多少年紀。十幾年前，還彷彿是一剎那呢，當我遠離了故鄉六年之後的一天，我不是也從這同一路路上，急忙忙地奔回家裏嗎？那時的情緒，也幾乎和今天的沒有兩樣：像要哭出來，像要笑出來——喜悅，悲傷，恐懼……各種各樣的情緒充滿了心頭，糾結成了一個劇烈的煩躁。

然而那時是爲了母親而病。現在病，母親早已死了，故鄉已沒有第二個那樣親切的人，我們的老屋幾乎是等於空着，剩在那裏的只是一些破爛的傢具和一家看守田屋的佃戶了。我實在沒有必要再回到故鄉來。而且我這次旅行原是有着一種公事，須在有限的日子裏，趕到別一省份去。可是三天以前，一進入我的省界，我的對於故鄉的渴念終於瘋狂的強烈起來，拖着我在這方向走了。我對自己這樣解釋：爲了生命的短促，战争的變幻，我應該趁這時回一次故鄉；爲了故鄉的周圍，曾經遇過三次的戰爭，我應該慰問一下我那些熟識的長輩和同輩，也進去看看自己的老屋；這樣繞一轉路，多化三天時間，我甯可以後多趕一程的。

於是我就漸走近我那出生的故土了。翻過一個崗又一個崗，穿過一個樹林和村莊又一個樹林和村莊，一直到了下午二時，我愈走愈急，我的心也愈加跳得厲害起來。我立刻要爬上那最後的一個小崗了，從那裏，我將完全看見我的真正的故鄉，——那就是我們的那一個村莊，有名而千家村，圍繞着樹林，田畝，河流的千家村。

我們的千家村，牠現在什麼樣子了呢？我想看見牠。也怕看見牠。我的心真是猛烈地顫動着。

「我們現在是該走了。」我七八歲時，父親曾嘆息着這樣說道。「好幾代以前，我們這裏，

其實還不只一千家人家，是我們這一縣裏人口頂旺的一個村落，你看見我們有三個祠堂就可以知道。據說以前的房子，西邊是一直到河邊，東邊起自柏樹林，南邊到那小土坡，北邊的起自老祠堂。可是後來一次一次的兵災，火災，人口少了下來，屋子也少下來了。就在我像你這樣大的時候，那個池塘還沒有，那裏是起着幾間屋子的……」

「現在呢？三次戰爭以後……」

我的腿不禁顫抖起來，我幾乎不想爬上那個可以清楚地望見我們千家村的小山崗。

可是時候已經過了，我已經上了一半的坡，就要到那坡頂了。

「往那裏去的呀？」山崗上忽然有人喊問起來。

我看見那邊的大樹下正站立着兩個農夫模樣的人，打着赤腳，把纏腳纏得高高的，頭上纏着青布，用一種驚訝的眼光掃射着我們。隨着這聲音，我的挑夫立刻把担子放下，一邊回答着說。

「來吧，老弟，千家村呢。」

我正在詫異這問答，崗上那一個身材高一點的已經走到半坡上來了。他抱着一根扁担在身後，站在我面前，向我身上打量一番，隨即問道：

「你是那裏的？」

，因這極索似的詢問，不客氣的回答，我不高興立刻回答。我想先認出他是我們村上的那一個人，然後再難耐他，因此我也只磨太磨很磨，在他身上打量。可是我究竟磨得太久了，何況十幾年來又經常不在故鄉久住的，看了他半天，終於想不出一點熟識的影子來，於是我就淡淡地回答道：

「我是千家村。你是那裏的呢？」

他不信在我發出一種狡猾的笑聲，隨後說道：

「千家村？好吧，錢給你就行李。」

他沒等我回答，已經走過去接祖子了。我心裏著實有點生氣，倘不是這件故鄉的禍之，我與他立刻和他鬧起來。這是一種怎樣的無禮呵。

「不行，」我用堅決的語氣止住他說。「我這個挑夫是一直擰到屋門口納。」

他這廝已經在接祖子，我那個挑夫却好像和他串通了似的由他這樣做，一點也不做聲。直至他委上扁担，試了一下輕重之後，他命令似的向我說：

「靠耐他的錢呢，一直到屋門口，我不要你的，這是規矩。」

「是納，他不會錯。」那個老年的挑夫這才對我說了這一句。

這使我又氣又疑惑，但爲了和平，我終於控制着自己，付了錢，隨着這個新來的挑夫走了。走到樹上，我看原先站在大樹下的那個人還在那裏，但也一樣地認不出來是誰。

「就是千家村的哩！」那個高個子對他的同伴輕輕地打了這麼一句招呼就走了。隨後他又隨我走在前面，說是恐怕他走得更快，我會跟不上。

我真給他弄得滿腹狐疑起來了，他難道是一個歹人嗎？我心裏想。可是看他那軒昂的眉目，卻像個歌直的人，而且在這裏，走下山坡，村莊快要開頭了，也不容許發生什麼意外的。那麼，他究竟是幹什麼的呢？爲什麼他露着疑惑的眼光，盤查似的詢問我，又試探似的要我走在前面領路呢？

「你是住在——那一所屋子裏的？你叫什麼呢？」幾分鐘之後，當我沉默地走了一半下坡路，我終於回過頭去，這樣問他了。

他緊跟在我背後，疑慮地望了我一眼，好像着實考慮了一會，却用間語代爲了回答：「你呢？」

我感覺到非常的不快，從此沉默了下來，隨時看了他一兩眼，故意放緩腳步，讓自己落在他的背後，有時又趕到他前面。這樣的幾次以後，我們已經完全走完了山坡，到了田野的中間，我感

見我的聰明的搖夫的眼睛裏頭布帶了一種恐懼的光，加速着脚步，一瞬也不肯休息，異常緊張地往前走了，我想不出他是爲的什麼，但我可以確切的說，看他的神情是頗像一隻老鼠躲避着貓似的。我禁不住暗暗地笑着，同時又覺得可憐他起來。

這樣的走了十幾分鐘，我終於遇到了一個熟人了。那是我們屋後的四公公，一手拄着拐杖，一手提着一隻包袱，緩慢地向我走了來。他那一頭的白髮，現在已經禿了頂了，下巴下的白鬚也稀疏了許多，可是他這些依然是他特別的標誌，我遠遠地就認出了他。

「四公公，你老人家好嗎？」

他在我面前站住了，睜着無光的眼睛看了我半天，皺皺着眉頭，像思索什麼似的，過了許久才吞吞吐吐地說道：

「聲音怪熱的，你是——」

「我是秋光呀，四公公。你怎麼，看得清楚嗎？」

「當然，看得清楚的，」他把包袱和拐杖用一隻手拿住了，空出一隻手來，揉一揉自己的眼睛，然後又思索地用手指輕輕點了幾點前額，繼續說道：「是的，你是秋光，你回來了嗎？你爹可想

呢……」

「我知道他並沒有弄清楚，便又加上一句道：

「祖父，我是你屋前的款光呀，你忘記了，我是你屋前款光呀的隔鄰。」

「呢——」

我循着他公公祖題題的鬚髮毛，摸摸了摸，却在完全認出我了。他喜歡得丟下他的包袱，手杖，走近幾步，一手按住了我的肩膀。

不知你長得有多高大，光仔子，又是滿臉紅光，這多年不回來呀！我給兒子弄昏了，人又老，眼又花，肥性又發，一時認不出是你來……唉……」

「你還和以前一樣康健呢……」

「三番四次的逃難，還說什麼『這根老骨頭，還在是——』啊，恭喜你了官呵。」他顯然在對我這個出門人不清楚出不吉利的話來，所以立刻舉了話頭。「你們一家人都好嗎，有幾個女了，你們有幾個回來嗎？」

我簡略的把我一家人的情形告訴他之後，說我這次是路過這裏，特意來看看大家，不會在這裏修葺。

我阻礙了許久，他始終不肯放手，光仔子，他聽我說，「多住幾天吧，這裏是難得見到你。」

後他發起官旗拐杖，說是時候已經不早，他今臨晚趕到五里外那營寨去，明天準定再回來和我細談。接着他又叮囑着給我執行李的人說：

「今天可給你放哨放哨，接到一個大官來了，連伢子！好，帶他到大屋裏去吧，叫富洪把屋子打掃得乾淨些，他是個讀書人，頂愛乾淨的，通知那個沒用的村長，明天去陪他，今天他該累了，讓他好好休息一晚——唉，也不坐一頂轎子，跑得一身都是泥灰，真像他爹的脾氣！叫你堂客殺一隻鷄煮去，連伢子，他爹以前够照顧你爹的呢……」

他像叮囑不完似的，提起拐杖，又拄了下來，最後又把我拉過去，輕輕的問道：

「你聽到什麼風聲，光伢子？鬼子還會來嗎？」

我告訴他現在是談安甯的時期以後，他這才匆忙而高興地和我分了路。

我看出給我挑行李的這個連伢子的陰沉的臉也現在給喜悅的光彩所代替了。舉國公認的談話中，我完全明白了他。原來他是在那放哨，對那早已遠退了的敵人還在嚴正地警戒着。現在他得到了可靠的保證，一切疑難和不安都消失了。他對我親切地笑了一下，真又挽上棍子，向前走去，而且放慢了脚步，怕我趕不上似的隨着等候着我。他沉默着，連帶着邊鋒輪都不太覺得是，我可以猜出這是對戰事的一種表示，他不想再說變化了。

我也流淚著。我的心現在完全平靜了。我不再匆匆的走，我特別放緩了我的脚步。輕輕地隨著那柔軟的黃土，讓牠留下一個一個平細的足印。走過一個小小的樹叢……，就是我們于家村的界內。我以一種虔誠而肅穆的心情，投入了我的可愛的故鄉的懷抱。路的兩旁幾乎都長著嫩綠的野草，這裏那裏開放着白色和黃色的小花。有一股熱烈的氣息，泥土味混和着野花和野柳的清香，一直沁透到我心靈的深處，這正是我兒時經常呼吸着的。我的面前展露着幾片水田。在陽光下發着亮晶晶的鏡似平靜的光。蝴蝶兒在低低的唱着。這裏那裏活動着幾個農夫和耕牛，看樣子春耕已經開始了。在田裏的人都遠遠地對我投射出一種驚異的目光，但走在前面的連仔彷彿在用時號似的臉色和姿態，立刻把他們鎮靜了下來。有幾個人顯然認識我，露著欣悅的微笑，對我點著頭，喃喃地自語著。

走上一條板橋，樹林就矗立在我的面前。這時已近午後四時，炊煙像雲霧似的繚繞在樹林上。斜陽穿過樹林放射出碎金一般的光線，把附近的松葉映成了翡翠色。一陣微風，松葉間的炊煙就變成一條飛龍，盤旋飛騰了上去。

走近鷄聲和鴨過後，我聽見樹林後面響起了犬吠聲，隨後就有兒童的奔跑聲，呼喚著。我們于家村的屋子就在這樹林間開始了。這是最南端，我記不清楚住著一些什麼人，只知道大部份是

種用的。我們雖然相熟，平常却很少來往。當我走過這些低矮的破舊的屋子前，門前常站着幾個熱臉面孔的人。他們都用微笑或溫和的臉色望着我，好像在說：「你來了嗎？」

要是幾塊茶地和幾間孤立的小屋子，一所祠堂，幾個小池塘。我漸漸走向于家村的中心，也漸漸走近我們的老屋，見到熟人也漸漸多了。他們都對我露着親切的笑容，但都像有什麼裏事似的，只和我打一個招呼就匆匆的分開。我看出好幾人的臉上都顯露着一種陰沉的緊張，每個人的心頭好像壓着一大塊沉重的石頭似的。這是什麼呢——三次的戰爭，敵人的暴行，我看看這情形，我的心也漸漸沉重起來了。故鄉還不會毀滅，那是真的，我至少已經看見了他的一部分都還和往年一樣。可是生活在這裏的人呢？他們遭遇了什麼呢……

轉了彎，走過幾間屋子，我就看到我們那祖居的老屋，忽然迎面來了一個衣服襤褸的男子。還是顧全哥，我的一個堂兄弟，他的家境原先並不壞，人也胖胖的，現在却瘦得一根枯柴似的了。

「你怎麼呀，顧全哥？」我立刻停住脚步，問。

他驚詫地望着我一眼，回答說：「我？」，然後仰起頭來，睜大眼睛，像在思慮什麼似的，一會兒又把他的眼光往我身上掃射了過來。我看出那是一種沒有神彩的眼光，彷彿他一時不能把

精神集中一般。隨即他伸開手，一把抓住了我的衣襟，哆哆嗦嗦地說：『鬼鬼的說了出來。我還不懂他說的什麼，只聽到半句『玉皇大帝』，下半句大概是『急急如敕令』一類的話了。』

『他瘋了，我們走吧。』這孩子給我推開禱香，讓我走在前面，自己擋住了他，『就是第三次打仗，給鬼子嚇瘋的。』他在我後面加上這一句。

我像受了電擊一般，眼淚湧到了眼眶邊。我眼前的一切都模糊起來了。但我究竟是清醒了。我那個男子，我不能允許自己就在路上嗚咽流淚的。我於是竭力想著別的事實，低下頭，避開一班的行人，急忙地走向自己的老房去。我會繼續地吃述有人在喃喃地說話，也有誰在喊我的名字，但我不能整他們一眼，只裝做沒聽見，就一直走進了自己的屋子，甚至連自己的門窗緊關了什麼樣子也沒有留意到。

我看見我兩屋內，我房的房裏，並不響亮。這是在布晚鐘，兩個孩子圍成了一個圈子，對着白麵餅乾等吵着。這是我們個戶富洪的幾個孩子，大約的要有一兩五歲了，我先急說請她，她叫做胡鳳子，穿着門坐卷，滾着見我們進去。這時她正用着從一個弟弟的頭上打去，喊着說：『胡鳳子，五不候子，這話她吃得多了！你看你的飯碗……』

『我！你看吧！你自己！』那一個的菓子，一時的被打的鬼鬼地搶着說，但他立刻停住口。

已經看到我的來到了。

於是這兩個大的站起來了，他們和我打着招呼，快活地笑着。只有那第三個還伏在桌邊哭泣，第四個最小的約莫五六歲的也舉着碗離開了桌子，驚異地望著我。

我看見他們的碗裏都是薄薄的殘飯。

我問到他們的父親，菊妹子就爭先跑出去了，她說是在某一家人家，她去叫他來。我正想再問他們的媽媽，從大門外忽然跑進來一個男人。這是我的嫡堂的七哥，將近四十歲，却留着一大把鬍鬚，看過去憔悴得很。

「你好，七哥！」我叫着說。

但是他沒回答，忽然扭着嘴，叱叱地走了起來，流下了瀟灑的眼淚。

這顯然又是因為長災遭過了不幸，我也禁不住心酸，紛紛落下眼淚來。

當天晚上，我的屋子裏坐着五六個人，我竭力抑制着自己，傾聽着他的哭訴，但是我聽着聽着，終於又噙咽了。個戶宮澤的壽子，在第三次打仗的時候，給敵人趕到了河裏。七哥却是連他的一個八歲的孩子也一齊失去了。但這還是受害最輕的……好多屋子，在我們村上的北端均被毀

了……

整個的千家村，現在只剩下了一百多戶，而且很少是完整的，而且就連這些殘留的部分也沉浸在淒涼苦難中。千家村是——日夜在顛簸着……

這一夜，我無論怎樣也合不上眼。對着一盞黯淡的孤燈，我只會呆着出神。屋外有響聲兒在叫，牠們給我揭開一幕甜蜜的兒時的回憶，一會兒村韻的啼鳴又把我引到了眼前悲慘的境界，窗外有風在搖曳樹木，嗚咽而且悲憤，一陣陣的鷓鴣似在催人奮起……

我不能再在這裏多耽擱了，天還未明，我把我應做的能做的專心準備好，抬付了七哥和富洪，就帶着連伕子急急的離開了我們的老屋，我們的故鄉，我們的千家村……

少年之一章

康賓基

有一年秋天，我跟隨母親到屯子去分糧。在那兒一直住到冬初，同去的還有兩個姊妹。那時，我還在縣城小學裏讀書。因為暑假當中生過一場病，以致誤了開學期，不得不休息半年，這就給了我第一次離開城市，到鄉下旅行的機會。

父親的窩棚是在俄羅斯的涅參威和朝鮮的軍營城之間的三角地。距離縣城足有九十基洛米突，坐高壓牛車，得在半路宿一宵，所以大盤嶺有兩個小店，隨便你第二天起早爬嶺，或是當夜過去，在山陰山陽都有宿的地方。

北方的秋天，霜很大，九月間樹葉就在路上到處飛滾，無論白樺樹，白楊，菠蘿櫛子，柞櫛子，黃葉片片在山路上，隨風發出噓噓噓噓的聲音，當你拾到手裏，葉子立刻會碎裂開來，真

彷彿失去了生命的筋骨，又是那麼既醜且焦的東西。律樹，狼尾草，貓爪草，什麼也全滿萎，不堪。只見滿山一片委林白草，又如陣陣秋風，時時帶着車欄振帶，坐在剛從的牛車上，越覺涼，涼，因為本來就被長途顛簸的倦了。

騎高車細細，一路上車輪儘日吱吱尖叫着；是多麼輕調清涼的聲音呀；坐在車上的人，都懶得叫，一點兒與緻也沒有。母親是最能整天的那羣城市婦女，在家裏時候，只要走進大門，就聽見她的高吭話聲和響亮的笑，那聲全是男人氣勢的健壯腔調。有時我們放學回來，若在院外，發覺家裏靜靜無聲，往往要到鄰門油房院裏去找，在那兒一定老遠就能聽見母親的爽朗談話。現在她也突然無語，彷彿在想很渺遠無際的什麼事麼？

「媽：還有什麼？」

「快到了——你看你的鼻子，全是灰。」

起先，我還望着兩隻牛角出神，那兩隻牛角，尖尖的，慢慢覺着粗大起來，一點兒一點兒形成兩座高塔，週圍是灰濛濛的塵霧。我彷彿是傍晚到夜學館走錯路，站在兩座高塔前，迷迷朦朦覺到有人暗中追我，於是跑入塔旁一座大廟裏去躲避。一個黃臉黃髮的和尚，口中發出吱吱的聲音，我立刻抹頭就跑，到大門住住脚兒，腿還不止的哆嗦，那黃臉黃髮的和尚，緩慢走出

來，一個個鬼影就敲門，神秘，彷彿並沒看見我，却敢敲念着什麼，向我走來。我突然擱不開胸了，我請他念的那一定是什麼法兒，而他的眼睛，還是沒有望見我那樣回我望，這是多麼恐怖的一對眼睛呀！心裏儘定着意，兩隻腿卻定死的站住不能挪動，於是我想呼喊，可是連聲音也彷彿被道和尙的咒語取去似的。我極力強忍的叫着，叫着着，當那和尙將近我的身子，且我清楚的望見他那無光的眼睛，直向我瞪，却又似乎是注視我的頸要，那隱晦靜靜的泊人，我喊出聲來了。同時聽到我親招喚我的聲音。

黃庚戰戰慄慄在冰雪上。大燈籠已經燃進老遠還留在背後，被暮色所隱蔽。星輝和螢火虫光點點滴滴發着。這時候，我彷彿在極界，失去所有的感覺，於是掀開毛氈，我下車跑了一段小旱路，忽然，我竟一脚踏在茫茫的冰光，這是第二個泡子。父親的舊帽，是在九道泡子。牛車越過廢棄之極簡陋的夜，也乘過一個積欠的窟窿。教師的高帽甩子裏，傳來激烈的犬吠聲。反映入眼裏的河邊全交着濤濤的浪影；遍野一片金果柳柳虫鳴了。

「你這河邊好呀！最像那鄉下時而問「車老叔子」：「今年大房子王家開荒了幾塊地？在什麼地方？」你面前還有那輪船麼？」這是那家大家叔的草甸子？」「那是你別家七次爺的元寶山？你這兒還有那幾座那幾座新寶的？」襯着深藍的夜雲，我見有許多盤立山峯，實在分不出那一個元寶

「這不是嗎？你這孩子……」

「哈！望見了。」其實我並沒望見，儘是點頭遠望，確像知道一樣，聽着母親訴說關於買那元寶山的一段故事。大致是盧布貶價那一年，荊家七太爺得信早，就把所有儲蓄的盧布，賣條子，少許馬克，全數秘密運到黑頂子來，托人買下這座山，以及附近兩千畝廣的草甸子。曠野十分寂靜，母親的話聲，在夜空更響亮，更清楚，一方面也因爲彼此只是個幽黯的影子，視聽力減弱；彷彿聽覺力反而加強似的。正像我們行夜路時，那種連自己談話都清楚入耳的感覺一樣。車老板子更是騰興勃勃，用鞭子指東指西，說是現在這些高麗都有其會保護了，挺靈道，不講一點情理。譬如咱們窩棚的中國地戶，有誰把牛放在八道泡子吃口草，他們這些高麗人會給你使鞭子趕跑了，之類的話。每遇這類話，母親必定說：「你說說他們還要造反呢？牲口吃把草就使鞭子向外趕，我不給他們堵了水道。他們無管是八道泡子，七道泡子，那一個屯子不使喚咱們的水。不是咱們窩棚那口山泉水，他們吃什麼？我問問你！」說話時，並用拳捶着車欄柱，夜色裏雖然看不清母親的臉，只從話聲就知道母親像果真看見中國地戶，受外屯子高麗人氣那樣氣洶洶的。

這時候，牛車還是貼山脚走，在拐入一個咯口工夫，眼前現出遠處一點燈光來。

「到了大房子王家了，還有三門路。」「車老板子」對我說，意思是：「加勁騎兒走吧！畜

巴望頭了。」牛車從狗吠中走過去。不久，望見另一個燈光閃爍的高壓電子，這是父親駕棚的地戶居住區。

11

「車老板子」家是給父親經營地的主兒，一家六口人，白白種着廿塊熟地不收租。另外是一家朝鮮地戶的首腦，名字叫金秉湖，白種着兩塊湖邊地。我們住的房子，就是從金秉湖那座湖邊地的朝鮮茅草房裏劃出來的。一條矮炕，隔成三間，一明一暗的兩小間，各有躬身才能出入的小門。第三間並有前兩間那麼大的炕，作為廚房，抽煙，談天，會客的地方，既可從明暗間出入，也可從炕下那個房門走進來。炕對面是牲口槽，來，牽牲口，完全經過那廐房門的。所以這兒牲口糞混合草糠的氣味，分外的重。

我們多半走明間朝陽那具偽樞式小門，西壁另有兩口鴿窗，炕上鋪着席子，在這裏只能不穿鞋，完全日本風的居章，所以我也就得了藉口，整天跑到四山谷裏去玩，除了吃飯，不回來。

帶路在那炕上，我以爲因犯這罪當罰。但兩個妹妹，我又不高興帶出去。每次母親叫著：「

連兒，把克克和水蓮領去！」我就一邊吸煙，一邊跑掉。母親總是在背後窺探着，克克和水蓮也哭了。他回來，却一向什麼事兒都沒有，彷彿他們都忘記了，等到我朝出去，母親又罵，妹子個又哭，真不聽他是個什麼。

第二天，是我永遠不能忘記的日子，在屋後打稻場碰見寶莉了。她是一個又美麗又活潑的高級姑娘。她穿着一條呢子，站在樓前那條走道上，我們招呼兒。靈靈所說的我們，是我和「草」差板心第二個弟弟傑士。當時，我們正讀着偷一匹公馬騎，他總着打稻場走了兩週兒，他沒得手。於是立刻翻開她走步，他竟地藉着土說：「朝誰點，那誰個，她的，她寫寫寫寫的放光眼淚兒，向」說：「二十，彷彿說：『我寫寫寫寫你。』」他時，當着雪白牙齒一笑。本來我這還點住，在書流覽長級動姿態，現在不由自注地她轉手轉入褲兜裏，打着小哨走去了。她說什麼？」

「她說她早就看見你了，你可沒有看見她。」

「她在那兒看見我的？」

「在家裏，你們就是住在她家裏呀！」

這時寶莉又向根土說什麼，彷彿是問我說的是些什麼，還從她那有着黑寶石光波的大眼睛中，就露出來，之後，向我又討教的問了一下。每當她一望，在我心深處，就顯起一陣顫抖。

的美感，像一個在夜路上寂寞走着的人，遇到兩道燈光那種感。是多麼甜密而愉快的兩道眼光，照得立刻我就迷醉了。

「這是一種飛渡去呀？飛過山頂上。」我完全失去城裏發生那種虛偽的裝作，在一個天真的聖潔的美女的裝腔作勢不審查麼？根土對我稱贊這種初見威爾遜的樣子，有些吃驚。前一分鐘，我還用城裏那種高貴姿態說話的。雖然那時我剛十五歲，就會冷靜地說：「根土！去把馬牽出來，牠們好像怕什麼！」正像父親對僕喚人的命令，語氣一樣，而且從昨天開始，我對這個屯據裏，就沒有好感。我不知道，為什麼根土這樣子不冷不淡，尖銳的下頰，黃瓜臉，眼毛總是壓去，擺在腳上，兩脚又拖了雙大人鞋，棉衣更蹣跚不堪，處處都使我反感。從一遇到寶莉開始，我一直沒有單，彷彿我眼睛裏只有一個仙女般高麗姑娘，除了我們倆，就是照伏在身圍圍北山，和滑山腳繞開去的小道，都不存在，若不是根土的繙譯，他真正不過是一團兒空氣罷了。根土的繙譯，卷寶莉騰上起著愉快的反應，她的眼睛望着我，秀美的唇顯著微笑。她搖頭，對我說什麼，又發覺我不能懂的樣子，用眼睛命令根土繙譯。

「她爸爸在那邊等她牽牛去呢？」

「這是我說『我們也去看看。』寶莉很興奮，拍手對脚地喘喘不休，小道只能容兩個人走，而

我們當中隔開一條化牛。賣藕說話工夫，時而回臉巧笑，時而向前望着，我幾次想越過那條化牛，翻她並肩走，可是幾次走到化牛後腿旁邊又胆怯的退到她尾巴後頭。

蓮葉展開一片洋草甸子，野鴨給人聲驚起，嗒嗒高帶着飛向對面山脚。山谷十分幽靜，偶爾也聽有清亮的溪流聲，潺潺傳來。北山後，現出一塊稻田，山背上立着一片濃密的玉蜀黍林子，金粟湖舉着兩個年輕高麗人，正在收割。

母親的話聲，在空寂的山谷間飄揚着。因為她發現玉蜀黍的棒子，多半給他們摘光了。這塊地主分到手的，只不過是些玉蜀黍棒子。這是中國地主和朝鮮地戶每次分糧必有的糾紛，實在那些窮苦的地戶，終年是不夠吃的，夏季就不得不把尚未有成熟的玉蜀黍，馬鈴薯等，在沒有種地三四六分以前，偷取着假吃糧。金粟湖一邊說「沒有法子，房東！——一邊極自快割，有時也直起腰來，高興笑着申辯兩句。

我時時和我一塊兒停留在洋草甸子的谷口，等候賣藕，實在我不高興當着賣藕面前，看母親對金粟湖那種申斥樣子。爲什麼賣藕會是金粟湖的女兒呢？他應該是在皇宮裏的公主，就是賣藕並不潔白的布裙，褪色的紅小襖，在我眼睛中都是閃光的彩緞，而且她赤着兩腳，是多麼麼人的一樣風姿呀！

不久，寶莉跑回來，我在她眼前，彷彿一個貓在河邊望着水裏飄來遊去的魚兒似的，只有楊士在我們當中打擾那一瞬間，就是說他盡日和寶莉搭那談話時候，我覺得妒嫉，而且又羨慕他那一口流俐的高麗話。然而我也不給他們時間交談，每當寶莉那雙媚眼目光投向我楊士的工夫，我就說：「木斯格？木斯格？」擺回她那雙黑珠眼兒，似乎我能夠管她說的是什麼，告訴她不必向另外人談，儘管向我說，我會明白一樣。實際上，只這句「什麼」還是剛學會不久。

楊士往往搶先告訴我，說她意思是：你若早來一個月更好玩，我們還能夠到九道泡子去探探角去她說那真的荷花更好玩。又說，我們倆常到北山後去泥鰍嘴管，他們都在練薩林子裏修葺。他今年夏天還在院子地裏發現一窩寶麗鳥。根上說話工夫，寶莉一直監視着我，那對誘惑性的黑眼珠兒，表示探詢我是不是對楊士所講的話話，感到趣味。起先，我還注意聽，末後，我知道他沒有把她的話傳聽完，就插進他自己的話柄了。誰願意聽百靈鳥什麼的，而且他竟把寶莉和自由談稱「我們」一語。我不願意與土魯是行要，南頭院門前不說話，用眼光彼此交流着。

順，愉快……

總之我們一路跑着，跳着，一路浸沉在忘我的極大快樂裏，及至走到宿場，我吃着我們製成的迅速了。我覺着只是一秒鐘的時間。

當我把火爐碗的腳眼子實地夾夾到爐底的笑起來。因之有兩次，我該套裝佈那會飽的氣急瘋子，把柴添滿；於是火炮，於是我伏臉吹吁，一邊作着焦急的姿像，於是實莉的悠揚笑聲，又在炕上飄溢起來。那時候，爲什麼我那麼順從地垂露的討她歡心呢？現在也不知道。我儘些慌着，煙集刺激的眼淚滴滴，並且額角汗水淋漓。我不知道爲什麼，實莉的笑聲越來越響，她的臉蛋越發紅潤可親了。她指着我的臉，並給我一個小圓鏡子，我這才發現一個污黑的臉蛋子，閃着汗光。我幾乎連我自己也不認識自己了。原來我的前額，給窗口的黑煙子塗黑又被汗水油染了。這時我我更其洋洋得意，對實莉伸舌裂嘴，博取她的歡笑。這一晚上，是我的童年生活中最幸福，最愉快的時間。當我發現期考的榜上，名列第一，或是和同學賭紙牌贏了全部作爲賭注的存貯的香煙去抽，那時候這種深入靈魂的興奮。不久，聽見老漢牛車的軋輪響，我們倆立刻凝睇下來，一個個象親舅人那樣，實莉敏捷地跳下炕，對我悄悄說了句什麼，打開那個牛欄突的門跑出去。我聽刺刺賊賊的，一陣爸爸「的聲響，也立刻逃入炕上那具通明間的小矮門裏了。究竟我們是怕什麼呢？恐怕心裏得那麼厲害，久久還悄悄站在炕中央，連眼睛也定止似的。此後，我聽見那車軋的聲響，牛聲，那輕輕的腳步，一定象是親舅人，又聽到母親和兩個姊妹的說話聲，才漸漸地聽得長了心。

「這也透湖平靜，於是我遠遠的擡擡頭。」

晚飯，有一碗俄國傳統的蘇布湯，就是馬鈴薯燉牛肉，一種我平日酷嗜的口味。可是這碗我吃得很少。兩個姊妹可格外興奮，吃得津津有味。她們告訴我，在草甸子裏檢到一個野鴨蛋，又說明天她們預備一清早就去採等等的话。

「你老不去……我知道你和寶蓮好，我看見你在草甸子谷口等她過。」克克說。

「看見看見吧！」

「好，我去告訴媽，說是你和高麗姑娘在一塊玩？」

「告訴去，告訴去。」

「你們倆拉着手……」

「誰拉着手着？」我就在她膝上用筆蘸了一下。

「媽你看他打我！」

「誰打你來，人家好好在這坐着。」

離開寶莉一分一秒，是多麼悠久的時間呀！

黃昏時候，月亮現出明潔的光輝，我終於偷空溜出來。在屋後伏窺偷聽寶莉有沒有動靜，却聽見金秉湖和講用朝鮮話低聲談什麼秘密似的。顯著脚尖兒一直走到打稻場，只有叫棋士去把她招呼出來。月輝下，稻埃，石碾什麼的，都拉長影子，靜靜地睡著。

「棋士在家嗎？」我雙手揮入褲兜裏，站在茅草屋前門。

「一撥下餛子，寶莉就把他拖出去了。」說話的是一個中年農婦，頭髮蓬蓬，永遠掩蓋着臉一個魔鬼似的。並且稱呼我作「棋士他大哥。」

「什麼時候出去的？那麼，到什麼地場兒去了？」

「你同九道泡子那條道上找我，誰知道他們瘋到那兒去了。」

我難過，孤另另像個游魂般走向九道泡子。幾次想回來永遠再不和寶莉見面，然而腿却依然朝發着白茫茫一片的湖岸上走。至多不過顛踉地停立一會兒。經過幾個高麗墳。我很想哭一通，

爲什麼會藉去找根土玩呢？而且背着我。我頗怕鬼，尤其是夜間，從未離過門露出。可是這晚上，我來往在高麗墳附近走了兩次，却一點兒沒有想到可怖的事情上，並且我看見一具沒有入土的薄板棺材，像看見一塊漠不相關的石頭一樣。湖水寂寞地發出神秘的絮語，東山自有狼嗥聲時時傳來。遍野一片草蟲的鳴聲，星星在閃著眼兒，一點兒可捉摸的人聲都沒有。於是隨著巨大的悲聲，又孤另另走回來，我決定永遠不要再和寶莉見面了。

回到家裏，母親正伴著兩個妹妹玩牌。見了我，她就隨便問我到什麼地方去過。

「我要回城裏去了。」我說：「我住不慣這地界。」

「莊稼沒分完，你怎麼叫我回去。」母親的腰語，彷彿發現我有什麼隱密的苦衷：「怎麼的？可是明天你得到七道泡子去借兩枝槍，叫作刑大舅給僱兩個打更來。莊稼放在外頭，沒人看着不行，馬鈴薯還沒刨出土，這些老高麗還有不偷着去挖的？」又說，至於我呢？不高興在這兒，可以在七道泡子玩幾天。

爲了不積寶莉見面，第二天清早就動身。可是在路上，我逐漸後悔，走的太唐突，不該不偷着離開寶莉作些什麼！或是試探下她對我外出的口氣？尤其是，他們昨晚到底作了些什麼呢？我就是回來都極難說底評個明白不可。這時，我非常後悔昨晚向鶴取糧的鄉裡下作。這是一個

失去情人歡心的人，後悔以前在女人眼前的種種輕薄樣子一樣。總覺有傷自尊心，感覺痛苦。

七道泡子距離父親窩棚有兩基羅米遠。荆家六舅，是蔣家七太爺的經理人，一個常年整月不離酒的人。當天，我和兩個更夫又趕回九道泡子。路上，那個高身量中團僱工，還試探，攔住一條野兔，他倆嘻笑着，彼此搶奪那獵獲物；我可一點兒愉快性都沒有，儘催他倆快走。

在打稻場的井口，我遇見寶莉了。本來從大道上可以走過去，我却走加條經過寶莉身邊的小道，並叫兩名僱工跟我來。果然寶莉露着雪白牙齒，老遠向我送笑，是充滿無限的歡意和準備接受懲罰的徵象。我兩手插入褲兜，打着口哨，若無所視地從她身邊走過去。拐彎時，我回眼偷望，寶莉還在凝視着我，蒼白着臉，立刻要失聲哭泣的神氣。我可不動心，誰讓她昨天使我傷心了一夜呢？送那倆打更的到舉土家吃飯時候，我又和寶莉碰見一次，這次她却垂俯着纖細的眼睫毛。我立刻躲過她。

我知道根土在東山刨樹楂子。那是蘇聯國防巡境馬隊常常出沒的地方。到這兒第一天，母親就警告過我，不許走近東山溝口的。可是現在，我管不了這些，每一個廣闊的山谷，就有一片豐密的草原，沒有人跡，沒有牲口影，偶爾只有老鷹在空谷飄悠的影子。

走到第一個谷口，我老遠就聽見根土刨樹楂子的響聲，回韻在四圍山峯響應着。

「根士，你們昨天晚上，到那兒去了？」

「沒有那兒去。」根士臨眼睛怯怯地閃着：「就在九道泡子玩玩。」

「你不告訴我不行。」突然我發現內中所有隱密，顯然他是在支吾。

「沒有到那兒去呀？」他說：「你不信問實利，就在泡子邊上捉小魚養。」

後來他支吾不過去，知道我每到泡子邊上裝逼他們，才說，若是我答應不回答告訴母親，就全盤告訴我。

「我們到西參河口那塊地上偷馬鈴薯去了。」

「誰家種的？」

「我們自己家種的。明後天，就要刨出土來和你們四六分了。」

我叮囑他，今晚上我一定和他們一塊兒去，再實利等著我。我又問實利今天對他提過我沒有？又問他昨晚上了個什麼不敢找我？當我滿足之後，打着口哨，用一隻腳後跟旋轉着我的身子，還有什麼比那時候，切知實利和根士並沒有什麼神秘關係再快樂的呢？我完全脫掉嫉妒的困擾，彷彿要伸臂飛回空谷那種飄飄欲超的感覺，充滿我的心扉。

意外的我又望見實利的影子，牠野在井邊盪漾。我想換雙鞋，連忙跑進屋去，因為那雙布鞋

在去七道海子時，已經沾滿草甸子路上的泥濘了。不知怎樣偶爾一想，趁在母親和妹妹還在，偷了兩把餅乾和香蕉醬，誰也沒換，就奔向寶莉跑去。寶莉的眼睛，吃驚地瞧了我一下，之後，冷淡發站起來，作出要走的樣子。

「寶莉這個的吃？」現在回想起來，這是多麼可羞的一種薄薄心腸呀？

當時，她轉過臉來，表示不願意望見我。完全絕望了，我失神站在那兒，話也說不出來。手腳彷彿僵直似的，活着的只有兩隻眼睛。只見她那秀美的眼睫毛間，挑着一滴晶瑩的淚珠兒。喃喃地說：「你的——轟嚇老哨。」然後像抖去身上那些悲哀東西似的，提起盆子裏走。我呆呆站在那兒，直望着她從我身邊閃過去，突然我又衝向前去擋住她的路。儘管她怎樣激怒，怎樣閃爍，終於我把餅乾和香蕉醬放入她衣兜裏去了。一及陽光從雲隙間透出來似的，她的臉完全給那笑的光輝，照耀得動人了。我臉上那死氣立刻也被這光輝所渲染，笑着搖撼她的手膀。最初，她的眼睛還不時露着埋怨氣色。呢喃一兩句，當我爭着替她提菜盆的時候，我們就完全和好了。

夜晚，我們懷着興奮心情，去偷馬鈴薯。大家靜悄悄走着，尖耳探聽有沒有那兩個打更的腳步聲，那是世間最愉快的享受了，大家在蕪蕪心跳中預備一個大的恐怖的打擊。還有什麼比輕手輕腳，和一個異國漂亮姑娘打手式，用眼睛交談，在深夜偷馬鈴薯這幸福的事情呢？而且我們知

這打更的有兩隻快鎗，尤其是我，還怕他們的發現這偷兒中有他們的本地黨。



客人

荃麟

小姐在講的進行，突然被打斷了……

被門像一股颶風衝着，猛地撞開了。一個猩猩樣的，巨大而僵硬的身體，從門框裏顛簸地塞了進來。獨獨的背上圍着一個龐大的黃色被蓋，腰旁又拖着一隻精緻發亮的綠色皮箱。門框本來不很大，被蓋得幾乎要擦開去。巨大的身軀硬撞了兩下，好不容易才擠進屋子裏。黃色的被蓋倒舉盪盪地在地上，激起一陣灰霧，直撲到每個同志的鼻孔裏。

眼裏這巨大的身體一移開，一片強烈的太陽光空地從門裏灌進來。而就在這強烈的太陽光中，閃閃地發了我們的乘客——一個和太陽光同樣耀眼的漂亮女人。

那一陣就覺得是剛從鄉會里來的。除開頭髮上一層新跌上的灰土以外，找不出一點能和這小村裏的氣氛調和的地方；染黃了的髮髮蓬鬆地垂在後頸上，臉孔是瓜子形的，兩頰頰骨微微的凸出來，眉毛是彎得很。眼睛圓圓地向我睜起，鮮紅的晶瑩光彩。她穿著藍色的衣服。

積和棕色的鑲皮球衣，一隻旅行用的黃色皮包斜掛在球衣上面，在太陽光里閃爍閃爍。

「這位同志……」小組會議的主席驚愕地迎上去，一大堆探討的眼光壓着他。

但是客人卻沒有理會，纖長的身體一扭，旋了一個半圓形。那個猩猩樣的漢子正抄着一件棉織的布衫，朝她蠢蠢地望着，荷噓荷噓的喘着氣。

一張角票飛落在他手里，立刻從嘴里爆出一大串不平的抗議，那雜實的土話，簡直就是三隻眼裡在咆哮。

「什麼話？一毛錢還不夠？你們鄉下人，簡直比城里人還不老實！」

客人又着兩隻腰子，用最正確的國語說，那尖銳的聲音里，好像含着一種什麼金屬的東西，撞落在潮濕的泥牆上。

「先生娘，重得緊囉……」

「什麼先生娘！」客人流線型的眉毛一擡，顯然是冒火了。她從襯袋里又掏出五分鐘，拋落在泥地上，尖起兩片薄的嘴唇：「去！去！去！真討——厭！」

門隨着大猩猩的背影吱的關上了。主席又啞啞地接上去。

「請問這位同志……是打那兒來的？……」

不知道是發這陣嘔吐不覺高興，還是哪才對陣夫的火氣還沒有發盡，她沒有馬上回答，把國
袋向後一甩，掠一掠耳旁的髮髮，抬起眼睛，向屋子四角掃了一下，細長的眉毛又微微的皺縮來
「屋子很澈隘，充滿着一種五月天的潮濕霉氣，泥牆上的石灰，剝落得像給什麼啃過似的，現在
給糊上了許多顏色的標語，並掛着一幅「×××軍戰地服務團第×組」的三角形標旗，可是仍然
掩飾不了那些醜陋的瘡疤。正對着門的這面，有一個二尺見方的小柵窗，窗子頂上貼着總裁的畫
像，窗下是一張巨大的辦公椅子。

主席有些狼狽了，拿起手趕着停在袖額上的一隻吮吸汗珠的蒼蠅，旁邊一個年紀最輕穿工裝
的女同志，溜着眼睛朝他瞧了一下。

「請……請問……」

「唔——」客人點一點頭，大方地說：「我就是費頌。」

「啊！原來是費頌先生！」主席的眼睛霍地亮起來，一種頭震的電波通過每個同志的臉孔，
大家抑不住的微微顫動了一下，驚異的眼光重新投落在客人的身上。客人像一隻孔雀般挺立着，
沒有移動她的姿勢，從眼梢上透出微微的一笑，晶瑩的眼光掠過許多人的頭頂，落在對正面的方
窗上。

黃蘋，這個響亮的名字，那一個抗戰工作者不知道。她是著名的婦女運動領導者兼散文作家，她曾經領導過一個婦女救國團體，去過我國北都各省腹區；她在南洋主持過救國救難運動；她出版過兩本散文集，而且還著過一本「農村雜談話」；——她會來到這樣近靜謐的小村寨，確實是意想不到的事。

「我剛從×軍長那裏來的，打算用新聞記者的資格，到前方去跑一趟，」黃蘋女士用那金邊般的聲音說，一舉把皮包放在左臂上打開來，在大堆地信件和電報中間慢慢兒翻著，「這里那一位是成同志？」

「這就是成同志……」主席連忙回答說。他感到有些惶惑不安，軍長把這樣一位人物，介紹到他這邊，這小窩裏來幹什麼？他怔怔地注視着黃蘋女士柔軟的手指，在發亮的皮包上迅捷地移動。

「很好，」黃蘋女士從皮包里抽出一隻巨大的信封，在手心上輕輕一拍，「這是軍長給周同志的信，因為這邊過去的公路破壞了，所以今天打算在這兒休息一晚，軍長已經有電話通知×同志，請他到前哨兵站明天早上派馬來接我。」

「歡迎得很！」周同志恭敬地鞠了一躬，從辦公桌旁，拉過一張板凳，請客人坐，「您坐。」

這兒太簡陋了，而且我們都是孩子們，還得請黃蘋先生原諒和指教。」

黃蘋女士眉毛挺了一下，沒有說什麼，卸下肩上的皮包，輕輕地坐下來。那青年把最後的穿工裝的吳同志趕緊擡上一步，從口袋裏摸出一本皮面精裝的紀念冊，向客人一翻，說：

「黃蘋先生——」

黃蘋女士瞟了對方一眼，又是微微的一笑，那女同志臉孔一紅，像一隻迷惑的小貓似的躲到周同志背後去了。

這時，她才開始注意到屋子里的人，一共是七個：四個男孩子和三個女孩子。除開那主席是個蒼白瘦削的肺病型的青年，一簇烏長的頭髮黑壓壓地覆在三角形瘦臉上，像個憂鬱的詩人似的，其餘六個差不多都是粗黑茁壯的小夥子，睜着發亮的眼睛歡歡地望着她。這樣的青年，黃蘋女士在抗戰中看過很多，這對她引不起甚麼特殊的印象，也沒有必要去詢問這些青年的姓名。她聽周同志送過來的一杯開水，安靜地喝着。周同志坐在她的對面，緊密地搖着手背，那客人身上似乎有一種素質的光芒逼住了他，使他感到窒息似的，頭顱擡起的那根粗筋，更急劇地跳動起來。

「哦——」黃蘋女士忽然想起了甚麼，把杯子一推，霍地站起來，「你們在會講，是不是？」

你離開下去吧！我不願意妨礙你們的工作。個人妨礙團體的工作是不應該的。」

來。「那真關係，那真關係……」周同志吃吃地說，跟着站起來。

「周同志下去！周同志下去！」他像命令似的揮揮手，踢開背後那張椅子，把身體移到門邊去。「我聽了話，正需要安靜的休息……」

「這人的光芒離開了周同志的眼睛，他好像鬆了一口氣，趕緊跟客人道歉，順手又抽出一本油印什麼遞過去，陪了一個笑，「這是我們的一種出版物，請黃蘋先生指教。」

黃蘋女士輕輕讚了一聲，沒有翻，往門邊那張污險的桌上一擱，隨着蹲下去，隨那隻綠也發亮的皮箱。

周同志們重新在辦公桌子四周坐下來，桌子上堆滿着紙張和書籍。周同志翻一翻記錄：找出剛才討論甚麼地方。

「現在我們尊重黃蘋先生的意見，繼續討論下去，關於第二項工作……」

「O'Danubio！」主席還沒有說完，又突然被那金屬板的聲音打斷了。黃蘋女士侯的站起來，「我把煙捲兒忘了帶來，這真糟糕！」周同志，請你們動務替我去買一罐煙，可以嗎？」

「我們這兒沒有動務呀！」周同志擡着眼，瞪着他那烏黑的頭髮，同志們望着他吃吃地笑。

、他向那個穿工裝的女同志招招手，「張同志，就請你去過一趟吧！好不好？」

張同志從褲毛底下向主席瞥了一眼，這才慢慢的站起來，黃蘋女士從領袋里抽出一張鈔票，放在她的手里：

「買一聽前門，否則就是 Ruby Queen！對不起。」她假慈祥的拍拍張同志的肩膀，把她打發出去了，接着旋過來，提起脚尖在地上劃了一個半圈。

「你們知道，煙捲兒是我們文化人的第一食糧呀，哈哈……」她抖動着瘦削，肩膀格格地笑起來。

「噫！」主席似答應非答應的噫了一聲，並沒有抬起眼。隨聲客人，他把指節在桌上輕輕敲了兩下，喚起同志的注意，「現在我們繼續討論，關於第二項，自衛隊工作……」

同志們偷偷地望望黃蘋女士，她把手插在襯袋里，隨着跳舞般的步子在室內輕輕地踱着。大家交換了一個會意的微笑，沒有人說話。

「請快一點發表意見！」主席好焦躁地敲敲桌子。

門吱的碰了一聲，張同志登登的跑回來了，她衝到黃蘋女士的前面，拭着臉上的汗，喘着氣說：「這裏沒有前門，也沒有 Ruby Queen，這裏頂好的就是老刀牌。」

「老刀？」黃蘋女士嚥下一口粥似的，右面的細眉毛蹙然往上一挺；「這真糟糕，軍長送了我兩聽煙膏，我怎麼搞忘了！這真糟糕，Damned！」她燃着了煙，在離開桌子不遠的一張行軍床上輕輕坐下來，感慨似的吐出了一口氣。

「戰時的旅行真不方便呀，簡直就像在非洲旅行一樣，譬如說，我們幹新聞記者的，本來在任何場所，都可以享受最大的便利，一個記者要比一個高級官吏享受更大的便利的，但是現在却非刻苦隨勞不可了。」她彈一彈煙灰，忽地又站起來，把手在背後一交，又挺着胸脯說，「但是這種精神却是必要的，尤其是我們新聞記者，所以我這一次到前線來，就是希望來提倡一下這種刻苦隨勞的精神。由於我的提倡，中國文化界朋友也許改變一下作風，我相信。」

黃蘋女士仰起脖子，吹出一個青色的煙圈，望着它慢慢地向黝黑的煙頂上升，在溼潮的空氣中消失了。

「是的，黃蘋先生，我們佩服得很！」一個背朝着客人的同志冷冷地聳一聳肩膀，空席立刻朝他瞪了一眼，沒有說話。

「是的，不過——」黃蘋女士又坐回到行軍床上，把右腿望左腿上一攔，語調忽然嚴重起來，「在政治方面，却應該考慮另外一個問題，那就是關於物資的流通，譬如說這煙吧，我們很可

以設法從後方運輸過來，前方的東西也可以流通到後方去，這樣才可以有一個 Circulation（她把握煙捲兒的那隻手，在空中劃了一個圓圈）這是戰時經濟上一個重要問題。關於這點，我不久要發表一篇文章，主張設立一個戰區銀行和一個戰區物產公司。這確實太重要了。因為工作和現實生活是不能脫離的，生活不安定，工作怎樣能順利進行呢？你們說對不對？」

第一支煙很快的就抽完了，她用一種打水片的姿態，把煙蒂投到廢盂里去——嗤的一聲熄滅了。

可是黃蕪女士的竊論並沒有停止。她又從經濟問題扯到新聞事業，她談到新聞記者神聖和責任的靈光，批評人常不重視新聞記者的錯誤。她使出許多優美的姿勢，褐黃的髮髮在她頭後不停地顫動，微凸的顴骨上，泛出一層興奮的紅光。每發揮一點，她照例要補上一句，「關於這點，我不久將發表一篇文章。」

主席好像頭上長着巨蟲似的不停地搔着他那烏長的頭髮，桌子上一隻白銅時鐘，短針已經快指到4字了。「是鈞，是的，」他含糊地答應着客人，又望望他的同志們。那個管會議記錄的小胖子，現在側着身體，把肥圓的下巴壓着左手的手腕，右手提着鉛筆，就在紀錄紙上悄悄地替客人整理着，主席朝他皺皺眉毛，另外那個張同志，把舌頭一伸，嗤嗤的笑了出來。

人，屋子裏更加騷動了。只有黃蘋女士金屬般的聲音，像山谷的瀑布一樣，永遠是沖沖地沖沖地沒有停止。

突然，那隻鬧鐘像睡醒了似的，大聲地叫起來。這強烈的聲音才把黃蘋女士的參議打斷了。主席眼睛一亮，迅速地站了起來，生怕給甚麼逃走似的，緊緊地揪住了鬧鐘的鈴。

「黃蘋先生，讓我們把你的行李安頓了，再談，好不好？」

「O——」黃蘋女士噙唇一笑，發出一個極長的聲音，好像拖了一個極長的蕩漾號般的，「對了，我總以為你們是有動靜的，那可很對不起呀！」她站了起來。

「沒關係，」主席果斷的說，立刻動員全體的同志，把黃蘋女士黃色的被袋和綠色發亮的皮箱，搬到隔壁一間屋子里去，那屋子裏也有一個小窗，窗下安着一張行軍床。同志們把黃色的被袋打開來，替客人鋪好床，又替她換到一張桌子，一切動作都以最大速度進行着。在五分鐘之內，什麼都舒齊了。黃蘋女士當然也不會空閒，她從皮包里抽出一架未復的電報和信件，往桌上一擺，向着同志們深深地敬了一口氣：

「時間真不夠呀！你們瞧，這許多電信都沒有復，這許多電信——」

同志們重新回到辦公室，每個人身上彷彿卸去一副沉重的負擔，誰都想挺一挺胸脯，吐出一聲什麼似的。張同志把小胖子靈敏地捉住，陰險地笑了過去，在頭上撈了兩下，正要叫出來，却被主席嚴肅的聲音嚇住了。

主席叫同志們暫時離開也不許浪費一分鐘，我們要在一個鐘頭之內把會議結束，現在立刻開始，關於自衛隊工作的檢討。

主席同志彷彿太喜歡聽的，驕傲地在視着同志們，會議順利的進行下去了。小胖子重新換過一張紙，把鉛筆筆尖沙沙地擦擦着，一個個地寫着，主席同志在我們中間開始談話。

主席這時向主席的打字開來，主席的書桌上，黃女士文佩孔霍成再現在桌前。

「我送你們一本書，這是我最近出版的著作。」黃女士一臉熱心的樣子，把一本簇新的小冊子，隔著桌子遞過來，「這也許你們已經看過，但我覺得應該送你們一本，這對於你們的工作多少是有幫助的。」

黃女士那著胸脯，從那揚起的眼角上射出一絲莊重的微笑，輕輕地拍過那揚起的眼角。

「蘇聯之講話」的主席李子儀應板，讀出一個黃笑，這意思是捉摸不定的，其面最厭這件話。那印着黃笑的主席板的風跡。「農村婦運講話」，六個挺秀區的紅色鋒板字，也是作者的親筆。

「二」我聽你倆在談話上可以把它討論一下。「黃蘋女士十分關切地從護護護說。拉過顯才坐的那張椅子，從桌旁坐下來。

「我認爲婦女運動在中國民族解放戰爭中，是具有決定的意義。抗戰最後勝利的的主要關鍵，就在婦運的發展怎麼樣。你們想，我們要達到全民動員，首先非得全家動員不可，而全家動員不能婦女入手，怎麼成呀？所以——」黃蘋女士用一種凜然不可侵犯的嚴肅神態，把手指在空中一劃，牆壁旁邊的幾顆雀班，興奮得幾乎要從皮膚里跳出來。「所以我堅決主張，在一切救國工作部門中，婦女運動應放在第一位！」

「不過——」小胖子把腦袋一偏，剛剛嚙嚙地吐出兩字，却像海灘上的沙粒碰到巨濤似的，立刻給黃蘋女士激燙的聲浪沖垮了。

「第一——這是非常重要的！」她重複了一遍，「我在這本書里解釋得很詳細，你們可以去研究。而且我在這裏還特別指出，婦運的八大原則和十大綱領——」

忽然，她頓了一頓，重新燃着一支香煙，把火柴拚掉了。「第一……」

主席像猿猴似的坐在椅背上。小胖子下了一個決心，把紀錄紙團的捲起來，往公文夾子里使勁一塞，舉起兩隻肘子，像隻大貓般伏在桌沿上，打定心思，花兩個鐘頭來領教黃蘋先生的婦女運動講話。

吃過晚飯，同志們集會在門外的草坪上練習唱歌。小胖子揮着肥白的膀子在指揮着，跟着他的手臂曲線緩慢的舞動，同志們的歌聲被抑下去又突然被領起來。

黃蘋女士從草坪前的一個土坡上，緩緩地走了下來，她這時換上一件藍色法蘭絨上衣，反出潔白的襯衣領子，在這空曠的田野上，更顯出她一種莊穆的輪廓。她肩上掛着一隻小小的軍用望遠鏡，似乎剛從坡頂上隱望了風景回來，離開她背後的臭三丈多路，一羣骯髒褻褻的野孩子，睜大了驚奇的眼睛，噁噁啞啞的跟着她。

五月鄉村的黃昏，潮濕悶空氣里，盪漾着新鮮的野草氣息，土坡周圍的水田里，滿眼都是曠綠的新秧，鬱鬱地排成一片，從草坪前而一直伸長到遙轉的地平線上，被沉沒在蒼霧中的一抹青出，像屏風般擋住了。太陽早已下去，殘剩的紫霞淡淡地鑲掛在西邊山峯上，天空是翠淨的，幾顆蒼白的小星已經開始在閃爍了。

黃癩女士緩緩地轉上山坡，走到草坪上，同志們已經唱完了歌，周同志趕過來招呼她。黃癩女士又拿起望遠鏡望天空的小星，用一種詩歌般的聲調，向周同志說：

「多美呀！祖國五月的原野！」

野孩子越來越多了，後面並且添上兩個抱着嬰孩的女人。噁噁噁噁的聲音更響亮起來。就像一羣蠢動在泥濘里的小豬，忽然彼此咬了口，站在頂前向一個拖鼻涕的小孩，脫口的叫了出來：

「嗚嗚，洋人啊，她來說洋話呢。」

「洋人啊！洋人啊！洋人在打千里眼呢。」所有的孩子都望她指手劃腳的叫起來。黃癩女士迴過臉來向野孩子們厭惡地橫了一眼，那個拖鼻涕的孩子，睜大着兩隻眼睛，緊頭皺腦正朝她望着，忽然鼻子用勁地一吸，一條黃綠色的濃鼻涕刷的鑽了進去。

「嗚嗚！」黃癩女士噁心地吐了一口涎液，把手帕拭拭嘴，再走開，真討厭，這下人！」

「回家去！回家去！有什麼好看的！」周同志大野地叱逐着，揮着兩隻手，像趕小雞似的，把那羣孩子趕走了。

「鬼子婆，你別怕，這大老漢是為我鼻而亡，只安心思。本國是動用軍隊為我鼻而亡的。」

周同志說着，那羣孩子都跑開了。小周同志也一腳走心，眼睜睜地圍圍圍圍圍圍來。書公文夾子星點

貓兒眼屬獅子頭。

孩子們唱着頑皮的山歌，向着蒼茫的田坡上逃去了。

天漸漸的黑下來，同志們都回去工作了。周同志陪着客人向屋子裏走去，小雷手裏提着燈籠的燈光，向他們迎面投射過來。

「鄉下民衆的文化水準真落後啊！」周同志生情容火生氣，故意的搭訕着。

「是呀！這是抗戰中一個嚴重的問題！」黃蘋女士並沒有生氣，却像考慮着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似的，凝視着前面的燈光喃喃地說。「我們文化界，應該負起這重任來，我這次出來，就是把民衆問題放在探訪工作的第一位上，這確實太重要了……呢，對了，——」她忽然又記起了什麼，把脖子一偏，向着周同志說：「我正想訪問一下這兒的民衆，你給我叫幾個人來，可以嗎？」

「那倒不必」，周同志不知爲什麼忽然笑了起來，指指另一座屋子裏射出來的燈光，「今天晚上我們別處就有一個農民晚會，在對面這祠堂裏舉行。黃蘋先生願意的話，可以跟他們隨便談談。」

「晚會，啊，好極了，一個美麗的名詞！」黃蘋女士用足尖踢踢路旁的石子，她回想起曾經在什家塢方看過一幅俄國的名畫，幾個紅臉孔時淳朴的農民，圍坐在一盞風雨燈前，覺得很美，而那幅名畫的標題正是「晚會」。

——他們踏進了一席陰森森的祠堂，那古舊的屋子里，到處都是異越越的影子，石階前而幾株高大的柏樹懶入地矗立着，院子里可以聞到一種腐草的氣息，只有東邊的僻處里，現在是點上一盞昏黃的煤油燈，燈光中間有一羣黑影在蠕動着。

黃蘋女士小心翼翼地踏著腳下的石板，像走在冰上似的一步一步地摸過去。她心里怪不舒服的想，這差爲什麼不掛上一盞燈？可是她沒有說出來。

他們跨入那間東廡屋，裏面的喧囂立刻停止了。的莫卡四五個本城的農民，有老頭子，有壯年，也有女人小孩子，三三五五的坐在幾條板凳上，一個女同志在陪着他們，煤油燈照在他們的腦壳上，反照出一層暗紅色的油光。他們驚奇地望着客人進來，十幾雙眼睛都睜得骨碌碌地向黃蘋女士身上打量着。

周同志把手拍了兩下，向着大家介紹：

「各位老鄉，今天有位客人，黃蘋先生，要和你們來談談，黃先生是從很遠的重慶來的，他

是很有名氣的人，你們有什麼話都可以跟黃先生說。一

周同志向客人變變態，黃女士就在一張椅上慢慢地坐下來，從懷袋里摸出一本皮面的記事冊，又在衣袋口上拔下一支金黃的自來水筆，在簿子上寫了兩行，約莫二十秒鐘過去了，這兒抬起臉來向客人掃了一眼。第一個接觸她視線的人，又是那個拖鼻涕的小孩子，凸着一個滾圓的肚子，默默地站在一個小眼睛老頭子的前面。

「唔，」黃蘋女士恍吟了一下，摸出一方手帕，拭了拭嘴唇，用最正確的國語說：「我先得向你們介紹。我是一位新聞記者，你們有什麼意見或者什麼痛苦，我可以在報紙上發表，並且可以把你們的意見，告訴政府當局和許多長官，懂得嗎？」

好險害羞厭的，大家你望望我，我望望你，裂開嘴巴嘻嘻的傻笑着。兩個中年的女人注視着客人的法蘭絨西裝，咬著耳朵切切地在說些什麼。黃蘋女士不耐煩地又用上海話問了一遍：「懂嗎？」

「勿懂個。」不知道那一個這麼回答一句。

周同志只好站起來翻譯了：「黃先生是在報館里辦事的，你們有什麼苦處，告訴黃先生，黃先生會寫出來，登在報紙上，並且可以替你們去告訴長官，懂不懂？」

「懂，懂，」許多臉袋立刻像裝了彈簧似的顫抖起來，「吃報館飯個，吃報館飯個。」黃蘋女士輕輕地笑了一笑，「好，那末，你們說吧，你們有什麼苦痛？」

大家又是嘻嘻的裂着嘴笑。

「怎麼？你們沒有痛苦嗎？不要害羞呀！」客人焦燥地把鋼筆在記事簿上篤篤的敲着。那女同志向周同志交換了一個忍不住的微笑。

「好囉，周先生他們都很好的囉。」

那個坐在前排的小眼睛老頭子，握着一支旱煙筒，望望周同志，文不對題的回答。

「唉！」黃蘋女士把靴跟往泥地上頓，失望地嚥了一口氣！「我跟你們作個別談話吧，還是弄不清楚……你叫什麼名字呀？」自來水筆的筆尖，快戳到那老頭子的鼻子上。

「我……我……」老頭子狠狠地張大了嘴，闔不攏去。他始終沒有弄清楚，這客人是什麼人，或許是來調查他什麼的，或許又是要抽什麼的了……他楞楞地望望那支金黃色的鋼筆，小眼睛顫動着……

「他叫老眼眼六叔公！」那個拖鼻涕的小孩子，指指老頭子的鼻子，啾的笑了一聲逃走了。……哈，老眼眼，」黃蘋女士捉住嘴巴，不讓自己笑出來。她低下頭去在簿子上寫了幾個字。

又繼續的望着那個老頭子。

「好，你種了多少田？收多少穀子？家里有幾多人？生活還好嗎？」

老頭子簡直完全發呆了，小眼睛發動得真利害，彷彿做了甚麼虛心事，給人家捉住了似的。

「苦啊……鄉里人總是苦的啊……」他喃喃地逼出了這句。聲音低低的。

「怎麼苦法呢？」

滿屋子里的人都哄的笑起來。

黃嫌女士有點生氣了，很快地旋過臉去找另外的人。

「喂，我們來談一談吧。好不好？」

那兩個中年女人還在急切地說些什麼，一黑驢見客人的臉孔向她們偏過來，急忙低下頭去，

心臟立刻卜卜的跳起來。

「我拉勿曉得個……」一個笑嘻嘻的搔了搔頭，拉着鼻一擰，扭轉身體，從大叢裏逃出去

了。

周同志站在屋角上，皺了皺眉頭。

黑暗的院子裏，那個拖鼻涕的小孩，尖着喉嚨在叫：

「周大爺，周二爺，周大爺叫你回去嘍！」

板凳在泥地上發出一陣撞撞的聲音，四五個人站起來，跟着出去了，屋子裏只剩了孤零零的七八個，在煤油燈底下，依舊默默的朝客人望着。

黃蘋女士臉頰上流出一層難看的紅暈，咬着下唇，站起來，她把鐵柱衣袋上一翻，向周同志

「周同志，你對他們的歌着……應該細察一點才對！」

「是的。」周同志禮貌也紅了，「他們也許聽不懂黃先生的話吧。」

「可是這正帶強硬教育他們，他們簡直一點常識都沒有！」黃蘋女士聲音很硬，把記事冊用力地擱在耳邊。

「怎麼着？明天再找機會談吧。」那個女同志問，她知道這晚會是開不下去了。

「是的，我也不能花更多的時間在這兒，幾盞許多頭痛的電燈等着回覆呢。」

黃蘋女士很快的就恢復了鎮靜和大方的態度。

第二天上午，客人走了，兵站里派了一個伙子，一個馬夫和一匹栗色的馬來迎接她。她和馬

轉瞬忘持繩手，跨上了馬鞍，藉着繩繩，緩緩地踏上村道。

天氣頗好。湛藍的天空上，駛着幾片流雲。黃蘋女士一手叉着腰，一手拉着繩，纖長的身軀在馬上輕輕搖擺着，翻着這蔚藍的天幕下，更顯出鍾英武的姿態，馬蹄得得的敲破着村子里的沉寂，一大堆老百姓從每個門裏探出腦袋，向她投射着驚奇的眼光。她曠望着天空的流雲，緩緩前進。突然，她把鞭子一揚，那馬翻起四隻蹄，沿着大路奔馳起來。

村道上遺下一陣灰霧，客人漸漸的遠了。

同志們把屋子里大大打掃一番。周同志重新召集大家，圍着桌子坐下來。他重重地吐出一口

氣：

「現在我們繼續檢討吧，關於第二項，自衛隊工作……」



春天剛剛來過，又悄悄的隱了，老了，到了現在快要完全過去，窗外的桑樹園也慢慢的變黃，花結實而到收穫季節了。

當我從發電動身到這兒來，正是十二月嚴冬，現在是冬天過去了，春天也過去了，炎夏來了，但是我仍留戀着，我的健康，是成爲更加可憂慮的了。這病，我知道不是什麼了不起的大病，它不會給我麼生命以殘酷的打擊，但是它會使我在寂寞中憂鬱致死。我對於自己的生命，並不抱過分的憂吝，我不害怕死，要是到了我非那箇壯烈去死時，我會毫不猶豫去死的。但是我怕寂寞，我怕憂鬱，一個人到了非寂寞非憂鬱不可的時候，是可怕的，然而，我現在恰巧又是到了非寂寞非憂鬱不可的時候，因此，我覺得我自己是可怕的了。

在這兒，人要比別的地方城市擠的更多，也要生活得比別的地方更鬧，你沒看見那做曬着鮮艷色彩的商店寫氣招牌嗎？你沒看見在人堆中穿梭不息的流線形汽車嗎？你沒看見那女人光赤

胸大，和突起的胸臆？……但是，我寂寞著。

●我是一個長久和後方城市隔離着的人，我到這兒來後，是完全孤獨的。在這兒，我沒有朋友，也找不到一個熟人，他們有的離開，遠避着到另一個都市的屋檐下去生活，有的無聲無息的在人間消逝了。執政者，天天在喊叫着，誥誡市民疎散，說是人口太多，地方又過於狹小，容納不下；但是在我看來，這個地方實在是過於寬曠了，它並不繁華，它荒曠得像一片沙漠一樣。

在寂寞中，我遇着。因為事實不允許我不這樣遇着。但是，我是多麼地多麼地，不能以此為滿足啊！因此，我時常悄悄一個人溜到屋後的墓園裏去逡巡着。在那兒，有一塊大草場，還有一個小小的污濁的池塘，在草地的前中，不久以前被人家架起了一處草棚，在棚子裏正安置着一個小石磨。安磨的工人告訴我：這兒現在已成了麻油工場了。這工場，是一個外江人開設的，他現在正做了我底住寓的主人，我雖然和他不熟，但我知道他已是三個這樣工場的主人。這工場被架設着，不久就開工。有一個壯健的青年工人，牽着一隻小驢子來，他告訴我：他們將叫這隻驢子來拖磨。可憐的驢子，要用它來拖這個磨，還未免太小了，但是，人家却用鞭子迫着它，不得不拖，不得不挨着這個磨圍圈的轉着。

現在是磨發着鈍的聲音，日夜不停的響着，已經有了近一個月的時間了。它的聲音透過這片油

綠的大草地，飛進我的窗子，到我的屋裏來。這陣的聲音，時常使我感到憂鬱，使我想起了那些被壓難的孤獨者，他們也常常像這隻驢子一樣拖着一面無形的磨，在人生道上團團的轉。因此我經常要禁不住提起自己的足步，聽到窗口，憑着窗門對外瀏覽那草棚，在棚中，我看見磨是輕暫的，有節奏的在轉着，那灰色的驢子，眼睛被眼罩蒙着，露着悲哀的神氣，低聲的喘着，流着汗，拖着那磨旋轉。要是它轉得太疲勞了，想偷閑的歇息一下，就會有一聲叱喝，跟着一陣鞭子落到它身上。可憐的驢子，受磨難的驢子，要是你的眼睛不被蒙着，我想我一定能夠看見你這時從眼中流出的眼淚。但是它被蒙着，人家連你悲苦的淚也要蒙着，爲的是怕別人會看見，會給你同情啊！

磨的輪轉聲停止了，已是到了該休息的時候了，跟着驢子的眼罩便被打開，由那工人從草棚中一直牽了出來。被釋放了驢子，在草地上緩緩的走着，吃着青草，但是它的心情仍舊是寂寞的，因爲我時時看見它抬着頭，癡呆的對着菓樹園凝望，聳起耳尖靜聽那園中發出的鳥鳴聲。這種寂寞的心情，只有我才能深深的體會到。因此，每當在這個時候，我就一個人悄悄的下了樓到草地上去，並且利用那個管磨的工人已經不在了，走近那驢子去。這驢子，開始對我這個不遠的來客，還有點吃驚，不大放心，它以爲我也是屬於那個管磨工人同一類人，會時常拿鞭子去敲的。

，拿污穢的話去罵它。後來，知道我不是那一類人，我是善良，而且同情着它的，於是，就大大的改變了它吃驚態度，並且常常從遠地走來就我，常常拿鼻孔聞我，拿面孔親我，閉着耳朵聽我低低的對它說話。有一次，當我用手掌去撫摸它背脊上受鞭撻的創傷時，甚至於還從眼中激激的滴下淚來。

「可憐的驢子，受磨難的驢子啊！」我低低的對它說着，禁不住，自己的眼睛也潤溼了……我已經很久沒有到草地上去了，雖然我不時還忍不住要偷空靠在窗前，眺望那草棚內的情形，但是我却不能下去，到草地上去和那受磨難的驢子，度過整個可愛的黃昏；因為正遇到了雨季，淋雨在下着，不停的下着，已經有快三星期了。

等到雨季過去了，我重新在草地上出現時，我已看不見那驢子了，代替着它拖磨的，是一隻小雄牛。它的皮色是黑的，頭上的角還沒有完全長成，從這一點，我們可以看見它還是多麼年青啊！說不定還剛離開母體不久哩；可是，它却不得不照樣用眼罩把眼睛蒙着，拖住那磨輪轉起來。對於這個突然的掉換，我覺得頗為奇怪，因此，就開口去問那個管磨的工人，我以為他會答應我說：「爲的是給那驢子有充分的時間休息。但是他却不是這樣答覆我，他只冷冷約說了這麼一句：『那驢子嗎？已經拖死了！』又去忙他的了。」

驢子見了這話後，我當時的心情是悲傷是哀愁，一點也說不出，我只覺得自己眼淚已經滾滾地滾下了。小雄牛的身子是很結實的，毛色閃光，面孔也表現着一種年青的壯氣。可是，不久，我再去看它時，它底結實的身子已經開始瘦削起來，毛色也變了，至於面部的表情，也開始和那驢子一樣，露出悲傷的頹喪的神氣了。這個變化是神速的，可驚的，但是，我知道它的原因，正如知道驢子為什麼會死的一樣。

當我看見那隻正一步一步走近悲劇邊沿的小雄牛，就使我禁不住要想起了驢子的死，心中混之而充滿了無限的憂傷，我擔心着這個新的被磨滅着的命運。這種愁意，一天跟着一天囑想起來，後來慢慢的就到了完全無法壓制的地步了，因此，有一次，當我偶然在南坊前，遇到那個工場主人的時候，利用了他對我還是那樣尊崇客氣，就對他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

「你不會覺得這可憐的牛十四個鐘頭的工作時間，太多了一點嗎？」

「不，」那工場主人回答說。「前些時那匹驢子還會做過十六個鐘頭哩。」

「但是，它却爲了過分的勞苦死了。」

「不錯，它是死了，所以我才叫減到十四個鐘頭。」

「這個還是太多了。」

「不，我不是告訴你膽子會做過十六個……。」

「它會受不了，它會像驢子一樣的在地上躺直着死去的。」

「也許有那種可能，」工場主人說。「不過，我不願意損心惹個。」

「你應該損心才對，如果它死去了，你就會遭受損失……。」

「爲什麼呢？」

「因爲你是用錢把它買來的。」

「難道我不會再把它賣掉。」

「賣死牛？」

他點着頭說：「那死驢子還不是這樣。」

這話給我的打擊太大了，我想不到他會這樣回答。

「起碼你要我」隻像這樣熟練的牛來拖磨，要困難得多了，也許錢找不着。」

工場主人大聲笑着說：「先生，你實在太老實了，現在拖磨的有的是，要多少就有多少，不會找不到的。」

我們的談話就在這兒止住了，我好像受了侮辱似的，沒有再在那兒坐下。一分鐘，就匆匆的走

開。當我到了自己的房中，便開始狂熱起來了。我用足膝關櫃子，並且隨手撕毀我所能拿到的東西。

我又很久沒有到草地上去了，甚至於到窗口去眺望也不願，爲的是什麼，我一時也說不出，我只覺得早已提不起那勇氣來了。

這樣過着，快有一個月了。有一天，忽然來了一個工人，他手中捧着一碗東西，敲我的房門，說是工廠主人叫他送來的。

「這是什麼東西？」我看着他碗內的東西，一時決不定是什麼。

「這是一碗牛肉乾。」那工人說，開始把它放在我桌子上，一邊準備着即刻就退出去。

「爲什麼是牛肉乾？」

「沒有爲什麼，先生！」那工人說，露着微笑。「主人聽說你喜歡吃這東西，所以叫我送來，別的沒有什麼。」說着，他連碗也不要就退出身去，又回頭來把房門輕輕的關上。

這碗牛肉乾，這時就正擺在我面前，放在我的桌子上，發着誘人的香味。我看着它，想不想是什麼道理來，於是，就開始反背着手，在房中走來走去，苦惱加重了我憂鬱的病症，我想起了它那悲哀的面孔，想起了它的眼淚，以至於它的死。忽然有一種什麼聲音低低的附在我的耳朵旁

，使我當時吃驚的震盪起來。於是我像受了一種什麼力量的支配似的，急急的穿好衣服，也忘記把房門關上，就一直奔下樓去。不久，我到了草地上，並且在草棚外出現了。草棚內石磨邊的情形，這時看了使我非常吃驚！那小雄牛已經不在了，這時代替着它推磨的，是一個剃光頭，裸着上身的童子。他的面孔朝天，靜着兩隻白眼睛，兩手推着磨，緩步的一步一步隨着那小石磨旋轉，面上汗珠一滴跟着一滴冒了出來，顯着愁悶的寂寞的神氣。

我在那兒站着，眼睛似乎已經昏花了，這時在我面前循着那石磨旋轉的，就交互出現着那頭騾子和小雄牛。有時是它們悲哀的表情，有時是它們流淚的面孔，到最後，是它們都直挺挺的在地上躺着，但那石磨却還在它們身上不斷的旋轉着。我感到一陣刺心的難過，回轉頭走了。

我不知道自己是在什麼地方走着，過了多少時間，當我回轉屋來時，已經是深夜時分了。桌上的那碗牛肉乾，照樣擺在那兒，發着誘人的香味，從窗子外，也照常的傳進了那低沉的遲鈍的雜磨聲，我掩着耳朵，把身體投在席上，心想：「不行，再這樣寂寞下去，我會悶死的！」

查伊璜與吳六奇

孟 淵

查伊璜這幾天裏，像掉在夢境中一般了。一利成了階下囚，一利被尊爲座上賓，在恍惚迷離中，才感到人生是太奇幻了。

雖自從國變之後，驟然並未萬念俱灰，但常常發感着自己，尤其是在清廷開了博學宏詞特科之後，許多山林隱逸，在威逼利誘之下，都換了新朝服制，重新進了試場；而他呢，却隱了姓名，終日寄情書畫，還未必就是真沉痛於悠閒，但隱黍之悲，只有蘊蓄在心裡，在異族統制正盛的時候，憑他一介書生，也只有這樣，那能敢有些微意外的異圖呢。

誰想一個人有時常的慎重，可也難免一剎的疏忽；莊廷鑑重刻明史，當付梓的時候，編選江甯名士，參與盛事；也會慕他的文名，迢遠地來請他列名參校，他只是漫應了一句，誰知道後來

文字獄與，竟受到了株連，幾乎斷送了自己的殘生。

他繼續鄧錫的被收到了海甯獄，又遷解到杭州，幾次拷問，幾次刑訊。自己摸不著頭腦，真是搖搖欲墜了。却想不到意外的得到了釋放，使他自己也奇怪，像迷進了五里霧中。

他被釋放的那天，巡撫衙門里傳出話來，說廣東提督又來提人，緊接着那邊的差官會見着他，似乎毫無惡意的，向他恭敬的說道：

「奉敕上命，接查老爺去廣州散一散心，就請在這裏起程，不必再回府上了。」

他又跳進了另一個迷霧里，可是自己心裏是明白，在這時候，是沒有甚麼自由可言，不能隨自己意，他就安然的由他們擺佈了。

沿途，車上船上，那差官侍候的非常週到，自韶關以下，每經一縣，當地官員，都遙遙的迎接着，送酒送筵，佈置着優管服的公館。

查偶爾的試探着詢問他提督的來歷，那差官總是與高采烈的告訴他，誰不知他是威震兩粵吳將軍呢。他却更茫然了。

到了廣州，直進了提督衙門。

差官把他讓到公堂後進的內廳裏，那里，轉輾的，移座的，端茶的，都是明慧的嬖倖，他知

道這是提督的私邸了。

一個戈什哈輕輕的過來，向他打了一個千，垂立在旁邊。稟報道：

「軍門，要朝服進見，現正更衣，請查老爺先隨便休息一會兒。」

他只好唯唯否否的。

廳外男女的脚步聲嘈雜了一陣，突然的肅靜了。

「軍門到！」

笑盈盈的走進了一個肥肥的，臉上極爲油潤的少年將軍，全身清廷公服，補褂花翎，涼帽上的亮紅頂兒，血點一般的照耀着，他吩咐雜環放下了鋪墊，竟拜伏的跪向着查行禮大禮來了。

他惶悚的遞謝着。

「久違師教，致師誤臨縲紲，真使人不安極了！」

「師！——」他沉吟了一會，把自己的記憶翻轉了一遍，會沒有收過貴胃學生或者武弟子阿

「將軍錯認了人吧！伊贊一個山野書生，那會敢收將軍到自己門下呢？」

那將軍哈哈的笑了，笑的那麼狂放。

「十年曠別，難道師竟忘記我吳六奇了嗎？」

「吳……」又轉聲的，在喉嚨里：「六……寄……」還是記不起來。

「師真太健忘了，我，吳六寄就是當年乞食江湖的乞丐！」說吧，又哈哈大笑了，這笑多少是含着一些少年得志的盛氣。

「噢！」他忽然醒悟了，但同時，又冷冷的感到無限的幻滅。

他癡癡的哭了一陣，「啊！人世間竟是有許多意料不到的……」立刻又轉了念頭，覺得不能不熱烈的應付一番，於是便也故意露出超興奮的神氣，親切的握緊了吳的手，「……真……奇遇啊！——他也高興的笑起來了！」

「六寄得有今日，都是師所賜的！」吳將軍懇切的說了一句。

「不，有將軍的奮勉，才有今天的偉業，才能作爲勝朝的干城……哈哈，哈哈……」李把那滿鬚鬚發熱了一下，又不值不客氣起來了。

「我想我們這一段故事，也足稱得千古佳話了，厚薄難信，漁夫飯魚也不見得更生些些吧」

當他說到「漁夫飯魚」的時候，查的心里不覺得打了一個寒顫，但嘴里却依然笑着：「那可

本報我聽說了！」

吳將軍酒量雖大，但自從醉到十分醉了，兩個僕僕扶着他，送進了客房。

吳將軍酒起酒杯。

「今天真是醉了，我們要痛快的乾幾下杯，和當年在府上一樣……」

吳將軍不斷的勸酒，十多個家伎，都是解盃帶醉的女孩子，輪流的過來把盃，一杯一杯的。

在伊爾的酒量雖大，但自從醉到十分醉了。

兩個僕僕扶着他，送進了客房。

吳將軍酒量雖大，但自從醉到十分醉了，兩個僕僕扶着他，送進了客房。

吳將軍酒起酒杯。

今天真是醉了，我們要痛快的乾幾下杯，和當年在府上一樣……

吳將軍不斷的勸酒，十多個家伎，都是解盃帶醉的女孩子，輪流的過來把盃，一杯一杯的。

在伊爾的酒量雖大，但自從醉到十分醉了。

兩個僕僕扶着他，送進了客房。

清兵攻下兩浙已經三年了。

這時，社會的秩序，在異族的統治之下，大體鎮定，明代的恢復的力量，漸漸移向了閩粵一帶。

查伊璜以舉國聞名孝廉，眼看著漢族河山的變色，胡人在大江南北氣勢的高漲，無限的哀思沉沉的壓住了胸頭，這樣，他只有關門家居，沉迷於酒寄懷於詩了。

他，好作畫，幾筆山水，寫出了蒼涼的關山月色，寫出白雲滄海的幻化，當他題款的時候，常常的填湊了自己的真姓名，不加思索的書上了「左尹」二字，有人問他：「先生想以「尹」爲出袖之雲嗎？」他搖了搖頭：「尹，就是隱呀，左尹，思作江左隱逸吧了」。再問下去，他就只有低頭了一下，不說甚麼了。

歲寒了，他的傷感也愈加增多。

一天，正是暮禿的時候，心情更接納不下，擲飲了幾杯酒罷，身上似乎發熱了，他，揮筆寫就

，走出大門。

天是烏沉沉的，愁雲滄佈了世間；雪，像把掌一般，一團一片，飛墜下來，落到人的臉生頭上，一陣的涼。

他整了整風帽，又往前走。

一陣冷風響過，吹得他更緊，暖的酒，也抵禦不住刺骨的寒氣。

一抬頭，忽然看到雪簾之下站着一個糾糾的漢子。

他穿着薄薄的單衫，已經襤褸不堪，兀立在風雪中，毫無半點瑟瑟的冷意；紫霞色的臉，儼然絕塵的氣概，正似江流的砥柱。

好奇異了，自己披着輕裘，還耐不住風雪的侵襲，而他却似乎忘記了時令的變。

他常憑故國匡復的寄託，不一定在衣冠人物里去求尋，海內奇傑，埋沒在風塵中一定不少，也許能偶然的物色到幾人，像虬髯客之流，這樣的心里一動，便招呼了他一下……

「不冷嗎？你這漢子！」

他搖了搖頭：「不！」但又緊接的說道：「冷，又有甚麼辦法呢，一個無家可歸的人！」
寒風飄飄的響，似乎有些意思，這中間也許包含了無限的流淚史吧，便更好奇地問下去。

「象呢？」

「真荒馬亂，還不早罷了！」他答覆的那表模實，毫無甚麼潤色，也並不奇特。

「那末，你爲甚麼不去替人家傭工呢？」

「噫！」他笑了，「你想在這樣米糧高貴的時候，我，力氣雖然大，可是飯吃的也多，誰家肯用？」

因爲他說到力氣大，使查想到了這幾天傳聞的一件奇事，說：街頭上新來的那個乞丐，每天把他乞來的飯食，藏在寺里古鐘底下。那鐘大約總有三百斤，兩三個人都難得搬的起來，而總盪盪取出，都輕易和提壺一般，這樣，許多人便叫他做「鐵丐」……

查想到這裏，便試探的問道：

「街頭上爭傳的鐵丐，就是你吧？」

他點了點頭。

「你肯吃酒嗎？」

他看了看查的神氣，覺得他真奇怪，對一個飯都吃不飽的人，居然不能吃酒，似乎是不近人情，但又不能不坦率的對他說：

「酒是甜醇，可是……」

「好，不要緊，跟我來。」

雪勃是直攆着，他倆人，一個是如有所獲，一個是拖着無限的疑慮，這樣的一同到了奔的家裏。

走上了樓閣，推開了臨牀的窗子，饒雪花像梅花似的飄進了房內。

查吩咐書童，端上一盆熱炭，火熊熊的燃了起來。又吩咐盪上一壺熱酒，切過了一大盤燻肉，他指着旁邊的坐位：

「坐下吧！用不到客氣，痛飲幾杯好了！」

其初，小的杯盞，一杯一杯的對酌着；後來，換上了大杯，更換了碗，那鹹丐猛吞着，始終沒有醉意。

「痛快，真痛快啊！今天真是奇遇啊！」可是他自已早已醉了。那乞丐又吃了兩碗，把鹽蒸的肉也都吃光了，奔起腿就朝外走，連謝都不說一聲。

「別忙！」查醉的有些含糊了，喊住了他。

「取我的袍子來，讓他披在身上，外邊的風，隨的更緊啦！」

竟還將他一件新棉袍遞給了那乞丐。

「融取在手里，還有無限的感激，真不知如何是好，放在身上，走下路去了。」

「融因落太笑了兩聲，竟覺着他隨着雪走遠了。」

三二

第二年的初春。

融對子湖社，新舊的殘雪已經消盡，南北高峯漸漸露出了青翠的生機，落葉的遊人，還似年年一轉，風景是沒有甚麼改變。

去春伊爾這時正小寓在杭州長明寺內。如果說他是還有超然絕塵的雅趣，放下了家國的悲愁，寧而流連於山光湖影，藉以自慰的把這里當做了避秦的桃源，倒不如說他是另有深意的，

「自從補清入關之後，異族的壓迫，重重的創痕印在無數漢族人民的心頭，那里龍輿易屬滅掉屍，這中間文人墨客的氣節之士，事實上就做了反抗的中心，最初他們把這仇恨，放在各地發動武力的抗爭上層，後來因為清廷政權一天一天的鞏固了，他們知道已不是一時的威力所能奏效

的，假使舊態了方式，把恢復的勢力層層到各區文社詩社里遷去。

在江浙各地流行着和龍圖着的，比如東越諸社，三吳諸社，西湖八子，西湖七子，南湖九子，南湖五子，……諸社，都是把故國憂傷的情緒，寄託在吟詠文苑之中，這樣的，文人們的詩詞，也就變成了民族思想的抒發，而文人的會合，事實上也就包含了對於匡復事業聲氣的溝通。

在湖上，每日間和兩越名士遊從着，他們吊瀨岳王墳，更把湖心亭當成了新亭，酒不盡江山，涕淚。

一天

又是他們集社之後，在蒼茫的傍晚，在薄飲了幾杯竹葉青，已微微的醉了，他踏過白公隄，轉過了孤山，遠遠的望着那放鶴亭畔，一個衣裳破敝的青年在徘徊着，看他仰天長嘆了一陣，又拾起了一根短竹在地上畫着，畫過了，又塗去了，塗去了，又重畫起來。

奇怪，在步的走到他背後，看見他在地上畫着的，像是地理的路徑，又像是計算甚麼的數目，塗去，寫了一個「北」字，塗了塗壞，又塗去了，再寫一個「南」字，都是筆畫裂裂的，不成甚麼字樣。

「變！」他一回頭問，兩個人那意小的驚異了。

「你嗎！甚麼時候到西湖來的？」查很高興的詢問着他。

他就伏在地下，叩一個頭，仰起身來：

「你老人家一向還好吧？」

查連忙扶起他來，問他：

「你畫的甚麼？」

他臉紅了一會，扭捏了多時：「沒有甚麼，不足以告訴你老人家，我想，決定一下自己的行

止罷了！」

「你識字嗎？」

「略識幾個，——其實，在這樣的亂世，識字讀書又有甚麼用呢！」

查悚然的，覺得他確是一個有心人，對他的話也起了無限的個人身其之感，嘆了一口氣，對他更生了一種莫名的驚奇。

他看了他身上穿的還和書中一樣的被敝。

「去年的棉袍呢？」

「天氣已暖，用不到了，早換酒吃了！」他說着惡惡的笑着。

「好，還想酒吧，——來，跟我來！」

他點了點頭，笑着，隨他走進了天朗寺。

查要寺僧沽了一瓶最好的名酒——梨花春，——對飲了幾杯，就問起他的身世。

他乘着幾分醉意，便侃侃而談的，極爽直的告訴他自家的事情：

這時，查才知道他原籍粵東，名字叫做吳六奇，少年時也會讀過書；後來父母死亡，便流落江湖，作了乞丐，可是自己也覺到不能安於乞食，又當明社已倒，滿族入關，天下英雄都萃集在大江南北的時候，他便隻身北上，想趁取機會做出一番事業，可是等到他輾轉的到了緩塘，而魯王早已敗潰，浙江之局，也已經大定，清廷拚力拉葛，不久就變成了太平盛世，而英雄也就毫無用武之地了。

查聽了他纍纍敘述着自己，當他正聽得興高采烈的時候，便拍着他的肩膀：「我把你僅僅看成了酒友，真太看輕了你了！」

查更問他：「今後要作怎樣的打算？」

他說：「在閩海，五嶺，都有我不少江湖上的伴侶，原先也曾想北上投奔李闖獻忠，但船觸

早已敗亡，現在也許奔向那無人去；在北方，清營里也有不少當年鏖戰的士卒，是過去的殘餘，如今也都飛黃騰達了；所以南歸，北上，到此別還在猶豫着呢！」

「你真是有志之士啊！我告訴你……」可是，他又考慮了一下，含糊的說道：「北方已是既成局面了，我想你還是南去的好！」

他點了點頭：「我也還這樣想呢！」

查再進一步的啓示他道：

「如今漢族的力量，在已有的隊伍中，在現在轉徙於各地奮鬥着的將帥統領之下的，怕都將被摧殘殆盡了；今後，草莽山林，應說是播種的地方，那里既然有你江湖的伴侶，去吧，還是到那邊去罷！」

說着，哈哈的笑了，他這笑，是從內心湧出來的一種快意的笑，在笑中含有無限的希望和憧憬，覺得他這次西湖之行，在詩社的會場之外，已有了更大的收穫了！

「我想，如果能早日抵達那邊，峻嶺左右的好漢，正不知如何的歡快哩！」他在查的鼓舞之下，也露出了本色，放縱的笑起來，他的笑又是另一種的，在笑中並沒有掩蓋似會存有絕大的野心。

齊把酒杯一推：「去吧，用不着再考慮了！」

「是！」他突然又跪伏在他面前了：「你老人家，不但是我吳六奇的恩人，而且是我的名師了！以後如有寸進，都是你老人家賜給我的，我真感謝你啊！」

齊把鬚捻了一捻，歡暢的：「我就收你這個弟子罷，你將來如能成功，我這老骨頭，也就跟着你朽了！」

齊斟上滿滿的一大碗酒，端給了他：「再痛飲一杯吧，算是替你餞別，也預祝你的成功！」

他接過來，一飲而盡，滾燙留下半點餘瀝。

待了一會。

他忽然的，緊緊着眉頭：

「不過……」

不等他說完，齊忙搶着攔住了他：

「不用說，我明白了！」

齊取出了五十兩白銀，遞給了他：「作爲一路的盤費，足夠用吧！」

「這……這……叫我吳六奇怎樣的報答呢！」

「拿去，用專美來報答我！」老頭兒又燃了捲菸，拍着他的肩膀安慰着他。

「那末，我就去了！」

「再吃一杯，我不留你了！」

他又飲了一杯，更替茶斟上了一杯，查那雖老而未衰的心，也和他一樣增長着無限的熱力。他戀戀的，走出去了。

查眼看着他下了台階，出了天明寺，一步一步的遠了。

他直望着他的影子，一直隱沒在樹林深處。

這時，天漸漸暮了，蒼蒼的烏雲，都消滅了，四處的靄霞，照紅了半天；家家的炊煙，已散盡了，西子湖是在晚粧中。

遠處，鑿鑿的鐘聲隱隱的響了，在伊橫仰望着晚天落霞，傾聽着鑿鑿鐘聲，心里暗自想道：——今天不但風景特別美妙，就連鐘聲也似乎比往日響得快得多！

四

查伊璜寄居在廣東提督衙門，已經好幾個月了！

在他眼里，心里，當年的雪中人，已經隨着他新的環境，新的地位，完全的改變成另一個人了。當年那種樸實，英爽，都完全消失盡了，新的生活形態，只有把他變成一個淫靡，侈奢，驕傲，與狂妄的人罷了！

但是，他對於清廷那種必恭必謹的態度，又是怎樣的馴良，像一隻綿羊一樣，他張口主子，閉口今上，這話在查伊璜聽來，感到非常的不舒服，但也只有在心里暗暗的罵道：

——暴發兒的氣餒，十足的奴才！

查不須詢問他建立「功業」的經過，也可以看出他現在是一個怎樣的人了，同時也明白他和自己之間也有隔離，在橫著一條不可磨滅的鴻溝；然而，吳呢，倒是與高采烈的，他固然沒有忘記自己只是一個乞丐，也正因乞丐的發跡，而自炫着哩。

他諛媚的向查講述了他的過去，諛的口沫四噴，把自己描繪得像一個古代英雄一般。

「我離開了西湖，跑過了梅嶺，太僕嶺，還有閩海，粵海，江湖上的朋友們，沒有一個人不推崇我吳六奇的，這樣，我就去見明朝的唐王，他一下子就封了我一個總兵，要我在深山裏，海口裏，擾亂清兵，……」

「嘆！」查不覺的失聲了；但忽然又覺得自己太忘形了，有些後悔。

「什麼？」

「沒有甚麼！」查點了點鬚鬚，點了點頭：「你再講下去吧！」

「這樣，奔馳了好幾個月，打了無數次仗；到這時，我才知道明朝真敵不待，當他有甚麼用？後來天朝兵到，平南王攻下了韶關，我連想也沒有想，就投降了他！」

「對呀！」查滿腹不痛快，但又不能不順着他說一句。

「告訴你，我投降天朝以後，倒沒用到打多少大仗。」

「那……那……」

「我向天朝王爺討了三十幾道遊節，傳檄各山，各海口，馬上就有弟兄們來向我合兵，還有一些不識抬舉的，不肯來的，你說我怎麼辦啊！……」

「怎麼辦！」查聽道這里，豪神的，熱望的，急遽的跟着問了他。

「哼！」他狂笑了一聲：「不從的，殺！有的我帶引着天朝的兵，焚燒了他們前山，捉捕了他們；有的，把他們驅進營來，趕出去，殺呀！你知道我一共殺了多少啊，……」他伸出了三個指來：「足足有三千以上啊！」

查全身像發了寒熱，不覺的打了一個寒慄。

「這樣，不久的工夫，兩粵成了破竹之勢，馬上也是平定了，天朝覺得我真正英雄不舊，剛提升，不幾年，便做了提督，哈，哈，……說起來真也微倖得很！」說到這里，他志高氣揚的又狂妄的笑了！

「這『自古的英雄，都是在亂世中創出了不世之業的！』查勉強的悲澀着句，然而心裏是多末難過啊！」

「可不，這都是你老人家賞賜的！」

他這樣的謙虛着，查却覺着真是莫大的恥辱，恨不得跑上前去撲殺了他。這時候，查的心情惡狠狠的，又一起一落的，既鄙夷着他的行為，又像是芒刺在背一樣，更懊悔自己錯認了人；但口裏又不便說出來，還得敷衍着他：

「應該浮一大白，慶祝你的成功！」

「好！」他回覆了一下旁邊侍立的雜役：「擺酒來！」

查固體的，和他連飲了幾大杯，才把話岔到別處方面上。

第三次

寒實在受不住這種刺激，心也像破碎了一般，便向他辭行：

「山野的人，放蕩慣了，實在受不住衙署里的拘束；而且將軍待我這樣的客氣，更使我不安

了！」

「不，你不能走，你的恩我還沒會報答萬一哩！」

查早已體會到國破家愁之際，個人恩仇，早該置之度外，即使他是報恩，兩這私恩當中，還混著其他的作用，也就不值得重視了，這樣便連忙的說道：

「報答？那里的話，我想……」

吳不待他說下去，便吩咐雜爇侍女們：

「你們要好好侍候查老爺，不要就誤查老爺的酒，查老爺要到那裏去玩，不好麻煩他，聽見了沒有！」

「是！」

「如果查老爺有不舒服，不自在，要辭行的話；我，有你們是問！」

辭參家仗，侍女們，趨戎拜哈，差官，都知道他是殺人不眨眼的，驚懼的都縮着差的眼前，哀哀的懇求着他，

撞倒了頭，跌了一團氣。想到自己真是出了醜氣，又進了驢的囚籠了。

這樣，他只有吃酒。吃酒，在醉里坐著。

漸漸的，吳也不大常見他了；然而，他知他並不是忙於公務，忙於軍旅，而是終日沈浸於他那計算金錢貨財，或者與極奢侈的宴飲，和檀板笙歌，恣情在他那家樂的淫靡的歌舞中，這固然是乞兒作貴的本色，同時，也是借着享樂，來博取他那「功臣」應得的酬勞。這樣，查免得耳邊囉嗦，因而也少微自安了。

可是，有的時候，他們見了面，吳也慢慢的把話轉到另一邊去，不是說洪承疇怎樣的受到今上的知遇，就是說錢牧齋做了禮部侍郎怎樣的優遊自得，或者說：「你老人家不是喜歡詩詞嗎？吳梅村與蔡酒最近又寫不少新詩新詞，我已經託人到京里抄去了，你老人家在這上邊，大約還有興趣吧？」

查二句一旬的聽在心裡，都像刀割着一樣。

然而，他還跟上一句：

「梅村真是洞察時務，明白順逆，不愧爲文苑班頭啊！」說着，又向着查，笑了一笑：「你老人家才華氣度，也並不在他之下呵！……」

變得黑一漆，便差幾乎絕了。

定了定神。

「老了，我是不行了！」

「此你老人家年輕的，也未必就行啊，據說段侯公子是不是你老人家最心折的嗎？他出來這賦詩才中了一個副榜哩！哈哈……」

又一天，正是秋涼的時候。

提督衙門里灑下了筵席，吳將軍很高興的約查伊讚賞秋。

一陣秋風過了，庭院更顯的蒼涼的淒清。

秋柳狂擺着，最容易動人愁思；柳上鳴蟬，也無力的像飲乾了清露。蟲聲斷斷續續的響在樹梢，和哀鐘合奏起秋的悲歌，時令的感念，盤旋着在疾苦的老人心中，更有些禁不住了。

查伊讚現在更加憔悴了，他站在秋柳樹下，悠悠的，覺到了自己是多末寂寞空虛啊！

他看着那塘里的殘荷，一根一根的枯掉，擎着了零落的敗葉，暮年的鄉愁，也刷上心來。

不住淚的垂下。

那吳將軍還是那樣的高興，那樣的暢快。

他似乎不管別人的憂煩，只是盡量的勸酒；而查也只有默默的，不聲不響的一杯一杯的苦飲着。

談了一會

吳將軍又突然的高笑起來，笑的比鼻鳥還難聽：

「你老人家，爲甚麼不吟些首詩，寫幾篇文章呢？」

「老年人，那裏有這樣的筆力了，那裏還寫的下吟的出呢！」又猛吞了兩杯酒。

他走到奔的面前低聲而又諛媚的：

「你老人家寫一箇頌祝國朝統一天下的賦，而我也可以受到推荐之功，哈……哈，你老人家以爲怎樣呀！……」

「哦……」他突然的吐酒了，吐的衣襟上，地上，狼藉不堪。

「你老人家醉了！」

「不，不，我沒有醉！」他站起來，踉踉蹌蹌的立不穩脚步。

忽然看見池塘旁邊巍然矗立着一塊太湖石，是怎樣的玲瓏剔透，而又傲然不污的，不覺的感

聲在心裡：「拿筆來！」

侍女進過了筆墨，他蘸飽了濃濃的墨水，蘸石上一氣的題上了兩個大字：「趙雲」，把筆一擡，他的身子也倒下去了。

「查老爺真醉了，輕輕的扶到房里去吧！」吳將軍這樣的吩咐着侍女們。

其實，查的心里又何嘗醉呢，明明白白的曉得：

——如果雲可以揉搓成綿的話，那雲也就成了頑石了！

自這天以後，查是病倒在提督衙門里了。

五

查伊瑛一病四十幾天，幾乎歸了道山，不但精神是衰頹不堪，而且連身體也都支持不下，全身只有嶙峋的瘦骨，包在一張薄薄的皮子里，和鬼差不多。

吳將軍還算有些情的思婦，覺得雖然讓住不了他，可是他已成了無用的廢物了，於是縮服攝屬的送他回到故鄉。

當他熱烈的郊送了十里路程，更殷殷囑託了差官，沿路上好好扶持着，洒了兩滴別淚，便回到衙門。

衙門里上上下下都暗暗的說：「軍門大人對查老爺真好，這才是知恩報恩哩！」

而那些雞嬖侍女們，更背着人偷偷的許着他：「老傢伙，真是賤骨頭，沒有福分！」

然而，查伊璜查老先生，却是我行我素、顯然的，回到他的故鄉海甯。

他在路上，才聽到說「修明史」一案，早已結束了，一共殺了七十幾個人，許多知名才士都在內，連死後的莊廷鑑也都被從墳裏扒出來戮了尸，他只有暗暗的對自己說了一聲：「慚愧！」

！這樣，他更閉門不出，連酒也不喝了。

以後，接連着「南甯集獄」，「呂留良獄」，都繼續着發生了，又接連着，幾次的下了禁止集盟結社的上諭。

他回家以後，第一件事就是趕快的把自己以前作的「班漢史論」，從頭到尾讀了一遍，重新的增加了一番修改。

早晨，天還不大亮。從一座天主堂醫院的柵門里，默默地吐出兩個模糊的人影。一個孩子和一個年老的女人，一前一後地，在那條寂寞的長街上走着。那年老的女人，穿着一條白色的圍裙，從朦朧的晨霧中間看去，就像一只肚皮上長着一片白毛的灰色狐狸。

孩子眼屎巴巴地走得非常緩慢，老女人不時抬起她低下的頭，用一種寒蟬般的聲音在催他。

「小官人，我們走快點囉！」

「店門還沒開哩。」

孩子望望兩廂豎起排門的店舖，幾條打瞌睡的狗，懶懶地躺在那裏的階石上，他想了想，忽然車過頭來，擠起缺門牙的嘴說：

「嘿，你顯我——吃麵，吃麵，不是做麵的人還沒有起來？」

老女人把孩子的衣包換了一個手，拉起白色的圍裙在鼻上揩了揩，望着孩子的眼睛，顫抖的

聲音吞吞喉嚨里說：

「騙你做什麼啊，小官人！你媽媽叫送你到客棧里去。」

「嘿，你騙人，你真會騙人呀——那麼我的媽媽呢？」

孩子小牛似的闖起來，從缺門牙的地方，清楚地露出一排虫蛀的黑牙根，他偏著頭，烏眼窩落地追到老女人面前。

「那麼我的媽媽呢？」

「你的媽媽？」

老女人很快避開孩子的眼光，她似乎不能把自己細眼睛里的什麼東西讓孩子看見。他瞅著掛在一家店舖前的白瓷燈籠，嘴脣厲害地翕動着，但到底沒有說出什麼，好久，拉拉孩子的褲衣的翻領，旋又拍拍那小肩膀說：

「醫院里苦死啦，玩兒也沒有的。你看，你臉上多少的蚊子痘呀！哪，關不好，眼皮也腫啦。做娘的捨不得兒子受苦，甯得吧？要送你客棧里去。」

「旅館里還有無線電。」孩子的眼睛一亮，輕輕地摸摸老女人的手。

「對啦！過了前面的大橋，不就是你們以前住過的客棧了？客棧里多寫意，要茶就茶，要水

薪水——「茶房，買包花生來剝剝！」乖乖，怕他不去嗎？」

老女人弓下身軀去，用力拉着厚厚的嘴唇，好半響才逼出一個無聲的微笑。但臉子拉得太長了，配着擠在黴氣堆里的兩條倒掛的眉毛。彷彿像一條老狗在哭。而這聲一哭，她似乎也再想不到什麼好說的了，她想了想，又把銀尾的兩句話重復着。孩子可蠻不在乎地搖搖頭，退了下去大口的說：

「花生有什麼好吃呢？」

他擡起街心里的一塊西瓜皮，「塔」的落到前商店鋪的墮石上，烏眼落落地望望它，一聲與齊地說：

「我前回老城茶房買麵，三鮮大麵。媽媽生病的時候，那個麻子茶房還託我去看戲吶！不相信你等會問哪，他是一個大麻子，難看死啦，蜂窩窩樣的，你認不認識他呀？」

「不認識。」

「他總沒有到你們醫院里去看過病嗎？」

「沒有。」

「嘿，別騙我，你天天坐在那里開門關門的，一個蜂窩窩的大麻子都看不清楚嗎？」

「別噁囉，當心別人攔你的嘴！」

老女人眯着陰險的細眼睛，望望灰濛濛的禱上的天。

「嘿，你攔，你敢攔？」

孩子一下行到她身邊，個着頭，拍拍自己的腮巴子。老女人一下抓着他的手。

「快走吧，我回去還有事情哩！」

「我不聽你話，你替醫局里的人填死啦！只曉得看病看病的，別人病得多難過！」

「看了就不難過啦！」

老女人的聲音低矮了的。絃線似的細附口地，連自己也聽不清在說些什麼。低着頭，她望望孩子那個渾渾的小腦，和一雙脫了線的小皮鞋，心格外的重了。

「嘿，你騙我，你們醫局里沒有一個好人的！你說，我媽媽的病幾時好？你說呀，哪，你不會說了吧！」

孩子認真地望着她，聲音也有一點抖，忽然野貓似的叫起來——「你說，你說，我媽媽的病幾時好？」

對於老女人沒有聲音，孩子似乎又感到勝利似的，驕然哼地一笑。但從那圓圓的烏眼里，

却同時閃出一種誰也不會注意的晶晶的亮光。孩子揮開她的手，自管自的朝前面走了。

老女人孤零零的站在街心里，望着走近炸油條的滾鍋子，木然地吐了一口氣。但當她正穩定了要買點什麼給孩子點點飢的時候，這小傢伙可走得更快了。他那交叉在背上的兩條褲帶，却一搖一擺的，似乎在那裏得勁地說：「去，誰要吃你的東西啦！」但老女人還是氣急巴巴的追上他，在一頂圓頂的大橋上，她摸摸孩子那扁扁的後腦，小聲地說：

「你餓吧？」

「不！」

孩子搖搖頭，做出神貫注着大橋的石塊欄，一片海藍的天空，無邊地展在他面前。

「啊呀，你看——好紅的太陽呀，它在洗澡哩！」

「我買兩條油條你吃好不好？」

老女人湊到孩子的耳朵上，她今朝似乎非叫這孩子吃她一點什麼不可。孩子似乎完全沒有聽到，他忽的跳起來，指着天邊大聲叫着：

「呵，你看，你看，那些雲也紅啦。不，黃的，黃的，啊呀——紫的也出來啦，三條，四條，都在看太陽洗澡哩！」

孩子興奮得什麼似的，張大着缺門牙的嘴，頸子伸得長長的，在那黃米色的皮膚上，一些地方清楚地劃着垢污的紋路。

「小官人，你還看見什麼吧？」

老女人眯著手，像要抱他似的，陰鬱的細眼，也迷惘地望着遙遠的天際。

夾着露水的风，從橋下魚鱗般的水面上吹起，涼氣直透到人們的心里。老女人托着下巴蹲下去，一個影子似的伏在孩子身邊，她默默地窺着孩子的眼睛，她彷彿要從那裏頭，看到一些甚至是非常可怕的東西，半天才喃喃地吐出一個聲音：

「我的哥兒，你還看見什麼吧？」

老女人拉拉孩子的襖，覺得一股什麼冷氣從沉悶的胸口爬向全身。她又拉開倒掛的眉毛，忍不住的說：

「哥兒，昨夜里看見過你的媽媽嗎？」

「媽媽？」

孩子突的回過來，想了想，手指一下戳到老女人淚長的瘦臉上——

「嘿，你不是說在太平個里開刀嗎？聽死啦，你自己倒忘記了！」

「你一點也沒有看見她？做梦也沒做到她？」

老女人的聲音低到不能聽見，她醒一把鼻涕在橋上。孩子脚一蹬——

「我不跟你說話，你們醫院里的人頓死啦！看也不許人到太平間去看，嘿，我要把你們一個一個的殺掉——呀，你來看！」

孩子正要劈過手來，他一眼瞅見河里，忽又把老女人緊緊的抓着——

「呵，就是，就是那個扯白篷的船，哪。曉尾巴的那一個、你看呀，來了——討厭，不要把鼻涕沾在橋上呀——你看，對啦，就是這一個，我跟媽媽來的時候，就是坐它的，我跟媽媽坐在船頭上，媽媽抱着我，她不許我望河里的水，媽媽還硬說這不是船的翅膀，不過眼睛一閉就到啦！」

孩子聳聳肩，露着缺門牙嬉嬉地笑了。但河面上吹起的風，很快把他的笑聲帶走了。在那塗染着陽光的橋上，兩個寂寞的人影，站得長地投落在橋欄的那一面。

x

x

x

這天晚上，東江旅館的老淑娘們在乘涼時候，才有人想起把鐵鐵道孩子送到樓上十九號空房去個。一個比他高不了多少的新來的小茶房，捧一盞清油燈，打開了門，便沖着里面烘出的一股

熱氣，蹙尖着嗓子說：

「送去個吧，要當心火哩！」

「我不睇得嗎！憑你管？」

鐵鐵橫他一眼，陪着吱吱叫的樓板進去了。

「你一個人住過族嗎？」

赤膊小茶房躲在後面，小聲地說。他彷彿捉到一個好玩的奇怪東西，戮戮鐵鐵的背，頸脖子一縮，朝他做了一個難看鬼臉。

「你管我？替我弄點茶來吃！」

鐵鐵直像做客人，規規矩矩的坐在牀沿上。

「茶？這里客人不作興吃茶的！」

「嘿，你聽我——」

他睇着小茶房光頭上的癩疤痘，只笑沒吐他唾吐，發鬼地說：

「你這小鬼癩死啦，告訴你老板娘去！」

小茶房橫過「各」一聲的搖搖他挺起的胸脯說：

「老板娘是你的媽媽嗎？你是老板娘的野貓頭兒子嗎？她希望你穿的破皮鞋？」

一隻泥巴巴的赤腳，在鐵鐵附線的皮鞋上踢踢，一下又搖搖他的扛起兩排肋骨的胸脯說：

「告訴你吧。老板娘在乘風涼，吃西瓜，跟隔壁鄰舍講故事。他講一個後娘的小娃娃。流落在半路上，來不得來，去不得去，上不得上，下不得下——好像一個湯圓子，哪？一個湯圓子噠在這個里頭哪！」

小茶房一手戳在自己的喉嚨上，咯咯地笑起來。

「哪，一個滾湯的湯圓子——噠在這個里頭哪！」

他抽起手來，又在鐵鐵的喉嚨上重重一戳。

「嘿，你小鬼！」鐵鐵擦一個幾乎要迸破的大皮球，抓着小茶房的手，通的跳到樓板上。

「呀，好大的氣呀，人家跟你玩兒哩！」

「你？」

「對啦，人家看你多可憐，跟你玩兒玩兒哩——噠噠！」

「給我滾。」

鐵鐵壓得臉都紅了，野貓一樣的叫起來：

「打死你，告訴你老板娘去。」

「呀，那我怕死啦！」

赤膊的一骨碌逃到門外，半響不出聲，忽又敲敲板壁，用剛才開門時候的那種尖嗓子說：「不告訴你的媽嘛，告訴你媽我就怕！」

鐵鐵趕上去，望着黑洞洞的門外，楞了楞，抓住自己的短褲說：

「我媽媽以前也在這里住的，你不曉得嗎？」

「我曉得啊，我隨便什麼都曉得，你才不曉得哩——我的小娃娃哪！」

「好漢不要逃！」隨着一陣通通的樓梯聲，鐵鐵自言自語的回過頭來。桌子上孤零零的放一盞燈，好像要跌倒似的，給兩張破竹椅扶着，靠在開着窗的土牆上。土牆剝落得鱗皮狗似的，在一些似乎還有點白的地方，早給人歪歪倒倒的寫了許多黑字在上頭，他不曉得那些人爲什麼高興到壁上寫字。他記得從前在杭州住過的旅館，牆多白，蒼蠅也不敢息上去，而且也沒有這麼討厭的小套房。窗開得多大喲，一走到窗口瞧，不，隔在牀上也望得見西湖的，小划子一個來，一個去，忙死啦，上湖心亭吃冰汽水哩，絲——湖心亭的冰汽水叫得多響，比別人家的響得多，絲

——囉！

鐵鐵眼睛一亮，一隻小耗子正爬在桌子當中，彷彿在笑他似的，捧起前腳在尖尖的鼠嘴上抓著，好像說：「這地方可屁也沒有給你吃！」

「呔，我打死你！」

他蹣跚腳，兇兇地撲過去。

「喂，樓上輕點，什麼人這樣不識相呀！」

樓下一個大人的粗聲在喊，小耗子爬在土窗上，得意地望著鐵鐵的大眼睛。

「我！」鐵鐵的缺門牙在作怪，喊不響。他連忙咬着大姆指，好像挨了別人的打。他想應該再跳兩下，可不行，腿膀上癢死啦，他鼓起腮巴子，聽繩樓下沒有聲音了，才弓下去，抓著癢癢的地方。

房里的蚊子特別多，像隔山的鑼聲似的在四方八面的叫起來。鐵鐵弓在那裏，聞到身上一陣陣的汗酸臭。新出來的汗，還在像著他貼在前額上的幾根髮往下爬，滑乾了，又爬了，他還在那裏的抓著，小指甲一下厚起來，厚到碰不著皮膚了，心里可還像有一千一萬的癢蟲在爬出來，有的儘往腳底心里鑽，他用力抓著自己的腳，蹣跚腳——「媽！」心里大聲的喊著他的媽。

醫院里住著媽媽住了半個月，頭幾天媽媽躺在牀上還替他揩背，後來媽媽連身也不翻了，媽

說肚子裏的瘡越長越大啦，這鬼瘡會透她的命！吓！瘡是箇什麼鬼東西，媽這麼大的人還兜不過一遮瘡？幾時爛出來剝碎它！鐵鐵楞着桌上的清油燈，背後板壁上的那個大黑影，隨着忽忽動的燈火，縹緲地像一個魔鬼似的，正要向他撲下來。

他站在這空落落的房里，不知道應該做些什麼。屋子低到似乎仰不起頭，其實他並不想朝上面看，他怕看見一個什麼七孔流血的吊死鬼。不過爸說鬼是迷信的，他從前沒去重慶的時候，頂不許媽媽講鬼故事，他說別信媽媽的女人話，女人頂會迷信的。

鐵鐵伏在桌上，用手指在濛着灰塵的桌面上慢慢地寫了一個爸爸的簽字，望了望，又在旁邊打了兩個圈。爸的力氣真大，人又高，他老把自己抱到手里，像皮球樣的往盆里一拋。他說：

「小傢伙，你夫起來做什麼？」

「跟你一樣寫文章！」小傢伙得意地，好像還只有三歲似的，摸摸爸爸臉上的短鬍子，嬉嬉地笑了。

樓上沒有一點人聲，青油燈嗚嗚地爆着。不知什麼時候，小茶房拿着一塊西瓜走進來。他尖着嘴把它往桌上一放，便轉身就走，一面走，一面說：

「吃吧，你在這里倒享福哩！」

總還沒給他，他咬了一口瓜，便拿到桌上，把半個身子靠在椅外面。呀，好涼的風呀！風從他吃個西瓜的缺門牙地方吹進去，涼涼地，比西瓜水還甜。

窗外，是一片覆着河岸的草地，螢火蟲綠箭似的在那幽黯的低空里默默地穿來穿去，像在找尋什麼似的，一下單獨的一個，飛得很遠很遠，在那里一閃，再看不見它了。

「呀，你說這個孩子嗎？」

草地上的一個女人的聲音，聽來很像旅館里的老板娘，沙啞地，夾着打敗薩爾芭蕉屬的撲撲聲不斷的說：

「不過我看孩子是沒有一點苦相的，圓頭大面，你說頭髮下一點嘛，我們說後面的頭髮下一點也並不礙事呀，不過這孩子的人中短一點，不過也算不了什麼！你說嘛，總不能說他是苦相呀！」

鐵籠望下面一堆縹緗的人影，撲的吐了一口西瓜子下去。但似乎什麼人也沒發聲，另一個聽話的女人聲音這樣說：

「呵，你倒不要把蘿蔔根子當參鬚，我看他上排牙齒里，就有兩個虎牙齒，娘就給他吃了的呀！」

吃娘，什麼人吃了他的娘呀？鐵鐵不作聲，他黑眼落落地望着那山坳上的一彎鉤月。並且就心着旁邊的那塊老白雲，會不會爬過去咬它。

「不過孩子的牙齒也不作準的，人家假牙齒都沒換齊呢，就上相了嗎？我是膽子不怕老虎，人家一百里路跑出來了，東不接岸，西不着邊，真是河邊上截樹，我不收他嘛，你說叫他往那裏去？再加這個年頭兒，一個炸彈落下來要死幾百人，自己也今天不知明天的，呃！」

繃繃的人羣里，一個孩子在呱呱地哭，接着似乎抱孩子的女人也抽噎了。

「老板娘真蠻德，我不是當頭吹你！其實落得量大膽大，人家當真會要你白靈嗎？再說嘛，人家還有行李在這里，現在一尺白布要買多少錢？你想呢，福福嫂你想想吧。」

那個臉刮刮的女人又開口了，他的聲音多尖呀，激在窗外的鐵鐵，可一句也聽不清發龜說的話麼說。不，他沒有聽，他把吃剩的西瓜皮追着那隻掠過窗前的蝙蝠子扔過去。他巴巴的望着下面，對人堆里一個抽香烟的女人大聲的說：

「喂，老板娘，你看見它跌下來嗎？」

「什麼呀，我沒有看見什麼呀！」

老板娘的沙嗓子，她拍拍扇子霍的站起來。

「呀，他在說什麼呀？」

顏的女人驚嘈起來了，給蜈蚣咬著似豹跳起來。

「他在說什麼呀，你們上去看看罷，不要是他的媚——」

「呀，對啦，一定是，你們來一個男人呀！」

女人們哄在一起，好像大家都給大蜈蚣咬着了。

「什麼事呀——你們？」

突然，草地側面的竹籬門，呀的濺開，一個高大的穿著白衫褲的男人出現在那裏。蜈蚣子的老板娘趕忙登登地跑上去——

「真是的，你一天到晚不知道有個家，我有事情跟你商量哩，哪，」

她回過來指指棧窗，鏗鏘的眼睛一亮，但老板娘下面的話，他可一點也聽不見，他看見一個流星噠的划過半排天，但山坳上的鈎鉤子月，到底給那塊老白雲吃掉了。

「那怎麼行？我開旅館，又不是開育兒堂！」

「那怎麼不行呀！」

「不行，你知道人家約套組嗎？你還高得起嗎？」那聲音突然粗暴起來，「叫他馬上離開！」

馬上走！

「叫什麼人走呀？那個男人要叫什麼人走呀？鐵鐵在想，但是想不出。只見草地上的人一個一個的走了，轟在唧唧地叫，風從他缺門牙地方吹進來，多涼呀，比西瓜水還甜。」

x

x

x

第二天一早，老板娘點着一支煙，走到鐵鐵房里。呃，這孩子，帳子也不曉得放的！她慢悠悠地走過去，坐在床沿上，從孩子的圓頭大面，一直到那雙厚厚的赤腳，都仔仔細細地把他望着，彷彿在替他找尋身上落去的東西。她搖搖頭，恨着自己的老板，這麼消魂不講，而且還當着這麼多的鄰舍丟她臉，這便是在丟她的臉啊！她狠狠的吸口煙，讓煙霧從生氣的鯨魚嘴裏用力地噴出。

躺在牀上的孩子，一翻身，忽然格格地笑，抓抓小手含糊地說：

「你迷信，啊呀呀——爸爸，她又迷信啦！」

老板娘的心一拾，睜着紫黑圈里的眼睛朝四面望望，她聽著隔壁房里的客人在起來了，才敢伸手去拍拍孩子的大腿，露出兩個長長的金牙齦：

「哦，起來吧，天亮啦！」

「唔唔，爸爸喜歡我！」

「起來，快起來！」

「做什麼？」被老板娘一把拖起的孩子，他呆呆地坐在牀的當中。

「叫你去吃粥呀！」

「那麼我的媽媽呢？她幾時出來？她今天會不會來呀？」

孩子的眼睛還沒大睜開，像要哭似的，把下巴擱在自己的腿膝上。一會要發聲地做煩躁上的

香烟火，把缺門牙里的聲音悶在腿膝里說：

「不過，醫院里的人壞死啦，看又不許別人看！」

「對啦，你在這里等着她不好嗎？」

「那麼，」

孩子抬起頭來，不知要說些什麼，忽然眼瞳一亮，他急急地做臉後揮揮那黑手，把巴該轉過臉來
 裝說：

「不過，你昨天還把西瓜給我吃的啦！」

「我今天還同你看戲嗎！」

老板娘隨便地，一面打開孩子的花包看看，幾件襪衣褲，一雙破舊的藍球鞋，她很快就拿他包繃，拿在手裏，狼的站起來。

「你叫麻子茶房駝我去嗎？」

孩子也很快跳下來，摸着他的破皮鞋，一面花狸貓似的望着老板娘從鼻孔里爬出的兩路白塵，拉拉她的衣角說：

「不要，不要，其實我會走的呀！」

「給你坐黃包車。」

「那麼你呢，你不是追我不上了？」

孩子團團地繞着他轉，眼光一閃一閃的，嘴張得那麼大。直到下樓梯的時候，他通通的先衝了下去。歇著正在掃地的小茶房，得意地在他背上捶了一拳。

「嘿，我今天去看戲呀！」

「什麼，老板娘叫你滾——走開！」

小茶房把帚子掃到他腳上，忿忿地說：

「老板娘叫你滾，聽見吧？」

「呸，我不滾，我媽媽會來同我的。」

小茶房眼睛一眨，尖尖的嘴沖到他臉上。

「呸，你的媽，你的媽——」

後面下來的老板娘，一巴掌打在他的尖嘴上——

「他的媽怎麼樣？你說，他咬着你的骨頭嗎，你說呀，他的媽媽怎麼樣？」

「我的媽媽在太平間裏開刀哩，一開刀，就好啦！」

「你走，別管她！」

孩子到廚房里，他出乎意外的從老板娘手里接來一個熱熱的雞蛋。他老練地把它剝着，老板娘又盛了一碗粥在他前面，他噉了一口粥，把雞蛋放到嘴里咬着，忽然一陣輕輕的急促聲音，從他背後擲過來：

「你們快來看，就是這芽仔，長着老虎牙齒的芽仔，——他在吃粥哩！」

鐵罐回過頭去，背後格子窗子外面爬着許多眼睛，霍霍地朝着他閃爍着，他抓起一把雞蛋滾望窗格子上摔過去，咯咯地笑起來：

「哪，把你們吃！」

窗棂子外面發出一個尖銳的鶯歌聲，老板娘推出一臉的笑，迴過身去。她穿着一件香雲紗短衫，轉動身體的時候便瑟瑟地響起來，燕子尾巴在那里一蹩一蹩似的朝着窗外的人說：

「我是天地良心哪，觀音菩薩在頭上，我是要把他料理得安安頓頓的罷！讓他去哩！」

「不是嗎？」外面回過來一陣嘻嘻的笑聲，「你老板娘量太膽大，把他今年生一個白白胖胖的大兒子。」

孩子睜大著兩隻烏黑眼睛，不管她們在噴些甚麼。他把一碗粥喝了下去，正待把第二個雞蛋塞進嘴去，忽然窗格外面房里，有人在猛烈地敲着板壁，一個粗魯的男人聲音在叫：

「別跟我學囉了，車子雇好了，快點打發他走！」

老板娘盯了板壁一眼歎出一口氣，望着孩子輕輕地說：「快點吃哩，車子來啦。」

「真的坐黃包車嗎？」孩子把嘴一抹跳了起來，「那末你呢，你不去看戲嗎？」

老板娘沒有回答。孩子弓下身去，披披他的破皮鞋亮亮奔向前去了。

「真是我一粒蛋子在頭里爬！那裏來，送他到那裏去，那麼大的醫院要把人往我這裏送，我又不是靠吃西北風開店的——豈有此理！」

跟在孩子後面，是一串夾着老婆的粗魯聲音。

花 素 琴

郭北屏

花素琴在床上翻了身，側面看着，裏床是空空的，順手把搭鏡子的棉線向上拉，頭又埋在木棉花的枕頭裏睡着了。

屋子裏靜得徹，朝南的窗戶有一半給廚房的牆壁遮着，一半又糊了密密的舊新聞紙，房門關得緊緊的，既沒有光透進來，又把外面一切音響全隔絕了。屋頂有兩塊玻璃瓦，是叫作天窗的；近午的陽光，從那個天窗裏爬下來，像一根傾斜的白色柱子，從房頂一直掉到那些顛倒錯亂的物件堆上。灰塵彷彿特別愉快，在光柱中翻騰嬉戲，使這光柱越發顯得蒼白。

帳子只放了一邊，花素琴側着身體，弓起背朝裏睡着。褥單纏成一團，掩在她的身底下，紅花的棉被攤在她的身上，兩隻腳伸在被外，並且右腿也有一半裸露在外面。她的電燈了的頭髮像一盞黑絲鏡似的披在油漬斑斑的枕頭上。枕頭旁邊是她的黑色綢旗袍和粉紅色的對襟小馬甲。衣服旁邊有一盞大前門香煙，一個法那質的噴滿煙頭的煙灰缸。她睡得很安靜，呼吸均勻，棉被

有規律的起伏著。

廚房燒午飯，木炭烟從屋頂上，從牆縫裏擠出來，像汗氣在一個人身上蒸騰出來一樣。木炭煙擠出廚房之後，一堆向天空升去，一堆却從窗格縫裏擠進花素琴的房間。這些煙霧擠進房間之後，不一會功夫便把房間塞得滿滿的了。

花素琴給烟霧呛醒了，憤怒的撩開帳門一看，只見房間裏像放了開水之後的浴室一樣，迷迷糊糊。她猛然推開身上的被子，跳躍上身，朝着廚房大聲的叫：

「方嫂子，方嫂子！」

沒有應聲，她於是更大聲的叫：

「方嫂子，方嫂子！你這個死鬼做什麼呀？」

「我燒飯！」方嫂子在廚房裏答應了。聲音很顛澀，大概她也給木炭煙薰得氣喘吁吁。

「燒飯！燒飯！」花素琴憤憤地重複着說。她閉緊嘴唇，咬着牙齒，朝室內看了一遍，忽然狼狽地吐了一口唾沫，又睡倒下去，罵了一聲：「這鍾倒毒地方！」

花素琴睡下之後，沒有再把被子蓋上。她全身赤裸着，豐腴的肉體，在灰暗的光色中閃爍着幽人的光采。她伸手在枕頭旁的香煙櫃中，抽出一枝煙捲，騎着榛了次架，點着了煙捲。一般煙

完了的火柴頭，忽然從火柴梗上脫落下來，她發覺得急叫起來：

「方嫂子，方嫂子！你來！」

方嫂子推開房門，只見在那太陽光的灰色柱子旁邊，花素琴一絲不掛的站着。她兩手揮在腰際，胸部挺着，臉漲紅，眼睛放射着令人感到灼熱的光芒。

「做什麼？」方嫂子看見她這付模樣，立在房門口詫異的問。

「做什麼？問你自己！」花素琴還是一動不動的站着。「這時候就瀧飯，人家還沒有睡醒

手」

「啊噫！原來是這末一回事！我的姑奶奶，現在快十二點了，你說還早嗎？」

「十二點怎麼樣？你知道我幾點睡的？」

「知道！」方嫂子說着，掩上房門，走向前來。

「知道就好！爲什麼把人弄醒，噲都給噲死了！」

「我不敢開窗戶呀！」方嫂子在床上拿了花素琴的黑綢旗袍，給她披上。「披起衣服，不要受涼，坐下來！坐下來！你瞧你這付樣子，怕不要把我吃了。我不敢開窗戶，是怕驚醒你……」

「你的嘴真甜！」花素琴戴着床沿坐下了。

方嫂子也在她旁邊坐了下去。

方嫂子是三十歲左右的女人，面上雖已綻開月與辛勞，以及無節制的性慾，刻劃了若干綉紋，但人工的修飾，還替她保留着幾分美態，剪短的頭髮，梳得非常光整，像一塊黑黧似的蓋在頭頂上。衣服整舊得很，敞開的衣領裏面，露出沒有血色的黃皮膚。兩隻眼睛却非常靈敏，狡猾而聰慧的閃動着。她第一個丈夫是雜貨店老板方志高。方志高死後，她便一個人在外面混。現在在一家戲院裏管理方廁所。這個職務，使她認識了很多高貴與不高貴的女人，她便從這些女人身上掙得了日常生活的費用。她這幾間破舊的房子里，經常有些穿得很華麗的男女走動。她並且常常收留一些無處投奔，或者是剛剛脫離男人的女人居住。她自己對外說是爲方志高守節，實則，出入於她這裏的男人中，有些被她纏得無可奈何，或是因爲要想保住自己的秘密而不得不屈服的人；有時她並且弄作她的情人。至於長期和她厮混的，是一個慈善救火會的幹事，那人在名義上是她的小叔，方志高的喪弟，叫做龍大有。

「你抽煙嗎？我替你點火！」方嫂子拿了一枝煙捲，和悅地說。

花素琴猶有餘憤的瞪了她一眼：「不提抽煙吧，提起來氣死了！」

「今天早晨不知倒了什麼霉！」花素琴把下頷微微拾起：「你瞧！」

「瘦了？怪不得發了那麼大的脾氣！」方嫂子伸手在鵝痕上摸了一下。「真可憐！這樣又白又嫩的地方，哪裏經得住燙！」

「誰要你可憐！」花素琴一巴掌打開她的手，但是看她那涎皮笑臉的樣子，不禁笑了。

方嫂子替花素琴整理床舖，花素琴一邊穿衣服，一邊走到桌子跟前，在亂堆着的物件中，找出一面鏡子。灰白的陽光映着黑頭髮，分外光澤。她看看自己圓而有致的面孔，還是那樣潤澤。紅嘴唇上的胭脂却褪去了。她記起昨夜那個男人的貪慾，她有些好笑起來，但是鏡子裏那對長眉毛下的眼睛，嘲弄地閃動着，她有點不好意思。

「方嫂子，他什麼時候走的？」

「哪個「他」？」

「呸！你裝鬼！」

「哦！他是早晨五點鐘走的。」

「丟了幾個錢？」

「二百塊。在我這兒！」方嫂子伸手到衣袋裏去掏錢。

「我不要！」花素琴止住她。「留在你那兒，算我的飯食錢吧！」

花柔琴打開房門，飽和着暖而香的陽光，熱烈地迎接着她。

「好天氣！」她深深吸了一口氣，彷彿吞了一個熱的湯圓。「方嫂子，打盆洗臉水來好不好？」

她站在從屋檐下照進來的陽光中間。兩手插在亂蓬蓬的頭髮裏搔了一會，又從前額到腦後的梳了幾下，燙曲了的頭髮，彷彿給斷了齒的梳子梳理似的，有些平伏了，有些却還倔強的直立着，她那滿沾了頭油的雙手，又在臉上一抹，然後環抱在胸前，仰頭看對面房頂上的小草，在陽光下招展。這時，她心裏安靜得很。同時，又像給一個什麼東西吸引着似的，忽然喜愛藍天，喜愛白雲，喜愛陽光，喜愛小草，喜愛冒着木炭煙的小屋子，甚至也更喜愛她自己來。

「她媽的！活着總比死掉強！」

鏡子裏又現出她的面孔來，比剛才更潤澤了。皮膚發着本色的亮光，雖說眼睛底下有着黑眼圈，但全部的印像還是健康的。好似貴婦人底一樣的鼻子，端正的安排在臉的中部。嘴唇兩角微微翹起，時時呈現着誘惑的笑意。她洗了臉，小心地修飾着眉毛，肥而厚的手指，慎重地選用着眉鏡。嘴裏一壁唱着小調，赤着的右足輕輕打着着拍子。當她打扮好了，正要換衣服的時候，忽然門外有一個輕手輕腳的影子蹣了一下，然後又貼在門框上，彷彿向後面窺探似的。

「什麼人？」花素琴詫異的問。

應聲而入的，是一個瘦削而猥瑣的男人，他便是熊大有，方鏡子的懦夫。

「是我！」

在花素琴健碩而光鮮的胸體面前，熊大有顯得極其醜陋瑣碎。他似乎有些羞澀，現出僵促不安的樣子。但是那雙像餓瘦了的青蛙底的眼睛，發出綠光，偷偷地在花素琴身上掃來掃去。

「大有，什麼事情？」

「這個……」熊大有嚙着，又頻頻咽唾沫。

「你又沒有黑飯錢了，是不是？」花素琴一面扣着衣紐，一面對他說。「說呀！要多少？錢借給你！」

「不是的！唔……」熊大有笑得像鴛鴦叫似的。「我來告訴你一件事；那邊……」

「什麼那邊？」

「那邊，咳，三爺那邊今天有人來找你，咳，怕你不在家，叫我，咳，先告訴你一下，等他們一傳！」

「什麼時候？」

「下午四點。」

「好，叫他們那些王八蛋來吧！老張等他們就是！」花素琴點上一枝煙捲。

「那末，我走了！」

熊大有說着，却並未移動他的脚步，還是瀟着腰，低着頭，兩隻瘦得像鴨掌似的手，不斷地搓着。

「怎麼樣？坐坐好嗎？」

「咳，是！不是！我走了。」

熊大有很快的轉過身，用細碎而敏捷的脚步向房門口；不逾，當他的手剛剛碰到房門，他忽然停住身，先慢慢轉過頭，又慢慢轉過右邊的肩頭，擺頭扭曲着身體說：

「我想跟你商量一件事，咳，我想借十塊錢。」

「大有，你也會說借，幾時還？」

「當然是要還的，我熊大有是一個男子漢，咳，借錢還……」

「得了，得了，熊大爺！一花素琴丟了一張紙幣給他。「拿去吧，以後多替我送這種喜信，我才謝謝你哩！」

「三奶奶，不是我對這個蘆葦毒，那邊，咳？那邊叫我來，我敢本來。」

「請吧！有千地錢，可以有半天舒服了。」

「嘿！熊大有開了房門，只跨出一步，又回過身來：『三奶奶，我很久沒有嘗過大前門的味了。買一枝，好嗎？』」

「鬼！拿去！」花素琴把已經抽了半截的煙捲，從嘴裏摘下來，隨手遞給他。

他在桌上拾起煙捲，狠狠地吸了一口：「真好味道！」帶着煙捲像燕子一樣躍出去了。

熊大有鑽進方嫂子的房間，看見方娘子正躺在那兒燒大煙，便很熟習地在她對面躺了下午。方娘子正待把煙槍送進口裏時，却給他一把搶了過去：

「好娘子，讓我先抽一口！」

他抽過子煙，精神忽然抖擻起來，順手在茶盤裏端起茶杯，呷了一口，便對方娘子說：

「我看呀，花素琴這樣使強是不行的，憑三爺這付場面，要對付個肥女人，那又豈好壓力氣

！？」

「你先別吹了！」

「我告訴你，三爺從前是地方上混事的，現在是日本人賴就的紅人，那有辦不到的事？娘子，我

看你還是勸勸花素琴吧，這叫做『無人管轄』，『誰能不低頭』！」

「我偏不低頭！叫他拿顏色過來看！」

「花素琴突然出現在房間裏，使得熊大有和方嫂子的臉顯得十分狼狽。花素琴的眼睛直瞪着熊大有，彷彿把他當作敵人似的。她上嘴唇用力蓋着下嘴唇，兩邊的嘴角被牽動得翻向上，不須是以前那樣的和善了。」

「三奶奶，我是好心，你別，你別……」熊大有慌張的站了起來。

「熊大有，你放心，我自然不會冤枉人的。我花素琴站起來一直，睡下來一積，來得清去得明，絕不借事，叫他英雄好漢都來！我都領教！」

「好好，我走了！」大有看事情太嚴重，急急地逃出房門。

花素琴在廳燈的一邊坐下。廳燈的火頭，像一盤豌豆似的，不停地顫動着，燈芯旁邊，堆積了不少煙灰塵垢，油膩膩的，花素琴看着煙盤，想到在另一盤煙燈旁邊，她曾經受過一個人的愛撫。當時那個人把她當作寶貝似的，她生活在蒸氣和寶貴的空氣中，她學會了怎樣撒嬌，怎樣引逗對方的情慾，她很歡喜自己逼到了他。在燈下，她本有一個丈夫，那是一個靠忠誠靠勞動生活的人，供養老幼的物骨，除了一升好心之外，只是二三錢粗茶淡飯，四季不凍不破的布衣服而已。花

素琴——當初這還是取得這低名字時，似乎對於丈夫也並無奢望。然而，另一些人，寧願以別人身體作寶貴的一些人，花言巧語的騙得她來到城裏，使她接觸到與前迥不相同的生活，使得她失去一切可寶貴的性情，染上了一身和花柳病同樣可怕的無恥和大胆，到最後，却又使她受到被拋棄的痛苦。她恨那個人，倒並不是使他拋棄了她，自己以為有這樣漂亮的身體，那就好比有了一「本錢」，沒有不能生活的理由。她恨的是他拋棄了她，而又不許她自尋生路。

「你倒還是逼我，我還要幹！」

在煙霧的光暈中，花素琴伸手摸摸自己的臉，又摸摸圓滑而結實的手臂，似乎有一股魂有熱力的氣流通過她的全身，她自信可以對付要來的不幸，而且自言可以靠得子生計。

果然在下午兩點鐘，三爺那邊派來的人準時到了。

原來又是花素琴專意認識了的。當初還是三爺的寵妾時，這些人整日在她面前逢迎奔走。他們在坐椅中敲鑲成一張伶俐而善於微笑的嘴，可以騙你，但也會惡嚇你，總之會用一切手段使你就範。但是他們對於花素琴因為幾前一點點尊卑關係的影子尚未消除，同時花素琴強烈的性格也使他們商榷不出手段。他們來了幾次，結果都是碰了壁。

花素琴從自己房裏走出來。臉上揚着得意而微笑，走路的身姿很輕靈，顯得極其安詳甯靜。

「三奶奶！」

賞花素琴走進方嫂子的房間，來人一起站了起來。他們是三個人，兩個短裝，都是長過膝的對襟小褂，胸前密密的釘着一排鈕扣，衣領敞着。一個是着黑長衫的，袖子與下擺都很長，袖裏的白小褂的袖子捲了一半，膀上吊了一枝煙捲，耳朶上又夾了一枝。他們站起來以後，裂開嘴裝成一副笑臉，頑謔似的互相睨了一眼。

「各位太爺請坐！」

花素琴對他們擺擺手，叫他們都坐下，她和方嫂子並排坐在床邊上。來的三個人也坐下了，大家懷着心事，沒有人發言。方嫂子看見這場面太冷，於是站了起來：

「你們坐一會，我去泡茶來。」

方嫂子出去之後，那個穿黑長衫的把煙頭扔下地，用白底黑緞布的鞋子踏熄了牠，蹣跚地

問：

「三奶奶，用過飯了？」

「吃過了！」花素琴冷冷地回答。

「三奶奶住在外邊，近來好？」一個穿短裝的帶着笑說。

花素琴伸手掠了掠頭髮，順便解開衣領上的紐扣，兩臂交抱在胸前。她凝視着來的三個人，早已洞悉他們的來意，見他們扭扭捏捏，繞着圈兒講話，就說：

「喂，大家都是世面上的人，打開天窗說亮話吧！」

「是，是！三奶奶說得對，我們就不必客套了！」

「劉四，你說吧！」花素琴對穿黑長衫的說，還是不動聲色。

「我們的來意，你大概知道？」

「你知道？」

「知道就好商量！三爺託我們問候你……」

「劉四，你又來『莫乎裡』了！」花素琴截斷了他的說話。「三爺怎麼樣，我不難爲他問候

「三爺說，還是那句老話，請您……他願點臉！」劉四說到這裏停了一停，看花素琴有甚麼表示，花素琴依然不開口，他接着說：「三奶奶，我們也……我們也說，三爺是場面上的人，面子總

不能不顧！您說……」

「三爺是那句老話，我也是那句老話：不行！」花素琴猛然放開交抱着的两臂，站起身來。

「你別走！我們談……」

「誰說走？有話儘管說！」

「三爺還說，如果您肯另找碼頭，以前的事一概不提！」

「一概不提？好一個一概不提！他提什麼？他有什麼好提？以前是他騙了我，後來是他捧了

我，現在是他逼着我，他要臉，我要活！他要我走有這麼容易？我不同他提，他倒來同我提！」

「三奶奶……」

「讓你們以後少叫『三奶奶』！」花素琴眉毛一揚，上眼皮翻了起來，冷峻地說。「我花素

琴有名有姓，幹嗎要跟着別人叫！」

「您別生氣！」

「三爺，場面上的人？他媽的以前一個碼頭上的混子，現在跟着日本人跑，當了個把偵探隊長，也就抖起來了。告訴你們：我花素琴不怕他！」

「自己人好商量，不必動火！三……」

「動火？我才不哩！我花素琴喪身爛口，誰有錢，誰就可以同我睡覺，爲什麼要受別人管。

別人要管我，也不必到今天，以前看着我挨凍受餓，還都不理，現在要他來管我……」

花素琴憤憤地來回走着。那張上過胭脂的嘴唇，緊緊地閉着，大概因興奮過度，時時咽着唾沫，在敞開的衣領處，看到她的咽喉顫動着，高漲的胸部也不停的喘着。劉四他們三人，在她這般堅決的表示下，自然不好再一句嘴，呆呆地，呆坐着。他們在想，碰一個看起來很漂亮，的很溫柔的小女人，發起脾氣來竟如仇之凶。方娘子走到天井中，來想書畫卷，不可是地聽覺裏沒有聲息，再看都信者，又急忙退了回去。

「諸位還有什麼話說？要是沒有，少陪了！」

晚上，花素琴從戲院回來，憤憤地打開房門，一個身仰臥在床，眼睛直瞪着帳頂。方娘子像瘋瘋的點似的，尾隨着走了進來，她一下，就請到了八九分。自從花素琴寄居在方娘子家裏，她是沒有積蓄，沒有固定的收入，也沒有入經常津貼她，她日常生活的費用，全靠自己去掙。每天，除去有些零錢來宿之外，她就在晚上打扮得整齊齊，裝做十分正經，而又故意賣弄着風情，在梅家院裏跑，藉此招引顧客。用她自己歸納的說法，她只要在戲院或是街頭跑一走動，她的房間裏便不愁沒有新主人的。但是今晚，她卻是一個人冷清清的回來。

「素琴！沒有人沒有關係，自己也該休息休息呀！」

「有鬼！一定有鬼！」花素琴坐下來，用右腳尖把左腳的高跟鞋弄脫，再藉腰右鈞的一隻。

兩腿盤了上去，跌坐在床上。『今天晚上，本來可以有一兩筆生意的，他媽的！我連進門的工夫，國上些不三不四的賊胚，嘩就把生意嚇跑了！』

『是些什麼人？』

『這不是那些吃南天嗚北地長大的傢伙！他媽的！我一到戲院，就給他們釘上了，叫他們不得！我心裏有數，馬上換一家院子，誰知又是一樣。有鬼！一定有鬼！還是跟三那個鬼西安靜好的，他想斷了我的門路！』

花素琴解開旗袍，又順手褪下長襪，光着腳被跣下床來，一面脫衣服，一面咕咕地說：

『狗打急了跳，你們逼，黃狗逼我沒有路走，我總要叫你們知道花素琴不是怕事的。大家來一個不好看，大家下不得台！』

『素琴！我看不必這樣做了，大家好了好管，何必硬拼到底呢？』方嫂子乘勢來勸她。

『他媽的！我過不去了。一個人誰不要個面子，他張三玩了我第一步，掉！不算，一個錢不給，還叫我走了饒他？好，就算面子不要，難道我能這樣餓死不成？』

她在衣架上摸了一件布的旗袍，正準備穿上時，外面有打門的聲音。

『方嫂子，你去開門！如果是客人，你請他在條長裏坐一下，我洗個臉就來！』

當花素琴梳洗完畢，連高跟鞋都重行擦了一遍，帶着番節的微笑，走進方嫂子的房間；一掀起門帘，看見正對房門口坐着一個日本軍官，她慌的放下門帘，打躬轉身逃走。只聽見那日本軍官用不純粹的中國話說：「好的！好的！」又聽見一個男人說：「進來！跑什麼？」於是她的肩頭和右臂給一個人拉住拖了進來。燈光下才看清了拉她的那個人，正是白天和劉四一起來的一個傢伙。她馬上意識到這又是張三搗的鬼。她本想一掌打上那傢伙的臉，但是她忍耐住了，變成着無其事的样子：

「原來是您，請坐吧！」

「我說是嘛！大名鼎鼎的花素琴，還怕事嗎？來！來！我來替你介紹一個東洋主顧！」那傢伙用充滿譏笑的神情談話，說完又低低對那個日本軍官嘀咕着。

「好的！很好！」

「告訴你：日本老爺今晚在這兒住，你要小心侍候！」

「在這兒住？」方嫂子留難的看着花素琴。

花素琴並不答覆，在桌上拿起瓜子碟，抓了一把瓜子到日本軍官面前，又抓了一把送給那傢伙。又拿了兩枝煙捲，一枝送給那傢伙。並且替他點了洋火。另外一枝自己點着了，吸了幾口。

才送給日本軍官，日本軍官不去接她的煙捲，却貪慾的捏着她的手，就着手吸了一口。她揮壓了手，就在那日本軍官旁邊坐下了。

「怎麼樣？花素琴！」那傢伙又逼着問。

「可以不可以，不必這樣忙！他坐再談！」

「不行！時候不早了，可以就可以，不可以還有………」那傢伙大聲叫着，但是最後一句

話沒有說完。

「還有什麼？」花素琴沉下臉問。

「你去問東洋老爺！」

「我就問問你！」花素琴跳到那傢伙面前，離他只有兩寸遠，面對着面，她圓睜着眼睛，像吼似的對他叫。

「做什麼？」那傢伙懼怕地退後幾步。

「滾！你替我說！」

「滾？」那傢伙楞了一下，直挺挺地倒發黃也昏去了。「誰？這話容易？在印度這話是會海不

下？嘿！這那邊東洋老爺！」

「放你媽的屁！你認識東洋人，老娘可不買賬！不要臉的忘八蛋！東洋人操了你的媽，你還
要叫他：老子！」

「你罵人！」

「罵你怎麼樣？」

那傢伙朝日本軍官皺皺嘴，日本軍官走了上來，正預備伸手接到她肩上，花素琴把兩手向前一擋，用最大的聲音叫着：

「你也滾，一起滾！」

日本軍官向後一躲，倒在房門牆上，半晌不開口。那傢伙也向房門口移動了一些。

「快走！」

花素琴雙手揮在腰間，一步一步的逼了上來，他們兩個人也裏裏地向後退，等他們退出房門時，那傢伙猛一轉身，拉着那日本軍官就走，嘴裏說：

「花素琴，你記住：纔叫你知道厲害！」

他們走後，花素琴兩手慢慢放下來，衰弱的跨在門框上。一截亂頭髮披到額上，她咬着嘴唇，頭髮的髮尖。

「素琴，你醒過來了！」

「怕什麼？」她又復振作起來。

「和他們鬧，又何必帶到東洋人！」

「你以為他真是東洋人！我看得清清楚楚，他們在東洋人面前像小鬼似的，這一團包你又是和『平軍』的！」

花素琴聽着街上賣饅頭的担子敲着破鑼過去，她知道已經很夜深了，但是她睡在床上始終睡不着，起初感到全身發熱，她把被子一起踢到腳底，還是煩燥不安。這時，她想起甯靜的過去，她下意識的想到要求甯靜的生活。鄉下樸素然而安穩的日子，便很有力的在她目前幌動起來。她那個安份的丈夫的影子，也清晰的顯現：一張真誠的臉子，一對無邪的眼睛，加上驚愕的張着的一張嘴，像對她抱發似的不安的勸導，她羞愧得紅了臉，彷彿出於報答似的，她生出要回到鄉下的念頭。……

但是，當她睡熟之後，這些退縮的思想，像偶然掠過窗前的陽光下鳥鴨的影子，一去杳無蹤影，在睡夢中，她做了一件極其稱心的快事：她把張三推下了江，而把那些做爪牙的每人打了一頓。……

夜 戲

紺 弩

「看戲去吧？」

吃過晚飯，我望着那長的小姐，水汪汪的眼睛說。潔白的薄毛髮掩住她的胸前，那對眼睛就

「是你們演戲麼？」

「不，是婦女會。」

「婦女會？」

她反問的時候，用那微微有點翹起的外脣，不知怎麼動了一下；用那樣一杯甜潤的酒漿，什麼時候都在招誘着酒徒：「你喝呀！你來喝呀！」的小嘴動了一下。

凡是聰明的少女，話總是多的；但用唇舌說出來的時候，卻極其少。她的每一個動作，表情，幾乎都是一篇無聲的演詞；我彷彿聽見說：「她們也會演戲麼？」或者「她們演的戲，也還值

得去看麼？」等等。

「有什麼法子呢？」我說，我懇請此做一點政治工作，「你們文化程度高，工作能力强的人不去參加……」

「我們去參加？」她睜大眼睛，似乎爲我的話吃驚了。

「當然會！」

住在這鄉長家里，已經有半個月了。起初，是爲一畝小病，找一個清靜的地方休養幾天，也就是說，偷幾天懶。現在，病已經好了，依舊天天幹事，可是還沒有搬回去。這，何必掩飾呢，多少是爲了鄉長的小姐。我知道她和我無緣，但人的心，有時候總難免牽絲絆縷的。

鄉長的小姐，二十歲了把，她的弟弟十九歲，已經結婚了二年。二十幾歲的大姑娘，在鄉市里多的差，也無不各有各的避婚理由；但在鄉下却很少見。人長得像一朵花一樣，讀過幾年書，家里又有錢，爲什麼還沒有出嫁的呢？如果我有「決心」，我會找機會問她的。

我住在堂屋里，在鄉下，雖然家里有百多畝田，房屋也並不很多的。她和她的祖母住着一邊的房，弟弟們兩口子住在另外一邊的，別的人住在棧上。她出出進進，必須經過堂屋，做針線什麼的，也並不躲在房里。我差不多整天可以看見她，如果不到司令部去。

「秘書長，吃麵吧！」

有一天，聽說我不能吃飯，他匆匆跑到自己的廚房里煮好了麵湯送來。

「秘書長，雞買好了，怎麼弄呢？」

病榻好的時候，口饑，想吃雞，勸秘書長到處都買不着。她又聽見了，出去了。會兒，提着一隻老母雞回來了。

A 今天，午膳的時候，我躺在用竹床充當的臥榻上，閉着眼睛，把帳子也放下來了。天氣熱，飯又吃得很飽，實在有點兒疲乏，可是閉上眼睛，卻好久好久睡不着。她拿帳子外面做針線。每回睜開眼睛，隨着帳紗，看見她的眼睛總望着我，莫非就是閉上眼睛的時候，它也沒有離開過麼？她望我，我也望她，我一望，她的視線就馬上掙回，兩頰紅得格外嬌媚，胸前的白羽不住地揮動起來，她是太熱了。

上午寫了八封信，有一封有千把字長，另外還擬了好幾個電報稿，足足有三個半鐘頭沒有離開過座位，下午還有許多事等着，需要趕緊睡一忽忽。但那眼睛望着我，我閉上眼睛，它也望着我。我像被纏繞了的兔子，雖然把頭鑽到什麼草叢里了，整個身體却還在外面。唉唉，能够把身體也閉到眼睛里去就好了。

她有一雙紅得像杜鹃花一樣的臉頰和一雙晶瑩的大眼睛。這，把她的皮膚的黧黑，臉形的顴扁以及也許還有別的缺點都遮蓋無餘了。尤其是那眼睛，只要你向你望一下，就像在訴說著無窮的軟語，就像伸出一隻無形的手，把你牢牢抓住。而青春又看得見似地在她的身上蒸騰，像熱氣在初出籠的饅頭上蒸騰一樣。

然而我有一個酸皮氣：不喜歡貴族，自然是指一種精神上的貴族。她對待我當然很好，但在別人面前，卻矜貴，尊嚴，驕傲，好像自己站在高邈的雲端，下垂着星眼，俯視地面上的一切，連同她自己的父母，弟弟和弟媳。

然而這只是一個微妙的感覺，微妙得不能舉出任何事象。我雖然自信不是沒有知人之明，而人稱人之間的隔膜也難盡免。現在正是我必需弄清楚：她是這樣或者不是這樣的時候。

舞臺會是一個月以前成立的，有我們的政工隊的女隊員在那邊指導。前幾天，那位女隊員對我說：她們要演戲了，決定在七七紀念那一天。

我說：「怎麼，演得會還好的吧？」

「怎麼會好呢？鄙不認得一個字，台詞是死也記不住的。沒法，只好她們演歌嗎的戲。」

幾着她又說：

「真是一樁苦惱的工作呀！起初，都不肯出來，父母不許女兒出來，丈夫和婆婆不許媳婦出來，兒女又事實上限制母親出來。說是不能讓女人當兵，說是女人不能拋頭露面，說是家裏的活計要人做，孩子要人帶。自然有些是事實，却也有的是故意說的；她們家裏也明知加入婦孺會不是當兵，平常，她們也並非躲藏在什麼深閨裏頭。」

「現在是有進步了囉。」

「你知道，做過一個『每人一雙鞋子慰勞將士運動』，是她們自己發願的，可是她們自己沒有錢，只得向家裏要錢；家裏的錢也不多，不免有些閒言閒語。現在又要做『勸丈夫當兵運動』；效果不會大的，不過也算是件工作。一有幫手，就要辦識字班的。」

「本地不是就有些識字的女人麼？」我問。我的意思是說，為什麼不找她們幫忙？

「哦，那些小姐們麼？那些少奶奶們麼？……」

以下，她沒有說：那位女隊員似乎也有無聲的語言的。

夕陽已經西沉，天邊的雲彩幻化着奇詭的形狀和顏色，晚風掠過柔弱的樹枝，成羣的鳥鷗在

村邊飛馬，草地上散放著一些悠閒的牛羣和馱馬。

我獨自在廣場上徘徊，目送那些居民們絡繹地走向鄉村的會場。那會場是一座多年的墳山，累累的古墓前空對著斷殘的碑石；蒼松，翠柏，矗立雲霄，似乎為陳死人蔭蔽著颯風，苦雨，烈日和嚴霜。深夜里恐怕還有梟鳥的啼叫，蟻營的閃爍。但現在，那墳頭正在舉行盛大的紀念會，講台前密集著成千的軍民，講台上的人，正在向他們心頭播下戰鬥的火種，煽起戰鬥的火鏟；而為婦們還要在那里演戲了。

到會場的時候，已經是黑夜；醜演早已完畢，台下攢動著一羣黑越越的人頭，像是一片汪洋的大海。嘈雜的人聲也正像滾水奔騰。海邊有幾盞賣香煙，賣零食的攤販的燈光。

在燈光里，我又看見了那位女隊員。

我問：「你還在台底下，不是戲要開幕了麼？」

「不與我相干，她們是自演自導的。」

她的回答引起我無限的好奇心；我走近右邊的台口，為的想看清一點這些初次上台的演員們的面目和表情。幕布遮在面前，里面有一些縹緲的語聲，腳步聲和一些用具移動的聲音。

「開幕呀！開幕呀！」

一個尖聲音在後面喊。接着聽見吹哨子，幕布就向兩邊移開。一邊的幕布，嗤……一下子落到了台柱的旁邊；另外的一邊却在中途網住了台上的什麼東西，好一會動也不動一下。

「拉呀！拉呀！」聲音在不知什麼地方着急地喊。

許多深藍色的布匹，籠也不寬鬆過，棄也不會鬆懈，一條條地掛在方棹背後，和兩側圍的同樣的布條比賽着熱鬧的面孔。一盞汽泡燈，顯然沒有裝飽肚皮，懶洋洋地吐着暗淡的光，使台上的色調更爲沉鬱。布條和布條之間，高高低低地半露着一些黃色的人臉，那是一些舞台工作者和專好看「背影戲」的觀眾。

台上沒有一點兒聲音，一架紡紗車在臺邊靜靜地躺著，它剛才還和坐在它面前的演員一齊，幾乎被司幕當作魚網去了。那演員，或者說那位戲里頭的角色，是一個穿黑上衣的女人，低着頭，把一頭烏黑的頭髮向着觀眾，一個圓圓的髮髻壓在上頭。兩隻紫黃色的大手攔在穿著綉袴的膝上，膝蓋下面的腿子在椅子底里，那里而隱約可以看出一隻瘦伶伶的小腳。

人和車子都靜靜地。不響也不動。倒是台底下剛才響下去了的人聲又漸漸浮起來了。

「新娘子！啊啊！新娘子！」

黑影里的小孩子們說。我不知道這指這演員怕羞呢，還是她果真結婚不久。

大人們也帶着，老百姓和我們的弟兄們：

「那是吳二嫂哇！吳二哥呢……」

「吳二哥！吳二哥！來看看你的娘子唱戲嘍！」

「哈哈……」

「不要羞羞答答！」

「不要吵！不要說話！」

在這亂雜的聲音中，那幕後的尖聲又響了，響得這麼響，外面都聽得清清楚楚的：

「紡紗呀！紡紗！把車子……唱起來！三更里，三更里……」

演員把手長縮地離開了膝蓋一下，大概想去攙動那車子，頭也偷偷地要抬起來。剛抬了一點兒，台下的人頭又是一陣騾動：「哦哦……啊啊……吳二嫂，吳二哥，新娘子……」等等的聲音更猖獗了。她又把頭低得緊緊地，同時從半途里縮回了她的手。

「唱啊！唱啊！唉唉！真是……」幕後的聲音：「喂，我幫你唱。來！一嚨，二！三更里，月正明，我們偷進了敵兵營……」

起初，簡直像沒有合好脚步的變奏，只聽見唱，沒有看見動作。慢慢，那演員的頭縮為抬起

了一點，手也機械地敲着，只算嘴唇在開合着的低聲也漸漸高起來了。唱到四更里，幕後就沒有聲音了。

劇情很簡單，是政工隊常常演的一種兵役宣傳劇：「送才郎」。蕭大嫂在家里紡紗，蕭大哥從外面回來，談到自己要被抽去當兵，老大地不願意；蕭大嫂却勸他去。後來他回心轉意了，她依依不捨地送他。當中還穿插着難民討乞，談起淪陷區的悲慘。說是戲，其實是幾個流行歌變成

的：「老百姓偷槍」，「流亡三部曲」，「送才郎」，等等。

「五更里……」蕭大嫂獨自紡着唱着，台下又漸漸靜了。

「上啊！上啊！」又是幕後的聲音。

發着，布條和布條之間的空隙里出來了一個矮胖子。頭上戴着一頂大鴨帽，就是城市里的先生們冷天里戴的那種呢帽。身上是一件長大的白洋布短褂，長到要蓋到膝蓋。脚下拖着一雙黑皮鞋。一隻手插在腰里，一隻揮着悠長的反拋物線，以操典上的正步的姿式邁着大步。一走，那胸前聳起的一大堆，就在衣服里頭不住地跳躍。球鞋被提起的時候，秋千似地晃動，踏到地上，便洩了氣的車胎。呢帽歪齊眉毛；頭髮披散，掩住耳朵，脖子，乃至肩膀。光就頭部說，很像多少年前，戴着鴨舌帽在游藝場說大鼓，賣清唱的歌女。這就是彈紡紗的蕭大嫂的當家爺，蕭大哥。

羅祥本的議定，總是一個農民。

這蕭大哥，這夏天里戴着呢帽，脚下拖着空空如也的球鞋的農民，這長頭髮披在肩上，胸脯顫動着，一大堆柔軟的東西的農民出來了。眉毛以下的臉孔胖的像半個大東瓜，嘴巴翹起，高過鼻尖，和那整個在帽檐的陰影里愁苦着的面容配合起來，很像偷嘴的小媳婦被覺察到了的時候所表現的。自然，他是左爲抽壯丁的事發怒。

「嬌嬌的！」他走到蕭大嫂旁邊喊。

蕭大嫂剛唱完五更調，門帘合縫地抬起頭來。這時候，我才看清她有一個端正，嗚嗚的臉。

「媽媽！媽媽！」

突然，一個小孩子，一個兩三歲的小孩子，從什麼地方，嘻嘻哈哈地向蕭大哥跑來。跑了兩三步遠，背後追來一隻大手，迅雷不及掩耳地抓住那孩子的衣領，拖得退回去。那孩子大吃一驚，還沒有等那紅點子衣影在前台消失，就哇地一聲哭出來。

兩個演員楞住了；觀眾也楞住了。但馬上都明白這是戲裏頭本來沒有的過場，一個滑稽的過場；於是全體，觀眾，後台，演員也在內，捲起一陣哄場大笑。笑聲是越來着：「這兒鬼！」「何苦來！」「要命！」「我的娘！」等等斷裂的字句。

一個個對我的笑聲，竟不覺迷惘的站方裏靜着。那笑聲是轟洪的，不必閉眼，我就知道是誰發的；但我還是圓了頭。在鴉羽的掩映中，有鄉長的小姐和幾個女的坐在一塊兒的模糊的影。她的眼光，穿過夜色，像兩條白線，正直射着我的。

我也笑過，却不高興她的笑聲；我覺得惟有她的笑聲，是一種幸災樂禍的笑，是一種不把別人當作同類，而又加以鄙視的笑。不高興那笑聲，連帶也不高興那兩條白線，我繞了一個圈子，從戲台的這邊角里移到那邊了。

「戲好吧？」

回來後，她長的小姐問我，在她照例拿她的美學燈出來，放下羽扇向我的沒有罩子的煤油燈借火的時候——我不相信是爲了節省一根洋火。她的黑眼睛含着勝利的笑。

然而，隔着我的煤油燈的黑暗，隔着我正噴出的香煙的濃霧，我發見他的嘴歪歪的，鼻子也是歪的。

我低下頭，眼光落在一本攤開的書上，幾乎是自言自語地說：

「明天，我要搬走了！」

一九三九、一一、二二、金華。

給卡特琳娜 (註)

寒 暄

一

我頂厭惡黃昏時節的日子

沒有一點點的明朗，一點點的虛

那些使人感覺暢快的顏色

天空便顯得渺小，雨比平常豪華

灰茫茫的雲塊堆積着

好像凍結成一個大的灰色的鉛塊

墨墨沉沉的籠罩下來

壓得很低很低

使聒噪着的森林噙了生命的歌嘔

使不知名的野花在活活的困死

使我的屋瓦冒不出炊飯的煤煙氣

滑乳色的煙霧像帶着無數的毒刺

噴塞住我的鼻孔，我的口腔

把我的眼睛刺痛，變得又紅又腫

極其不舒服的流出了淚水

使我的一向敞開迎陽光的窗戶

就像封閉得緊緊似的

透不進一絲新鮮的甜蜜的空氣

使我的熱情閉住

使我的青春的活力困住

(註)卡特森娜是奧斯特洛夫斯基著作「大雷雨」一劇中的主要人物。

使我的心裏鬧得非常難過
恨不得拉開衣裳，剝開胸
膛這顆活躍的心裸露出來
才够滿足我渴求的暢快

陽光被層層的雲塊包圍住
它向雲薄的地方衝擊

而又突然的被阻礙

那麼淡薄的，打不開沉悶的局面
投射到充滿潮濕的土地

我看見美麗的東西上繁殖着細菌
聞得見香氣的東西上散散着霉的臭味
我全身流着汗，濕漉漉的黏住衣裳
簾簾流着汗，床流着汗

蠶巢，梭子，墨水罐，歸來水筆。

愛讀的書本子全部潮溼浸地流著汗
霉菌在上面不斷的繁殖著罪惡……

我思念著躺在乾燥的草舖上的日子
渴望著從乾燥的木桌溢發開的聲音

這樣沉悶的日子

如果響亮的驚雷

狂暴的雷聲

粗野的閃電

一齊來到我們這裏

卡特琳娜，你說，該怎麼辦好嗎

當我在沉悶的眺望期待一個雷聲

雷已經久久地靜人靜了下來

在很遠很遠的天邊滾着

很遠很遠的山谷裏滾着

起初我的耳夾不一定會聽見

那聲音漸漸近了，漸漸大了

那聲音亂地響起來

而閃電突然蕩野地扯一下光亮

藍森森的照亮了一切看不見的東西

雖然只有那麼一點兒時間

但把人間生靈的罪惡照得非常仔細

雷轟然抱着偉大的憤恨

極其狂暴的發着怒氣

緊接着一陣不停留的閃電之後

從高空劈下來一個響亮的霹靂

用力地擊着凍結的雲塊

重重地擊着地面，使土地震慄

搖動着沉默的森林，它們透過一口氣

無聲笑野花微微吐着生命的呼吸

雷不斷的在滿山滿谷裏滾着

更其響亮地叫喊着

大聲的叫喊後面跟着更大聲的叫喊

好好，我的屋瓦發抖了，把它擊碎吧

好好，我的窗簾顫動了，讓它倒去吧

好好，我悶久了的熱情

悶久了的青春的活力

一齊飛向無邊的天，無際的土地

毫無拘束的向四面八方發散開了

彷彿有什麼巨大的運轉要到來

天寒雖得了電雷的冷色

平常喜歡惹事的風，這時也顯得兇狂

雲塊漸漸的被推開，漸漸的散亂

胡思亂想的，竄到西，又竄到東

閃電突如其來地再發一個光的呼號

它使我在黑暗裏看見叫喊着的森林

看見挨緊着的房屋

看見向遠方伸長着的無數的甬路

甚至看見整個美麗的世界

於是，閃雷更其頻繁地扯着光亮

那一閃一閃的光耀多麼美呵

跳躍着的希望的火花

給我帶來鼓舞，帶來美麗的理想

而巨大的雨點落在地上發出聲響

好像心裏鬱結很久了

一時如同火花迸發出來的話語

起初一兩句，後來三四句

幸

終于像潮水般的從天上傾瀉下來

沖洗了土地上發霉的污穢

沖洗了人心裏久積的塵垢

隨着水流所通過的道路

被沖激到土地以外，而沉落海底

綠瑩瑩的土地分外明淨

顯得比從前健康而又年青

年青人的、經過雨水的灌溉

迎接着下一個明媚的晴天

便像無暇及不知名的野花

隱藏在無垠的膏草地裏

到臨的滋生着，傾聚着

而且紅得非常熱烈，白得非常純潔

像藍空裏輝耀着新的星羣

繁爛地開放着美麗得發亮的花朵

想起自己是一顆發光的星

便爲自己的生命，自己的幸福

驕傲地發出小小的歡呼

誰說不是這樣呢，卡特琳娜

當隆隆的雷聲漸漸向天邊遠竄去

當閃電隱約的收斂起粗野的性情

而把光亮交給溫存的發光的物體

當巨大的雨點像一陣浪潮似的退去

忍不住疲勞的停駐了腳步

緊裹着的，便出現了我所想像的天空
像海一樣藍，一樣寬闊無邊的

像玻璃一樣陽光，一樣透明的

像少女的心一樣純潔，一樣柔靜的

像英雄的情懷一樣坦白，一樣爽朗的

於是，我好像讀完一首美麗的抒情詩

洋溢着和衆人共有的青春和熱情

過着那挺美的天空藍下廣遼的日子

是的，我從來沒有例外的

厭惡着悠長的沉悶的日子

而且，提出了最大的興奮和熱烈

使自己的名字流通紅磚與青

使自己在昏昏昏迷迷的熱浪

飛馳穿房屋外面的無人的曠野與

我伸長了臂膀

去歡迎，去擁抱

閃電

響雷

暴雨

可是，卡特琳娜，你怎麼那樣恐懼呢

你用像彫刻般的細巧玲瓏的小手指

把掩蓋在金髮底下的耳朵阻塞起來

不敢聽一下暴雷的粗暴的叫喊

你緊緊閉上了有細長的睫毛的眼皮

藏起了淚圓的大得像櫻桃的眼珠

不敢看一眼向你揮霍招魂的閃電
而且迅速的跑進屋子裏面去

懸在十字架投到地面的陰影裏

懸在聖母像前的神燈吐出的雲霧裏

不敢把你的充滿了恐懼的心

坦白的交給暴雨，讓他給你一陣沖

而清涼的雨水輕輕地摸你的身體

你會覺得像個摸到死尸似的

使你的豐腴的肉體不住的顫慄

怪可憐的卡特琳娜

你像古老的伏爾加的女人一樣

被那條噴吐着毒涎的惡龍似的

古俄羅斯的惡魔和迷信的鎖鍊

質住你的腦殼，雨哨敲着你的靈魂了

你看，每一顆草，每一朵花

因爲雷雨的到來

那露出喜歡的樣子

而你害怕有什麼災難要發生

把自己躲藏起來

你以爲雷雨要打死一個人

要燒燬一所房子

在那閃閃着奇怪的顏色的火鏡裏

掙扎着痛苦的的女人，就是你自己

你以爲上帝，那個根本不存在的東西

對於你在十個晚上偷取自由和愛情

判定你犯了不可饒恕的罪孽

給你帶來她那可怕的懲罰

誰知道那毒涎迷着你的心靈
你竟把你所擁抱的真理——

自由和愛情

從你的嘴裏承認是犯罪

你多麼渴望光明的光輝

但你以爲逃不出黑暗的籠頭

你怕說，怕聽那些同樣的話語

怕受同樣的痛苦

你不覺得活着的可受。

而把死亡當做執業的憧憬

跳進伏爾加母親的懷裏

你的痛苦的靈魂安靜地哭泣着

慢慢的哭得倦了

經一點苦痛也沒有沉淪能離去

這是一齣永久的悲劇啊

在古伏爾加的兩岸，青楓飄舞的土壤

不知有多少條你一樣的

長得像花架似的香噴噴的人

應該自由自在的壯大起來

應該發散着永久的芬芳的

都經不起舊的傳統的摧殘

沒有開過一次花的枯萎下去

二

我彷彿聽見了

古伏爾加在悲劇的哭泣

曉日將夜時啼咽聲

嘖嘖叨叨地訴着說不完的苦恨

好像無意地種下了禍根

而又無法贖罪似的

在那裏吐着深長的長長的嘆息

她譴責着自己不該不幸的

給古俄羅斯的兒女們

添加更多的不幸

更多的不幸接連着更多的不幸

而幾幾千年幾萬年前流着

割裂着俄羅斯的土地

使土地和土地發生很遠的距離

隔斷了卡特琳娜，你想走的道路

隔絕了德米特里到成價的靈柩

我又彷彿看見了

月光撫撫着古伏爾加的柔波

波光裏的閃影

就像卡特琳娜，聰明的你

在微微顫動着你靈活的肌膚

從那天藍色的深處

像魚鱗片閃耀着一片一片的亮光

永遠地閃亮着不會完結的

你在訴着永遠訴不完的幽情

你說你從前的日子總得挺美麗

每像聽得見天使在雲朵裏歌唱

看得見天際飄着陽光飛舞

假如有天堂的幽路，我不願夢

夢見金殿，夢見奇異的花園

縹緲的歌聲，松林中發出的清音

你說，後來你丈夫的家庭壓迫你

壓迫得你簡直想逃走

你想駕着一葉輕舟，唱着歌

在伏爾加河上浮蕩

或是坐在三匹馬的馬車上

擁抱着——擁抱着誰呢

你爲什麼怕羞似的不說下去

呵，你說是同着一個心愛的男人

不是你的丈夫，遠遠的離開這個家

你說，你不該有這個不好的想頭

要是你在小的時候死了，那多好

你說你最後只有一個遺憾

一顆大樹底下的一座小墳

陽光給它溫暖

雨點給它淋漓

春天生滿着青草，嫩嫩的青草

會唱歌的鳥兒飛到樹上去

各式各樣的野花兒開放着

清甜的芬芳，鮮艷的顏色

多麼舒適，多麼愉快呵

你靜靜地躺在那兒……

卡特琳娜你想得多，也想得很美麗

可是，你要是生在現代，新世紀

我想，你一定不會照你這般想法的

我想，卡特琳娜，如果你還活下去
像你過的那種極其厭煩的日子

即使白天裏出現一個好太陽

或者晚上有一個很美麗的月亮

你都不會高興起來的

好的天氣，好的月光

在你看來，都該讓給有福的人享受

你不可能有那麼好的興趣去遊玩

做一些使自己快樂的事情

受够了痛苦的人對於幸福

有時像老年人對於青春一樣

有了很遠的捉摸不着的距離

從心裏生長起說不出來的羨慕

你的心不會被這微風所佔得

而像蝴蝶似的，順着輕風的意思

在田野的稻花上面飛來飛去

甚至隨你的喜歡

無聲無影的飛到很遠的地方去

你說你爲什麼不把那鎗匙扔掉

當它像一塊炭火似的燒你的手

你說，你不願日子逼得帶上了鐵錘

爲什麼要自己欺騙你自己呢

你已經受了他的意志的支配

且願意在他的面前立刻死去

或者跟他走到世界的盡頭

永遠不回轉你的腰肢，你的脚步

你說你用那鎗匙打開你的生活

得到了十個晚上的自由

十個晚上的愛情

你嚐到生活裏面從未嚐到的甜蜜

也嚐到生活裏面從未嚐到的苦汁

你說苦汁比甜蜜嚐得更多一些

你看見地獄裏燃燒着火

你的靈魂要受懲罰，要被毀滅

你的心碎了，再也忍受不了

你怕看別人把你看得罪人的眼光

你怕受比侮辱還要難受的磨折

你說互爾瓦拉的逃走，給你啓示

你說你希望着他伸出救你的手

可是，當你找到了他的時候

他沒有勇氣，你也失去了勇氣

罷，隨意地寄著，隨見拆罷
去看它們——

那些，已經不屬於自己的東西

活着的人不一定都很幸福

誰都有不美麗的遭遇，痛苦的負担

也許沒有一個人比你担負得更多

那受傷的心的破裂

也許，比不上你的寬闊和深沉

生存在現代的人，痛苦嚐得多一些

而光明帶來的歡樂却嚐得更多更多

可是，不管誰比誰更痛苦

誰都不能在痛苦裏面停止

活著，就爲了要得到幸福

知道痛苦的人只想到自己的痛苦

就像美麗的人只想到自己的美麗

一樣的不聰明，沒有智慧

是的，卡特琳娜，你已經想得很多了

可是，還得朝自己的痛苦以外去想

那些自己的痛苦以外的痛苦

自己的美麗以外的美麗

孤獨以外的不孤獨

不合理的生活以外的合理

而且，不單單想到就夠了的

還要做到自己能看見，能夠觸摸到

即使是地獄裏燒着火兒

也好，把自己當做一團炭

無進在猛烈的跳動的火裏裏面

讓它燒得更旺，更加亮一些

更加熱烈起來

爲了人類的新的幸福

那個美麗的理想而死去

死也是爲了幸福，死得幸福的

可是，你，卡特琳娜

我還有什麼話好話呢

擺在人生的前面的

不是活生生的愛，更是冷冰冰的死

我不能不爲你的最後選擇
而從心裏突然感覺一陣顫慄

卡特琳娜，你真是

想得明白而又想不明白的

痛苦來到這個世界的還是很多
比起一切人類必須嚐受的東西
它將要被人類最先嚐受完結
那在以後的日子裏所留下來的
就是我們所希望的那種生活

黑暗，終於會走到盡頭的

你，卡特琳娜，看見了嗎

俄羅斯的人民已經起來

用血汗將勇敢當做銅骨鐵裏

用頂智慧的智慧做根基

用比鋼鐵還堅固的剛強做支柱

起這一座無可比擬的偉大的橋樑

通過了從來被隔絕的通不過的路

走到卡特琳娜，你想起的

始終沒有去成的像天堂的地方

看見了比想像更美麗的美麗

過着比頂甜蜜的菓子

還要富有甜蜜的漿汁的生活

而在那地方

一切沒有靈魂的都有顯美麗的靈魂

一切應該有生命的都有了已自己的生命

好呵，伏爾加河獲得新的生命

神氣活潑的跳躍起來

活潑發達的歌唱起來

不斷地向遠方

向她的新的希望奔流了去

當朝霞映紅着她激轉着的漩渦

卡特琳娜，就像你在興奮的笑着

臉紅紅的

爲了消失去你的永久的痛苦

而快樂

而邊漾起迷尺的漣漪

「捧血者」序詩

辛勞

——獻給家修和在炮火中走散的友人們

久遠春日也久遠故鄉；

在旅途生長大了，

人們嘲笑我的浪蕩。

在陽光裏，我看時代；

在那黑大的眼中，我追尋夢！

歡快同我有了深仇，

憂慮却成了親切的友伴。

唱歌，因為我的饑餓；

看雲，因為我盼望晴天，

借星光照我的前路，

前行，却是因為人世的痛苦。

我不屈服命數，

戰鬥，以我的堅毅；

在人前，我感到渺小，

而我心的博大沒有人知道，

我不控訴，我不哀告，

在偉大的戰列，我走得沉着。

我不譴羨別人的英勇

因為我不相信我自己懦弱！

寧得槍放得炮，

面對我的敵人，我不會讓他逃走，

用我的兩腿去踐踏他們的靈魂。

陽光在那我知道，

夢什麼時候開花，和它的顏色，

我敢說：我最明白；

然而我是憂鬱的，

因為我走過的路都是那麼艱苦！

我望着遠方，我探索希望，

並不畏縮，雖然我很憂鬱，

到陽光的家鄉，走進夢花開的地方！

夢使我苦惱，然而我愛夢，

因為夢是我的陽光！

如果說，陽光在天上

那自由的天空就是我的夢；

如果說：陽光在未來的時代。

那新的時代，就是我的夢！

我已準備好了，

幸福的心，幸福的變態。

我有個叫爲的火熱的靈魂，

在沉默與陰靜之中，

讓人罵我不是個戰士，

讓人嘲笑我的憂鬱，

也讓人指責我的一切缺欠，

——祝禱他們！

何必誇耀我的勇氣，

何必虛言我的堅強！

我不懊傷童年的逝去。

我喜歡我的成熟。

更其喜歡：

在我壯大的年紀。

永保有顆孩子的心！

我不詛咒不幸，

因為不幸不是我勇敢的對手！

從輕蔑裏，我找到可愛；

從憂慮裏我懂得人生；

在陰慘的地底，

我不屑陪著悲傷流淚，

叱罵黑暗，正因為我感覺光明。

亂戰時代的交鋒，

從進心向敵人看去！

祝禱我底家鄉，祝禱自己，

一個偉大的希望，

贈給我們前進的時代；

在砲火停息之時

和我那些飄散的伙伴，

祝禱那相聚的明天；

更祝禱我那最好的最好的友人。

以一個少有的親切的微笑……

奔流啊，小河

麥青

奔流啊，小河！

歌唱呵，小河！

我的青青的河流，

我走在你的身畔，

我走在你寬闊的堤岸，

像走在我的兄弟的隊伍裏面。

我的心，有節拍的跳動，

我的脚步邁得很勻整，

我隨和着你的歌唱，

愉快地放開我的喉嚨呢！

從層疊的山巒，

我就跟隨着你的滾流，

我的身軀就投在你的懷抱中。

轉過多少磅礴的山岩，

我在岩上走，

你在岩下奔流，

那些森林，岩石，草莽，

時常遮斷我的眼光，

我看不到你的青青的滾流——

那兜着花朵的漩渦。

而你的歌唱召喚我，

我的清醒的耳朵，

聽到你跳躍前進的聲音呀！

擺幾次在那山巒險峻的轉角，

我又看到了你啊——

我看到我的小河！

我的自由的浪流啊，

我又與你並肩同走，

我是多麼地高興，

——多麼地高興！

奔流啊，小河！

歌唱啊，小河！

我隨伴着你的歌聲，

流過陰暗的森林，

流過低窪的草地，

橫穿這祖國的原野。

走向着星條的田園村鎮，

呼喚着沈默的人民！

在廣闊的蔚藍的天幕下，

你蜿蜒地舒展——

像一條閃光的綠綢帶。

我聽過你在黑夜的進行曲，

清瀟而沈澁的聲響。

我聽過黎明閃耀中，

你天真的歡笑，

而在陰沉風雨的日子，

你憤怒，吼叫，戰鬥的時候，

我也赤着雙足，

迎着風雨冰寒的襲擊。

與你一同勞動着呢！

我親眼看見，

勞動的農民熱烈歡迎你，

你爲他們的田畝，

灑下了你的晶瑩的血液！

那些紫色皮膚的少女，

攜着紅色的空木桶走向你，

你給她們甘甜的滿足。

那些耕犁的牛羣，

那些白色的戰馬，

奔奔的碧綠的波浪裏，

也沐浴着歡喜。

而誰幫助那辛勤的歸來者們呢？

——

洗去多少汗淚和血污的交響曲！

奔流呵，小河！

歡唱呵，小河！

我的青青的河枕啊！

我聽着你的歌唱，

我又唱歌爲你。

我的小河，你是我的，

你是人民的——

嚴 寒

五 五

劃一根火柴

用它細微的水

把紅燭

擦在神龕上

想給那昏聩的除夕

和嚴寒的冬天

冬天是寒冷的

饑餓的狼狗

風在呼嘯

雪在呼嘯

一個嚴寒的冬天

勞動人民

被拆進守破爛的茅屋裏

有着殘酷的

胸中像塞滿了土塊

發悶而難喘的

被丟出了寒風的門坎

被夾進了苦難的榨板

喉嚨

被暴風關閉了

在風氣的寒冬

想滾進寒冷的念頭

於是

我隨着

那神龍走

一對殘年的紅燭

紅燭是更熄滅的

當紅燭熄滅的時候

我們不說

別語了

一個凍結的冬天囉

那時候

我們會站起來

拍拍身上的灰塵

搓搓生疏而殘涼的手

緊咬的攪着草
嚼吃着牛兒
走向河邊
深處碧碧的草呀

那時候

我曾用久病的人
看見了陽光的心情
像脫了籠頭的野馬
撒歡野裏

奔馳

我要做個胸臆

帶心裏抱春天

舞動舞狂

寂寞的

叫喊

紅燭真的熄滅了

除夕也跟着它走了

於是

我站起來

敞開茅屋的門板

天哪

還是滿天的風雪呵

寒冬正在曠野裏

大搖大擺的散步呢

愁

在寒冬的背後

我一眼看出了他

樹樞的猶蘇詩歌

春天的風阿

正抹着楊柳

兩棲類

胡胡樹

他們無一定的棲宿地，
但水的淵藪處

就可爲他們的家了

兩無數碼聚於一灣的船

又無意的組成了這河上村莊
頭接頭尾接尾地排列著

他們不是農人

却常攪擾著農人的生活——

他們把那唯一的梭子船

當作了耕犁

不論順流逆流他

不分春夏秋冬他

在河中耕耘着

他們沒有耕牛

却把繩子掛在自身的肩土

哦呀呀呀呀

拉着耕犁的——粗的繩索

拉到手也麻了，腰也酸了

還不得休息……

他們播下的

許是沒有收成的種子

農人收歸的時候了。

而他們的倉里還堆積不盡。

一粒黃金穀呵。

他們亦是棲息在

水的邊際及陸的盡頭

他們雖是不分春夏秋冬

避著水上生活

但是每天的漂泊

却又不能不尋求

不能不依靠岸

然而，只要有一天

他們的船

被擱淺在河灘上

賺個門文纔逃出惡運均是弄！

他們是爲了每天的生活而勞動

他們每天的不斷的「耕耘」

不能爲將來的「收成」打算

給活岸了！

他們拉着布袋到市上去

把他們的一天所得

向陸上人換取米麥！

被束縛的豬羶放到岸上了，

飢餓的家禽也放到岸上覓食，

揣着浮水筒的孩子也上岸散步，

他們，豬羶、雞、鴨、孩子；

這一批批的兩極類！

黃昏時候了——

河上的船戶

已拂起了炊煙……

趨向東流

水向東流……

他們在西風里……

他們全家在西風里

他們是那樣的……

他們是那樣的……

他們全家在西風里

他們全村莊也在西風里

他們的家是那樣……

他們的村庄也是那裏擺着……

南岸那邊——

三個艇家女

高揚着纜綯

遊泥水中

滾滾呀賊呀野地

拉着長綯前進……

她倆凍得冷吧……

她倆這倆瘦弱！

散文 · 雜文

秦嶺之夜

茅盾

下午三點鐘出發，才開出十多公里，車就拋了錨。一個輪胎沒了氣了。車上有二十三人，行李倒不多，但是裝有商貨（依照去年頒佈的政令，凡南行的軍車，必須攜帶貨物，公家的或國家的，否則不准通行），兩噸重的棉花，棉帶之類的，無系載重逾額，輪胎又是舊的。

於是，有組織的行動開始了。打十斤鐵的氣筒預備胎打氣的，同時工作起來。洩氣的輪胎從車上取下來了，可是要卸除那壓住了橡皮外胎的鋼箍，可費了事。總統「黑人牙膏」的司機一手能舉五百斤，是一條好漢，差不多費了二十分鐘，才把那鋼箍的倔強性克服下來。

車又開動了，上坡，「黑人牙膏」兩只湯勺手把得定定的，開上頭湯排，汽車吱吱地苦呻。

「黑人牙膏」操着不很圓潤的國語說：「車太重了呀！」秦嶺上還有積雪，秦嶺的屋巖感像冰凍無比境似的。車吱吱地急叫，在應。然而天色已經從山谷中上來。忽然車停了，「黑人牙膏」跳下車去，俯首聽了聽，又檢查機器，讀錶，另一輪胎也在洩氣了，機器又有點故障。怎麼了呀

「押車副官問，也跳了下來。「黑人牙疼」搖頭道：「不行呀！可是不要緊，勉強還能走。」」
 王坡再說。「「修車？」」「能！」

「接到了秦嶺最高處時，十輪滿座，已經在頭頂了。這裏有兩家麵店，還有三五里和五里許乾屋。好了，食宿都不成問題了，於是車就停下來。」

「第一件事是把全體的人，來一個臨時部署，找得處並加以分配。」——這是一班。卸行李。」
 「又一班。先去吃飯。」——那是第三班。」

「未完工的草房，作為臨時旅館，說不上門窗，幸而屋頂已經蓋了草。但地下潮而長冷，寒氣最高處已近雲線。幸而有草，那大概是蓋房頂餘下來的。於是蓋起草來，再擺開鍋蓋。沒有風，俱冷空氣裊裊在臉上，就像風似的。月光非常晶瑩，遠望雲山駢列，都在腳下。」

「二十三人中，有六個女的。車得滯夜修，需要人幫忙。車停在這樣的曠野，也需得有人潛夜放哨。於是再來一個臨時部署，幫忙修車，五六人儘够了；放哨每班二人，兩小時一班，全夜共四班。都派定了，中間沒有向來，但是W和H要求加入。結果，加了一班哨。先去睡覺的人，把皮大衣借給放哨的。」

「果小麵店裏買了兩塊錢的木柴，燒起一個大火堆。修車的工作就在火堆的亮下開始了。原

寒的各組組長又分別通知：「睡覺的儘管睡覺，可不要脫衣服！」但即使不是爲了預防意外，寒寒寒頂上脫了衣服過夜，而且是在那樣的草房裏，也不是人人能够支持的；空氣使人鼻子裏老是作辣，溫度無疑是在零下。

躺在草房裏朝外看，月光落在公路上，隱霧一般，天空是一片深藍，耀眼的星星，亮得奇怪，修車的同志們有說有笑，夾着工作的聲音，隱隱傳來。可不知什麼時候了，公路上還有趕着大車和牲口的老百姓斷斷續續經過。嗚嗚的清脆聲浪，有時簡直像槍響。月光下有一個人影從草房前走過，一會兒，又走回來；這是放哨的。

「呵，自有寒嶺以來，會有過這樣的一羣人在這里過夜否？」思緒奔湧，萬感交集，眼睛有點潤溼了，——也許受了冷空氣的刺戟，臉上是堆着微笑的。

咚咚的聲音，隱約可聞；這是把槍胎打了氣，用籠子滾着，從聲音去辨別氣有沒有足够。於是眼前又顯現出兩位短小精悍的青年，——曾經是錦衣玉食的青年，不遠一路上你看他們是那種滑稽而快活！

在咚咚聲中，有些人是進了睡窩了，但有些人却又起來，——放哨的在換班。天明之前的希是懶惰的。……不知那火堆還有沒有火？

朦朧中聽得人聲，睜開眼，辨出車房外公路上已不是月光而是曙色的時候，便有女同志的滑稽的笑聲愈來愈近了。火堆旁圍滿了人，木柴還沒有燒完。行李放上車了。司機座前的玻璃窗上，冰花結成了美麗的圖案。火堆上正燒着一鍋水。滾熱的毛巾揩拭玻璃上的冰花，然而隨揩隨又結凍。「黑人牙膏」和押車副官交替着搖車，可是車不動，汽油也凍了。

呵呵！秦嶺之夜竟有這般冷呢！這時候，大家方始知道昨夜是在零下幾度過去勒。這發見似乎很有回味，於是在熱鬧的笑語聲中弄了草來烘汽車的引擎。

走險記

夏海

世亂遭飄蕩，生還偶然逢。

——社甫

自從自從香港啟用了東京標準時間之後，天亮得格外慢了，上午六點，天上還沒有一點微光。老兄的老太太爲着送她唯一的愛子遠行，大約是晝夜不曾入睡吧，四點半鐘，就給我們準備了早飯，打發了每人可以自己背負的行囊，換上了臨時收買來的粗布短服，再把準備最遲場合使用的「大票子」夾在紗布裏面，用橡皮膏黏在腳底中央，然後相互的發出苦笑，誰也沒有話講，呆坐着等待天亮。

（用這種方法夾帶紙幣，還是S夫人的發明。從香港經長洲大澳到澳門，除出日寇的搜查却索之外，更大的危險還是海盜的「洗劫」，而這一帶的海盜還得了澳門人把紙幣縫在衣服裏的訣

，所以除出行李財物之外，照例會撥給你一套他們早已準備了的衣服，而將你全身衣服——從內衣到鞋襪完全地削去。因此用橡皮膏緊黏在胸心，是一種比較的安全的方法。）

本來是約好了七點鐘在西環的一個最冷僻的碼頭集合的，可是六點半天還黑得在午夜一樣，我們住的屋子對面正是一層日本兵房，所以四五個人在天未明的時候出街又似乎不大妥當，時間走得很快，而天却亮得很慢，每個人都感到了自己心臟的跳躍，隱集合時間祇有二十分了，東方才現出了隱隱的微光，我們輕輕地走下樓，一個跟着一個，滑着牆，不管黑暗高低地疾走。從他轉道轉出西環，路上才遇見了行人，牽着棍棒和鐵尺的街坊日趨闊員開洋洋地坐在路旁打聽，打算偷渡到九龍去的人却已經層集在海邊等候機會了。

到碼頭的時候，船還沒有到，負責聯絡的人認為一大羣人等候在碼頭上不方便，叫我們帶到一家「魚欄」的樓上，準備同乘這一條船的「雞友」們陸續地會合了，二十一個人和三四十件行李擠滿了這聲聲震也會發出魚腥來的屋子，大部分是戰爭開始以來不曾見過兩的朋友，道着平安，講着戰爭時期的險難，告訴別人自己的假名和職業，和相互的調笑着「化妝」了之後的形相。漂亮的小頭變成了纏纏的乞婆，一位著名滯酒的名演員今日扮成了一個淪陷後的香港最橫行的「爛仔」，小姐用鍋煤塗黑了面龐，看模樣很像一個擦煤滑的窮婦，於是她的這種澈底的化粧引起

「子博打大抽爺爺，」一羣先生批評她上半身過火，下半身不足，說：「窮女人決不會穿長統絲襪吧。」

「不，這是絲襪。」

「這絲襪也太那個了。」

「當然不是男二前，」對夫離席等執了。」

「嘿，嘿，我勸你擦點粉，你偏不，還來得及，塗上了。」

「現在那兒有鏡子？」女人後悔似的說。

「一男的很快把暖香筒在桌上燃燈，指著煙灰：」

「煙灰也好，擦上一點……唔，鏡子上，對了……」

「從七點鐘到九點，人們有些不耐了，樓梯響，負責與船家交涉的人回來報告，因為船橋不好，」

「屋簷的七條大綳開走了。」

「糟糕，那急轉？」

「應該在屋頂上一點的也許可以有。」

「今天能進場？」

「大概可以……」

「大概可不行啊。」

「可是，誰能担保？」

愈是糧食恐慌，人愈容易飢餓，每個人都有飢意了，輪流的到街頭去搜買食品，我憑著密，望着沿封鎖線一縷縷偷渡如九龍去的小艇，想不斷地往港外隨進來的日寇搬運物資的船隻，香港淪陷之後，每晚上有五十條運糧船和商船出口，搬運出去的當然是盡量搜刮了的物資和「戰利品」了。奔的南海真是特別的爽，太陽安靜地照着，海面比潮水還要平靜，上面跳躍着細鱗似的

閃爍。

十一點，小船雇定了，二十一個人，每人船費港幣七千元，用一百元五十元的「大票子」支付須照顧兩七搭，誰也不爭持這些，離開香港，早一分鐘也好，這是每個人頭腦裏唯一的問題。

我簡直不相信這樣的小船可以渡海，我們要渡過的還是有名的伶仃洋呢，但，誰也沒有過疑，趁早上沒有日寇的哨卒，一窩蜂的擠上這條長不滿三丈，闊不滿三尺的漁船去了，吹來了一層微風，船家仔細地點明了人頭銀數，撐開岸，喊了一聲「上帆利市」，載着二十一個亡命客的小船就這樣輕輕地滑出海面去了。

南中國海海岸我不是一條陌生的海路，但是每次搭船的時候，總要打聽一下船的大小，我坐過三萬噸以上的大郵船到上海，也搭過不滿一千噸的「小廣東」號到安南，可是坐這差不多沒有噸數可言的小漁船偷渡伶仃洋，却還是最初的一次，海真是太奇妙了，沒有風浪的時候，她就會馴良安靜調和的河一樣！

順風的時候，六小時可以抵達澳門，這一天沒有風，阻礙又太遲了，所以決定了在長洲過夜。出口的時候，要經過一次日寇守軍的查詢和明目張胆的掠奪，所以人們一上船就忙着把手錶，自來水筆，羊毛衫，錢鈔之類隱藏在不容易被發現的地方，兩小時之後，漸漸的和日寇巡邏艇在地相近了，船家用緊張的聲調警告：

「藏幾個到船底去，人多了會有麻煩。」

硬把九個「化裝」不很妥當的朋友塞進了狹隘腥臭的漁艙，巡邏艇可以望見了，人們的心驟然沉重起來，這是第一個關門，運命等着決定：能够平安脫險或者遭遇意料之中的不幸。船終於和日寇的小汽艇靠攏了，汽艇上坐著三個日本兵，不等船停，兩個拿著棍棒的水兵跳上來了。

「出來，出來，……」大聲的喊，「不准躲在裏面。」

像待宰的牲口，面無人色的人們一個個的走出艙面來了，水兵不懷好意地將我們看了一遍，

事出意外，對於「化妝」不佳的人不加注意，而對那位臉蛋兒除了顴骨的小姐開始發難了。

「瞧，這是塗上去的。」

另一個好奇地擠進來，「對了，故意改扮的。」

船上的那個伍長之類的高聲地喊：

「帶進來，仔細研究一下。」

其他幾位女客也遭了同樣的靈話：

「姑娘，幾歲？」一個用不瞭解的廣東話問。一面用棍棒撥弄着她們還留着髮痕的頭髮。

我怕鬧出醜來，硬著頭皮用日語和他們交涉。

「我們都是商人和家眷，誰敢到長洲去的。」

商人也好，付賬也好，一律要查問，「可是一瞬間之後，他意外地發覺我講的是日本語！

「什麼，你能講日本語？到過日本的？」面部表情立刻和緩下來。

「在日本做過買賣。」

「什麼地方？」

「神戶。」

「朝長湖去。爲什麼？」

「香港精荒，祇會到鄉下去。」

「還回來嗎？」

「打算在臺灣住下來。」

「她們爲什麼願意改扮？」

「爲了情。」

「怕什麼，告訴她們，別怕，你們以爲日本人見了漂亮的女人一定會幹壞事情嗎？」

「不是這麼說……」

「漂亮，儘管漂亮就是了，變得像個妓女樣子？」

「好，我叫她們洗掉。」

船上的和船上的，一齊哄笑起來，緊張的空氣緩和了，他們再和我雜談了幾句，連行李也不看

，揮手說：

「開吧。」

大約是一盤盤越病的源敵吧，在香港的日本兵遇到能講日語的人常常是非常禮貌的，我在香

船會在快要遭受劫擄的一瞬間，避過一次泊語，結果是險些立刻改變，絮絮的問我在日本的情形和現在的生活了。我們像是絕路逢生，連這種場合必需的客氣話也不講一句，匆匆的命令嚇瞭了眼睛的船夫：

「快，開船！」

這段種話就是後來形成了我們一行在赴澳門途上遇難這謠言的實際。事實上前半段則不無誇張，但後半却並不如流言所說的那般「悲壯」

在舊遊之地的長洲過了一晚，次晨五時開船，這一天一帆風順，適內伶仃洋的時候船身顛簸如奔馬，同行者嘔吐狼籍，但是靠着風力，下午二時安抵了澳門，這正是一月九日，一個太平洋戰爭爆發週年紀念的日子。

二

在澳門，我們就擱了十天。

最初決定了走澳門，一是爲着在這兒可以得到一些香港所不能得到的消息，其二是爲着期待

着也許可以到廣州灣的定期船隻，可是一到澳門，這兩個期待都失望了，澳門名義上是葡萄牙的租借地，可是實際上已經等於被日寇征服了，警察，郵務，海上警備，完全操縱在日寇手裏了，中立國和葡萄牙的船不能開，日本艦忙於搬運香港掠奪來的贖物，所以從澳門到各口岸的交通一律中斷了，剩下來從澳門到內地去的路，祇有兩線：其一是由澳門至石岐，經淪陷區走慶慶，這一路要領「良民證」，從淪陷區到游擊區的地帶又常常有洗劫的土匪，其二是由澳門坐小艇到北水，再船到台山都斛，那便是我們自己的領土了，這一路比較安穩，但是事先沒有「樹家」（海盜）的關係，就隨時有被劫的危險。

再三權衡之後，我們決定了走都斛的一路。一禮拜，我們忙於路線的打探，和「樹家」關係的交攬。一月十九，和前後到達澳門兩批朋友們匯合，以每人國幣二百八十元，每艇二十人以上的條件，（就等於每艇代價五千六百元！），雇好了兩條在南北水一帶頗有一點勢力的某氏所有的快艇。這是一種激頭滿尾的「走險」。第一要乘黑夜偷越過日寇在澳門港外的警戒，第二要提防海盜，第三要偷渡過三灶島的日寇海軍機場碼頭；第四還要提防南北水偽軍的騷擾。但是誰也沒有考慮到這一切的危險，我們一行裏面有大半是沒有任何政治主見和人生磨練的青年，女學生，銀行職員，青年會幹事，索庭主婦，但大家祇有一個百折不撓的回祖國的意念！再換一次裝

再整一次行裝，懷着興奮和若干冒險的心，二十日傍晚再上了征途。

請想像一下學校時代體育用的繩艇。我們雇的「汽艇」比繩艇更短，沒有篷，也沒有乘客坐的地位，這樣一條小艇裏面裝上三四十件行李，和連船夫舵工在內一共二十九位乘客，假如驟然這艘小艇冒險是「艇面生險」，那處境在簡直是「同舟共濟」了！這條船前兩天還經過一次修補，但是因為載重過多，所以船底還是不斷的漏水，把二十幾個人的一切話付了這樣一條小艇，在黑夜裏遙涉重洋，到今天回想起來似乎還有點餘悸。

五點鐘上船，在港內等待天明，一隻日寇快艇駛過，於是慌忙逃到一羣三桅檣的大船後面去躲避，六點正，暮色罩住了海港，我們就趁這時機出發，這一天正是舊曆十二月初二，明月升得很早，六支槳打在水上發出銀絲閃爍的螢光，飛也似離開了這動盪不安的半島。

艇在一羣不知名的小島間盤旋，海平顯得像湖水一樣，除出朦朧的遠山輪廓之外，沒有一片帆影，澳門的煙火漸漸的遠了，一小時之後，預期著緊張和不安的心漸漸地平穩下來，單調的聲響之外，乘客們以一種已經覺出了險境的歡愉的心情，開始輕輕的談話了：

——又算渡過了一關。

——邊草呢，問誰在明天清晨的南北水。

——備陣時便可以睡甯水。

——隨風順水，深夜一點鐘可以了。

——可是今晚沒有風呀。

——算好運氣，海上沒有一條日本船。

我們這一羣裏面唯一個懂得台山話的S向船索低聲地問了幾句話，指著前海岸上的山嶺，回來對我說：

——盤過這座山，轉灣，就沒有危險了。

我們的船已經離這山麓很近了，照船的速度估計，再十分鐘就可以脫離危險區域。山麓倒而黑暗，不像是有人落伏的地方，我也感到了安堵，從隨身帶的籐筐中取出一點乾糧，算是這天和平的晚飯，總靠近山麓，一切多很恬靜，我聽見了疲乏了的同伴們的輕緩的鼾聲，可是，突然——真是太突然了，從黑暗的山麓裏，射來了一道閃閃的電光，二十幾個人的心在這一秒間失去了他們的安靜，在意識到驚濤和恐怖之前，從那電光的發源處，一個粗暴聲音在喊了：

——靠岸，靠岸！

我無法形容那一瞬間的人們的反應。像被探照燈射中了的那樣，船上人都被那強光照射得感

覺到威脅，人們都憑本能反射地處理了他們的身體，有的像駝鳥一般地把頭部埋進行李中間，有的不管一切地把身體擠向船底，也有的茫然若失，不知道如何適應這突然的襲擊。我從電光中隱約看到了船主的緊張了的顏面，岸上的喧聲愈響了：船夫們閉起了嘴，船工失却了主張，像蝦一般彎曲著身體，着力地扳著舵，船開始向岸行近了，這時候，船主發出了沉着而有力的聲音：

——丟！搞乜鬼，快掉開！

在這驟厲的命令下，舵工利用了電炬閃滅的一兩秒時間，絕望地扳住舵柄，作了一個一百八十度的迴轉，我們屏息著，等候著運命的決定，船掉轉頭，正和岸壁成了一個直角，飛一般的向大海前進了，岸上的喧聲漸漸的離遠，但是電光依舊閃滅地照在我們身上，不靠岸，逃走，這是每個乘客的希望，但同時每個人也意識著我們還處身在槍彈射程之內，五秒，十秒，聽不到槍聲，人們的意識恢復了，船主正以低重的聲音，在對那在緊急關頭顛搖了的舵工責罵：

——靠岸，你當然不怕啦，你有什麼？一條×，可是人們怎樣啊，幾十個人的身家性命！

船已經在無涯際的海中央了，電光還像不服氣地在岸上閃爍，可以算是脫險了，可是第二個問題又立刻提出在我們前面，回澳門去？還是再冒一次險。

船在漆黑的大海中間飄蕩，驚魂甫定的乘客誰也捉摸不定船主的意志，誰也辨別不出船的方向

兜了一個大圈子之後，船轉了一個方向，又漸漸地和岸接近了，澳門的燈火重新映入我們的視野，我聽見了一個女客悲嘆一般的聲音：

——回澳門去過夜？

一個船夫回答了：

——走！

我們的中夜出新開的皇，從澳門到西船，通常就必須經過這個出口，但在那兒存着日本和葡萄牙的專機飛走私船的口徑，現在，取巧的路不行，又難回走險的路了，算來能得十點四十分，在日機巡邏隊飛過橋下，我們繞上一只葡萄牙的官船後回，居然衝渡了比海的海口。這之後，比較平靜的一段，船身是停頓了的黃昏而和三處島的，而西兩直線，試問着有危險的三處島，也突然沒了，雖然在可以望見三處島日本海軍碼頭，那一陣則每個人都捏了一把冷汗！

照預定，午夜十二時前可以到南水的。可是因為在海上兜了一個圈子，到南水的時候已經定上午四點半了，天還未亮，但是海上已經有一點可以辨別島影的微弱，這兒是偽軍「南支海軍陸戰隊」駐防的地方，假如在午夜，船先在這兒海上停泊，等候預先約好了的「訪船」（保德船）

，就在天未明前直放都解，可是現在，我們的船又被岸上的偽軍發現了！又一次離經緊要關頭，賊停船和照電筒無效，終於實彈射擊了，海面狹窄和內河一樣，這一次是欲逃無路了，我們被迫着靠岸，幾個赤腳短褲，手拿木殼的偽軍已經站在我們前面了，我們以為是土匪，偷偷的問了船夫。

——樹家？

——別怕。

——要搶嗎？

——是偽軍，要搜貨。

——你們帶着貨嗎？

——搜去也不要緊的，這一帶，對於×家的船商們不敢惹的。

船主開始和岸上人談話了，並不像要決裂的樣子，碼頭的一個偽軍被陸作勢地罵着，但船主上了岸，幾個偽軍便跟他同去「交涉」了，局勢緩和下來，偽軍開始胡亂地搜查我們的行李。

——別怕，祇要不帶貨。

——有貨的會出來！

大概是知道「撈了去也不要緊」的原故吧，船上人把一大包鴉片和一些私貨交出來了，對於客人的行李，除出香煙之類的小物件隨手掠奪了一些之外，還沒有多大的騷擾，天漸漸亮了，我們啟碇了當天到那解的計劃。七點，船主回來，我們決定了在北水上岸。

南北水是一個奇妙的地方，這兒有反日的革命傳統和首先攻入三灶島的抗日漁民領袖，有粵澳門台山開走私的私梟，有打船規艇的「搵家」，也還屯駐着掛在精衛杏黃三角旗的「南支隊」，而南北水和那解之間的一羣之水，更盤據着一千以上的幫派紛歧的海盜。我們在一片叢生着荊棘的洲地前面靠岸，脫了鞋襪，渡過了泥濘及腰的一里路的泥灘，在這荒涼而奇妙的漁村裏作了暫時的休息。這一天的防船，已經開出了，勢非在此過夜不可，正午，獲了少校領章和帶了兩個木殼槍衛士的僱軍連長來訪，聽了許多似恐嚇似打探的客套話之後，問道：

——你們有担保嗎？

——都是做生意的，用不着担保吧。

——明天去都解？

——是的。

——不怕強盜？外面有千多個搵家等着你們呢。

——我們都以此地的X家的朋友，他們可以替我們請防艦保護的。

——門後這這行誦一腔好肥。——對我們投擲了奸滑的一笑，憤憤地走了。

這連長的出現給了我們新的不安，從「担保」出發，有可能牽涉到劫掠財物以外的問題。

這一天下午，他又帶了他的那位兩手戴了三隻金鐲和一只手錶的「壓寨夫人」，來訪問了我們一次，我們趕快和X家商量，經過他們的轉展，結果門滿，每人奉送「保護費」十五元了事。

剩下來的是雇「防艦」的那個了，再三奔走之後，購定了的代價是「防艦」四艘，每艘給十二條，由北水保護到葡解為止，每人國幣七十元。在斷續的大吠聲中過了不安的一夜，第二日中午開船，在全副武裝的防艦「保護」之下，沿蕩（？）也開出了沒有一片帆影的大海，船出北水，是珠江另一入海口的崖門，那便是國軍勢力範圍與淪陷區的分界處了。

下午三時，船已經開入了我們自己防守的海面，防艦漸漸地去了，而終於藉我們分離，問了船家，說：不再需保護，他們已經回北水了，從離開澳門以來，我們最初的從每個人的臉上看出了安堵的微笑。

傍晚到葡解的港口，經過了一次匆忙的檢查，因為這已經走著中國旗的巡邏了，香港淪陷之後，第一次看到國旗，第一次遇見祖國的武裝兵士，也再度的踏上了祖國的土地，每個人都有

感慨，但每個人都用意味深長的沉默，來表現了衷心感激的情緒。

都斛一宿，翌日清晨再進行裝，一部分朋友坐「單車尾」先行，我們押着僅存的行李，九時出發，經斗山中壩，以十小時九十華里速度，下午六時進入了台山城。

我的學生時代

郭沫若

自呱呱墜地時起，便要從母親學習言語和一切智識，人生的開始應該就是學生時代的開始。我母親就是真正的蒙師，他在我未發蒙以前就教我背誦了那些唐宋人的詩詞了。但我的發蒙是在四歲半的時候。家裏有一座家塾，面對着峨嵋山的第二峯，先生命名之爲「綏山山館」。先生姓沈字煥章，是隴爲縣的一位廩生，在我未出世前六年便到我們家裏來教書了。家塾裏除掉偶爾收納一兩位親戚家的子弟外，都是自己家裏的人，人數在十人上下。但這點小人做的家塾，拿程廕來說，却是大中小學乃至幼稚園都有。

發蒙時讀的書是三字經，司空圖的詩品，唐詩，千家詩。把這些讀了之後便讀詩經，書經，易經，周禮，春秋和古文觀止。庚子年過後，家塾裏的教育方法也漸漸起了革命，接着便讀過一些史鑑節要，地球韻言，和上海當時編印的一些新式的教科書。先生又得到一部教會學堂用的算數彙旨，根據着這書來教我們的算術，當時我們還寫小來應境值數字的書，因爲我們本上都是

用的楷書，而且算數不立程式，祇是算草，但就那樣，在我十二歲的時候，已經把開方學完了。

科舉制改革的初刻是廢八股，改策論，重經義，因此有一時期乾嘉學派的漢學，就在嘉定也流行過一時。沈先生是不長於這科舉間的，宥族上的一位長輩郭武先生，在咸陽軍經書院做過書，是王壬秋先生的高足，他在半輩離開館，我的大哥棧場先生曾經往那兒去就過學，因此又從那兒把樸學的空氣輸入了家塾來，教我們抄說文部首，讀段玉裁的羣經音韻論，但這些東西在當時一點也不感覺興趣，只覺得是痛苦。

做對子是六歲開始的，假試帖詩是七歲開始的，後來就改讀經義的說，算還沒有學做過八股。做算演算是每天都要做的，算數補習裏面的每一道問題都不曾忽略過，點算御批通鑑也是日課之一，而且還要抄御批，這項也是一樣刑罰，一長串的人名字斷不斷時，最感爲頭痛。

是甲辰年吧，科舉廢了，各地興設學校。我們那偏僻的鄉鎮也有了蒙學堂的建立。省裏有武備學堂和東文學堂出現，我的大哥進了東文，二哥進了武備。但我們的家塾並沒有廢，我們的學課內容比蒙學堂的還要充實一些。我們只是跟着家塾的先生學過儀禮，同時在家塾的園子裏也備了一些運動器械，接着嘉定城裏有高等小學堂的設立，我考進了那個學堂，於是我的家塾生活便告終了。這大約是甲辰年年底的事。

嘉定的高等小學堂設在北門外的草堂寺內，與生的年齡程度越不整齊，有三四十歲久考不第的老童生，也有十二三歲純潔無染的新少年。課程也頗其零亂，凡是新式新課目如數學格致之類，教師都不能勝任，對於我自己在家熟讀經學習過的人尤其不能滿足。我鄉鄉下人，年紀輕，因而常受城裏的老學生們欺負。第一學期的成績最優，老學生們忌妬，發生打榜風潮，並以不堪入耳的侮辱相加。先生們不能制止，反而屈服，因我端平節會論說數日回家，便扣了我六分的總平均分數，壓到第三名，重新改榜，算把風潮平息下去了。這件事對於我一生是第一回轉捩點，我開始接觸了人性的惡濁面。我恨之深矣，我內在的叛逆性便被培植了。

在小學堂裏新的東西沒有受到什麼教益，但舊的東西如國文講話四方掌故之類，却引起了很大的興趣。師平均先生的今文尚書講義是我甚喜歡的一門功課。師先生是廖季平先生的高足，廖先生也是錢經甫院出身的王壬戌的門下，師先生的講義和我在家裏裏所受到的段玉裁的小學得印證，因此特別感覺興奮，這種興奮在別的同學們的心裏似乎並沒有。

嘉定是適宜於讀書的地方，環境很好，山水十分秀麗。星期日在平坦如路的府河上划船。向青衣北岸的凌雲山和烏尤山去遊覽，遠望磅礴連綿的峨嵋山，近觀波濤涵湧的大渡河，在那澄澈

的空氣中令人有這步蘇東坡之感。在凌雲山上有蘇東坡的讀書樓，有他的塑像刻像和題字，也還有好些遺跡，如洗硯池，藏酒時遊之類。凌雲山的景緻上，正當着舊大渡河，與峨嵋山正對着，鑿了一尊大佛，還是很有名的，是唐海通和尚所鑿。在那大佛脚下河水匯爲一個深潭，地方上的人說：「是和滄海相通的」，雖然並無說說的俗傳，適足以表現其處之深，在那深處產一種魚名叫「暴魚」，全身黑色，這是因爲太深，罕與太陽光接近而致的吧，但俗傳是吃了東坡先生的墨水。這些都覺得富有詩意。而暴魚也確是可口。

在這高小時代我得讀西廂，花月痕，西湖佳話之類的作品，加上是青春期，因而使頗以風流自命，大做其詩，在學的後半期成爲了最熱鬧事的一個代表。第二年在端午節前後，我曾經被斥退過一次，但不久又把我的學籍恢復了，原因其學期的處置遭了學界上一部份人的反對。

嘉定中學開辦了，高小學生中成績好和年齡大的便升入中學，我的高小學程於是一年半便告結束。新開設的中學，更是一塌糊塗，笑話百出。據地理的人說朝鮮在中國的南方，講博吻的人把烏賊的嘴當成肛門，甚至連講國文的人，不懂得「望諸君」是樂毅的封號，而講爲「盼望你們諸君」。一位英文教師把日本正則學校的課本來教我們。幾個說音就教了我們半年。在這兒不是讀書，簡直是養老。我們這時候只想離開故鄉，近則跑成都，遠則想跑北京上海，更還劍想跑回

本廣美國，但我們家裏不肯讓我們跑遠，自己也找不到那嚮遠走高飛的機會。因而有一時期便很自暴自棄，吃酒的習慣是在這時養成。

在中學裏面感覺興趣的仍然是經學，黃精華先生講的春秋，是維繫着我的興趣的唯一的功課。黃先生也是廖季平的高足，他也很喜歡我，在課外還借了好些書給我看。有一次我吃醉了酒，罵了一位從日本回來的監學，這人並沒有多麼大的本領，只是愛弄說辭，異常的專制，我特別的恨他。我醉了，罵了他，他一定要斥退我，還是黃先生力爭，又把我保全了下來。後來這位監學就在那年暑假，患白喉症死了，但我在下學期又因為別的事情依然遭了學校的斥退。

x

x

x

在嘉定選了斥退之後，第二年的春初晉省，鍾入當時成都高等學堂的分設中學丙班。這是庚戌年的事。學校的課程雖然好得一點，但也好得有限。關於新學一方面的，如物理化學之類，因為教者本身都還不十分精通，怎麼也引不起興趣——不特引不起，反而養成了我不喜歡這些課程的傾向。

在成都的一段學生生活中根本沒有學習到什麼。張國燾先生的歷史講義比較極感興趣，但是不著講授，詳時詳到無以復加，略時略到只是帝王年號。他究竟是不會征服歷史，而為歷史所

征服了的人。

沒有東西可學，只是讀些課外的東西。林紓譯的小說，梁任公的論說文字，接觸得比較多。章太炎的學術著作當時也看看，但不十分看得懂。我自己是喜歡讀莊子的人，曾經看過章太炎著的齊物論釋，他用佛學來解莊子，覺得莊子的原文講要真明其妙。

遊山玩水，吃酒賦詩的名士習氣愈來愈深，東門外的紫江樓，薛濤井，南門外的武侯祠，浣花溪，工部草堂，是常遊之地。連學校在停課試驗期中，都把課本丟在一邊，和一些興趣相投的人在自修室內讀詩鐘，和韻，聯句，講小說。

因為是省會的關係，學生的政治運動比較活躍。我本是分中的班班生，但不知怎的，總被每被選為學生會代表。頭一年的年底便參加了立憲請願風潮。當時趙爾巽做四川省總督，學生請求他代奏，要清廷提早立憲，鬧到了全省罷課要求他步。起初學校當局大抵都是縱容的，但到後來趙爾巽下出嚴烈的命令，要學生復課，不然就以嚴辦。分中學校長自然也照奉命唯謹，但要學生上課，却誰也不肯上課，他却想到了一個妙法，要各班的代表先行上課以為表率，我沒有聽從他的命令，就在當天便離開了學校。學校說是要斥退我，但因種種原因，依然沒有斥退。到第二年還讓我補受了學年試驗。

第二年便是辛亥年了，參加了有名的反對鐵道國有的風潮。這是開始於保路同志會，繼而感爲保路同志軍，結果和辛亥革命同時爆發的。而當時的同志會二百六十八人的專制。這在當時的學生界中也惹起了一個天翻地覆的動蕩，有好些學生也藉這機會離開了正規學校，而轉入了軍界或政界，特別是法政學校的設立風行一時，在全國一個省或去，竟有了幾十處私立法政學校出現，大家都想做官，幾個月速成畢業之後，竟有考法官之資格，於是，孫父子同學的佳話四處都是。因此也惹起了一種逆流，稱爲嚴厲一時的學生，便大家都討厭學法政，我自己也亦是這風面的一個。

但就留在正規的校裏吧，依然是沒有可學的東西，而且在那鼎革的時候，學校多是奉行故事，有好些稍諸人意的教員也都轉入了政界，剩給學生的便是無聊，無聊，空虛。在當時有混會的人，便朝省外國外跑，不能跑的呢便只好陪着熬苦日子了。我自己在那時也是苦悶到了絕頂，要考省外的學校或留學吧，起碼要中幾場試卷，然而中試卷沒有畢業，因此更有了很多的機會，在這般苦悶狀態之中，被逼着煮粥吃酒飯時，遊跡山水，道心上走。幸而這一苦悶，畢竟不久，民元分中和成都府中學合併，再熬了一年，算中學畢業了。第二年又進了高等學校，熬了一學期，便考上天津軍醫學校，我便得到了離開四川，也離開了那種煩悶生活的機會。

X -

X

X

天津的軍醫學校是國立的官費學校，民二的夏間在全國各省招生，四川省被錄取六名，我被錄取了。暑間離開成都首途，但到了重慶，便遇着二次革命爆發，又折回成都。等那次革命平熄之後，又由成都首途向天津出發，大抵是十月的下旬了吧，記得經過黃河大橋的時候，已經正飛着雪了。

自己當時，事實上並不是存心學醫，應着軍醫只是想藉一個機會來離開四川，離開當時的苦悶。到了天津之後，雖然經過覆試，仍被錄取，但卻沒有心腸入校，我便各自跑到北平去了。當時我的長兄權塢先生在做川邊的駐京代表，雖然到日本朝鮮去遊歷去了，但早遲是要回來的，我有這樣的靠背，所以便決心跑去找他。這兒又是我一生的第二個轉捩點，我到後來多少有點成就，完全是我的長兄賜予我的。

我到了北平，在一個同鄉京官家裏住着，等到年底，長兄才從國外回來了。起初對於我的求學也很感棘手，後來決定把我送往日本。我是三十號離開北平的，由火車經過山海關，遊東半島，朝鮮半島，在朝鮮最南端的釜山迎接了。九一四年的新年。

釜釜山領事館裏面住了一個星期的光景，因為那時的領事柯樂階先生是長兄的同學，便又讓

滿日本，直達東京。在這兒開始了這一生之中最動盪的一段時期，并見到我離開的時候只給了我一條重六兩多的金條，叫我到東京去變換成日幣，作為學費。他希望我能够以半年或一年的工夫上官費學校，不然將來怕學費恐怕難以維持。當時中國和日本有五校官費的契約，東京的第一高等學校，高等師範學校，高等工業學校，千葉的醫學專門學校，山口的高等商業學校，這五個學校都招納中國學生，凡是考入了這五個學校的留學生也就由中國政府發給官費。這五個都是日本的國立學校，考上了又有官費，因此爲留學生所競爭的目標，也就最難考，有的考了八九年都還沒有考進去。我走起去想要以半年或一年的工夫去考，那個官費是沒有把握的事體。而且那幾個學校招生在那時多在暑期，我是正月到的東京，要在當年的暑期應考，事實上還不足半年，但假使不取，那又非延到明年的暑假不可，學費極要成問題了，因此我在當時實在是拚了命，拚命的學日文，拚命的補習科學，結果我終竟以半年的工夫，考上第一高等學校，這在當年聽說是沒有比我更快的了。

日本的高等學校約略等於我們的高中，是大學的預備門。在當時是分爲三種，第一部是學文哲法政經濟等科，第二部是理工科，第三部是醫科。在應考時便得分科，因此便發生自己的選業問題，當時的青年，凡是帶有志向的人，都是想怎樣來拯救中國的，因為我對於法政經濟已經

了一種厭惡的心理，不願學；文字學得無補於實際，不願學；理工科呢是太切實的了，然而因為教學成了畏途，又不敢學。於是乎便選擇了醫科，應考第三部，這時的應考醫科，却在國內設考軍醫學校的心理是完全消滅了。我起初，切實是想學一點醫，來作為對於國家社會的貢獻，然而終究沒有學成，這確是一件遺憾的事。

考入高等之後，有一年的預科是和中國學生同受補習的。預科修滿之後再入正科，便和日本學生受同等教育。三年中所學仍以德文的時間為最多，因為日本醫學是以德國為祖，一個禮拜有二十四五個鐘頭的德文，此外拉丁文英文也須得學習。科學方面是高等數學，如解算幾何，高等代數，微分，積分，以及物理化學動物植物學等講義和實驗，都須得在三年之內把它學完，功課是相當嚴重，日本人的教育不重實際而重澆注，又加以我們是外國人，要學兩重的語言，去接受西方的學問，實在是一件苦事。不過中國人的頭腦比日本人聰明，凡是肯用功的人在學業上是不亞於日本的。

我在高等學校三年畢業之後，升入九州帝國大學的醫科。當時日本的大學其他各科都是三年畢業，只有醫科是四年半。開始兩年是基礎學問，如解剖學、組織學、生理學、化學、病理學、藥物學、細菌學、精神病理學等，後兩年便是臨床學問，即內外兒婦皮膚花柳，耳鼻喉喉，眼

科齒科，精神科，乃至衛生學，法醫學，所有一切的部門都要通盤學習。這四年也確是嚴肅的四年。學問是嚴整的一套，你不能够亂等，也不能够中斷。日本人的醫學相當可觀，在他們是很盡了心力來的。

但我把學終究沒有學成功，雖然大學是畢了業，我也得了醫學士的學位，但我不會行過醫，我也沒有意思行醫。在醫科內始兩年很感覺興趣，那時所學的可說是純粹的自然科學，人體的祕密在眼前和手底揭露了。我自己解剖過八個屍體，也觀察過無數片的顯微鏡片，細菌的發育，理化學和生理的實習，都是引人入勝的東西。這差不多等於生物學，實事是一種很好玩的遊戲。然而之後更學的，或說更難的，學成醫者終止的學問了。因而我自己也感覺不盡。我不會辨別行診和聽診等微妙的基本醫術。

我在十七歲的時候，那時還在嘉定中學讀書，在中秋前後患過一次極嚴重的熱症，後來回想起來，很明顯的是重症傷寒。病了一個多月，接着耳突便受了波及，脊柱也有了波及，兩耳因中耳加達爾而重聽，脊柱因腰椎加列司而彎曲不靈，這兩項缺陷便苦了我很久，一直到現在都沒有可能恢復。我的一生便受了這一次重症的極大的影響，我的學醫終竟沒有學成的原故，便是因為

有了這生理上的障礙。

兩耳重聽，沒有可能把醫學，特別是臨床醫學學好，因此在大學中途的時候，又來了一次極端的苦悶。這苦悶又把我逼着走上了文學的路途。自己在國內所涉獵的，主要的就是文學，到了日本雖然把文學擱置了，然而日本人教外國語，無論是英語德語，都喜歡用文學作品來做讀本，因此在高等學校的期間，便不期然而然地與歐美文學發生了關係。我接近了太戈爾，雪萊，莎士比亞，海涅，歌德，席勒，更間接地和北歐文學，法國文學，俄國文學，都有了接近的機會。這些便在我的文學基礎上種下了根，因而不知不覺的便發出了枝幹來，終竟把無法長成的醫學嫩芽掩蓋了。

我在大學的中途曾經留學一次，回到上海組織創造社，實際從事文學活動，這是五四運動後不久的事體，一般的朋友大概都約略知道這一段歷史，我不必縷述。但我回上海不足半年工夫，我又跑到日本去了，我把醫學的課程是學完畢了的，是民國十三年三月畢的業，從此便和學生生活告了別。雖然我並沒有行醫，但我覺得我的醫學知識比文學知識更有根底。我於衷心尊重醫學的一個人。雖其尊重它，所以我不敢行醫，我也恨死一般不負責任的西醫，尤其是把不負責任的西醫看成一種罪惡。

形式上的學生生活雖然終結了，但我感覺着我一輩子都還是學生，天地間值得我經營的事體太多，不到我的生命和世界告別時，我的真正的學生生活是不會終結的，也不應該終結的。不過這篇文章，是應該在這兒終結的時候了。

(三十一年四月十九日)

2000

序「愁城記」

田漢

和夏衍兄訂交近二十年，在新文藝戰線上我們有著不淺的關係。在電影戲劇方面我們甚至有過好幾次緊密的合作：如藝華公司時代我們合作過「中國海的怒潮」，導演者沒有能充分發揮劇本的精神。公司的人力物力也太限制牠的成就，時常引爲恨事。電通公司攝製我的「風雲兒女」的時候，我已經入獄，臺本殆全出夏衍兄之手。前年司徒慧敏兄在「白雲故鄉」成功之後計劃把我的舞臺劇本「回春之曲」電影化，也是夏衍兄替我寫成台本，改題爲「祖國之戀」。可惜正要開拍而太平洋戰爭起，美麗的南洋變成了血腥的火海，夏衍兄給與那劇本的新生命暫時無法實現，真不啻我個人的損失！這一次，夏衍兄從淪陷後的香港脫險來桂，我們又與洪深兄合作了舞臺劇本「風雨歸舟」，在桂上演。

幸而夏衍兄的世界不專在戲劇。他與其說對於戲劇不如說對於新劇事業感更多的興趣。在上海救亡日報時代他已經表現非常卓越的記者才能。他對於處理事務是那樣的精明勇敢，對於艱苦

筆端是那樣的倏然深刻，豈能把握要點。八一三的炮火中我們在上海相處的那些日子是永遠值得回憶的。除在大陸商場四報社很興奮的寫作和討論之外，我們常常冒着生命的危險同訪戰地。到南橋兩赤張國華將軍都在白天，爲着逃避敵機的轟炸掃射，夏衍兄自任監視哨，數十公里的路程曾繞七八次下車，伏在稻田中，柳陰下。到南橋張總部我們受着優渥的款待。豪飲之後，大家都醉了。車子送江給晚風一吹，我和衍兄都大吐，當時致亡日報上留了這麼一首詩：

「暮酒持螯電颯雲，一時饒者盡聯君，清江五月波濤壯，始信人間有鐵軍。」

說南橋總部是在其後一個黃昏的月夜，我們看够了敵機的照明彈，和敵機的火花。從嘉定轉來正是大塲失守之夜，我們的車不敢開燈，祇是撥着喇叭在數十萬大軍的夾縫中走，我們曾冒險通過小南橋公路炸後的缺口，過真宿時許多建築物正在燃燒，過中山大橋時發現這橋已被炸去一半，我們祇得從懸下的這一半橋面開過。過京滬線我們還遇着從上海開出的「最後列車！」

「人因艱難倍相親，月夜江南走迅輪。回首十年哀樂滿，算來猶有歲寒身。」

這是那次過青浦時車上占口的。那晚月兒初出時是那麼紅紅的，看去有篩子那麼大，晶光飽滿，江南風物照耀得明媚如畫。若不是敵機的威脅和遠遠的炮聲，真忘了是在戰時。我們在車上編談着在上海十年來的陳迹，批評着若干知友的得失，都不免有深深的感慨。

「我夫言不慚地說，我們算是最好的一輩。」

「誰能禁止我們的弄願呢？我們今後不斷地互勉吧。」

其後，隨着戰局的推移，救亡日報從上海遷廣州，又由廣州遷桂林，夏衍兄始蒞其事，救亡日報發行廣州版的時候我在長沙發行抗戰日報做她的姊妹刊物。這報紙一時也吸引了多數朋友最善的精力，但在長沙大火以前遷入沅陵，幾乎由摩寧兄獨力苦撐，卒因經濟力不繼，揮淚停刊。摩寧便轉入救亡日報做了夏衍兄有力的幫手。其間摩寧應友人之約回耒陽入某報，夏衍兄不得不開始極其艱辛的日月。除應付入事籌措款項之外他每天還得寫一篇社論。

「那時真苦極了。每天深夜還得趕寫社論。自摩寧手後兩年以上都是如此。其間，從德蘇協定，到第二次大戰爆發，燕聯出兵，法國貝當政府投降，以至蘇德之戰，重要的國際問題層見迭出，對於動盪失常的局面得用心去把握，對於國內外論壇許多偏見得婉轉的去鬥爭，真沒有一時一刻好好的休息。但也感謝這種使我更能和這偉大的時代同呼吸，對於國際國內每一事變能比較敏銳地看到他的激結和動向而不致十分錯誤。」

「實在的，夏衍兄這一種記者的修養，就對於劇作者的他也不是沒有幫助的。不，不如說沒有他對於時代的敏感和社會事象的熟習與洞察，許就寫不出「一年間」「心防」，以及「越城記

中一聯優秀的現代劇。同時不管是讀夏衍兄的時論或是讀他的劇本都可以感到一貫的懇切的憂時之念。在光明與黑暗殘酷決鬥的今日，我們所要求的文化工作者是眞能貢獻其一切爲光明而戰，因而有良心的戲劇工作者也必須每時每刻與時代共休戚，不容許絲毫懈怠對於這一聖戰的注意與努力。夏衍兄的態度應該是值得我們學習的。那些高談抗戰戲劇而對於國際局勢的發展不關心和無知的必然將不自覺的墮落到一種可憐的偏見。

「在留港的記者中××是非常好的一個，他有一種真誠的對和平的關心。——特別是抗戰爆發以後，他對於民主陣營的命運表示着極上的焦急。幾乎每時每刻他的神經爲這問題而顫動。他是個天真可交的人。」

這是他批評某君的話，用這樣的標準來評人結論常常是正確的。

太平洋戰爭爆發的那天，桂林全市都響着各報的號外。我和杜宣許之喬兩兄並大橋時接讀了這號外，一則以喜，一則以憂：喜的是英美對日妥協的態度畢竟要清算了，這對於中國抗戰不能說沒有利。憂的是上海，香港，新加坡以及南洋各埠有着許多朋友，特別是香港幾乎集中了我國主要的文化工作者。想到這裏我們便趕忙回到軍委會桂林辦公廳去找李主任任潮先生。任公恰又不在了。那時李太夫人勸道，他牽會到兩江李府吊喪去了。我們在張參謀那兒坐，借他的紙筆寫好

營救香港文化工作者的建議，留請任公向政府提出。第二天晚上我送了予倩再度請任公於他的桂花街私邸，任公說：

「你們的建議是對的，祇要他們能出來那還有什麼問題呢？就苦於香港全給敵人封鎖了，消息不通。——」

原來任公的令嗣令媳也陷在香港，一時斷了聯絡。那時重慶文協已有電報來說營救留滬文化人在極力進行中，有脫險來桂者要我們設法招待。我們以責任所在，立時打電話給中央社懇請他們的電台打電給他們。中央社的朋友說：「好幾天以來打到香港的電報都沒有回電，並且所有華電都得歸華民政務司檢查，打去也沒有用。」我們不死心，又同到廣西電報局，看牆上已經有「停收滬電」的佈告了。我們仍舊擬了一個一切已無問題，歡迎他們急速回國的加急電報打給夏衍兄轉留滬友人。居裏辦事人說：

「祇包打，不包到。」

「你祇打去好了，這無非盡盡我們的心。」我們說。

我們的心畢竟沒有白盡，據後來長江兄說，十號上午夏衍兄竟收到了我們的電報，給了大家很大的鼓勵。但是很出於我們意外。

更意外的是夏衍兄等安全脫險的消息。因爲自香港成爲戰場，我們聽飽了關於他們殉國的敵事。有的說：在戰爭激烈的時候夏衍和幾位朋友駕了一隻木船，冒着敵人封鎖，向廣州灣駛去。不幸半途給敵艦發現，開砲擊沉，夏衍一行皆悲壯殉國。有的說：他們於香港陷落後扮作難民離港，上船時因同行某女士雖化裝村婦，而凌過的秀髮不易梳伸，敵軍迫某女士上岸，夏衍情急，歷日語交涉，以致暴露，同被敵人捕去，夏衍反也給刺了。另一說，夏衍在乘船突圍之際被敵人攔住，認出是智識份子，迫其投降，夏衍用日語向日官兵演說反侵略反法西斯主義，「激昂奮衛，聲淚俱下」，敵軍官命水兵開槍，而日兵大受感動不肯動手，最後被敵軍官拔劍劈落水中，「此一代藝人」抱着一腔悲憤和愛鄉愛國自由的至情長眠太平洋的魚腹！說最後故事的是一位非常寶貴的文學青年，故事來源據說得之於新從香港脫險來桂的歸客。聽這故事是在由象鼻山渡口乘船越穿山漢民中學的舟中。雖則將信將疑，但在人事無常的今日，這也非絕對不可能的事。聽了這青年的話我凝望着濛濛的水，鬚髯看見南海碧波中故友的面影，不由得落下了幾顆熱淚。

「噯！他那近視的可是智慧的眼睛一定燃着憤怒的火永久不瞑吧！」

在這故事入耳後的第二天，桂林一家晚報果然用大字登着「留港作家夏衍等殉國」的消息，我們雖不盡信，但這怎能不加重我們心的負担呢？

這重擔直到我們得了夏衍們安抵澳門的私人電訊纔從我們心上放下來。接着從梧州，從柳州，以及重慶的喜信不斷也傳來了。一月三十一日晨我們給予情兄到新中國劇社演戲之後，到午後二時頃，他怨差人送來一急信，說：「長江已脫險抵桂，住環湖北路東亞旅館三〇三號」，我正預備去赴長江問夏衍們的確息。但翌日清晨鄭君里弟却陪着廣東小商人打扮的長江兄飄然來了。擺晤之後，長江很興奮地給我們談起脫險的經過。事變發生，他們是怎樣的企圖盡力於國際反法西斯戰鬥，與英國當局當時的態度，香港淪陷後敵寇的欺騙，「灣仔」們的騷擾，他們「各人處理各人運命，各人尊重各人歷史」的誓詞，由香港坐漁船出走時的倉皇，由澳門坐海盜船偷過粵丁洋三姓島時的驚險，抵達那斛重入祖國懷抱時的歡躍，說來是那樣的使人神往。

「當時渡瀾重疊的每一步現在都成了愉快的回憶。」

我急忙問起夏衍和其他的朋友，他說：「留港文化工作者除三敵人消息不明外其餘大部皆已安然脫險」。我們不敢確定粵籍舊友們祝福，雖說他也傳出了林庚白兄和蔣學楷君的噩音。

二月四日新中國劇社負責人杜君，抗敵演劇隊第五隊長徐桑楚來訪我。說：「剛得了柳州的話，夏衍先生們明晨可到」。五日清晨，天色還非常朦朧的時候杜徐兩兄便來敲門，我和洪鐵弟急忙起來披衣洗臉，同他們出門，晨風是那樣的料峭，過大橋時，水光山色還裹在一層薄霧

之中。我們在碼頭叫了幾個人力車趕到南站，柳州來的車已經到了。乘客紛紛朝着我們來。我們不斷地從路上從車上物色我們的熟面孔。但我不着。

——莫非他們已經走了？

——不，瞧站在那兒等着的不是？

眼鏡的朋友們早發見在空的月臺上守着一小堆行李的一羣。原來同行的張雲喬兄先回南環路貿易公司要車子去了。他們在那兒等着他，留着加拉罕式的短髻的夏衍。中分的頭髮披到高高到鬚骨上鰓着背脊的司徒慧敏，戴着小呢帽，圍一條花毛巾，不改洋場才子風度的蔡楚生，鬚髮，藍呢大衣，港式平底鞋的郁風。這羣大難後的重逢不是容易的，我們學「老毛子」的作風來了無數無窮的猛烈的擁抱。洪深兄也趕來了。他那巨人般的擁抱使夏衍從歡呼中突然發出慘叫。原來夏衍胸袋中的自來水筆也給抱折了。兩日後經醫生檢驗的結果他左肋骨的筋肉給斷了一根，算是這一「未遂」的浩劫中的小劫。

真的，夏衍們像一個失了耕地的農人似的回到他舊日的田園來了。他的聽戲聞的伙伴怎體自禁其歡躍之情。一月十三日予情禮着招待夏衍一行於美羅川菜館，夏衍原短衣蓄鬚作商人狀，是日盡割其鬚，光鮮奪目。有讓小如者是他們的旅伴，歌聲譜秋且善操琴。予情高興起來引吭而

歌，錯跪宛轉不減當年。我席間寫了幾句言語——

「高歌一曲動華筵，老鳳新啼似昔年。碧玉正悲香鳥遠，柳絲何幸柱江邊。割雞不作行商狀，抵足曾同海盜賊。且把犁鋤收拾好，故鄉猶有未耕田。」

第二天我到夏衍們的寓樓，他們已經把這詩貼在淋漓滿睛的壁間了。其中有蔡楚生見畫的「黃坤逃難圖」最爲生動有趣。原來他們在逃難中都變了姓名。如郁風改名陳毓芳，夏衍改名黃坤。某日他由白水出發逃到台山管的某地，離都斛鎮尚遠而日色已暮，星月黯淡。夏衍以洋傘執燈生的態度和他自己的行囊，高捲其西裝褲側管，志忑而行。這一狼狽的姿態在楚生的筆下成爲動人的畫面。楚生要我題詠我又縱筆寫了這幾句：

「風雲香鳥惡，遊子只應返。昨過蛟龍窟，今過鐘門坎。疾趨都斛鎮，途遠日已晚。衫如孔乙己，鬚如加拉罕。更如張伯倫，肩挑破洋傘。眼昏路不熟，心急脚愈懶。四海正囂囂，一身愈肝胆。僕僕道路間，惟恐文明斬，幻作流民圖，聊以寄有產。」

實際上他們今日已成了「流民」了。他們穿用的大部都係沿途徵發而來。重慶劇協爲恐這些「流民」同志流離道路，特地演出了一次「大雷雨」，得款一萬餘元，寄來救濟他們。每人約得五百元，本也不無小補。但夏衍不合參加了「再會吧，香港」的寫作。該劇被禁，劇團損失慘

重。他和張雲喬兄把應得的救濟金全部捐給劇團也作退票之用了。這不能不使這「流民」苦笑。但藝、也常常有奇遇。當夏衍剛到桂林的時候，他的近作「愁城記」恰於此時由護軍館上演於金城大戲院。夏衍的作品由于情導演的很多。如「心防」一劇就定予情的成功之作。因而有「夏編歐導」的話，道他們的相得益彰。桂林觀衆對新藝術的愛好是異常懇切的。有一晚這兩園的大城市也下着極有的冰雹。中正大橋上舖的一片白。人在橋上走給北風吹起來站不住脚。但那晚金城戲院依然擠滿了熱情的觀衆。他們潮一般熱烈的拍手溫暖了藝術工作者的心。這也許是許多藝術工作，爲什麼肯九死無悔地守住他們崗位的緣故罷。夏衍正是這樣的人，所以他在「愁城記」原序中也這麼說：

「沒法避開崎嶇，我們就不辭一再的抄敗。不能跨過暗夜我們爲什麼怕在黑暗中捱磨……」

何況崎嶇中也時常有坦途，黯夜中也常常會發見引人勇氣的光明呢？

夏衍原定三月十九日乘機飛重慶。我也想趁柳一行。一者演劇五隊將遠征昆明，我得去送送那些可愛的朋友們。二者他們也定三月廿一日上演「愁城記」，我不想放棄這一把故友的佳作重新在心上溫馨一遍的機會。但結果因人事的牽扯，他那天也沒有能飛重慶，我也沒有能到柳州。直到四月八日晚他到高陞戲院來找我，告訴我他大約是走定了。九日晨四時我趕到南環路，雲喬

接著囑咐說：「他已經走了」。我趕到環湖東路歐亞公司，燈火輝煌中他正和許多旅客坐在那兒。等辦完必理的事，我們在杉湖邊消受了半小時清新的晨風。從嫩綠的柳絲中望去杉湖還在紗一般的朝霧中未曾隱迹，但漁人已經划着輕便的竹筏翻着太魚籃在那兒開始辛勤工作了。同趕到二號機場已經是午前六時半，而朝霧未消，清露猶滴。發動機試轉之後，旅客紛紛上機，但又命退下來，因為機師說這得等重慶的天氣報告。那天重慶也是濃霧，真所謂「霧重慶，雨桂林」。飛機直到午前十一時纔開。我們在機場邊的松林裏整整地等了三個鐘頭。因為有別的有力者要來，昨晚辦公廳還有電話來請夏衍下一班機去。幸而後來某公又不去了。所以我安慰他說：

「今天你總算去定了。」

「還難說，要上了飛機纔算數。因為我們隨時有擠下來的危險。」

飛機祇有十五個位子，公司却勉強賣了十八張票，擠的滿滿的眞有點像坐公共汽車。但幸而沒有把夏衍擠掉。

「飛機要能變成我們日常交通工具就好了。」

「總有那麼一天吧。但現在還不是我們文化人敢於普遍問津的工具。你看這裏有一個文化人沒有？」

他遙遙地指着那些或裝劍佩鮮衣華服的旅客們對我說。

「這一趟我總算沾了『愁城記』的光。書店要發行這劇本的桂林版，給了我一千元版稅，我纔能買飛機裏的。因為這比坐汽車時間經濟都要合算些。」

有些送客的人在林子折了許多杜鵑花，我們也動了這雅興，但遍尋不得。我獨自冒着微雨遠行，折得許多山茶花來。這花有刺，我拿出小刀削掉刺和謝花，用毛巾網了一小把贈給他，供他在萬里雲程中的欣賞。

「謝謝你，我們重慶見。」

我們緊緊地握了手。他在驛地數丈的樓窗中遠遠遙向我招呼。似乎我的心也跟着壯大的翼影和豪快的機聲飛了。

X

X

X

我和夏衍兄專談過「愁城記」。

我們由象鼻山雇划子划上淺灘。船夫用一根粗竹竿橫在船頭特鑿的小洞。細篾子繫到大腿上，跳下水去自己一步一步地推着走。爲着幫那老船夫的忙，我撐篙，夏衍撐槳，及至趕到定桂門邊我們都出汗了。捨舟登陸，沿着翠竹成陰的灘江岸邊而行。夏衍告訴我「愁城記」有在桂林出

版的可能，問我能不能抽工夫給寫一篇序，內容涉及愁城記亦可。不涉及亦可。我想了想這種問

他：「這劇本你是想告訴我們什麼呢？」

「當然，想寫一個文化青年由小圈子斷然跳到太陽下去。」

「這我知道。但是照你那樣的寫法，特別是一開始來那麼一個序幕會不會使人覺得同時在寫選案問題呢？」

「許有這樣的毛病。我自己也覺得主題還不够單純。」

「主題的單純性是每一個作家都不追求而頗難把握的。」

「我最初的目的是有感於現代智識青年中的確還存在着『小圈子』傾向，又因想幫幫上海劇藝社的忙，決以孤島上的智識青年生活為題材。又為着理解銀金鈔花一類投機買賣的實情我會時找此道專家談過。」

「正因為這一類以電話為主要工具的投機買賣非內地半農村的市民所能理解，此劇在內地上演時恐怕不容易得到預期的效果，特別是第四幕後半的緊張性。」

「這情形是有的，內地人不大懂『拋出』『追往』一類的術語。但正因為這樣，本劇在上海

演出時收到很好的效果。觀眾對標金的行市常常會在台下訂正，說現在不止兩千幾百元了。在他們的許多台詞都有現實感，聽到男女主人的某些對話，他們會說：這是『小圈子主義。』」

「因為你在寫淪陷後的上海，又是為上海圍觀的，許多地方不能不原樣摹擬而多所隱晦。在內地上演許要覺得有些不足。」

「這是難免的。在內地上演時處理上可以不同些。」

「彥辭導演『夜上海』的時候是把老四子的憤慨和姨姨兒子當游擊隊加倍描寫了句，我們覺得很好。但『女子公寓』在重慶上演被改成淪陷後的上海，因而許多青年女孩們為着爭取南京汪派偽組織舉一個小漢奸的寧而吉團，而感傷，真太無謂。又最近有雙橋頭的『這小還是春天』也把北洋軍閥時代的事改成淪陷三四年後的北平。一位青年革命工作者對日本特務機關和王逆元氣管理下的偽警廳團長的女人大作相反的『高倫英志』的談話亦覺不甚好文。一切戲劇的對話同他的時代的和地域的類型分不開的。把外國戲改成中國戲，把前一時代的戲改成現代戲，把甲地的戲改成乙地的戲這在現今是常有的事，但改得不好常常會使原作成為不可理解的東西。似乎處理上文又不可任意。」

「所以戲劇的首要得愛戲劇。我們要這劇本許就不忍隨意割裂，而會想盡好的法子保存

「飄飄的香味。——」

「這是每一導演者應有的責任。——哦，你的太太呢？她還在上海嗎？」我忽然想起在上海時我們過從甚密的那賢美的夫人。

「她到香港來過一次，因為生活的艱窘，兒女的累贅，比以前老多了，頭髮也白了些了。」

「哼，可是你自己却一點也沒有白。」我望望他的頭。

「我家裏沒有白髮的遺傳。我母親很大的年紀了頭髮還是青的。」

「我們家恰恰與你相反。我母親頭髮純白了。我們兄弟都白的早。——可是你爲什麼不接你太太來呢？」

「因爲兒女都在上海，那時她覺得還是住在那兒便當，所以又回上海去了。但後來不成了。

最近來信，米不容易買，她每天祇能吃兩頓稀飯。」

「你怎麼辦呢？」

「有什麼辦法？現在也管不了許多了。」這種說着他的眉宇間顯然地飛上上深深的憂鬱。他怎能保證他自己永不白頭髮呢？

但夏衍是可信的。他告訴我們該走向大園子裏去。他自己就是首先從小園子裏跳出來的

1964

人
1

三十一年四月於桂林

季明四帝謚法考

柳亞子

崇禎帝諱由棖，明太祖十一世孫，神宗之孫，光宗第五子也。萬曆三十八年十二月生。天啓二年封信王。七年八月，即皇帝位。崇禎十七年三月，北都陷，自縊於萬歲山，年三十五歲。是年五月，弘光帝嗣位南都。六月，上尊諡曰烈皇帝，廟號思宗。弘光元年二月，改上廟號曰毅宗。是年閏六月，隆武帝嗣位贛京，再改上廟號曰威宗。是爲威宗烈皇帝。（威宗改諡，不見於南明遺史紹宗紀略。卽思文大紀亦無明文。但尤紀所載隆武二年正月敕諭，有「朕心切拜孝陵，更念威宗未葬」句；六月賜何騰蛟諭，有「以必見孝陵，必葬威宗爲任」句。其他威宗威廟凡五見。）隆武紀年載隆武元年十二月皇帝親督監國魯王御書，有「朕性至淡，遇每遠心，蒙難垂三十五年，荷我威宗，始不隆祀」去云。此改諡威宗在隆武朝之確據。明季南略謂永曆朝始改諡威宗，非也。至滿清入關，初上崇禎帝諡號曰懷宗端皇帝；後又詆爲亡國之君，不當有廟號，改諡愍烈皇帝。故清人撰明史，遂祇稱愍烈帝，並削懷宗之號。其實此特異族擄掠之謬說，實不

屬職也。按諸「名從主人」之例。自以稱感宗烈皇帝爲是。南疆逸史屢稱懷宗，余深憐其史法之未歸精嚴耳。）

弘光帝諱由崧，神宗之孫，福恭王常洵長子也。初封德昌王，進封攝世子。崇禎十六年七月，襲封福王。十七年五月，即皇帝位於南都，弘光元年五月，南都陷，被執。九月北狩。隆武元年，遙上尊號曰聖安皇帝。明歲隆武二年五月，遇害於北都。永曆十一年四月癸酉朔，上尊諡曰簡皇帝，尚號安宗。是爲安宗簡皇帝。（隆武元年七月，魯王以海鹽屬浙東，謚弘光帝爲愾皇帝。按：時弘光未崩，以言證法，則爲塚凶事；以言尊號，則不當以惡名加之。二者均非禮也。殊傷國體。後宗諡弘光愾，謂隆武卽位，豫以實字證之。亦非事實。隆武自遙上弘光愾號曰聖安皇帝，何從而有安宗之諡證耶。至屈大均皇朝四朝成仁錄及稗文類公符狀，咸謂安宗爲愾，尤不可解，弘光之屬諡安宗，罪惟錄與南疆逸史，均無異詞，不應爾有安宗之號。况懷宗爲崇禎帝初諡，後雖廢棄，決不應以之再證弘光。意者傳聞之誤，不足徵信歟！）

隆武帝諱聿鍵，小字長壽，太祖九世孫，唐定王桂八世孫也。高曆三十年四月五日生。祖唐端王頊，父裕王鼎燧。裕王先卒，立爲唐世孫。崇禎五年，轉封唐王。九年一月，以勤王被廢，安置鳳陽高牆。十七年七月，以大赦釋出，命遷駐贛西之平樂府。弘光元年四月，行抵杭州。

五拜。南郡不守。六月，孫子。漢王從游，使以流離降。靖國伯鍾鴻藻，戶部主事蘇訓生，遂奉玉入
 闕。時禮部尚書黃遵憲已先有三議，勸進矣。戊辰，至甯州。辛未，過植靈關。甲戌，次浦城縣。
 了丑，朝見。凡民於靖安，始允歸國之語。閏六月癸未，御舟次水口驛，誦建各官感來迎詞。甲申
 ，次塘。丁亥，入福州監國，建行在太廟所後。丁未，祭告天恩祖宗，即皇帝位於南郊，以福州
 爲禮都，福州爲天輿府。改是年七月一日以後爲隆武元年。十一月，下詔親征。十二月甲申，戎服
 登舟。隆武三年正月己酉朔，駐蹕建甯。三月，賜平。八月，聞景帝陷，將之汀州。二十
 三日丙申啓行，二十七日庚子入汀州城。二十八日辛丑，清兵至，遂被執，尋遇害。年四十五
 歲。十七日，永勝帝聞信，廢。遺上尊號曰思文皇帝。永曆十一年四月癸酉朔，上尊號曰襄皇帝
 ，尚繼統宗。是爲繼宗。皇帝，（隆武帝）日浙入閩行權，南疆迫東，繼宗起時所載不詳，今據思文
 大紀補載。自延平至汀州月日，總略所載多誤，今據傳以禮禮明大統曆及續編裏甲行日注改正。
 永曆帝諱由榔，神宗之孫，桂王常澆第四子也。天啓五年生。崇禎九年，封永明王。十七
 年八月，竊王於梧州，世宗與次子先附賊中。隆武元年八月，帝命端王第三子安仁王由發襲封
 桂王，總攝禁府。二年，聞廣州警，復返梧州，未一月薨，後諡桂恭王。是年二月，帝遣司禮

監太監麻天壽冊封永明王為桂王，仍居驪慶府。八月，廢武帝陵於汀州。十月壬辰，明廢丁胤楚廣西巡撫翟式鼎奉王監國慶。十一月甲寅，即皇帝位，自後流離奔竄，靡有定處，永曆十二年十二月，自滇郡出奔。十三年閏正月，入緬甸。十五年十二月戊申，緬人奉帝如清軍。十六年三月丙戌，旋歸滇郡。四月戊午望日，蒙難，年三十八歲。計聞東都，延平至成功上尊諡曰永曆皇帝，廟號昭宗。是為昭宗匡皇帝。（永曆帝諱由禧，明史南疆逸史行在陽秋及錢秉鑑所知錄黃宗羲永曆紀年並同，封灰錄獨作由根，今不從其說。常瀛益桂端王。明史行在陽秋所知錄永曆紀年與譚國楨晚明史籍者所引王未之永曆實錄亦並同。惟南疆逸史據封灰錄作桂恭王，今亦不從。）永曆實錄原書未見，據謝氏所引，則恭王為永曆時賜諡皇兄嗣桂王田獲之號，安得常瀛先稱恭王耶。行在陽秋譚桂端王生四子，長由口，次由日，俱為歐賊所害；三安仁王，四永明王，所知錄略同，而添端王恭王（即桂端王世子恭王）之子安仁王，季為永明，自出矛盾。封灰錄言常瀛二所知錄相合。俱列傳中。（桂端王世子恭王）子安仁王，季為永明，自出矛盾。封灰錄言常瀛二子，長安仁王，次永明王，而無恭王之世子。永曆紀年稱帝為常瀛第二子。南疆逸史則以帝為常瀛四子，而安仁王為長子。今從行在陽秋及所知錄。惟尙未見永曆實錄，不知所語云何耳。常瀛（南疆逸史）所知錄南疆逸史及明史諸王世表並與崇禎十七年前不月。南明野史作十七年八月；永曆紀

年作十七年十一月。明史列傳及劫灰錄均系清順治二年。即明弘光元年。今從南明野史。隆武冊封永明爲桂王，總所知錄應在隆武二年，而未有明文。南疆逸史亦祇稱丙戌春。今從南明野史紹宗皇帝紀，作隆武二年二月，與南疆逸史之說亦相符合。至南明野史永曆皇帝紀，又以冊封爲隆武元年八月事；此與永曆紀年略同，蓋皆誤冊封安仁爲冊封永明耳。他時求得永曆實錄閱之，當更有發現也。至昭宗匡皇帝之謚號，則各書皆未載，茲從晚明史籍考卷十一第十頁所引李蕤銘受禮廬日記評永曆實錄夾注中語，謂係延平所上，王氏遠陷楚南，故未知也云云。慈銘博學多聞。時當有據。惜未詳其出於何書，爲遺憾耳；異時當更考證之。）

... ..

... ..

談讀書

三

從焚書到讀書

近來讀書之風大盛。馬一浮先生主持的復性書院雖未正式開講，而各機關已紛紛成立讀書會。烽火連天而敏潔不絕，這每每偉大的氣象呵！

「焚書與之興也尙矣。三墳五典，我們生也晚，沒福氣讀到它，然而亂臣賊子所害怕的春秋，我們是讀過了的。讀到害怕書，不憚亂臣賊子，古代專制帝王也是如此。最害怕書的是秦始皇，他竟不擇手段，收民間藏書，付之一炬，然而推翻他的政權的，却是不讀書的劉項。」書足以記姓名而已，「乃翁以馬上得天下，安用書爲？」這真是書的倒楣時代。然而「以馬上得之，不能馬上治之」，還得請教叔孫士定朝儀，而歷史上幾個所謂雄主，究竟都是聰明的，他們知道讓農民胡亂讀書總不大妥當，秦始皇的政策失敗了，所以燒書也不是辦法，與其燒，毋寧讀，但

須有一定的範圍，不得自由亂讀，庶於讀書之中寓統「思想之量」；此漢武帝所以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也。晉漢武鴻儒百家，獨尊儒術以來，儒家的書被尊爲「經」，其他則概稱之爲「諸子百家」。研讀儒家四經，可以升官，可以發財，可以榮宗耀祖，可以顯親揚名。讀諸子百家的書，便被謔爲「異端」，現在新名詞則叫做「反動」云。

聰明的唐太宗，更善讀書人開闢了一個做官的捷徑，便是科舉制度。從此以後，只要不是「攻乎異端」(《禮記·攻，研究也》，寫詩也好，帖經也好，都有飛黃騰達的分兒。士子們埋頭讀書，皇帝則點頭微笑曰：「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

只是詩可以言志，雖然「前終人不見，江上數峯青」之類並沒有什麼大志可言，但總是自由發揮情感，似乎也不見得十分妥當。因此，後來的皇帝的謀臣更替皇帝想出一個更妙的方法，索性把文章也劃定範圍，規定格式；這便是宋朝的經義和明清時代的八股。不論經義或八股，都是要代聖人立言，不准講自己的話。從此以後，士子們讀聖賢書，說聖賢話：「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天無二日，民無二王」，「封建制度爲萬年有道之長」，「天不變道亦不變」，「懿厥休哉，皇帝萬歲，民無能名焉。」

總而言之，秦始皇的燒書和後來許多皇帝的勸人讀書，方法雖不同，精神卻是一貫的，無非

企圖藉此以養一思想，防止振動而已。所以季承相掀起論孔說，「如此弗禁，則主勢降乎上，黨風成弊，一禁之便，則而宗真宗則言蜜語道；士子們，不要亂攪，好好兒去讀書罷，」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

我說了許多話，並不是反對讀書，也不是癡心現在勸人家讀書的都有用意，我不過指點從前那種款定的讀書辦法是要不得的，最好的方法，是讓人家自由研究，自由批評，因為無論學術或文學，只有在容許自由研究，自由批評的環境之下纔能進步發展。

二 好讀書，不求甚解

上書之難於讀，是沒有問題的；讀書應該不受什麼限制，自由研究，自由批評，在此際此地，我想也沒有什麼問題的；剩下来的便是書之如何讀法的问题。

陶公從深探通讀著三昧的要誰講端明。他在五柳先生傳裏說，「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便欣然忘食。」這「不求甚解」四字却被許多人引爲口實，以爲陶先生讀書馬虎處，像項羽洗澡學兵法似的，只曉知其意，不肯求進一步的瞭解。其實爲此說者，全沒讀得陶淵明所說這「

讀書的知識，便不認識陶淵明的時代。原來自漢武罷黜百家以來，那些博洽的經師們，祇懂幾什家師法家法，非但精訓相傳，莫敢同異，連家篇章字句，亦恪守所聞，疏證所及，不失之物體，卽失之繁瑣。如陸澄近無懈釋經典曰：「若稽古一四字，徵萬言，真所謂「章句如儒，破碎大道」了。到了魏晉，王弼在幽靜漢儒，消釋新學，這時仲觀學問思想，士不能不說是一個革命，但流弊所及，士大夫東漢不親，東晉陸談：「陶此注管子來，清談之風已盛，而義，讀書益繁，却還不復進，他會慨歎地說，「如何百世下，六籍無一親？」所以他的「好讀書」的態度，對於當時束書不親的社會風尚，實給了一着力的矯正。他的「不求甚解」的讀書方法，更矯正了漢以來學者，斤斤於訓詁章句而忽略大道宏旨的流弊。他惟其重於讀書的方法，纔能領略讀書的趣味，「每有會意，便欣然忘食」，這境界，不是專尋章句的笨伯們所能够體味的。

自從自漢科舉取學童以來，讀書方法總算漸有改進，尤其是五四運動以後。然而如胡適博士之說，考證而論，「一字音訓，動輒數行，」專考證，長至數十萬言，完全跟讀書求甚解弄出來約。尤其對於文藝作品的欣賞，如果從一字一句上去求甚解，怎樣能領略全篇的好處？

讀書，讀書，我們應該有自由研究，自由批評的讀書環境。讀書，讀書，我們應該有自由研究，自由批評的讀書環境中養成「好讀書」的風尚。而且

「不求甚解」的讀書方法來達到「每有會意，便欣然忘食」的境界。

一九三八，四

1000
1000
1000

不能緘默

秦似

看畫報裏塔斯社拍的照片，有幾張是紀錄希特拉軍隊怎樣待遇歐洲人民的。其中的一張，是三個甯斯拉夫青年，因為有參加游擊隊的嫌疑，被用麻繩勒緊頸子，吊在電燈柱上，天燈是才剛氣的，身上的衣服還很整齊，都穿的西裝，背向的一個戴呢帽，不知打領結沒有，其餘兩個面貌瘦削，一個打領結，一個沒打。其中的又一張，是波蘭的情景，三個穿皮靴戴銅盔的德國警察，蓋過隆頭的裝腰外套愈顯出那神氣的驕，他們提著鎗，作很好的立射姿勢，一看去便知道要打靶的了，靶子在這一塊平坦的積了雪的地面上，約莫五十米的對面，野莽旁邊，也是三個人，但只穿短衫，打着褲，據記載是波蘭淪陷區的居民，記者還加上刺眼的標題：「法西斯『新秩序』的實施」。

殺人的情景，是很不容易在照片上看到的。因為有殺人權的人，就有統治權，當然不允許公開他的這些政績。可是對抗異族侵略者，譬如和法西斯日本作戰，我們便見到很多記載着日寇殘

殺，姦淫，虜掠的照片，這些照片告訴我們，法西斯殺人的方法已經有了怎樣的進化。現在我又看到記載着納粹殺戮歐洲人民的照片了，不管別人怎樣把它看作宣傳畫，在我却感到像我們曾經身受和正在身受的一般親切，對於野蠻人類的殘殺，我是一點不懷疑的。

中古時代的成吉思汗，曾慘絕地歐洲人，和後來的拿破崙，同是歷史上野蠻征服者的例證。但那時候的殺人是手工業的，用刀槍，最多也不過澆上油燒，或者活埋，法西斯現在用的是更進步的方法了，用燒夷彈，榴霰彈，一下便是幾千幾百人，而且不但在戰場上屠殺，在淪陷區也一樣屠殺。納粹空軍就轟炸過南斯拉夫淪陷區某城市，還好恰是人們趕市的時候。被納粹殺害了的波蘭人已經有三百萬，南斯拉夫大一百萬以上，荷蘭人，比利時人和法蘭西人有幾十萬。有人對着這人類歷史空前殘酷的場面不感到寒慄的麼？有人能在電氣時代的同類相食者前面不嗅到血腥的麼？

法西斯蒂希特拉說，「沒有戰爭，便沒有人類」，他是以戰爭維持所謂「人類」的。他殺波蘭人，塞爾維亞人，斯拉夫人，用活潑太人作培植傷寒菌的蟲子的食料，是因為他們不是「人類」；不是「人類」是什麼呢？法西斯御用科學家們應用生物學的知識，稱爲「劣種」。「劣種」是應該消滅的。海涅是「劣種」，所以他的詩不許印，譜上了樂譜的也禁止唱；巴爾扎克是「劣

種」，遂遂軍進入并羅新，便把牠們屠殺連同一座圖書館燒了。只有總種的猶種安人才配立足天
地間，因為它是一「優種」。有人說過，統治者殺的都不是人，希特拉氏也正不例外，不過從前統
治者加給對方的是豬狗羊之類的名號，希特拉因為活在二十世紀，所以他覺得進化論的名詞，將
自己要殺的為「劣種」。

關於這理論在進化論上的謬誤，我已草成另一篇文章，這裏不再重複。這裏，我想介紹一點
「優種論」者們的哲學觀點，藉此知道它有很深的根基，而且明裏暗裏還有着不少人支持這種看
法和做法。這點據說是德國尼采的，解釋則是中國陳銓的——

人生的意義，既然在發展權力意志，那發生活就等於一種戰爭。在戰爭中間，強者
纔配生存，弱者自然消滅。這一種淘汰的過程，雖然殘忍，然而却是不可逃避的現象。
世界人類，如果還要進步，只有靠這種淘汰的過程。然而傳統的道德觀念，如憐憫、
同情、愛鄰居、人我合一，都是違反自然，壓倒強者，扶持弱者。這樣，世界不能進步，
人類不能超過，人生還有什麼意義呢？

對於傳統的道德觀念，尼采追溯牠的本源。所謂「善」的觀念，本來是指「高貴」
「偉大」「勇敢」，所謂惡的觀念，本來是指「弱小」「謙讓」「柔順」。但是由於歷

來的演變，弱者要保護自己，所以把原來的正義改變了。凡是對於他們有利的，就叫做道德，凡是對於他們有利的，就叫做不道德。

所以傳統道德規律，照尼采看來，不是從上帝來的，不是從自然來的，乃是從人類來的。而且不是從偉大的人類來的，乃是從弱小無能的人類來的。弱小無能的人類，要保全自己，所以訂下這些規律，來束縛壓迫偉大的人類。然而人生沒有偉大的人類，就沒有價值，沒有意義，所以尼采認為傳統道德規律，是人生的腐敗劑。

意思是十分明白的：弱者要保護自己，是「把原來的意義改變了」，照原來，「強者殺弱生存，弱者自然消滅」的。這樣說來，侵略是「善」，反侵略的抗戰便是惡了。尼采可以這樣說，希特勒也可以這樣說，中國人的陳銓先生說來却未免有點過分，這還並非因為中國在抗戰，而是柏林的「科學研究」已經在宣言中國人的腦子接近猴子的發展。陳銓先生也就只好列作「弱小無能的人類」之一了；然而也正好，連將被消滅的人類也在替消滅者宣道了，可見「偉大的人類」感召力之大，這是「有價值」的；而且上面不是說嗎？「謙讓」「柔順」本是惡德，強者要吞，索性唱着他的凱歌走進他肚子去吧，這才多少表現了「弱小無能的人類」底「偉大」和「勇敢」來。這，大概也是「有價值」的。

一位叫阿爾佛勒·羅森堡的偽哲學家，特地從柏林走到巴黎作「學齋演講」，說一七八九年法國大革命是法國人的恥辱。如果有人懷疑他害瘋癲病，那是不正確的，他是人類的極端反對者，獸性的極端褒揚者，陳銓教授也正是這一類型的知識分子。從這里就可以知道，無論現代的野蠻征服者怎樣殘酷，怎樣在實施空前的集體屠殺，但在卑怯的人類裏還有着它的皈依者，對於這毫無恥的知識分子，人道主義已經破產到了極度。在他們看來，殺同類是最高尚的美德，對於人肉和血腥，雖然還不像屠伯們的當作筵席而饕餮，然而已經超過鑑賞屠殺的路人，而是以宣揚屠殺者的詔旨爲聖業了。中國千百萬良善百姓的血，歐洲千百萬平和的勞動者的血，在他們看來不但不是人類的浩劫，反而是「淘汰的過程」，認爲「雖然殘忍，却是不可逃避的現象」，人類道德的墮落，有比這時期的這類更甚的嗎？

刺痛心的是，這些無恥的知識分子，却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目前人權遭着空前壓抑的時期一種卑怯的、勢利的，對暴力者真正地「柔順」的傾向。由於這傾向，使得若干人在沉重的時代氣壓下緘默了。暴力的影子或者曾經，或者正在從我們的腦海拂掠過，它叫我們憎恨，然而黎明之前的漆黑却蒙混了若干人的心象。覺醒的不夠，普遍的麻木的氣氛瀰漫着。對現實的要求是那樣的薄弱。還在等待。這是有害的。緘默實際上就是助長無人道的屠殺。延長了人類空前的暗夜。

一件紀念品

宣 陶

我給母親死了，在懸留給我們的許多紀念品中間，最可注意的就是她睡過五十年的一張彩漆雕花的雕進「倚蘭床」。

這是五十年前的農村藝術品。出產地就在四明山脈中間一個最偏僻的山坳，我的外祖父當時是那個坳里唯一的舉人老爺，有著不少的地產，他爲了要使他那最小的女兒嫁到城里去有最大的體面，不惜工本地在家裏雇用了技術精巧的各色工匠製造出大抵的「方骨」和「圓件」來，工程最大的就是這張床。據我的母親有一次對我說，單是這張床，招木工，細木工，漆工，線工，絞纏工等等合起來計算，就足足化費了五百多個人工；從最初雇工上山挑選堅實最適用材木，砍下來把水分晒得極乾，到最後揀好最合宜的季節把床身全部漆好，就足足經過了兩年半的時間。

403

五百多的人工！兩年半的時間！這是多麼可驚的數字！試想按照今天桂林木工業的工價每工三千元來計算，五百多人工的工資，就該值到一萬五千元以上，至於兩年半的時間，則美國一家造

細廠就選出五六條主力艦來。

然而那處多的人工，那麼久時間所達成的僅僅一張床，的確也有着驚人的特點。我敢說幾乎在各處所看到的各式各樣的床，無論是紅木床也罷，紫檀床也罷，銅床也罷，席夢思床也罷，沒有一張及得上我母親的床的莊嚴，這張床又高又大，骨架全漆成紅色，裏外兩重拱門上，滿是一幅幅工細的五彩浮雕，取材于民間流行的戲曲，悲覺的場面也有，戰爭的場面也有，我最早記得「帥」字就是從那一幅浮雕上面的帥旗學會的。外邊的拱門底下豎着兩根硃漆的方柱，柱頭是左右相對的兩隻木雕獅子，全身金漆。嘴里啣有一顆紅球。左右門面的下截又都有幾幅連環故事的浮雕，和方柱相接。床的外進「踏脚」兩邊安放「杌櫚」和「馬槽」，各有抽屜和小門，左右板壁上，是四扇圍有雕木花框的貼青瓷的小窗，寫進定牀的正身，上邊天花板，三兩有雕闌，在該窗檯上，擺着同牀一樣長的闌几，有抽屜在兩端，牀身非常寬敞，假如放一張八個桌在那兒，四邊坐滿了人，該還有相當的餘地，小孩子獨個人躺在這牀上，就會覺得空落落，好像躺在一個人房間的地板上一樣，我和我的弟妹們在十歲以前，常常把母親的牀當作遊戲場，在那兒豎蜻蜓，翻筋斗，捉迷藏，亂跳亂跳，這樣的過了幾十年，牀上的大棕繩還是一點兒也沒有鬆動，用指節骨重重地敲下去會彭彭發響，裏外本頭啣接的地方，也絲毫沒有看得出鈞裂縫，如果重

新來漆一番，那就簡直同昨天新做成的一模一樣，這張床的結構堅牢正如此。

這不消說是一張真正出色的好床，我的母親十分喜愛它，孩子時代的我也十分喜愛它，可是在最蠢的時候是會把自己所喜愛的東西損害的。我牢牢記得，在我七歲或是八歲那一年，我最惡毒到竟把這張真正出色的好床損壞了一點兒。

那一次，不知爲了什麼動機，也許爲的是要研究一下那羅蘭上一個亮晃晃的亮皮色的「百結」是否木頭雕成的罷，我拿了一把小刀把那個「百結」削去了一小片。在這張巨大的床上，這麼細小的口斷破壞不容易看出來，然而這終于給我母親發覺了。他平素捨不得打我，那時候可真真震動起來，她拿了竹篾，在我的背上狠狠地抽了一頓。

這一杆小小的筍直到她年老了還牢記在她的腦子里。有一次，她對著早已成年的我，突然提起了這多年前的舊事，對我解釋一番道，「當時我所以打你，是因爲你玩得惡毒。」

她是多麼喜愛這張床呵！甚至一個小小的「百結」上一點兒毀損也重重地傷了他的心。

她對於這張床的實愛是十分應該的，不但這是她從小生長的山物裏技術高超的匠師們用了當地的木料所造成的藝術品，而且這張床儘足以又滿足她的虛榮心。我不妨來想像一番：當她初嫁的時候，這張床是沒有一個賀客看了不嘖嘖稱賞的。大家認爲這比我的祖母和我的幾位堂伯母的

「倚闌床」好得多，甚至可以說是整個圈子裏——也許全縣算第一張好床，就是後來的幾十年中間，我的母親也始終沒有見過別人的什麼床，敵得上她自己的。

然而這一張在十九世紀最有榮光的倚闌床，在二十世紀的社會心理上，終究逐漸地失去了光彩。因為我國的歷史就在這張床存在着的年代中間，有着大大的轉變，西方機器文明的浪潮，隨同着帝國主義的勢力打進我們數千年文明的古國來了。遠洋輪船大量地載來了暹羅安南的紅木紫檀，西洋的鋼床鐵床也裝到了我國的各大口岸，有錢人家爲了誇富鬥奇，漸漸喜歡用紅木床紫檀床，銀床或銅床來嫁女兒了。內地地主們的資金像水一般流到都市里去。誰還有那樣的呆勁，肯雇用山坳裏的大批工匠來製造嫁粧上的倚闌床呢？即便有着那樣的呆勁，從都市里回來的人們也會笑爲鄉氣十足的，總之一句話，社會的風尚是改變了，大家對於十九世紀帶紹一帶地主人家流行着的「倚闌床」並不感到興趣了，我的母親所親生的孩子們長大起來，在都市上求着學，就着業，當然全都不知不覺地迎合着社會的風尚，他們從書本上知道數千年前希臘埃及的雕刻有着至高的藝術價值，却不想知道五十年前一個熟知的山坳里的雕床細工這一項手工藝是否積了若干世代的經驗，發展到藝術上相當的高度？他們聽人家說，暹羅的紅木是最堅實的木材，可是他們不想研究一下外婆家的山上是否也有一種樹木，堅實得恰正一樣，他們雖然看着上海一級小市民

的家庭把一隻桌馬桶放在鐵床背後，用一塊布籠遮起來，覺得很自然，可是對於「倚隨床」的床進放一個「馬箱」這一種格局却不由得有幾分厭惡，於是，當他們偶或回到老家的時候，他們不但不能欣賞母親的牀的壯麗，而且故意在母親的面前來一兩句冷酷的批評：「這張床實在太笨大了，不但佔地方，搬動起來也不便，而且床面前放一隻「馬箱」，有點要不得！」

母親聽了這樣的批評是不會動火的，可定我相信當時她的心裏一定加深了精神寂寞的悲哀。

這一種悲哀是由於時代的殘酷的變動，在西洋的機械文明和帝國主義勢力這雙重浪濤的激盪之下，不但她的孩子們不能實踐她所愛慕的這一種真正出色的好床，而且她從小生長的山坳裏，藤床編工這一項精巧的手工藝品也絕了跡，農民的生活愈來愈窮苦了。五十年前做過這張床的匠師們的後代不是留在本鄉耕種着確瘠的山田，過窮苦的日子，就是漂泊到都市里做着廠工或是苦力，促進都市的繁榮。現在故鄉的時候，時常見到那個坳裏的農人們帶着冷飯蒲包，走四五十里路進城，把挑來的滿筐農產品低價賣掉，從雜貨店和南貨店高價買了次油，白糖，肥皂，布疋，魚鱸等等，肩頭顛顛悠悠的回去。時常聽得那個坳里的一般人家每年總有四五個月有用番薯或是麥粉代着米飯的。

五十年前造過我母親的倚隨床的那麼精巧的藤床編工在那貧瘠的畝地是不可能過不應該復興

的了。且不說費了成百的人工來造一張彩漆雕花的床，在今日看來，已經是可笑的奢侈；我們中國要造最真正的現代國家，委實應當動員一切山坳里的農民的智巧來創造各種比床重要得多的新東西。譬如說，主力廠在中國還是一條也沒有。這似乎比倚闌茶攤造得多罷。可是全世界科學技術的進步却已經證明：在五十年前造成一張倚闌床的期間，造出五六條主力廠來，可能的事了。現在等到我們開始建造主力廠的時候，我希望我的故鄉設立起一個歷史博物館來，這才可以把我母親的床陳列在那里，給新世代的人們看看：在十九世紀中間，開明山脈的一個山坳裏有過多少農人的手工藝出品。因為她的兒孫們對於她這張巨大的倚闌床，明知道是真正出色的好床，却都不喜歡自己來使用它，而且也不想不出其他適當的安頓辦法來。

後記

去年十月，文協總分會同人協議出兩本書：一種是新作的合集，一種是近作的自選集。用意自然是表示一點同人們的感情的交融，但也想藉此爲文協總分會弄點收入。現在這自選集集結起來了；合集大概人人都覺得爲這個集子寫的作品非特別用力不可，所以除了茅盾先生交來一篇「馬達的故事」，駱賓基先生交來過一篇「老爺們的故事」，看見無人交稿，又收回去了以外，尙未收到別的稿子。我自己的敦促不力也是原因之一，同人們原是推我負責催稿的。

這本集子裏的二十幾篇文章，除了一兩篇是作者比較接近的友人代選的以外，都是作者自選的。有些作者的所在地離我們太遠，書園往還發的時日太多，所以一面代選，一面去信徵求同意的，幸而同信轉來，還沒有表示不同意的。不幸沒有收到回信，雖然作品挑選好了，爲了慎重，這裏就都沒有收進去。編排次第，除分類外，則交稿先後和一般刊物排刊的慣例參雜互用，如有不妥之處，該編者負責。有幾篇在編好送審之後交來的稿子，來不及編進去，「滄海遺珠」，遺憾

得復，謹向作者及讀者道歉。

末了一句多餘的聲明：本書版權歸本館經分會所有。

紺 筠 一九四三、元旦，於文藝經分會出版部

史

二十九人自選集

版權所有 * 翻印必究

編譯者

中華文藝協會
桂林分會

出版者

遠方書店
桂林府後街二十號

定價

(外埠酌加郵運費)
初版——三〇〇〇

民國三十二年九月初版

